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太平地區民俗、文化研究



研 究 生：湯 宏 智

指 導 教 授：陳 章 錫 博 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三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太平地區民俗、文化
研究

研究生：湯宏智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廖瑞銘
曹永承
陳章錫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鄭幸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三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太平地區民俗、文化研究

論文摘要

臺灣的現代文學，始於日治時期的大正九年（1920）左右。整個日治時期，作家並不多見。在嘉義縣如今進入文學史殿堂的，大概就僅僅出現了張文環，在出生於在嘉義，以嘉義為書寫背景的文學人裡，張文環具有不可撼動地位。張文環筆下所擅長描寫的民情風俗作品，總是能夠藉由他成長記憶的梅山、太平風俗民情及熟悉的鄉土圖像細節，予以精準又生動的刻劃、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現實面貌。

本論文以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太平地區民俗、文化研究為題，探討其文學的愛鄉情懷，承擔時代責任的時代意義，並將文學書寫中的梅山地區民俗、文化加以分析，以及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在梅山、太平地區的具體運用成效。本文的內容分為：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歷史文獻的探討、研究限制與解決、研究方法與範疇。第二章張文環的鄉土文學創作歷程，主要探討張文環的文學創作歷程及文學觀點。第三章 張文環文學中梅山、太平地區鄉土生活書寫分析，對梅山、太平張文環筆下景物世界，歷經近百年的時光後，今日看見全然蛻變進步，同時也看到鄉土文化的保存與向下紮根已蔚為風氣的努力。激發了梅山、太平鄉民熱愛鄉土的情感，並慢慢蛻變中，從知識、藝術領域已擴大到一般生活層面上的探析。第四章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地區民俗、文化之分析，本章將逐一從張文環鄉土文學描述尋究其民俗、文化根源與生命脈動意義，再與之連結至梅山太平地區瀕臨失落之民俗文化為主軸，喚起社會大眾共同來關心身旁週遭的民俗文化，讓以梅山、太平為場景所書寫出淳樸醇厚之良風美俗，能在歷史文化長河源遠流長。第五章 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與今日梅山地區民俗、文化的再生運用與營造，依田野調查，針對梅山、太平地區張文環的文學生命孕育與延續探究。主要在田園調查中彙整記錄而後書學。以文學地景調查結果，描繪出張文環文學文本中空間的情感深度，做為張文環作品與太平空間場域之對話基礎。第六章 結論：區分（一）、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二）、延續傳統文化與民俗風華。（三）、啟動文學生命的力量厚植國家文化的根基，三部份予以肯定張文環在台灣文學上精神與實質貢獻，並對梅山、太平地區產、官、學者對張文環文學生命的連結再造研究、肯定。

張文環在日治艱困的時代中，努力在鄉土情懷中耕耘屬於台灣人的文學。帶領台灣人在日治生存壓抑中找到另一個靈魂精神的出口，提供人民心靈一個指標。他永遠是日治時代的歷史記錄與見證者，更是民族文化命脈延續的所在。

關鍵字:張文環、梅山太平、台灣文學、民俗文化、日治時期、皇民化時期

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太平地區民俗、文化研究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歷史文獻探討	5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解決.....	1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範疇.....	13
第二章	張文環的生平及文學創作歷程.....	17
第一節	張文環在梅山、太平的童年--啓蒙教育時期.....	18
第二節	張文環日本求學時期--多元文化時代背景的激盪.....	31
第三節	張文環返台後時期--殖民時代下文學的淬礪意義.....	43
一、	揚帆啓航--承擔時代責任與文學荊棘道路.....	45
二、	乘風破浪--創辦《台灣文學》的意義.....	49
三、	文學努力的耕耘與堅持.....	56
第三章	張文環在梅山、太平地區鄉土生活文學.....	63
第一節	梅山太平地區生活、習俗生活文化.....	65
一、	食--命糧物需.....	66
二、	衣--穿著衣飾.....	72

三、住--棲身安命.....	79
四、行--山徑交通.....	83
五、哲理隱喻探討.....	91
第二節 自然環境與時空描繪.....	95
一、梅山、太平地區山林生態之美.....	95
二、梅山、太平地區田園鄉土之蛻變.....	104
第四章 張文環文學中梅山地區民俗、文化之分析.....	109
第一節 歲時節慶與宗教.....	110
一、歲時節慶	111
(一)、新年.....	112
(二)、初二、初九、元宵節	114
(三)、清明.....	116
(四)、七月十五中元節.....	118
(五)、冬至.....	120
(六)、每月初一、十五拜土地公.....	121
(七)、祭祖.....	122
二、宗教方面.....	123
第二節 生命禮俗、婚、喪、喜、戲之風俗.....	127
一、 婚-迎親.....	127
二、 喪-葬儀.....	133
三、 喜-生養.....	135
四、 戲-玩樂.....	138

第三節 民俗技藝與戲劇藝術文化.....	140
第四節 陋規習俗.....	144
第五節 俚語俗諺與民間醫療偏方.....	147
一、俚語俗諺.....	147
二、民間醫療偏方.....	150
第五章 張文環文學與今日梅山、太平地區的發展與運用...153	
第一節 梅山、太平地區張文環的文學生命孕育.....	154
第二節 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之梅山、太平地區的發展概況.....	158
一、日治時期梅山、太平社會團組織概況.....	159
二、現今社區團體組織運用發展.....	160
第三節 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在梅山、太平地區的具體運用成效..	161
一、梅山文教基金會.....	162
二、梅山社區總體營造.....	166
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169
第六章 結論.....181	
一、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	183
二、延續傳統文化與民俗風華.....	184
三、啟動文學生命的力量厚植國家文化的根基.....	186

【附 錄】189

主要參考書目22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十六世紀葡萄牙支配著東南亞的東方航海路線的時代，台灣就被譽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寶島，並登上世界地圖的焦點，這象徵著美麗島之意的語詞--「福爾摩沙」成了台灣的西洋名字。明嘉靖 33 年，羅伯.歐蒙 (Lopo Homem) 所繪地圖中，琉球群島之南，已繪有「I. Formosa」，可見至遲在 1554 年，已有不少葡人稱台灣為福爾摩沙島。¹而這美麗島，直至西元 1895 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之前，歷經各種政權的統治。首先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後經營鄭成功於永曆 15 年 (1661) 4 月 2 日登陸台灣，經雙方海陸大戰，方於 4 月 6 日由赤崁之普羅文希雅城守將萬倫坦 (Jacobus Valentyn) 舉城率眾向鄭成功投降。²

又至清康熙 22 年 (1683) 滿清政府派靖海將軍施琅率兵攻打台灣，鄭成功之孫鄭克塽乃向滿清投降，台灣之鄭氏王國告亡。滿清將台灣於 1684 年納入大清帝國版圖，在台南設置隸屬對岸福建省的台灣府，府下設置台灣縣 (台南、澎湖)、諸羅縣 (嘉義)、鳳山縣 (左營) 的一府三縣制度，開啓清國統治時代。³

歷經大清帝國長達 212 年統治時代，又至 1895 年 4 月戰敗的滿清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當時，雖有臺灣官紳是向滿清政府力爭收回成議，但結果無效。⁴因此，日本政府在 1895 年甲午戰爭後，透過馬關條約的訂定，便立即占有台灣為其領土。同年六月，台灣總督府宣布組成，從此展開往後五十年的統治。⁵距離台灣千里遠的東京日本帝國議會，於 1896 年所通過的第六十三號法案 (俗稱的「六三法」)，⁶就成為台灣總督的權力基礎之根據。在台灣總督同時擁有行政、財政、軍事的權力下，展開了至 1945 年，近五十年的殖民統治。

¹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民國 68 年 7 月)，頁：48 頁。「明嘉靖 33 年(1554)羅伯.歐蒙(Lopo Homem)所繪地圖，及嘉靖 37 年羅伯之子狄約哥.歐蒙(Diogo Homem)所繪地圖，皆標明台灣為「I Formosa」，這兩圖為目前所知歐洲地圖中最早出現台灣島名者」

²張勝彥等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縣：蘆洲市：國立空大出版，民 85)，頁：69。

³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臺北市：致良，2012.10) 頁：21。

⁴薛化元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市：三民，2011)，頁：102。

⁵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 年 10 月)，頁：45。

⁶日本據台之年(西元 1896 年，日本明治 29 年)三月末撤銷「軍政」，自四月一日起實施「民政」，同時提出所謂「委任(授權)立法」法案於帝國議會。同年六月三十日以法律第六十三號公布「關於施行台灣之法律」，這就是所謂「六三法案」。在政治上的意義是承認台灣特殊化的制度，也就是總督統治之張本。在法律上的意義是由日本帝國議會授與台灣總督在台灣有權發布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律令」。實施時間自 1896 至 1921 年(日本大正十年)，成為台灣總督制度的法律根據。相關參見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

而台灣新文學是二十世紀的產物，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是在 1895 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統治刺激下之後才發生的。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挫敗後割讓台灣給日本，等於是全盤改寫這塊島嶼的歷史，島上的原住民社會與漢人移民社會，在一夜之間，被迫迎接一個全新的殖民社會。在日本殖民體制的支配之下，不僅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經文化聯繫產生嚴重的斷裂，也使住在島上的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徹底的改變，也就是由於這種新世紀的到來，台灣新文學才開始孕育釀造。⁷

日治時期因為有新文學運動的風起雲湧，文學界有過幾次重大的文學討論。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軔，從一開始是與啓迪民智、改良社會的價值觀共構。因此，主張「言文一致」，以日常生活語言，不僅不避方言，並且鼓勵使用方言，平實地描寫臺灣人民的殖民地生活，務使文學回到大眾，滲入民間。一方面要提高台灣人民的知識能力，改革迷信的風氣，去除封建的思想；另一方面，則希望凝聚民族自覺，參與反殖民的抗議活動⁸。然而由於每一個作家的出身背景和階層、依附統治權力機構的社會性質、世界觀和天分各不相同，所以在描寫統治者的嘴臉、統治者和臺灣民眾之間的人際關係、殖民地社會各層面的形象時，每一個作家在作品裡呈現出來的世界都不盡相同⁹。當時張文環也身處被殖民的歷史背景中，而他當時的文學題材與書寫方式呈現，就是注重地域（regionalism）色彩，真實反映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底層民眾的生活文學，而這種與眾不同的文學風格，就是葉石濤所說的：「這就是鄉土文學」。¹⁰

若以台灣鄉土「民間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與學術範疇，其產生的作用，將遠遠超出「文學」二字所概括的意涵。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回首眺望台灣整部文學史的軌跡，我們都可以從許多文學作品鋪陳出的軌道，重新再看到當初的歷史文化。也彷彿自己有參與到先民無可抹滅的奮鬥歷史。

從荒蕪未闢到今天的蓬勃繁榮，台灣文學經歷了戰前日文書寫與戰後中文書寫的兩大歷史階段。由於政治權力的更替作用，以及不同政權者對使用語言政策的強硬規定，是使得台灣新文學的成長比其他地區的文學還來得艱難。《逆寫帝國》一書中所言：

帝國主義的壓制，其中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其對語言的控制。…語言成為一種媒介，透過它，等級性的權力結構得以恆久；透過它，「真理」（truth）、「秩序」（order）、「現實」（reality）等概念，得以建立。¹¹

⁷參見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10月），頁：24。

⁸江寶釵纂修，張屏生、蕭藤村分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274。

⁹柳書琴、張文薰編選：《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131。

¹⁰江寶釵纂修，張屏生、蕭藤村分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275~276。

¹¹比爾·阿西克洛夫特、嘉雷斯·格里菲斯、凱倫·蒂芬合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殖民地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駱駝，1998），頁：8。

在日治殖民階段的台灣作家，都可發現他們生命血汗結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留下了被統治或殖民的壓迫傷痕。但相對的也可發現作品中，也暗藏著抵抗的台灣在地民族性精神。因此，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理論分析，而應該用心到作家或作品在其歷史背景與其成長所處的時代社會、文化藝術、人民生活之間的相互關係了。作品的內容價值要能重於形式價值，換言之，就是文學作品有有彰顯出思想性、關懷面以及人道精神，這才能算是文學的精髓了¹²。

在四〇年代戰爭時期，總督府殖民高壓統治下，臺灣文學漸改批判為內斂，變「直接」為「隱微」，有別於二、三〇年代的淋漓痛快。所以張文環的篇章會隱約籠罩著小人物揮之不去的愁緒陰影，倒也更具有觸動吾人靈魂的力量。¹³臺灣文學形式是轉內斂了，但「壓不扁的玫瑰」楊逵先生他卻說：

我認為，文學的表現形式倒是其次，它應該是附屬於內容的，依內容而定的，…當我們談到「台灣味」時，就本質而言，問題是在於內容不在表現形式，這當然不限於水牛與查媒嫻的問題，從台灣特有的自然、生活面(習慣、制度、風俗)到受制於這些條件的台灣式思考，所有層面的問題都涵蓋在內心。¹⁴

除此，這楊逵也曾於《台灣文藝》第2卷2號(1935年2月)，發表〈藝術は大眾のものである〉(藝術是大眾的產物)的文章中，這麼認為：「台灣文學要走的道路應該朝寫實主義的方向前進。他特別指出，進步的文學乃是能動的、積極的作品，而這就是寫實主義。」¹⁵

張文環就是用寫實主義手法來描寫台灣在日治時期社會文化和家庭生活問題的作家。其文學的特質在於他有濃厚的人道精神。他筆下所關懷的對象都是紮根於土地上的農民與一般人民，張文環的文學作品中，時時散發出嘉義山區(梅山、太平及周邊山區)濃郁的鄉土味道，他以作品中這些卑微的人物的種種，來闡述人類心靈的苦難。進而再從其身上探討人性的衝突、弱點，完整呈現了台灣民眾在日治殖民下生活方式和多彩多姿的風俗習慣。¹⁶尤其在張文環的創作很多是書寫其出生地梅山、太平村的生活經驗，張文環將梅山的山村生活，當作臺灣

¹²引自趙勳達：〈帝國觀點與左派思考的衝突—論《台灣新文學》(1935-1937) 台、日籍作家對「殖民地文學」的歧見〉，《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民92年10月)，頁：122。

¹³江寶釵纂修，張屏生、蕭藤村分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278。

¹⁴楊逵，〈談藝術之「台灣味」〉，原載《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7年2月21日。收於《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475-476。

¹⁵參見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10月)，頁：125。

¹⁶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民84)，頁：166。

農村社會的縮影，生活的悲喜、人情世故、風俗民情盡入其中。更深層來看，其文學作品中充滿人道主義情懷，除了闡釋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現象，描繪庶民的生活實景，進而刻畫出人性的諸多面貌。¹⁷如張文環的畢生大作《在地上爬的人》一文中，則是以日治時期的梅山太平山區為場景，描述底層農民艱辛的奮鬥。小說中描述一名叫千田真喜男的養子與養女秀英，攜手奮鬥的故事。「養子與養女」的身份似乎在隱喻著臺灣所經歷的歷史悲情。雖然養子的身份有帶來萬般的艱苦，但終究最後還是會得到自己的土地，也證明人只要能有不畏懼在大地上打滾的勇氣和毅力、認真爬行，也必能改變命運。

張文環是明治42年（1909年）出生於太平村大坪，先在大坪的私塾就讀，接受傳統的四書教育，直至10歲才就讀梅仔坑公學校。昭和2年（1927年），赴日本就讀岡山中學。張文環在梅山太平的時間並不長，但童年梅山太平的山居生活，卻是他日後文學創作的重要源頭，也是張文環文學心靈的原始故鄉。其文學除闡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現象，進而刻畫出人性的諸多面貌，張恒豪就曾這麼描述張文環的小說創作：

他的小說，多以嘉義梅山鄉的山村為經，以台灣人的風俗民情、生活習慣及民間故事為緯，描繪在這個偏僻、幽靜、刻苦、純樸、自給自足的山村裡，村夫村婦及市井人物的生活態度和道德理念，進而探討人的生存意義，省察人性的愛慾善惡，揭露做人的尊嚴和責任，忠實地呈現日據社會的生活真相和社會面貌。¹⁸

對張文環的寫作風格或創作理念，其他文學家與學者的評論甚多。如作家葉石濤：「張文環的文學最接近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文學巨匠托爾斯泰或巴爾札克的風格，透過臺灣民眾四季的風俗習慣的描寫，來刻畫臺灣民眾的民族性傳統生活，同時用深厚的人道主義胸懷擁抱了他們」¹⁹。又如彭瑞金：「張文環的小說，可以說在寫實主義和藝文派的主張之外另闢蹊徑，具有寫實主義的風貌，卻不具批判性，而是傾向自然主義的客觀呈現」，²⁰而張文環除了在鄉土文學上的造詣之外，對於時事的短文也表現出個人對於政經的觀察與凸顯時代的特殊背景。如在〈小學的回憶--慶賀義務教育的實〉²¹一文，張文環文學中記載呈現大正8、9年（1919、1920）之時，學童就學情形不踴躍，還要動員學校老師與庄役場職員外出拜訪家長，勸家長送孩子上學的梅山教育歷史片段，也反映出日治時期梅山偏遠村落教育的實況，以及教育改善與社經環境間的關係。

另由張文環文學創作研究中，亦可窺知日治時期梅山、太平地區之宗教禮俗

¹⁷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546。

¹⁸引自張恒豪主編：《張文環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頁：10。

¹⁹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1993年再版），頁：63。

²⁰彭瑞金：〈張文環—與土地相連的作家〉，《臺灣文學50家》，頁：200-201。

²¹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46。原載《興南新聞》1943年4月4日，陳明台譯。

主要仍是沿襲漢人文化習俗為主。以梅山地區民間信仰來說，最主要的地方宗教信仰則是祭祀玄天上帝玉虛宮，玉虛宮也是全臺主要的玄天上帝廟信仰重心之一²²。《嘉義管內采訪冊》中有敘述清末打貓地區大士爺祭典的情形：記述中最後有提出梅仔坑設大士的由來。也有敘述當時梅仔坑中元普渡的祭祀活動：

「七月十五日，地官赦罪之期。是晚，人民在於門外設置香案，虔備酒醴米飯品，實奉祭無嗣孤魂。至於二十七日，在於廟內設壇建醮三天，仗僧侶宣慈悲寶懺。二十八日夜，燃放水燈。二十九日夜，演揚珈。人民或設食、香案、品，或設羊、酒醴、米飯、財帛，以祭無嗣孤魂。又在街中建壇一座，安觀音大士身像，仗僧念咒，呼請安座。人民敬備羊酒醴，奉祭求福。」²³

內容中梅仔坑（梅山）在清代時，除農曆7月15日外，尚會在農曆7月27日至29日連三天建醮祭祀，並安放觀音大士神像，（田野調查，今日都已改為農曆7月15日當天舉行。）。其他梅山地區的民俗，如婚禮、喪禮、祭祖等則與其他各地大同小異。

再如民間的武館，在早期梅山地區會因祭典與休閒因素，在民間村落裏請拳頭師父開設武館教拳、舞獅，成立陣頭是很常見的現象，所以梅山幾乎各村都有武館的成立²⁴。因此，在研究張文環文學作品中，不難發現這些多樣的生活元素都是他創作文學來源，也正是這近10年來梅山、太平推動再現張文環文學最大的資材所在。

筆者1962年出生於嘉義縣，除1980年至1993年（共13年）投入軍旅離開故鄉外。1993年退伍至今，我所服務公職的單位也都全在這片諸羅聖地上。我期望在張文環文學的研究中找回當初的文化、民俗空間記憶，進而予以彙整。最重要的是希望小小的研究成果，也能讓張文環的文學研究的價值不僅僅只存放在學術殿堂的書庫內，更能讓張文環文學價值重新回到「在地化」於梅山、太平中，期待在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上，得以重新運用與重視。這是筆者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了。

第二節 歷史文獻探討

張文環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被閱讀，先有1979年《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²⁵，

²²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第592頁

²³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頁66-67。

²⁴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第592頁。

²⁵《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Pre-Restoration Taiwanese Literature Collection)，日治時期中文、日文小說與新詩作品選集。計有小說8冊、新詩4冊。小說部分由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張恒豪、林梵、

中收錄了〈夜猿〉、〈論語與雞〉、〈闍雞〉、〈辣菲罐〉、〈藝姐之家〉等五篇短篇與長篇小說〈滾地郎〉；再於 1991 年由前衛出版社的《張文環全集》，收錄了〈早凋的蓓蕾〉、〈重荷〉、〈頓悟〉、〈迷兒〉四篇翻譯中短篇小說，在後附錄有：張恆豪與張建隆兩位研究者的評論，以及〈張文環的小說評論引得〉與〈張文環生平寫作年表〉；又於 2001 年，陳萬益主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全集」DISC-1-- DISC-2-- DISC-3。與 2002 年由陳千武、陳明台翻譯，陳萬益主編，台中縣文化中心出版《張文環全集（卷 1）～（卷 8）》。

國內自 1980 年代後，台灣鄉土意識抬頭，本土在地文學逐漸被發現重視，文學的現象總是這樣，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必然演化出具有特殊風貌的文學。蓄含獨特的鄉土色彩，是台灣文學表現出的另一個顯著特點。²⁶而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的展現，從文獻的探討中，在日治殖民時期台灣文學路上，堅持要寫台灣的張文環，他堅信著「德不孤，必有鄰」的信念，苦心凝聚共同信念作家的行動，以梅山、太平山區人民特有的民俗、文化精神向殖民者提出另類的區隔與不滿，是在日治殖民政權下，為存續台灣傳統民族文化有所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為止，對張文環相關為主題的碩、博士論文，總共有 20 篇。依發表年度先後，依序歸納研究者的題目名稱與研究方向簡述為下：

1、1992 年，張光明碩士論文：《張文環研究》。

本論文分為五章，共約八萬三千字。研究指出：張文環是日據時代以日文創作中頗具代表性的作家。張文環的作品以寫實的手法鋪陳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風土與人物，沒有的反帝、反封建呼號。他對於孕育自己成長的土地懷有炙熱的情感，這種情感反應到小說中，便發出一股濃厚的「人道主義」關懷。除外，分析張文環參與《福爾摩沙》與《臺灣文學》編輯的成就，是日治殖民時代代表台灣人意識與立場的標竿。最後綜觀張文環的文學生涯留下的貢獻，實為台灣文學上的一顆明珠。唯未能深刻探究作品內容。

2、1997 年，森相由美子碩士論文：《日據時代文學 張文環〈山茶花〉作品論》。

研究指出：在當時殖民政權統治下，藉由描繪台灣風俗習慣、鄉土之愛，讓台灣文學依舊不止息地創造出來，筆者甚受張文環作品與精神的感動。本論文為作品論，以張文環小說〈山茶花〉中所表達意涵與價值為中心，構成及其特徵，

羊子喬執行編輯，1979 年 7 月由遠景出版公司出版；新詩部分由羊子喬、陳千武主編，1982 年 5 月亦由遠景出版公司出版。8 冊小說選集分別以賴和〈一桿秤仔〉、楊守愚〈一羣失業的人〉、吳希聖〈豚〉、楊華〈薄命〉、呂赫若〈牛車〉、楊達〈送報伙〉、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張文環〈闍雞〉為書名；新詩選集以張我軍〈亂都之戀〉、郭水潭〈廣闊的海〉、董祐峰〈森林的彼方〉、陳遜仁〈望鄉〉為書名。此套選集的出版，彰顯了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進程，為臺灣文學學術化的奠基石。網搜：〈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fprint?ID=2307>，2014.04.16。

²⁶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著：《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縣新莊市：稻禾出版社，民國 81 年 3 月），頁：6。

分別進行論述。唯未能再深刻探求其他作品之研究。

3、2000 年，柳書琴博士論文：《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研究指出：以張文環、王白淵、吳坤煌這三位作家的文學文化運動作連結研究，並在作家身上觀察殖民經驗下，文學創作及意識形態上展現的連動關係。以及每一位的文學創作在台灣文學史的意義。

4、2003 年，吳麗櫻碩士論文：《張文環小說中女性題材之研究》。

研究指出：張文環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故事，雖然處在殖民社會中，女性角色仍呈現豐富的樣貌，只是仍深受到階級及父權結構的宰制。不同場域裏，表現各種形式的生命自覺與女性主體的探求。張文環作品中讓故事中的女性在困境中磨練，展現女人強韌的生命力，充滿勃發的生命力量。唯未能析論張文環小說其他豐富之題材內容。

5、2004 年，鄭昱蘋碩士論文：《張文環的文學世界》。

研究指出：張文環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上，是一位特殊不可少的人物。從日治時代看到張文環所面臨到，包括身份、語言、角色之矛盾與衝擊的困境。在當時言論高壓箝制的戰爭時代，是如何堅定文學理念，最後又如何展現小說的創作以及為臺灣文學開疆闢土的成就與貢獻。以《爬在地上的人》作為研究重點，探析張文環停筆多年後再發表意圖，絕非只是皇民化時期台灣作家所要表達的反殖民理念，或有言外之意更值得去探究。

6、2004 年，王萬睿碩士論文：《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

研究指出：張文環與鍾理和兩人雖各自有不同的書寫形式、社會情境與旅外學習經驗過程，卻能同樣以「鄉土主體」為主題，作為文學創作的實踐精神。在抉擇面對抵抗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書寫轉變後，最終均以寫實主義方法回歸台灣鄉土書寫。即使有官方意識、權力等外力干涉介入，但以小說鄉土人物對「鄉土主體」的本土精神的追尋，仍為抵抗書寫的依歸。也可證明出台灣作家的寫實主義書寫傳統，並沒有因為殖民者統治干涉或書寫語言的改變而斷失，反而因此擁有歷史的承繼價值。本文考察出這兩位擁有不同經驗的台灣作家反殖民意識的自覺，最終卻相互承繼的辯證歷程。唯未能析論張文環小說其他豐富之題材內容。

7、2006 年，蔣萊春碩士論文：《新劇《閹雞》之研究--1940 年代與 1990 年代演出活動之比較》。

研究指出：1940 年代以林搏秋改編自張文環小說的新劇《閹雞》為主要對象，探討當年被譽為「台灣新戲劇運動的黎明」的《閹雞》此劇，於 1943 年首演之後，能又在相隔 50 年後的 1990 年代又重新上演，其選擇《閹雞》為劇演的

理由和意涵，並從歷次公演的演變中，觀察出台灣新劇階段性的變化以及研析公演過程中的傳承與創新。唯未能析論張文環小說其他豐富題材內容。

8、2007年1月，吳明軍碩士論文：《張文環小說人物研究》。

研究指出：張文環在日據時期替台灣人的精神留下紀錄，其創作獨鐘情於「原鄉」，「原鄉」成爲他魂牽夢繫的文學精神本源。將張文環的文學創作歷程以時間區分爲三階段，以分析他在各個階段的創作作品，並從創作年代、創作作品、小說主要人物、小說故事的背景、情節內容等部分著手研討。也對張文環小說人物之藝術性加以分析。透過小說人物所呈現的意義，來爲肯定張文環應有的文學價值。並以張文環用其一生的熱情挹注了台灣文學的發展，爲他的文學生命價值作上註腳。本文較重於從形式與心理，來分析張文環小說作品中的人物角色。

9、2007年1月，童怡霖碩士論文：《張文環小說研究》。

研究指出：日治時期的新文學，是台灣文學發展重要過程之一。而張文環是日治殖民戰爭時期新文學運動的重要傳承者。以張文環小說爲研究主軸，藉著不同角度的考察，提出整體性的綜合評論，從更開闊的視野，呈現出活潑的文學生命。也從張文環文學小說文本的深層解析，驗證張文環對台灣文學的貢獻；並且，在鄉土元素中尋找大地的活力，將高遠的理想、豐富的哲思寄託其間，肯定台灣的文化尊嚴。唯未能詳述張文環的民俗書寫。

10、2007年7月，鍾惠芬碩士論文：《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其小說主題意涵研究》。

研究指出：探析張文環的文學活動與創作歷程、小說的主題內容與意涵，期望藉此能彰顯出張文環及其小說的成就。台灣鄉土文學承續的是日據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精神，而張文環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傳承與發展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肯定張文環力圖維護民族尊嚴的努力。肯定自我的文化傳統。寄寓女性獨立自主與兩性平權的理想。唯描繪鄉土民情與關照女性議題僅作廣泛概略的陳述。

11、2007年蔡瑩慧碩士論文：《從張文環的『山茶花』中顯現的女性形象--順從和抵抗之間》。

研究指出：以殖民地時代台灣文學中的女性，特別是張文環第一部長篇小說〈山茶花〉中的女性爲主，探討作品中顯現出來的女性形像。從〈山茶花〉這部作品中研析出雙親對女兒的教育觀、女兒的教育程度等要素，並進一步分析這些要素對女性的自我意識、戀愛等的影響。唯未能詳述張文環的民俗書寫。

12、2008年6月曾慧敏碩士論文：《張文環小說中的鄉土民俗書寫》。

研究指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處境極爲艱難，張文環的作品批判殖民統治的筆觸較爲隱微，他以人文關懷、鄉土民俗意識，書寫自己的文學理念。藉助民俗的社會意義與文化價值，來表現文學內在深層的價值意義。透過張文環的鄉土

書寫生活習俗與鄉土記憶，直探張文環在小說作品中構築的故鄉場景與人物，多角度的探索社會中沿襲已久的各種台灣鄉土民俗。唯只將民俗文化作廣述，未焦點聚落在梅山、太平以作連結探討。

13、2010年陳英仕博士論文：《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

研究指出：張文環雖曾負笈日本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但仍無法掩蓋其天生鄉土性格，同時又兼具文藝家的浪漫氣質。他在日據時期除了創作之外，還組織文藝團體、編輯雜誌，為臺灣文化、文藝的發展與提升貢獻心力。筆者認為目前與張文環相關的研究綜述有餘，細論不足，故對張文環的成長環境對其日後創作與人格特質的影響、張文環的家庭生活、張文環的處事態度、性情及交遊，再予研究、再論述。

14、2010年鄭紹敏碩士論文：《戰後跨時代作家的台灣餘生錄--張文環《地に這うもの》與龍瑛宗《紅塵》合論》。

研究指出：兩人在台灣文壇戰前戰後的位置轉變，到從工作崗位上屆退休之齡，卻在文學之路上重新出發的過程探討，觀察到張文環和龍瑛宗一生未放棄書寫台灣人故事的熱情。而針對《地に這うもの》和《紅塵》各自進行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張文環和龍瑛宗都寫出了一段背離「民族抗日」的單一敘事。《地に這うもの》和《紅塵》在成書過程與情節內容上，則呈現了台灣人被殖民歷史在戰後的困境，同時也顯示出民族偉大想像和個人微小現實經驗的落差對比。

15、2011年周佩蓉碩士論文：《來自土地的力量--張文環《爬在地上的人》研究》。

研究指出：選擇以張文環被讚譽為集大成的作品《爬在地上的人》為探討對象，首先歸納整理他的求學及成長歷程，確認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肯定他為了維護台灣民族及人性尊嚴所付出的努力。又從庶民及鄉土書寫兩方向探求文學中所呈現的現象及其價值，藉此印證他走過變動時代，但不變的是鄉土關懷。《爬在地上的人》是張文環在戰後數十年重新回憶書寫的日治時期台灣民間景況，不僅見證了台灣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日治殖民史，也豐富紀錄了當年民間習俗、鄉土景物，讓不斷變化進步的台灣有機會反顧這一段特殊的歷史際遇。

16、2011年李妍慧碩士論文：《張文環小說中的女性、孩童與故鄉書寫--以長篇小說〈山茶花〉和《爬在地上的人》為中心》。

研究指出：張文環的成長背景，以及東京留學的文學啟蒙經歷與閱讀經驗，來探討這些生命經驗對張文環小說文本中的故鄉書寫之影響，如何使他的文學創作導向以女性與孩童的相關書寫，傳達出張文環對於故鄉深厚的情感。也討論〈山茶花〉中的孩童、女性書寫與故鄉的關係，來觀察在新舊雜陳的時代中成長的青年男女，其價值觀與主體意識之發展。然後分析《爬在地上的人》四代三個家庭中的女性主體的限制，在此殖民歷史的擺盪中，如何面對生命的挑戰，追尋市井

小民的安身立命之道？以及張文環如何以女性與孩童的書寫，拼貼出對故鄉的深厚情感。張文環深入探究人性的複雜面，流露出他對故鄉台灣的歷史責任與情感，張文環書寫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孩童與故鄉，傳達他追求人人不分性別、階級與種族，均能免於被壓迫、平等共生的理想。

17、2011 年廖盈茹碩士論文：《試論張文環的作品--夫婦關係為中心》。

研究指出：張文環的作品多取材自台灣鄉土風俗民情，並以質樸的手法描寫庶民生活。綜覽張文環的小說可發現，小說主題豐富多元，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哪一種主題，作品中幾乎都有男女主角之間戀愛或婚姻關係的描寫，交織成小說情節。而現實生活中，張文環頗受女性歡迎，婚後與二位夫人的關係亦相當和睦。因此，透過文本分析張文環各時期小說作品中的夫婦關係，並且除了張文環已發表作品之外，特別加入以往較少被關注的未發表的作品手稿一併考察，綜理出各時期作品的夫婦關係描寫的特色，似乎也窺視出張文環理想的夫婦關係圖像。唯未能詳述張文環的民俗文化書寫。

18、2012 年張曼瑄碩士論文：《文化的想像與生產--以張文環的文學地景為對象》。

研究指出：張文環出生於梅山大坪，其作品中的空間場域，故事情節與人物刻劃多半以他幼時的生活經驗來進行書寫。將文學作品〈地方生活〉、〈部落的慘劇〉、〈闖雞〉、〈夜猿〉、《滾地郎》中的建築用語抽出調查所得到的建築用語表，分析包含文中記述之家具、屋子、建物、庭院、等空間元素與文本中呈現的情感記憶。無論是書塾、公學校、公路、阿里山鐵道與生活經驗，都提供了張文環創作的靈感。以大坪空間書寫描述視為文化資本，形塑大坪成為文化再生產的場域。

19、2012 年葉咨琪碩士論文：《張文環的文學之路與女性書寫》。

研究指出：分析張文環的生平、所參與的文學活動，以推論一生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政府時期的張文環，其寫作心路歷程的變化與文學創作的理念。並以張文環描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社會底層的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張文環小說女性書寫的重點，分為女性形象、女性愛情觀、女性教育觀等三部份做深入研析，進而推論張文環對當時女性地位的反思與隱藏在背後的意涵。未能詳述張文環的民俗文化書寫。

20、2012 年黃貴蘭碩士論文：《張文環小說之男性書寫研究》。

研究指出：以張文環生平背景、小說中男性角色的書寫、文學手法與思想意涵這四個層面研究，首先是從張文環的生平與他參與的文學活動，來探討生成其創作理念的背景；其次將文本中的男性，區分弱勢族群以及知識階層二部份，分別去探討形象之特徵，及如何突破困境；接著探究張文環如何利用男性角色展現

動人的力量；最後，再梳理出其想要呈現出排除困境、隱性批判和建構出臺灣新文化的思想意涵。希望也能對張文環之作品有更完整及深入之理解與把握。

綜合上述之研究，筆者以張文環小說中的梅山、太平鄉土民俗書寫為軸心，除作較全盤的研究與整理外，並且將焦點凝聚在文學創作的舞台梅山、太平地區進行民俗、文化分析，探討其原由與演變。並針對張文環文學創作，在今日梅山、太平的再生與運用具體成就作研究，以期鼓舞更多熱愛張文環文學的研究者或讀者能將張文環文學重新在地化、生活化。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解決

張文環出生在日治時期，在求學過程中接受日文的教育是無可避開的事實，故張文環文學創作成果幾乎全部是以日文來發表²⁷，而張文環以日文所表達呈現的台灣鄉土文學內容價值，到今日仍受日本學者的肯定與讚賞。1992年時日本學者，岡崎郁子²⁸於所著〈臺灣文學日譯史〉就說：

日據時代接受日本教育，用日語寫文學作品的台灣作家有：楊逵、楊雲萍、張文環、龍瑛宗、巫永福、呂赫若、王昶雄、吳濁流、葉石濤、鍾肇政、陳千武等。其中，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等人的作品，曾經在一九三四～三七年左右，應徵日本文藝雜誌的小說獎，而且入選，被刊登在雜誌上。由此可見，他們的日語創作能力已經達到一定水準。戰後，邱永漢的〈濁水溪〉……張文環的〈滾地郎〉等，也在日本出發行。²⁹

²⁷筆者用「幾乎全部」敘述，其原因是為探究張文環文學創作發表是否全以日文完成？筆者依吳佩珍主編：野間信幸 撰／高惠玲 譯／吳佩珍 導讀，〈張文環與《風月報》〉，《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出版，2012.08）頁：160-161，內文有載記述：「張文環刊登於《風月報》的文章如下：(1)〈譯者的話〉（漢文），第 66 期（6 月 15 日）、(2) 卷頭語〈文章與生活〉（日文），第 69 期（8 月 1 日）、……(7)〈給讀者〉（日文），第 74 期（10 月 17 日）。其中，(1)〈譯者的話〉是張文環少數用漢文發表的文章，……但鮮少有像這篇一樣全篇以漢文書寫而成。然而，不同說法的是黃得時曾在 1986 年 12 月 22 日於自立晚報副刊：〈張文環的「父之顏」〉上說：「光復後，也由於不會寫中文，所以一直到逝世為止，都沒有用中文發表作品。」。依上載雙方內容說法之不同，筆者作以下查證：(1) 陳萬益先生主編，臺中縣文化中心翻譯出版的《張文環全集》卷 6，頁 15〈《可愛的仇人》譯者的話〉一文中，最後有記述：「--原載《風月報》第 66 期，1938 年 6 月，陳明台譯。」(2) 另筆者再查證：陳萬益主編：「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草稿全編」光碟，DISC-2 全部內容（翻譯小說、評論、隨筆雜文、編集後記、發言記錄。），光碟中並無收錄〈《可愛的仇人》譯者的話〉的日文創作資料的原稿出現。(3) 另又在《台中縣文學發展史》，頁：189，註五：「張氏童年曾入書房受私塾教育，他並非不懂白話文，日據時期他曾把徐坤泉原作《可愛的仇人》（白話小說）譯成日文，交東京出版社刊印，1965 年在《台灣文藝》二卷九期發表的〈難忘當年事〉文筆流暢」，故筆者推論吳佩珍主編：〈張文環與《風月報》〉，頁：160-161 所載之可能性較大。【筆者按：此註內容中，有六處之黑線是筆者自己加上。】

²⁸1992 年時，岡崎 郁子 時為日本吉備大學專任講師。參見《台灣文藝》137 期，雙月刊創新 17 號。1993.6.15 出刊，頁 20。

²⁹引自岡崎郁子 著，涂翠花 譯：〈臺灣文學日譯史〉，收入《台灣文藝》137 期，雙月刊創新

2003年，同為日籍學者，橋本恭子³⁰於所著：〈試論張文環的小說書寫--以〈闖雞〉為例〉也這麼讚賞：

張文環成功地駕馭日文俗語、口語的表現，用得既自在又恰當，日據時代的台籍作家當中無人可比。尤其描寫人物時，他將俗語用得極為適切，一句話就能夠體現活生生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張文環將與日本庶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俗語巧妙地運用，成功地描繪出生活於台灣山村的老百姓。³¹

只是出生為人，張文環也無法抗拒或選擇生命旅程始、歿的安排。當時在外來政權的治理下，張文環也只能與大家共同面對這片土地上所有的社會、政治、文化、的歷史衝突。而與全體台灣人共有吳越同舟似的命運體與命運觀了。而到了人民漸漸有了共同的母親--「鄉土」的情感認同共識後，不論是第幾梯次的移民？不管政治統治者是誰？自然而然都將台灣這片鄉土成為大家共同的生命之源。而張文環的文學也順勢變成了連結大家與生命之源--「鄉土」之間的通道了。對此簡義明在〈「鄉土」作為一種文學史理解的視角--八、九〇年代台灣文學性質的商議〉一文中就認定「鄉土」最容易產生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展現：

「鄉土」對台灣這個經歷過短時間多次統治者進出的地方來說，在離開、遷徙的過程中，容易產生或執戀不同的生活、民族與國家認同，有著最具張力的淋漓盡致的展現。³²

雖然張文環土的鄉土文學是以日文書寫，但其以梅山、太平為背景所書寫的作品，足以表達反映出以台灣社會為主體的文學內涵意義與價值。如同葉石濤，在思索台灣文學史建構的問題時，也往往特別重視台灣文學的社會性質與物質基礎。³³簡言之，就是要把文學創作的動機如葉石濤在1977年發表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³⁴所說：「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博鬥的共通紀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³⁵，葉石濤又進一步也

17號。1993.6.15出刊，頁：16。本文原載《ふおるさと》1992年秋季號（第1號），1992年11月30日發行（季刊）。

³⁰2003年10月，橋本恭子時為日本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生。

³¹引自橋本恭子著：〈試論張文環的小說書寫--以〈闖雞〉為例〉，《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家臺灣文學館，2003.10.18-19），頁：70。

³²簡義明：〈「鄉土」作為一種文學史理解的視角--八、九〇年代台灣文學性質的商議〉，收入《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南：成功大學，2002年），頁：10。

³³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市：聯經出版，民100年），頁：495。

³⁴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二卷五期（1977年5月）。

³⁵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市：聯經出版，民100年），頁：495-496。

廣義闡述了鄉土文學的範圍，葉石濤他以為：「居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及原住種族」所寫的文學，亦即「台灣鄉土文學」。³⁶張文環土的鄉土文學，雖然用殖民者的文字，卻書寫出台灣鄉土蘊集的堅定強韌張力。鄉土是生命的來源，文學由此生發。梅山、太平是張文環的出生地，那裏的鄉土風俗，本有張文環最初衷的人生幸福希望的寄托。對此張文環就曾自我描述說：

我誕生的故鄉在深山的部落，都以持有和平的家庭，能跟部落的人們親近，認為是人生最大的希望。還有能夠在安寧的所在，求得安定的生活，才覺得是人倫的命運。．．．祭典時，部落的熱鬧，還有遇到人家辦結婚典禮時，都會湧現一股溫暖快樂的心情，使部落的人們，一片喜氣洋洋。³⁷

所以本文是將張文環人生幸福希望寄托的梅山、太平與其文學創作脈絡關連部份為中心著手入門，探求以梅山、太平為背景的相關作品中張文環所要表現的民俗、文化、生活、教育、宗教、藝術的思想意涵與價值意義。並由田野調查中檢視今日梅山、太平公部門、社團、社區、學校等單位對張文環文學，進行保存與活用文學作為？與如何重新以文學串連過去與現在的梅山、太平山城文學生命？如何運用張文環文學元素融入社區公共空間藝術？如何再將張文環文學作品裡所描述的「民俗文化」、「大坪老街」、「山林情物」等，重新再現。除在視覺上連結文學歷史的地景外，也再能重新詮釋創造張文環文學空間與文學價值。

因張文環的作品幾乎皆是以日文創作表現，且創作發表刊登原文已有收錄於光碟片中³⁸。但由於筆者對日文書寫內容瞭解程度有限，因此選用民國91年3月，由陳萬益先生主編，臺中縣文化中心翻譯出版的《張文環全集》作為主要的研讀文本，另以1991年02月，由張恆豪編著，臺北市前衛出版的《張文環集·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10)》作為研讀輔本。並在梅山鎮區及太平社區做實地田野調查記錄，共同互用研究。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範疇

- 一、本文採取文獻研究、田野調查方法進行蒐集、分析。在確立了研究主題之後，首先筆者蒐集、分析、彙總張文環以日、中文書學的全部文學創作，然後製表以「發表作名的中、日文名稱、發表之日期、發表之刊物、未發表於刊物之作品」作一總括彙整於自製列表上，依為本文研究張文

³⁶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二卷五期（1977年5月）。後收入《光復前台灣文學前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年），頁：10。

³⁷張文環：〈我的文學心思〉，柳書琴、張文薰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87。

³⁸陳萬益主編：「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草稿全編」光碟，DISC-1：序、小說。DISC-2：翻譯小說、評論、隨筆雜文、編集後記、發言記錄。DISC-3：草稿。（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發行，民國90年8月）。另見註10。

環文學作品清晰的整理（自製之列表置於文後【附件】中）。再分別拈取出張文環文學創作如〈夜猿〉、〈故鄉在山裏〉、〈莊稼漢〉、〈闖雞〉、〈論語與雞〉、〈山茶花〉、〈滾地郎〉等作品中，所描寫當時日治時期時代背景下梅山、太平的文化、民俗活動所具之意義象徵。予以區分成：（一）、生活文化。（二）、自然生態。（三）、田園野趣。（四）、民間習俗：1、婚、喪、喜、戲風俗 2、節慶、宗教 3、其他。（五）、戲劇藝術。（六）、公部門（行政與教育）、社團、社區對張文環的文學在地活化具體成果。等幾大方向研究。

二、將張文環的文學創作放置於梅山、太平地方珍貴的「文化資本」或「文化材料」的認識上，運用文學角度採用「擇其精華，合其外圍。連結古今，重新再生。」四大步驟的方式去發掘其文學中所呈現的內涵，再而作進一步深切析論。

三、依可蒐尋到的文獻資料，去作進一步的田野調查。近年來公部門正透過產、官、學三方面在張文環文學心靈的故鄉--梅山、太平社區緊密持續的努力推動以張文環文學為根基的「農村產業再活化」，試圖將張文環文學創作中的梅山太平重新在地活化為目標。逐一依照張文環文學創作中的梅山、太平的民俗、文化、生態、街道、建築等文學元素為架構，決心打造出太平為「台灣第一個文化、文學村」的宏願。依筆者在田野調查中得知，前文化環境基金會執行長蘇綠蘋老師（民 92 年，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與國立中興大學董建宏老師（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歌倫比亞大學都市計劃博士）及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系的學生自 2010 年起積極到太平社區研究張文環的文學創作中可汲取的太平山區文化元素，再運用這些文化元素材料重新注入太平社區文化產業中，除要活化張文環的文學創作，並期待張文環的文學價值浴火再生，呈現成一個以張文環的文學為元素的「在地的文學部落場景」³⁹

四、在此，筆者先將蒐集到中譯的主、次要研究文獻資料及日文書寫之原來所發表之文章內容（發表之日文原著，翻拍錄製成光碟）；依作品發表之年份，順序編號，再分別予以逐篇分析，歸納出張文環文學作品的創作年表、創作內容、作品類別及作品內容與梅山、太平地區主題有無關連者，進行最後的歸納連結，並彙製成表格以作為本文研究之據。而此表列為本文【附錄】，於第六節結論之後陳述。

五、本論文研究重點：在探討張文環的文學創作歷程與內容中的民俗、文化

³⁹ 102.10.19 田野調查，訪問蘇綠蘋老師、董建宏老師、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先生、太平社區理事長嚴清雅先生彙整。

書寫及其涵意內容，並調查與今日梅山、太平地區運用連結情形，共分六章論述：

第一章 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歷史文獻的探討、研究限制與解決、研究方法與範疇。

第二章 張文環的鄉土文學創作歷程。主要探討張文環的文學創作歷程及文學觀點。第一節張文環在梅山、太平的童年啓蒙教育時期的探究：探求張文環在太平的童年私塾與梅山公學校對其文學的啓蒙與影響。第二節張文環日本求學時期--多元文化時代背景的激盪下的文鋒展現：張文環遠赴東京求學，如何在異地初試文學啼聲、並嶄露文鋒的過程。第三節張文環返台後時期--殖民時代下文學的淬礪意義：在此節則予以區分三方向論述：(一)、揚帆起航--承擔時代責任與文學荊棘道路：敘述張文環如何重新回到他文學的初衷與理想抱負--「只想做為台灣精神文化的一個士兵，跟大家一起忠實地工作」的實踐起點。使他成為不肯屈服於嚴苛冷峻的「皇民化」文學創作逆境中，擔負承續新文學運動的「開路先鋒」。(二)、乘風破浪--創辦《台灣文學》的意義：延續探求張文環揚帆啓航後的文學航行，到了《台灣文學》時期，才展開了乘風破浪的階段。他堅決地主張文學的創作不可與寫實主義文學分離，因此抗拒「皇民化」運動，努力保存台灣鄉土與民族文化。這些具有強烈台灣鄉土色彩的作品，在皇民化的時代，顯示出台灣人有台灣人的想法，有台灣人生活的方式，自然地區隔出與異族的差異。(三)、文學努力的耕耘與堅持：張文環這位在嘉義山區長大的青年，上天究竟又賦予他什麼樣的使命，又在他完成使命的荊棘道路上設下多少苦難與折磨？他只為完成在青年時日本求學所立下的文學初衷與創作決心，在他所處的戰爭時代的漩渦中，他就要自己去面對痛苦和煎熬出現。最後張文環在變動的大時代能透過文學作品的關照與思考，提醒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時期應予堅持住每人的生命意義，雖有無情的殖民政權迫使改變，但先民許多文化不可散逸或湮滅。分析在這段距今不到百年，是張文環以血和淚水留下來的嘉義梅山、太平的山村文學作品紀錄，也將永遠成為台灣人在日治時代生命底韌度與尊嚴的見證價值。

第三章 張文環文學中梅山、太平地區鄉土生活書寫分析：第一節梅山太平地區生活、習俗、生活文化描述。區分(一)食--命糧物需。(二)、衣--穿著服飾。(三)、住--棲身安命。(四)、行--山徑交通。(五)、哲理隱喻探討。逐一分析。第二節自然環境與時空描繪。區分(一)、梅山、太平地區山林生態之美。(二)、梅山、太平地區田園鄉土之蛻變。探究今日張文環文學場景之鄉土之蛻變情形。張文環的筆下，將故鄉梅山、太平地區的「鄉土事物」書寫成的作品，發酵成為台灣人民精神思想的慰藉，為維護小人物做人尊嚴而作的掙扎和努力，在人道關懷中寓涵著極深的民族意識。梅山、太平張文環筆下景物世界，歷經近百年的時光後，今日看見全然蛻變進步，同時也看到鄉土文化的保存與向下紮根已蔚為風

氣的努力。激發了梅山、太平鄉民熱愛鄉土的情感，共同體會並發揚先人們開發梅山時披荊斬棘不怕困難的精神，並慢慢蛻變中，從知識、藝術領域已擴大到一般生活層面上的探析。

第四章 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地區民俗、文化之連結與分析：第一節歲時節慶與宗教的探析。本節區分（一）、歲時節慶。1、新年。2、初二、初九、元宵。3、清明。4、七月十五中元節。5、冬至。6、每月初一、十五拜土地公。7、祭祖。（二）、宗教方面。來討論研究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梅山地區民俗、文化之連結與分析。第二節生命禮俗、婚、喪、喜、戲風俗。本節區分 1、婚-迎親 2、喪-葬儀 3、喜-生養 4、戲-玩樂，予以分析。第三節民俗技藝與戲劇藝術文化。第四節陋規習俗。第五節俚語俗諺與民間醫療偏方。本章將逐一從張文環鄉土文學描述尋究其民俗、文化根源與生命脈動意義，再與之連結至梅山太平地區瀕臨失落之民俗文化為主軸，分述文學內容之宗教、歲時節慶，生命禮俗、民俗技藝戲劇文化，陋規習俗，俚語與民間醫療偏方等等，喚起社會大眾共同來關心身旁週遭的民俗文化，讓以梅山、太平為場景所書寫出淳樸醇厚之良風美俗，能在歷史文化長河源遠流長。

第五章 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與今日梅山地區民俗、文化的再生運用與營造：第一節梅山、太平地區張文環的文學生命孕育與延續探究。第二節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之梅山、太平地區的發展概況分析，區分 1、日治時期梅山、太平社會團體組織概況。2、現今社區團體組織運用發展。第三節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在梅山、太平地區的具體運用成效。1、梅山文教基金會 2、梅山社區總體營造 3、太平社區發展協會，本章內容由在田園調查中彙整記錄而後書寫。以文學地景調查結果，描繪出張文環文學文本中空間的情感深度，做為張文環作品與太平空間場域之對話基礎。將文學作品作為一個文本閱讀，張文環文本空間所呈現的地方想像，喚醒後代延續文化民俗。

第六章 結論：區分（一）、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二）、延續傳統文化與民俗風華。（三）、啟動文學生命的力量厚植國家文化的根基，三部份予以肯定張文環在台灣文學上精神與實質貢獻，並對梅山、太平地區產、官、學者對張文環文學生命的連結再造研究、肯定。

第二章 張文環的生平及文學創作歷程

臺灣的現代文學，始於日治時期的大正九年（1920）左右。整個日治時期，作家並不多見。在嘉義縣如今進入文學史殿堂的，大概就僅僅出現了張文環。¹在出生於在嘉義，以嘉義為書寫背景的文學人裡，張文環具有不可撼動地位。²生活在梅山太平這個山村的壯老婦孺、市井小民，他們的社會階層雖然卑微，生活經濟困頓，但在張文環筆下所勾勒的愛恨情仇、善惡真偽的轉折衝突，卻能充分闡述出人生的道理。如同張文環在〈從事文學的心理準備〉一文中就有所述：「也因此我要主張創作文學（不僅文學也包括一般藝術與政治）之前，必須要先學會做人的道理。都還不會做人，怎麼會創作文學？文學是那個人的精神問題。」³此話所揭櫫的意義已將為人所應堅持的尊嚴原則，以及無法逃避的責任表露無遺。而張文環的文學就是要人在這種鄉土文學所描述的為人之道中，能發現到至高無上的價值。

在日治時期，張文環不論在日求學或返鄉（臺灣）時間內，張文環筆下所擅長描寫的民情風俗作品，總是能夠藉由他成長記憶的梅山、太平風俗民情及熟悉的鄉土圖像細節，予以精準又生動的刻劃、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現實面貌。張文環筆下充滿梅山、太平民情風俗氛圍的作品中，更以不言而喻的方式，突顯出張文環與眾不同的文學風格，創造出一個幽玄的懷鄉性和抗外性的另類空間。⁴人終其一生，先於生活中與土地展開了互動，才逐漸對生長的地方產生認同感。「認同」是認識生命、認識鄉土情感。有了這種血濃於水的認同才有動力探究土地發生的事情，探討自己來自何方，進而願意為這塊土地努力。

而張文環的文學，除在「隨筆雜文」或是「座談會議記錄」的作品外，其創作之「長、中、短篇小說」中，大多是他在梅山、太平的成長生活經驗成果。但往更深層去分析，其作品更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呈現，又有如史書一般，紀錄了日治殖民下的嘉義地區社會之風貌。

當時為避免殖民政府的干預，而轉以鄉土文學或他向為路線的作家，如巫永福、吳天賞、王白淵都具有現代主義的傾向，但張文環作品則以生活中的情境來創作，走上不同的文學之路⁵，也走進日治時代，專屬張文環特色的文學史殿堂

¹江寶釵纂修；張屏生，蕭藤村分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98.12），頁：273。

²同上註，頁：279。

³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57。

⁴江寶釵纂修；張屏生，蕭藤村分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98.12），頁：276。

⁵彭瑞金：〈張文環—與土地相連的作家〉，《臺灣文學50家》，（臺北：玉山出版社，2005年），頁：

中。

以下，本章將透過「張文環在梅山、太平的童年啓蒙教育時期」、「張文環日本求學時期--多元文化時代背景的激盪」、「張文環返台後時期--殖民時代下文學的淬礪意義」三部份分析文環的鄉土文學創作歷程。

第一節 張文環在梅山、太平的童年--啓蒙教育時期

張文環是在日治時代明治 42 年（1909 年）出生於梅山太平村大坪，幼年先在大坪的私塾就讀，接受傳統的四書教育，直到 10 歲才就讀梅仔坑公學校。⁶對於張文環在出生地梅山太平村所接受啓蒙教育情形，在他的〈小學的回憶—慶賀義務教育的實施〉文中一開始就這麼提到：

我因為出生在深山的部落，所以過了十歲才進小學就讀。這以前，我都在自己出生的故鄉大坪的書塾讀四書。⁷

張文環童年在太平村接受書房教育，直到 10 歲離開了太平村，到梅山街上就讀梅仔坑公學校。⁸書塾與公校這兩種啓蒙教育在張文環的記憶中似乎有著不同感受。可能張文環在出生地梅山太平村所接受啓蒙教育時年紀還小或對書塾教育的老師有不同看法，他在太平村接受書房私塾教育，似乎比在梅山公校還少了點愉快、期待，卻又有著更感性的學習回憶。如在〈荊棘之道繼續著〉就有這麼敘述：

我出生的故鄉是山裏的部落，不像都市的孩子，能有玩具或能看戲。所以只能用在書房學習的漢文，看歌仔簿或千家詩，慰藉自己的無聊。因此九歲的時候就知道山伯英台的苦戀故事。想起交通不便地方的山伯和英台，我便覺得自己的部落也就是那種失戀的場所一樣。⁹

199-200。

⁶引自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544。

⁷張文環：〈小學的回憶—慶賀義務教育的實施〉，《張文環全集》，卷 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46。

⁸梅山國民小學於明治四十年（1907，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創校，校名為梅仔坑公學校，校地 200 坪，教室 1 間，修業四年。參見李奉儒纂修；林明地分修：《嘉義縣志·卷八，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縣政府，民 98 年 12 月），頁：271。

⁹張文環：〈荊棘之道繼續著〉，《張文環全集》，卷 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62。

除此感性之回憶外，張文環也在〈論語與雞〉一文中，描述了幼年在太平私塾教育學習生活上的點點滴滴：

他覺得書房的教育方法過於無味。一天四次，老師要看學生的書並在書上點朱，讓學生去唸，這叫做授書。說是授書四次當然只是住在書房附近部落的孩子，而從山裡通學的孩子就只能授書三次而已。¹⁰

而張文環也進一步深入描寫在私塾教育中，除授書外需由學子負責分擔，對授書老師生活瑣碎事務的工作服務及灑掃分配的生活教育細節：

最初一次叫早學，於早餐前五點左右去書房，學生要輪流燒茶，茶燒好了才去請老師來。老師家在書房隔壁，卻必須要一切準備好才去請老師。燒茶的時候要有一個人擔任掃除。¹¹

在當時講授儒學私塾教育的老師家中均會設置孔夫子神像神壇，於授課前，需向孔夫子神像燒早香祭拜並敬奉茶水：「燒茶而把茶泡好了，要先端一杯茶放在孔子公的神壇，一杯放在老師的桌子上，然後去請老師。」¹²。而老師對學生在私塾教育的進行教學互動中，讓學生反復的背誦朗讀是唯一的教學方式：

老師像還沒有睡足似地，在椅子上坐下來，一邊喝茶一邊抽煙，這個時候孩子們就開始早晨的複習，發出聲音唸書。老師聽了一陣子騷開的聲音，便表現出厭煩的神情說：把書拿過來。於是騷音停止了，孩子們便拿著翻開的教科書，依照順序聚集到老師的桌子前面來。¹³

每次的私塾教育上課時間，依張文環所描述在早上五點左右到離開時，已是「朝陽染紅屋頂」¹⁴，推估約有 1 至 2 小時之久。而在私塾教育放學前張文環是這麼描述：

有自信的孩子都會先站出來唸給老師聽。唸完了，老師才拿起朱筆，發出

¹⁰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2。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25。

¹¹同上註，頁：25。

¹²同上註，頁：25-26。

¹³同上註，頁：26。

¹⁴同上註，頁：26。

有鼻子氣息的聲音，邊讀字句邊點朱色。點完朱，老師暫時坐著抽煙，然後說：如果還有不懂的地方，拿書來問老師。等了一刻，看沒有人有疑問，老師就走出去，孩子們也跟著去拜一拜孔子公，一個一個走回家去。¹⁵

而在私塾中的學習，似乎在當年太平地區的孩童並非每一位都能擁有受教的機會，就算有了私塾教育受教的機會了，張文環也認為是很難順利學習到成果：

當然，依照規則上書房唸書並不輕鬆。正式入門必須依照形式，在入學那天帶著雞蛋等祭品去拜孔子公，之後的生活必須緊張的用功讀書，不然不懂，會跟不上人家，在一年當中要學習的，無法像你想的那樣順利學到。

16

除外，在私塾教育中的學習階段對張文環而言，恐怕是不輕鬆，且又常有壓力緊張出現的。首先是要忍受太平地區較低的氣溫，太平地區是高於海平面 1000 多公尺山林地區，若根據體委會對高地訓練所進行的研究專題中：「氣溫和相對溼度隨海拔升高而降低，高地溫差大、年溫差亦大」。再依據研究指出，在對流層下的氣溫變化，每當海拔高度升高 150 公尺，則氣溫下降約 1 度，例如海拔 100 公尺時，氣溫是 35 度，那上升到海拔 1000 公尺則為 29 度¹⁷，因此太平其平日白天溫度就會比嘉義平原低上 5 至 6 度，何況早晚溫差更大。因此張文環在〈檳榔籃〉一文中才會一開始就自述：「因我出生於寒冷的地方，遇到氣候稍微涼冷了，就會想起鄉下的許多事情。」（《張文環全集》，卷 6，頁 54）；另在日本學者野間信幸所著〈張文環與兩座太平山—封閉的作品舞台〉文中也敘述她到了太平村所親自感受到的溫度的變化：「這次行經山頂附近時突然起霧，一到村子入口處的雲海飯店，平常是景色優美的地方，但現在為濃霧籠罩，幾乎什麼都看不到。而且此時是夏天，卻有冷冽寒氣滲進肌膚之感，大概是因為位於山上（標高大約一千公尺）以及起霧的關係吧。」¹⁸；因而就張文環以源仔為主角在私塾教育中的學習中，其私塾教育學習中是必須忍受冬晨寒冷辛苦求學的，對此他就這麼描述：

不管如何，部落的孩子們覺得最辛苦的，是早晨要去書房這件事。冬天寒

¹⁵同上註，頁：26。

¹⁶同上註，頁：26。

¹⁷引自 Yahoo 奇摩知識：<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9092206874> (2014.02.26)

¹⁸野間信幸：〈張文環與兩座太平山—封閉的作品舞台〉，《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301-302。

冷，夏天早晨是睡得最香甜的時間。懂得睡眠快樂的人，都知道早晨天亮前睡得最好。．．．源仔也覺得早晨去學校，要在火爐起火燒茶，是最討厭的工作。會嗆著煙，起火又不那麼容易。而且除非比誰都早一點來到書房才來得及，所以他總覺得不放心。¹⁹

另在張文環以源仔為主角，在私塾教育的學習中又必須隨時面對父親隨機抽考之緊張、壓力的一面，對此他這麼描述：

源仔走進大家坐著的餐桌末習坐下來。「源仔，學到時麼地方了？」突然被父親問到，源仔驚嚇地看著父親的臉。「學到鄉黨第十。」「鄉黨第十的什麼地方？」「鄉人飲酒杖者出斯矣。」「嗯！是遵守禮法的地方，是不是？」「是！」看父親的臉變為和緩，源仔才放心了。²⁰

張文環在這段日治時期台灣的孩童啓蒙教育文學描述，也有引起陳龍廷的注意，陳龍廷依其文化與語言研究的專業角度提出如此見解：

「比黃海岱小八歲的文學家張文環（1909-1978），曾在一篇自傳性的文章〈茨の道は續く〉提到：他出生在山裡的部落，不像都市的小孩子能有玩具或能看戲，而只能用在書房學習的漢文，看歌仔簿，或吟千家詩，慰藉自己的無聊。他寫的小說〈論語與雞〉，意圖呈現小孩子羨慕下山到公學校念日文的心態，及民間漢文教育的衰敗。張文環採取小孩的眼光來觀看世界的書寫策略，雖相當諷刺地刻畫私塾老師處境艱難與荒謬，卻也相當真實地呈現他童年時代在嘉義梅山念塾的經驗。」²¹

在張文環的太平私塾教育學習中，除了真實地呈現他童年的漢學語文教育記述外。重要的是，筆者認為張文環在太平的漢學語文教育成果，對於張文環爾後延續對台灣這片鄉土，保存珍貴台語文化有重大的影響。如張文環在1942年2月發表原載於《興南新聞》的〈關於台灣話〉²²一文中內容，就被陳龍廷推論張文環在太平所受的漢學語文書房教育，實際上是對以後張文環在日治時代，鼓吹臺灣話的承傳是有直接影響關係的。陳龍廷是這樣說：

¹⁹同 26 註，頁：26-27。

²⁰同上註，頁：29。

²¹陳龍廷著：《聽布袋戲：一個台灣口頭文學研究》，（高雄市：春暉出版，2008.01），頁：83。

²²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06-108。

「漢學仔」的課程內容，大多是以中國古典經文為主，但依照張文環所描述的經驗，書房的「授書」課程的經典內容似乎沒有那麼重要，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只是日復一日的灑掃生活教育，還有學生反覆朗讀課文，及書房先生所教授的讀書聲音旋律。雖然採取負面諷刺的描述，但這段童年經驗的語文教育，對他相當重要。至少讓他日後有能力自行閱讀《七俠五義》之類的章回小說，也有能力分辨美的臺語，甚至在太平洋戰爭時期鼓吹臺語研究，例如在《興南新聞》鼓吹「應該以臺語作為一個方策，提倡優美的臺語」。²³

張文環幼年在太平接受的私塾教育，又稱私學教育，另又稱民學、鄉學。²⁴在鄉村或個人所設的私塾稱為「民學」。也有地方士紳或富豪，以東家的身分出資，爲了勉勵青少年求學的志向，提供房舍，開設「書房」，還有提供日常伙食等的習慣。²⁵設立民學目的，概括之，其一：培植識字讀書能力，以應生活需要，其二：最主要爲準備參與科學，所需之知識。²⁶

在張文環 1909 年出生前，日本總督參照台灣有識之士的建議下，同時也考慮到住民的感情，是容許書房（義塾）的存在的。依 1898 年之《嘉義縣書房調查書》，（註明調查日期：「明治三十一年二月末日調」）就有記載著：「在梅仔坑街有「振文社書房」，教師爲童生許文養，學生數 20 名，皆爲男生，學生最小年齡爲 8 歲，最長者 17 歲，學生謝金與酬物合計 64 圓」。²⁷當時書房教授科目以讀書與習字爲主，進一步爲作對、作文、作詩等，其教科書是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學有專精後再及於千家詩、聲律與啓蒙。上課時間大致在早上七、八時至下午四、五時。²⁸

在日治初期，於 1898 年 11 月 10 日發布了書房義塾規程，把許可權委由地方的廳長自做行政裁量。²⁹另在張文環出生後 2 年，明治 44 年（1911 年）2 月 23

²³陳龍廷著：《聽布袋戲：一個台灣口頭文學研究》，（高雄市：春暉出版，2008.01），頁：84。

²⁴李奉儒纂修；林明地分修：《嘉義縣志》，卷八，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 98.12），頁：115。

²⁵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六年》。（台北市：致良出版，2012.10），頁：516。

²⁶邱奕松纂修；吳錦明、沈豐茂主編：《嘉義縣志·卷四，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 80 年 6 月），頁：109。

²⁷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448。

²⁸「嘉義及鳳山支廳管內書房一覽表（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9732冊，第8號，1897年2月1日。「臺灣全島書房取調一覽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11冊，第46號，1898年8月13日。

²⁹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六年》。

日嘉義廳公佈嘉廳令第六號「書房義塾規則施行細則」(計十四條)。³⁰此一「書房義塾規則施行細則」公告之後，梅仔坑地區陸續有 5 個書房獲得認可，詳見下表：

1911~1913 年梅仔坑地區書房概況

書院名稱	認可時間 (西元)	當時住置	塾主	備考
1、芳梅社書院	明治44年5月 24日(1911)	打貓東頂堡大坪 庄123番地	陳興	即為張文環出 生地太平村
2、幼葉林書房	明治44年6月 1日(1911)	打貓東頂堡生毛 樹庄561番地	彭保	即為梅山鄉瑞 峰村、瑞里村
3、頂樟湖書房	明治44年9月 29日(1911)	打貓東頂堡圳頭 庄212番地	林春枝	即為梅山鄉圳 北村、圳北村
4、明治書房	明治45年5月 10日(1912)	打貓東頂堡生毛 樹庄306番地	吳春義	即為梅山鄉瑞 峰村、瑞里村
5、蛤里味書房	大正2年4月 25日(1913)	打貓東頂堡科仔 林庄番外地	許江	即為梅山鄉太 和村

(本表為筆者彙整自製)

彙編資料來源：

1、《嘉義廳報》，第556號，1911年9月13日；第585號，1912年6月27日；第41號，1913年11月16日。

2、陳文尙，陳美玲纂修：《嘉義縣志》，卷一，地理志，民98年12月，〈表2-13 a 梅山鄉各村地各沿革表〉頁：621-624。

3、沈耀宜主編，江茂男等撰編：《梅山地名誌》，〈梅山鄉地名沿革表〉，梅山文教基金會，民96年，頁：20。

而在清朝時期，筆者尚未發現有關太平村的教育記錄，也不清楚太平部落民眾受教育的情形。直到日本統治時期，才明確有文獻記錄太平村有私塾教育的存在，這是與張文環文學書寫歷史場景相符。根據當時的規定，書房義塾的位置須離公學校有一里(即3.924公里)以上之遠，無道德衛生之障害且於兒童保護上安全者為要，惟雖在一里以內之地特於廳長認作必要開設之際，即不在此限。³¹此一「書

(台北市：致良出版，2012.10)，頁：517。

³⁰ 《嘉義廳報》，第533號，1911年2月23日。

³¹ 《嘉義廳報》，第533號，1911年2月23日。內載：明治44年(1911年)2月23日嘉義廳

房義塾規程施行細則」公告之後，張文環所出生之太平村地區，則設有一個義塾，即為筆者彙製上表的編號 1—「芳梅社書院」。根據日治時期《嘉義廳報》的紀錄，芳梅書社是在明治 44 年（1911）被政府當局認可，所在的位置是打貓東頂堡大坪庄 123 番地。此地，距筆者所查到之張文環在小梅公學校學藉所登載住所資料：「大坪庄 180 番地」相距並不太遠³²，這與〈論語與雞〉一文作上了時空連結。這些書房中教授漢文的教師有些就是塾主，但也有些是由塾主所聘請的庄內或是其他地區的人士。芳梅社書房其塾主為曾擔任過大坪地區保正的陳興，他在創辦芳梅社書院時，便是對外聘請漢文教師³³來授課，這是有關太平村教育發展最早的記錄。

至於張文環於昭和 16 年(1941) 所發表原載於《台灣文學》一卷二號的〈論語與雞〉一文中所描述主角源仔的心情：「書房這一段時期令人感覺到像阿婆的頭髮脫掉了一樣衰微而不安，學生們唸書的聲音也稀疏了，沒有活力，是不是因為雞的事件才對書房失去了信任？」（〈論語與雞〉，卷 2，頁：39。），那位奮不顧身衝下竹林崖下，撿回被斬了雞頭的雞回去吃，讓主角源仔，驚訝又存疑的私塾老師究為何人？已經無可考究。

至此，除了上述被官方認可的書房外，筆者認為梅仔坑應該還有其也書房存在。如依 2007 年《梅山文教通訊》記載：「設立在龍眼林的書房—少杏齋，該書房由當地居民出錢出力興建，學生來自梅山淺山部落及古坑鄉山區聚落，白天、晚上課，頗受地方好評，學生最多時期曾超過五、六十人。」³⁴而又如 2000 年 1 月出版之《嘉義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書（23）》，記載梅山鄉受訪耆老張碧化先生口述：「以前有一個從竹山來的叫張成旺，從龍眼村一直教到圳南村一帶……到了日本人佔領臺灣後禁止學漢文，所以漢文就中斷了，許多人就不識字了。」³⁵。

大正 7 年(1918)9 月，張文環才隨父親離開太平村先搬至龍眼村住了約 2 年。又在大正 9 年(1920)7 月之後又搬至梅山街面，父親並在當時小梅小賣市場內從

令第六號「書房義塾規則施行細則」（計十四條），凡欲開設書房義塾者須具：（1）名稱（2）位置（3）塾主教師履歷表及戶口抄本（4）修業及卒業年限（5）授業之開始及終業時間並一日之授業時間數（6）教科目及教科用書（7）男女別生徒概數（8）教室構造及各室坪數並明示與鄰接地之關係繪圖（9）授費用及經費收支預算（10）維持方法等事項，稟請廳長認可（第一條。書房義塾的位置須離公學校有一里（即 3.924 公里）以上之遠，無道德衛生之障害且於兒童保護上安全者為要，惟雖在一里以內之地特於廳長認作必要開設之際，即不在此限。

³²2011 年 11 月 19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刊載，署名記者林宜樟一篇「文學梅山作家 85 年前成績單曝光」之報導，內刊之照片記錄。並於 103.03.26 至梅山國小田野調查確認。

<http://www.cyhg.gov.tw/wSite/ct?xItem=2438&ctNode=14859&rep=11>，2014/3/17 網搜。

³³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450。

³⁴沈耀宜，〈談梅仔坑早期學堂的设置與教學〉，《梅山文教通訊》，第 36 期（2007 年 5 月），頁：2。龍眼林距太平約 3 公里。

³⁵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持人-林金田，記錄-郭聰明：《嘉義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書（2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民 89 年，頁：540。

事獸肉販賣業。³⁶張文環幼童在太平村的漢文私塾書房教育，對於長大後置身在外來政權統治的時代，張文環決定拿起筆，要做一個臺灣鄉土文學作家，有著深具重大關連外，它畢竟是張文環文學殿堂最底層之地基，如研究者曾慧敏的觀察：「張文環的文學之路在私塾與公學校的啓蒙下，開始不斷綿延伸展，他像是正在等待時機展翅高飛的鵬鳥，懷抱著鴻鵠之志，為迎接生命的下一個彎道而韜光養晦地沉潛著。」³⁷。

張文環到了 13 歲，於 1921 年(大正 10 年)，因父親希望兄弟兩人一同入學，與弟張文鐵就讀臺南州嘉義郡公立梅仔坑公學校(現梅山國小)。在張文環到了梅仔坑公學校就讀時，台灣已經來到日治殖民的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Den Kenjiro)接任的第八任總督時代，他上任說自己是第一位以文官的身分奉派擔任總督，深感使命重大。因此，他的施政重點，要致力於擴充與普及台灣的高等教育，進一步啓發智育與德育，遵照天皇旨，以一視同仁的精神，加以同化融合，以達到與內地人同等，以達到無差別的水準。³⁸，而日本在領有台灣，進行殖民地經營，其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教育政策。³⁹

梅仔坑公學校，最初設置於明治 40 年(1907)9 月 15 日，學區為梅仔坑一地(嘉義廳告示第 56 號)⁴⁰，同月 16 日開始授業(嘉義廳告示第 57 號)，係梅仔坑地區第一間小學，距今已是一所百年之學校，可謂作育英才無數。⁴¹而這第二處涵養張文環文學養份的梅仔坑公校，乃是當初梅山地區的地方人士吳炎⁴²、江匡國、林鄭友梅、陳為姜等人，有感於梅仔坑為山陬之區，該地兒童多半是昧昧無知者，乃謀及創設學校，開講文明維新之風化。⁴³當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就有對梅仔坑籌畫公學校有詳細的報導：

新設(梅仔坑)公學校之籌畫梅仔坑坐嘉邑之東方，路遙有四拾清里。該地之戶口，邇來頗覺旺盛，兒童亦屬匪稀。概從事於農務壹途，知書識理者，

³⁶王俊昌，馬有成，鍾智誠撰文：《寫真懷舊：梅仔坑影像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2)，頁：141。另見本文第三章，頁 67：「張文環父親「張察」在「小梅小賣市場」所登記的販售豬肉(小賣)、資本金營業稅 32 圓。」的記錄。註 23。

³⁷引自曾慧敏碩士論文：〈張文環小說中的鄉土民俗書寫〉，(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民 97 年 7 月)，頁：19。

³⁸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五十年的軌跡》，(臺北市：致良，2012.10)，頁：243～245。

³⁹同上註，頁：519。

⁴⁰《嘉義廳報》，第 408 號，1907 年 9 月 15 日。

⁴¹引自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454。

⁴²吳炎先生，在道光 21 年(1841)出生於嘉義廳打貓東堡大半天寮庄 1910 年因病帶職卒於梅仔坑，是日本對臺頒授藍綬褒章第一人。明治四十年四月十日，申請「梅仔坑公學校設置請願書」，吳炎先生當時職任梅仔坑區庄長。吳炎簡介照片、文稿翻攝檔參見：盧泰賓等編輯《梅山國小百年校慶特刊》，(嘉義縣梅山鄉：梅山國小，2007 年)，頁：37。

⁴³《嘉義廳報》，第 408 號，1907 年 9 月 15 日。

百未有壹焉。前年當道，計畫將在地之兒童，送到大莆林公學校就學，無如生徒，諸多不利便，事遂稍寢。今也支廳移轄，以為欲維持風化，文明進步，莫若創設學校以開導，現正在籌經費，而後稟請開設云。⁴⁴

設立學校之議，獲得官方的同意，明治 40 年(1907) 9 月 16 日舉行建校儀式，由於當時尚無校舍，暫借玉虛宮⁴⁵充當臨時校舍開始授業，教室在明治 41 年(1908) 2 月 25 日全部告成，同年 3 月 15 日舉行落成典禮暨開學。⁴⁶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⁴⁷，翌年(1921) 4 月校名則更改為「小梅公學校」。也就在 1921 這一年，張文環進入了滋養張文環文學養份土壤的小梅公學校。當時的小梅公學校，共有六班，學生 253 人。⁴⁸張文環描述在小梅公學校學習的情形，在〈小學的回憶—慶賀義務教育的實施〉一文中仍難掩一絲絲甜蜜溫馨的回憶：

拿今天的國民小學來比較，就會覺得當時的小學設備不足。即使如此，卻還是令人深感懷念，其實是因為學校是一個稱心快意的樂園。功課很輕鬆，也沒有現在小孩子閱讀的書或圖畫書，只要是隨手拿得到的，大人們閱讀的山伯英台，七俠五義之類的東西，都會拿來亂讀一通。在芒果樹下玩陀螺，是當時學生們最為風靡的遊戲。我口袋裏經常都裝滿糖果、瓜子，邊吃著零食，邊耽讀戀愛故事。夏日強烈的陽光正垂射在合歡樹葉上，耳邊聽得到喧噪的蟬鳴，應該叫她們女孩子呢？還是少女好呢？她們群集在走廊下，樹蔭下，有的在刺繡，有的在織著毛線…鐘聲叮噠地響起，這群像似在打零工的人們，就紛紛收起各自的東西，放入口袋裏，排成整齊的行列，一、二、一、二，開始步走魚貫地進入教室。⁴⁹

⁴⁴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738 號，1907 年 6 月 21 日。

⁴⁵ 嘉義廳，《社寺廟宇ニスル取調書：嘉義廳》，(嘉義：嘉義廳，1915 年)，頁 76。明確寫出：玉虛宮的建立時間，乃是於清嘉慶 25 年(1820)建廟。另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頁 602，記載梅山玉虛宮目前主祀北極玄天上帝，配祀康趙二元帥，同祀城隍爺及福德正神等諸神。由於農曆 3 月初 3 為玄天上帝誕辰慶典，故每年此日前後各地往來玉虛宮進香者絡繹不絕，最早記載梅山地區玄天上帝祭典的情形是《嘉義管內採訪冊》。

⁴⁶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813 號，1907 年 9 月 17 日；第 2946 號，1908 年 2 月 28 日。柯萬榮編：《臺南州教育誌》，頁 287。

⁴⁷ 參見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五十年的軌跡》，(日本統治臺灣年表)，頁 51：1920 年(大正 9 年) 7 月 27 日公布台灣地方官制大改革，廢止從前的 20 廳制度，公布州制市制郡街庄制，施行地方團體制度，設置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5 州，台東、花蓮港 2 廳、台北、台中、台南 3 市制及 47 郡，150 街庄，比照日本國內地方公共團體制度。

⁴⁸ 李奉儒纂修、林明地分修：《嘉義縣志·卷 8·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頁：271。另於 1991 年由邱奕松纂修，吳錦明、沈豐茂主篇：《嘉義縣志·卷 8·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80.06)，頁：347，則記載：「班級數六班，男生 224 名、女生 29 名，合計 353 名。學生數有所差異。筆者以年限為後之文獻為據。

⁴⁹ 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48。

張文環回憶描述在小梅公學校學習的情形除了留下「學校是一個稱心快意的樂園」的愉快記憶外，還邊吃著零食，邊耽讀戀愛故事，似乎也有一份對異性的青澀少男情懷留烙在小梅公學中（1921年入學的第一年，當時張文環已經13歲，畢業都已18歲了）：

村裏唯一愛穿裙子的女老師，像女王一般迎著風，手中拿著鞭子正搖搖的走過來。這位女老師跟我的母親同姓，總是稱呼母親為姊姊。所以，她對我也另眼相待。我慌張的把書本放進口袋裏，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眺望著芒果樹上的果實，已經是可以摘取芒果的時節了。但是，學生是被禁止摘取芒果的，校長也不喜歡芒果。因此，一旦吹起風來，芒果就會劈劈拍拍的掉下來，在果樹下午睡，會被芒果從樹上掉落下來的聲音吵醒，乾渴的喉嚨，芒果剛好是最佳的解渴劑，也就是說，這裏正是午睡最佳的場所。抱著悠哉悠哉的心情，女老師並沒有走到我這邊來，而是走入了女學生群集裏。⁵⁰

張文環在其筆下回憶描述在小梅公學校學習的情形，除了到處表現出孩子天真爛漫的身影外，似乎也有一份對異性的青澀少男不識愁滋味的情懷隱烙在心。因在1920年代，台灣正值日本大正與昭和初期的開放自由時代，鼓吹「戀愛結婚」的聲音時有所聞。黃朝琴（1897年生，曾任台灣省議會議長17年之久）早年留美，曾於雜誌《臺灣》談論婚姻問題，認為結婚的準備，「男女必要先行交際」之外，還有鼓吹「結婚的兩人之間，必有十分的理解及愛情存在」，以現今的眼光看，這是多麼迂腐的老調，但卻是針對了當時封建社會的迂腐必要的諍言⁵¹。另外是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楊翠在張文環青澀少年的20年代社會風氣指出，1920年代中期，衛道人士還透過日本官方的《臺灣日日新報》，嚴厲批評戀愛結婚是「野獸苟合」的行爲⁵²。教人想起葉陶和楊達在20年代後期同居，不得不讚嘆他們定既「前衛」又「大膽新潮」的知識份子。因為日本時代敢於撞破舊式禁錮與禮教牢籠的自由戀愛故事，莫過於小說家楊達和太太葉陶。在《阿媽的故事》⁵³書中，楊翠說她的祖母葉陶土（1905年生）十五歲就站上公學校的教壇，之後加入「台灣農民組合」的前身—「鳳山小作人組合」、「鳳山農民組合」，……

⁵⁰同上註，頁：148。

⁵¹陳柔縉作：《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頁：302。

⁵²同上註：頁：304。

⁵³《阿媽的故事》，江文瑜編，（玉山社，2001）

1928年「農組」內鬥，兩人被以「戀愛墮落，從事某種陰謀」為名，剝去所有職務。他們隨後在彰化的小巷內「過著無夫妻之名的同居生活」⁵⁴。比起來，在張文環的20年代只能含蓄的想著「應該叫她們女孩子呢？還是少女好呢？」也只能在公校校園的遠處，遠遠的看著「她們群集在走廊下，樹蔭下，有的在刺繡，有的在織著毛線。」的倩影了，當年台灣青年是苦無戀愛的自由。現在，自由多到沒有可貴的感覺，看著前人所描述的處境，我們對所有人擁有自由的戀愛，何妨懷抱著感謝的心情去看待每一對有情人。

總之，張文環也在小梅公學的教育期間裏，度過了快樂美好的學習時光。張文環在小梅公學校求學（1921~1927）共經歷三任校長為：1、第六任校長：津田惟一（1920.09~1922.03）。2、第七任校長：宇谷和一郎（1922.03~1927.03）。3、第八任校長：神谷盛安（1927.03-1928.10）。⁵⁵那位「不喜歡芒果」的校長，究為何人已不可考究了。張文環在小梅公學校的在校成績十分優異，除了第六年獲二等賞外，前五年皆獲一等賞。⁵⁶2011年11月19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刊載署名記者—林宜樟所撰筆的一篇「文學梅山作家85年前成績單曝光」之報導：

日治時代大文豪張文環是嘉義縣梅山鄉人，……為了尋找家鄉失落的記憶，梅山鄉公所推動「文學梅山」計畫，還意外在梅山國小發現張文環塵封八十五年的成績單，讓珍貴史料得以保存。梅山鄉公所……業務承辦人李崑山和梅山文教基金會從史料中發現，張文環在中學前都在梅山鄉居住，因此鄉公所向文建會申請經費，在家鄉推動「文學梅山」計畫，讓在地人和遊客知道梅山鄉是大文學家的故鄉。張文環在1921年進入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梅山國小就讀，是第十六屆畢業生。校長郭聰明去年還在校舉辦張文環的故事繪畫比賽，讓孩子們瞭解鄉內重要的歷史記憶。學校整理舊有資料時發現近百年前的學籍資料還留存，更找到張文環留存八十五年，已泛黃的成績單。郭聰明說，張文環的國語文、漢文成績幾乎都是滿分，顯示他從小就有文學底子。⁵⁷

小梅公學校的教育是張文環文學養份的土壤之一，也曾是孕育這位臺灣文豪的搖籃場所。而張文環所受的公學校在《嘉義縣志》，歷史過程與沿革變動的記

⁵⁴陳柔縉作：《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頁：304

⁵⁵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461。

⁵⁶楊維真纂修、楊于勛分修：《嘉義縣志·卷十二·人物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193。

⁵⁷2011年11月19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刊載，署名記者林宜樟一篇「文學梅山作家85年前成績單曝光」之報導，內刊之照片記錄。

<http://www.cyhg.gov.tw/wSite/ct?xItem=2438&ctNode=14859&rep=11>，2014/3/17 網搜。

錄中有如此記述：「公學校係日閩對台灣民眾所施之初等教育機構，原為適應日本語普及之急需，於光緒廿一緒年（明治 28 年，1895）五月，初設「國語」傳習所，其所需一切經費，皆由日本國庫支給。後於光緒廿四年（明治 31 年，1898）七月，以敕令頒布台灣公學校令及台灣公學校官制。……是歲十月，嘉義縣境內已設置之公學校即有三所（嘉義公學校、新港公學校、樸仔腳公學校），公學校之宗旨，依據係光緒廿四年（明治 31 年，1898）八月，頒布之台灣公學校規則第一條所規定為：公學校以對於本島人之子弟施行德教，傳授實學，以便其養成國民之德性，同時精通國語（指日語）為本旨。從此台灣一般文化水準乃逐漸提高，日本之殖民政策亦隨時勢要求，時有改革。其間變遷經過光緒卅年（明治 37 年，1904）三月十一日以府令第卅四號公學規則改正，加以重新大修改。……再於民國 1 年（大正元年，1912）11 月 28 日，台灣總督府又發布修正公學校規則，凡九十六條，另附則五條，其修業年年限修正為六年，或四年（此乃實為收容山地土著族兒童而設），廢止八年制度。…民國 11 年（大正 11 年，1922），始與公立小學校制度同時確立。蓋自此公學校更加大改革，其目的為促進公學校兒童身體之發育，教授生活上所需要之普通技能，培養國民性格，促成台籍普通使用日語等。…學校教學科目，多與小學校相同，其教科目為修身、日語、算術、歷史、地理、理科、圖書、唱歌、體操、實業、裁縫及家庭（女生），漢文得列為選修。」⁵⁸張文環則在進入小梅公學校的教育翌年，於民國 11 年（大正 11 年，1922），在此公學校新政策與更加大改革的教育政策環境條件下，展開在小梅公學校六年的學習教育了。

當時，日本政府是認為近代國家建設的基礎在於教育問題，然而日本欠缺世界通用的普遍思想及宗教文化，於是從直接教育入手，而這種教育以「國語」的日語作為唯一統治手段。依據日本國內的教育制度，在台灣從事改革，從初等教育發展為高等教育，充實了配套式的一貫現代教育環境。不過這種教育制度對台灣子弟而言絕非有利，尤其對台灣子弟而言，能否熟稔作為國語的日語已是一大問題，對於這些面臨人生歧路的困境，日語又不流利的人士而言，等於提早被拒於競爭社會的大門外。正如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的研究觀察中認為，受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其實長期以來是欠缺完備的教育制度與人民普遍未得充分公平的受教機會的。她這麼說：

台灣人因為殖民地種族差別待遇而就學機會有限，在日本如果能通過入學考試，則可以自由選擇學學校就讀。台灣富人發現日本高等學府的門檻是教育而非種族的，開始將送到日本唸小學。⁵⁹

⁵⁸參見吳錦明、沈豐茂主編，邱奕松纂修：《嘉義縣志·卷四，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 80 年 6 月），頁：145~157。

⁵⁹引自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

1927年張文環接受完小梅公學校的六年（1921～1927）公學教育，與「簡紅鯉、劉端、沈清恭、陳長六、鄭永光、張文鐵、楊德來、劉佳榮、黃長權、劉金木、鍾平棣、賴氏珠、吳氏紡、許騰興、吳原戎、林新通」共17位同學，畢業於第16屆小梅公學校。⁶⁰當時在張文環進入公校前，由於總督府以社會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入學的主要對象，故公學校擴充甚緩，學齡兒童入學率長期均甚低，直至1915年度仍不及10%。在張文環進入公校前1年的1920年起，總督府開始致力於增設公學校，是年學齡兒童入學率約25%，張文環公校畢業後3年的1930年才增為約33%，至張文環偕妻返台後第2年，1940年已增為約58%。1943年，進而實施六年制義務教育，入學率約66%，1945年則超過80%。顯然的，日治後期公學校不斷擴充，才讓多數台灣學齡兒童有了較多機會接受初等教育。⁶¹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在張文環接受小梅公學校的年代中，此時受到西風東漸及科學時代潮流的影響之下，20代以後留學風氣漸開⁶²。雖然，1922年總督府有另頒布新「台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開放共學。從表面上，似乎台人有了可以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了。也似乎可讓聰明好學的張文環在完成公學校教育，會有更多留在台灣往上求學的選擇空間或機會。

惟實際上，這些政策在差別待遇的本質上仍是不變。共學的結果是為在台的日人子弟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而已，台人子弟並未能享有公平的教育機會，故能進入較高教育機關的人數反而日減。職是之故，台灣人的子弟要在中等以上學校入學競爭長期均十分激烈，而有所謂「試驗地獄」之稱。除外，1920年代以後，在台主要的精英教育機關，雖有台北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及農林、商業、工業等專門學校，也可以提供給張文環等優秀台灣子弟去選擇。但是，雖然這些高等教育機關也都因特殊任務才設，故限制頗多(關於台人畢業生，台北帝國大學約200餘人，占20%，各專門學校約3000人，佔40%，充分顯示入學極其困難。)。無怪乎，在張文環公學畢業年代，才漸漸演變為台人有志青年赴日留學十份踴躍的現象。依統計至1945年為止台灣留日學生高達20萬人⁶³，而日治整整五十年間，留美人數不過60人上下，留學英、德、法等歐洲國家也大約30人而已。⁶⁴

因此，台灣學生若欲深造法政學科則常常是到日本、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國家。

教基金會，1999年），頁：54。

⁶⁰盧泰賓等編輯《梅山國小百年校慶特刊》，（嘉義縣梅山鄉：梅山國小，2007年），頁：232。

⁶¹張勝彥等編著：《台灣開發史》，（臺北縣蘆洲市：空大，民85），頁：253。

⁶²二〇年代是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時代，部分知識分子投身啓蒙運動，在思想上武裝自己，以結社、演說、集會、罷工等行動進行激烈抗爭，凝聚台灣民間社會的力量，也為知識人的自主性開發一條新路。參見劉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頁：9～20。

⁶³張勝彥等編著：《台灣開發史》，（臺北縣蘆洲市：空大，民85），頁：254～256。

⁶⁴陳柔縉作：《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頁：260。

⁶⁵而也許是因為距離與語言的因素，日本東京成為台灣留學生聚集最多之處。影響所及，當時台灣的上流階層讓子弟留學日本遂漸蔚為一股風潮，⁶⁶這種風潮現象張文環則也名列其中。依統計，去日留學大專畢業生，以習醫最多，習法、商及經濟者居次。留學教育塑造為數可觀的高級知識分子⁶⁷，而最重要的是這些台灣有志青年赴日留學後的才幹學識，正也彌補了台灣高等教育之不足，留學所得的才幹學識為台灣這片鄉土的各種進步貢獻甚鉅。

第二節 張文環日本求學時期--多元文化時代背景的激盪

1927年（大正16年），張文環帶著在太平的童年私塾及梅山公校啓蒙教育階段的學業教育成果，以及家人、宗族親戚的期盼，遠赴日本岡山縣金川中學求學⁶⁸，1930年（昭和5年）進入東洋大學專門部倫理學東洋哲學科第一部就讀。⁶⁹張文環到日本留學的最終目標成果，依張文環1934年6月的《福爾摩沙》（《フオルモサ》3號）編輯後記中自述：「故鄉老爹希望我做大官，老母希望我成為醫師，而寄予相當厚望。」⁷⁰這段自述，距離「我一從小學畢業，就穿上印有留米碎白點花紋的禮服，決定到東京去，右手拿著籃子，完全一副鄉下青年的打扮，離開了故鄉。」⁷¹已是張文環到日本東京求學，經過了七年之後了。

這七年的張文環並沒有在日本醫學院的教學大樓手執手術刀學習救人的醫術，而是選擇不穿白袍，拿起筆，走向了文學的道路，開始書寫張文環的文學世界。在當時的日治時期，正是台灣社會將醫生作為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職業項目，的一個重要分水嶺。⁷²對此，陳君愷提到，日治時期之前，醫生的社會地位不高，

⁶⁵薛化元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市：三民，2011），頁：152。

⁶⁶參見王詩琅：《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95年），頁：78。

⁶⁷張勝彥等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縣蘆洲市：空大，民85），頁：256。

⁶⁸依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8。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22。〈張文環寫作年表（1908~78）〉所載：「張文環1931年進入岡山中學。」；然另依《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市：臺灣文學館出版，2011.03），頁：51。〈文學年表〉所載：「1927年（大正16年）公學校畢業即前往日本，就讀岡山縣金川中學。第三年（1929）課程修了後休學，前往東京。」

⁶⁹依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8。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23。〈張文環寫作年表（1908~78）〉所載：「張文環1931年進入東洋大學文科，或該校預科。」；然另依《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市：臺灣文學館出版，2011.03），頁：51。〈文學年表〉所載：「1930年（昭和6年）【筆者按：筆誤，應為（昭和5年。）】東洋大學專門部倫理學東洋哲學科第一部中途退學。」

⁷⁰引自張文環：〈《フオルモサ》編輯後記〉，《張文環全集》，卷7，（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25。

⁷¹張文環：〈小學的回憶—慶賀義務教育的實施〉，《張文環全集》，卷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49。

⁷²楊弘任纂修：《嘉義縣志》卷五，社會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府，民98.12），頁：44。

少數受到人民尊敬的傑出者，如具有儒生身分，又以儒兼醫的醫術高明、醫德可風之良醫；而洋醫中的馬偕先生，他以「拔齒術」聞名，計拔起二萬一千餘顆牙齒，可見其受歡迎之一斑。不過，漢醫中的「儒醫」和「良醫」的人數極少，以日治初期數據計算，亦不過占醫生總人數的 11.2% 左右。⁷³因此在張文環遠渡日本的時期，漢醫是較低的社會地位的，而洋醫則一躍而成爲擁有極高社會的地位。因此，到了大正、昭和時期的 1920 年代，醫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已與國語學校無異，大多來自與張文環相似成長背景中、上階層的家庭。所以，欲求子弟藉由讀書來改善家庭狀況者皆然可見，但在廢止公費制度後，醫學教育也就成爲名符其實的「精英教育」。⁷⁴因此在張文環自述：「故鄉老爹希望我做大官，老母希望我成爲醫師，而寄予相當厚望。」，這種說法就是張文環留學日本，父母均寄以重望的臺灣社會價值期待潮流了。

雖然，最後張文環沒走進老爹希望的大官裏，也沒完成老母希望成爲醫師的夢想。但他把文學成果留在故鄉梅山的耆老心中了，於民國 87 年 10 月 30 日的一場田野調查訪述座談中就有留下梅山耆老們對張文環十足引以爲傲的記錄，林前鄉長洋一先生⁷⁵說：「本鄉有張文環先生去日本學習文學，後來是名作家。」；另還有只少張文環 3 歲的廖永月先生⁷⁶說了最多讚賞與肯定：

張文環先生是太平村人，曾東渡日本，畢業於東洋大學。學成返臺後，居臺北，從事文學著作，文名大振，乃創立臺灣文學社，發行純文藝雜誌「臺灣文學」，成爲省籍文學者之堡壘，並且兼容了很多傾向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的日籍學者及知識份子。張氏的文學作品甚多，「山茶花」、「論語與雞」、「地方生活」、「迷兒」、「媳婦仔」、「夜猴」、「閩雞」等乃其主要作品。張氏以其純文學所展現的強烈民族意識，受到極高的評價。張氏豪放磊落，交遊廣闊，平素疾惡如仇，富憫人助人之柔軟心腸，不驕不諂，其在日據時期文學上的地位，實為梅山人之光榮。⁷⁷

⁷³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 22，1992），頁：12。該研究中，陳君愷引用明治三十年(1897)，亦即日人領臺後第三年首度呈現之臺灣漢醫統計數據。原始資料引自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別表第二號：臺灣土人醫生員數表〉，頁 105-106。文件中指出，當時全島 1'070 名「土人醫」，其中「良醫」29 名，儒者習醫之「儒醫」，91 名，約佔 11.2%。但陳君愷也提醒我們注意當時日人的調查並不十分精確，故該比例僅能約略呈現出清末儒醫及良醫人數稀少的大致情形。

⁷⁴楊弘任纂修：《嘉義縣志》卷五，社會志。（嘉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45。

⁷⁵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179。「歷屆梅山鄉長：林洋一（第十一屆、第十二屆）。」

⁷⁶臺灣文獻委員會：〈梅山鄉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出席地方耆老一覽表，主持人-林金田，記錄-郭聰明：《嘉義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書（2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民 89 年，頁：531。「廖永月、男、民國 1 年 6 月 11 日生、梅山鄉梅北村四鄰新市路 110 巷 1 號。」

⁷⁷臺灣文獻委員會：〈梅山鄉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主持人-林金田，記錄-郭聰明：《嘉義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書（2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民 89 年，頁：553-554。

若依與張文環年紀相仿的故鄉人廖永月先生之所述之為人性格評語：「疾惡如仇，富憫人助人之柔軟心腸，不驕不諂」的天性隱藏在張文環的靈魂中，也就能理解其子張孝宗先生對父親為何走向文學的原因推論，張孝宗先生他表示：「大概是天生的吧！」應是張文環的天性稟向，原本就會跟文學較契合吧！所以張孝宗先生才又說「順其志趣自然發展。」，當然張孝宗先生也說，當時張文環「家庭的經濟較富裕也是重要的原因」，還能支應他在日本留學的開銷，進而支持他繼續往文學之路發展，可能也重要原因。⁷⁸至於張文環本身究竟又如何自解看待其留學之路方向啓承轉合的抉擇？在〈荊棘之道繼續著〉一文中，張文環有很清楚又明確交待表示：

進入中學對人生的興趣逐漸萌芽，我對孩提時期看過的七俠五義或八俠小說等人物，轉眼對照現實民眾的精神生活而感到興趣。然後到了東京，在我的腦海裏滲進了各種的雜音，我就越來越對啄木的詩或金色夜叉那樣的作品感到不能滿足。常常閱讀雜誌，而時常看到寫台灣的記事，看完就會覺得很不耐煩。因為從來沒有看過寫台灣人生活的嘆息，或台灣人感情微妙的記事。那些大部分屬於任意吹捧自己的文章比較多。主觀太強，而對象焦點都很模糊。這使我很不耐煩。自己的嗜好，被第三者說到毫無道理的地方去，沒有比這種事更令人氣憤的。或許沒有遇到這種事，我也不會進入文學也說不定。⁷⁹

去「尋求台灣人生活的嘆息，或台灣人感情微妙的記事」成爲張文環文學使命，開始了他違背父母留學期盼，只想作心繫故鄉的知識分子決心，努力在留日所見到的殖民者的現代化與心中魂牽夢繫的故鄉文化認同上追求屬於自己的「荊棘的道路」。

而在 1935 年 3 月刊載於《台灣文藝》2 卷 3 號，〈隨筆說自己的壞話〉一文中張文環也先有著認真地面對文學的不變心情，他如此的說：

當然對文學這一部門，持有自負的想法，卻不斷地無法遺忘自我批判的反

⁷⁸鍾美芳：〈張文環小傳「訪談張孝宗【張文環之子】〉，民 81 年 10 月 31 日訪談，收入施懿琳、鍾美芳、楊翠 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頁：216。

⁷⁹張文環：〈荊棘之道繼續著〉，《張文環全集》，卷 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62-163。

省。到現在也是一樣，枯木也能添綴山的熱鬧似地，自己只想做為台灣精神文化的一個士兵，跟大家一起忠實地工作以外，甚麼都不想。然而，好像自己認為最好而選擇的工作，聽起來確實很不錯似的，有時也會感到不滿意。…有甚麼好，好的東西早就被人家拿走了，絕不會留到我們手裏的，所以知道這種工作是多麼辛苦又無聊了吧。…這麼說好像是英雄征服了一個領土那麼地不無感到壓力。⁸⁰

翌年 1936 年 5 月，又在《台灣文藝》三卷六號，所發表的〈被強制的題目〉一文中張文環又對於自己選擇文學這條路，仍然有著自我堅定的自覺與自悟，他說到：

「最近才深刻地想到，選擇文學這條路還是沒有錯。反正，選擇哪一種工作都會碰到失業的話，我想能夠投入一生做有價值的，…為了自己喜歡的工作失業也甘願。的確，正因如此才會有每天毫不厭煩地，或寫作或把它燒掉的精力。」⁸¹

張文環在日本留學期間，反復著思考自問：「選擇文學這條路還是沒有錯」，並且立下永不後悔將文學看待成「能夠投入一生做有價值的」之人生大業。如同葉石濤先生也在文學之路的旅程中也曾相似地不斷自問：

「我為什麼會成為一個作家？」這是常常縈繞在腦際裏，苦苦思索而得不著明確答案的問題。古今中外有許多偉大作家曾經都留下了回憶錄或自傳此的作品，相當真實地記錄了們的生涯的外在環境以及內心歷程。但讀完了這些自畫像，我們仍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盡其一生，走這寂寞而漫長的路，孜孜不倦地寫個不停。⁸²

只是，令研究者好奇的是怎樣的一股的力量，持續性驅使著張文環追求自己文學創作在「荊棘的道路」上。也令人好奇的是，張文環如此堅決的文學心願理想其根源究竟是來自何處？以及最重要的是未來是走向何處？為何張文環此時已認

⁸⁰張文環：〈隨筆說自己的壞話〉，《張文環全集》，卷 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

⁸¹張文環：〈被強制的題目〉，《張文環全集》，卷 1。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33。

⁸²葉石濤著：《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左營區：派色文化出版社，民 79 年），頁：11。

定文學是「一生做有價值的」成就職業，而且還要把創作文學的生命意願回到台灣這塊土地上，也許答案就是張文環所說：

「像我，自從一開始就死心地，以全身去碰撞文學，想著必需要努力做下去。當然要預防。…不把夢想和現實隔離起來，而在現實的一個空間裏追求夢想走下去就好。…不過，要究明這些，寧可直接去面對台灣的現實問題那兒才會有作家創作的意願吧！」⁸³

同樣的身為張文環在《台灣文學》的戰友--呂赫若，在1943年1月2日的日記中說：「要轟轟烈烈地從事文學，要置個人於度外。」，不久又在1943年7月24日的日記中，也描述了他讀了對20世紀的世界文壇及日本知名大導演黑澤明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後，他也以跟張文環同樣的心情寫照，去面對自己所選擇的文學：

買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試讀之後很吃驚。感慨無限。竟然有生活那麼困苦的人？有被現實那樣折磨而還是堅持到底的人？比起杜斯妥也夫斯基，我們的困苦簡直是騙小孩。然而，古往今來身為文學家的人在心情上都是相同的。自己也是。我知道自己的心情確實也是屬於文學家的。文學終究是苦難的道路，是和夢想戰鬥的路。⁸⁴

張文環在日本求學共有十年久，直至1938年4月才偕妻與堂弟一同乘船返回臺灣。故鄉梅山、大平鄉土情感與臺灣土地的溫暖才是他畢生文學生命的起源與依歸。而對張文環在日本求學時期，成為他更堅決的文學人生轉捩點。張恆豪的觀點有著最好的註解探析，他說：

這時張文環到日本已有數年，在觀察昭和年代日本內部的政治權力鬥爭和社會苦悶、經濟蕭條的現象，而聯想到憂患頻仍的祖國、苦難踵繼的臺灣，自然有相當的感觸和殷憂。不禁會思及：在局勢演變惡化中，一個被支配的臺灣人能做些什麼？有道德良心的知識分子應如何自處？如何觀照殖民地在變化中的時代命運？如何關懷自己同胞的做人條件？如何以行

⁸³張文環：〈被強制的題目〉，《張文環全集》，卷1。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34。

⁸⁴呂赫若著：《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31。

動劍及履及去參與、去實踐歷史所託負的使命?尤其,在異民族企圖有計畫消滅漢民族的生活習俗下,它會不會遭到破壞無遺?這些深思感懷、他固表現在文化參與以爭取立場,也反映在文學作品而微言大義。⁸⁵

對張文環這一位負笈東瀛的台灣殖民地的青年來說,當他自己到了日本留學不斷地吸收新的知識,相對地,對自己角色身份歸屬感的矛盾衝擊也不間斷。日本在殖民地統治上使用的統治政策是法西斯的,獨裁的軍國主義。他們深惡痛絕台灣民眾帶有反日色彩的所有反抗運動。台灣民眾只是個奴隸,奴隸是沒權要求任何自由的。箝制言論,剝奪被殖民人民的言論自由,是他們統治的法寶。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從事文學可能換來殺身之禍。⁸⁶

但是文學是人學,人民離不開文學家,文學家更離不開人民。一個文學家,如果對人民的疾苦漠不關心,游離於人民之外,成天醉生夢死,即使也能哼幾句詩,填幾首詞,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文學家的。如詩聖杜甫有句詩謂:「文章憎命達」;清人趙翼更有詩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些不正也張文環在日本求學階段的「在局勢演變惡化中,一個被支配的臺灣人能做些什麼?有道德良心的知識分子應如何自處?如何觀照殖民地在變化中的時代命運?如何關懷自己同胞的做人條件?」的相同心境寫照。

歷史上面臨嚴重國家、社會危機,在「離亂人,不及太平犬」的生活中,文學家們都因作品忠實地反映了人民現實生活而流傳千古。如安史之亂後,杜甫寫下的那些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辛棄疾在抗金的戎馬生涯中寫下的愛國長短句,等等。另一方面,如果是生在「山河破碎風飄絮」的歲月裏,文學家們的貧困潦倒,受盡迫害、凌辱,也就可想而知了。當文學家身後如「淮南皓月冷千出,溟溟歸去無人管」,則不能不使讀者掩卷長嘆⁸⁷。但所幸的是,雖然寂寞身後事,但台灣人民未曾忘卻張文環文學的作品,是因為他的作品中有「寫台灣人生活的嘆息,台灣人感情微妙的記事。」之內容,仍活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吧!想想那些殖民者御用文人寫的馬屁文學,則早已被台灣人民忘卻,化為一文不值的臭氣,隨風而逝了。

在張文環漂洋過海至東京的這段留學生涯,不但對日本傳統文學與現代世界文學潮流有更進一步的接觸與認識,其昂揚的文學火花也在此時更加綻放著光芒。張文環熱衷於文藝創作,在日本求學時期,共發表了8篇小說、7篇隨筆雜談短文、2篇編輯後記、座談、2篇座談發言記錄,共計19篇的文學作品。其文學創作彙表如下:

⁸⁵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 2011.03《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臺南市:臺灣文學館。頁:117~118。

⁸⁶葉石濤著:《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左營區:派色文化出版社,民79年),頁:13。

⁸⁷齊克琛、耿清珩等編譯:《中國歷代文學家傳》,(臺北市:建宏,民82),頁:2~3。

張文環在留日求學階段（1927 — 1938.4 月）文學創作彙表：

編號	作品發表之中文篇名 ----- (日文篇名) (原作品後註)	發表年、月、日期 ----- 發表地點	發表之刊物中文名 稱、(日文書寫名稱)	備考
1	<落 蕾> ----- <落蕾LO. UMG ≥ (1933.6.11)	1933.07.15 ----- 日 本	《福爾摩沙》(フオルモサ)創刊號	小說-1
2	<貞 操> ----- <みさを> (つ0く)	1933.12.30 ----- 日 本	《福爾摩沙》(フオルモサ)2號	小說-2
3	《福爾摩沙》編輯後記 ----- 《フオルモサ》編輯後記 ()	1933.12.30 ----- 日 本	《福爾摩沙》(フオルモサ)2號	編輯後記-1
4	《福爾摩沙》編輯後記 ----- ----- ()	1934.06.15 ----- 日 本	《福爾摩沙》(フオルモサ)3號	編輯後記-2
	----- 《フオルモサ》編輯後記 ()		號	
5	<父親的顏面)> ----- <父の顔> ()	1935.01 ----- 日 本《中央論》50	入選日本《中央公論》小說徵文選外佳作	小說-3

		卷1號		
6	<說自己的壞話> ----- <自分の悪口> (1935.01.15)	1935.03.05 ----- 日 本	《台灣文藝》2卷3號	隨筆-1
7	<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次茶話會> ----- <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 (終り)	1935.04.01 ----- 日 本 1935.02.05 下午7時於東京市新宿柳魯碟陸(エルテル)	《台灣文藝》2卷4號(出席者:賴水龍、賴貴富、雷石榆(中國詩人)、張文環、楊杏庭、陳傳纘、吳天賞、翁鬧、吳坤煌、賴明弘)	座談、發言記錄-1
8	<道歉> ----- <謝る> (3月28日於東京)	1935.05.05 ----- 日 本	《台灣文藝》2卷5號	隨筆-2
9	<哭泣的女人> ----- <泣いてゐた女> (了)	1935.05.05 ----- 日 本	《台灣文藝》2卷5號	小說-4
10	<臺灣文壇之創作問題> ----- <? > ()	1935.05 ----- 日 本	《雜文》[「左聯」東京分盟刊物]第1期	隨筆-3
11	<父親的要求> ----- <父の要求 > (1934.9月作 35.8 改作)	1935.09.24 ----- 日 本	《台灣文藝》2卷10號	小說-5
12	<過重> ----- <過重>	1935.12.28 ----- 日 本	《台灣新文學》創刊號	小說-6

	(1935.11.29)			
13	<明信片> ----- <明信片> (東京・張文環)	1936.04.01 ----- 日 本	《台灣新文學》第 1 卷第 3 號	隨筆-4
14	<部落的元老> ----- <部落の元老> (完)	1936.04.20 ----- 日 本	《台灣文藝》3 卷 4、5 號	小說-7
15	<被強制的題目> ----- <強ひられた題目> (二、五)	1936.05.29 ----- 日 本	《台灣文藝》3 卷 6 號	隨筆-5
16	<臺灣文學當的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會> ----- <臺灣文學當の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會> ()	1936.08.28 ----- 日 本 6 月 7 日、場所：東京市新 宿明治製菓	《台灣文藝》3 卷 7、8 號合併(出席者： 莊天祿、賴貴富、田島讓、 張星建、劉捷、曾石火、 翁鬧、陳遜仁、溫兆滿、 陳瑞榮、陳遜章、吳天賞、 顏水龍、郭一舟、鄭永言、 張文環、楊基椿、吳坤煌)	座談、 發言記 錄-2
17	<豬的生產> ----- <豚のお産> (完 二、十)	1937.03.06 ----- 日 本	《台灣新文學》2 卷 3 號	小說-8
18	<教育和娛樂>(上) ----- <教育と娛樂>(上)	1937.11.30 ----- 日 本	《台灣日日 新報》	隨筆-6
19	<教育和娛樂>(下) -----	1937.12.04 -----	《台灣日日 新報》	隨筆-7

	<教育と娛樂>(下)	日 本		
--	------------	-----	--	--

1938 年 04 月偕妻與堂弟張鈞漢一同乘船由日返臺

【筆者註】：此表乃筆者依本文【附錄】：「張文環文學創作年表、創作內容與梅山太平地區主題關連列表」再予編整彙製。

由彙製之上表可清楚看見張文環在東京生活的文學生命，像是故鄉太平已破土之初筍般，令人注目與驚訝！對此，日籍學者 野間信幸就關於張文環的東京生活時的文學生命鴻爪研究有這樣的描述：

張文環以作家身分而為世人所知曉，應該是在昭和 15 年(1940)於《臺灣新民報》上連載長篇小說〈山茶花〉之後的。當然在〈山茶花〉刊載之前，張文環已於文藝雜誌中發表過數篇作品，因而在臺灣的文藝界已有一定知名度。但〈山茶花〉發表前張文環的知名度，是來自於擔任昭和 8 年至 9 年(1933~1934)之間在東京發行的文藝雜誌《福爾摩沙》之編輯者，在昭和 10 年 1 月 1 日(1935)於《中央公論》第 50 卷第 1 號中，以〈父之顏〉獲得小說徵選的「選外佳作」(得獎作以外的佳作)。昭和 9 年(1934)起臺灣文藝聯盟在臺發行《臺灣文藝》，張文環亦是該聯盟東京支部的主力成員。昭和 12 年(1937)返臺之後，擔任漢文雜誌《風月報》的日文欄編輯，並在翌年將徐坤泉的著作《可愛的仇人》翻譯為日本語等等，多為文學活動。

尤其，在 1935 年 1 月所創作的小說作品〈父の顔〉，入選日本《中央公論》小說徵文選外佳的得獎與肯定，更成為張文環理想抱負「只想做為台灣精神文化的一個士兵，跟大家一起忠實地工作」(〈隨筆說自己的壞話〉·卷 6，頁 1。)的實踐起點，使他儼然成為島內日益活潑的新文學運動的「開路先鋒」⁸⁸。張文環最初是在東京於 1932 年 3 月 25 日，與王白淵、林兌、吳坤煌等人組織「東京台灣文化サークル」(東京臺灣文化同好會)，張文環擔任組織部門東洋大學負責人。準備打造張文環第一個文學國度的灘頭堡。又於 5 月與巫永福結識，之後並引介巫永福結識蘇維熊⁸⁹(當時就讀東京帝大英文學科)、王白淵(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施學習(日本大學文科)、曾石火(東京帝大法文學科)等人。之後，由王白

⁸⁸引自池田敏雄著、陳明台譯：〈「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誕生」後記〉，原載於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2 號，1979 年，收入《張文環全集》，卷 8，頁：53。

⁸⁹「出身新竹的蘇維熊是 1908 年出生的」，參見：下村作次郎，〈台灣芸術研究会の結成--《フォルモサ》の創刊まで〉，(左連研究)第 5 輯，(東京：左連研究刊行會，1999 年 10 月)。據此看來其與 1909 年出生的張文環應是屬於同一世代。

淵與吳坤煌、林兌、張文環會面，討論發行《NEWS》及資金募集問題，創刊號由吳坤煌負責。那知於同年9月1日，由於震災紀念日葉秋木參加反帝示威被檢舉，「臺灣文化同好會」組織暴露，張文環與林兌、吳坤煌、張麗旭遭逮捕，雖不久即獲釋，但組織因而瓦解，《NEWS》第2號也胎死腹中。⁹⁰

隔年，1933年3月20日，與魏上春、吳鴻秋、巫永福、黃波堂等人，以蘇維熊為負責人成立「臺灣藝術研究會」⁹¹。5月10日，舉行研究會編輯部員選舉，選出部長蘇維熊、部員張文環、會計施學習、吳坤煌，並協議發行機關誌《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⁹²。蘇維熊為發行人，張文環任第2、3號編輯，由平野書局出版，每期500份，共發行3期⁹³。那麼，當年是什麼緣由讓這些人匯聚到「福爾摩沙」來的呢？與最大價值在何處？依據後來才加入《福爾摩沙》團體的劉捷（1911~2004），在此時期，他正於日本東京目白商業學校（現目白學園高等學校）求學，（畢業後歸台）對此他認為是臺灣人的思想及文化從政治的現實面上，飛躍性地踏上追求精神文化的新階段的分析：

「臺灣藝術研究會」於1933年3月20日成立，成員為當時在日之留學生吳坤煌、張文環、蘇維熊等人，他們並發行了共三期的《福爾摩沙》。葉石濤在《臺灣大學史綱》中有正確的記載，這些在日留學生組織藝術研究會，並發行文藝雜誌這段期間，乃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成熟期」。若要說原因的話，這些留學生團體大多為文學之愛好者，例如蘇維熊，（東大英文科）、曾石火（東大法文科）、施學習（日本大學中文科）、巫永福（明大文藝科）、王白淵（東京美術學校）、張文環（東洋大文科）等人，他們都是

⁹⁰參見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2011.03），〈文學年表〉，頁：51~54。

⁹¹『眾所皆知，《福爾摩沙》是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機關誌，但此研究會在當時被警視廳列為社會不安分子而被嚴加看管。也就是說，當時是被視為從事左翼運動之臺灣留學生團體而被監視著。因此，根據當時的〈特高月報〉（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於1933年4月號中的--「在日朝鮮（臺灣）人的運動狀況」臺灣藝術研究會狀況之記載如下：「現居東京之臺灣人吳坤煌、王白淵、施學習為了重建於去年八月被警視廳檢舉而解散之「東京臺灣文化社團」，正積極奔走中。最近聚集了十數名成員，於三月廿日在臺灣藝術研究會名下舉行始會儀式，並任命帝國大學學生蘇維熊為負責人，同時訂定會則草案及並分配同志第一期機關誌《福爾摩沙》創刊檄文印刷等各方面工作。但各部門及委員皆尚未決定。」，引用參見，下村作次郎著：〈「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立至（福爾摩沙）創刊〉，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頁：153~169。

⁹²在《福爾摩沙》創刊號的版權頁中，所記載的雜誌銷售處為平野書房。該書房的地址為「本鄉四丁目17號」，也就是現在的本鄉四丁目2號，其西側所接鄰的櫻木神社至今亦完好留存。創刊號的內頁封面中印有平野書房的全頁廣告，宣傳由平野書房所出版、Van De Velde 博士撰寫的《完全的夫婦》第三部（醫學士楨次雄、文學士平野馨共譯）以及 Marie Stopes 的著作《避孕的研究》（馬島潤博士譯）。平野書房應是以發行醫學書籍為主的出版社。翻譯者平野馨似乎即為平野書房的負責人。但由於書房的電話登記於平野宮子的名下，店鋪的經營或許是由其夫人來打點一切也說不定。而後平野書房（平野宮子）於昭和12年遷移至大塚，至於其在本鄉四丁目的歇業時間點目前則仍然無法確知。參見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野間信幸：〈《福爾摩沙》創刊前的張文環〉，頁：149—150。

⁹³參見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文學年表〉，頁：52。

在大學裡正式攻讀文學的青年。過去臺灣留學生大多修習法律(畢業後做律師),醫學(畢業後做開業醫)等,都是以經濟能力取得社會地位為目的。只有這個團體以文學為志向,也有像張文環、吳坤煌、曾石火、巫永福等這樣立志成為日本文壇作家的人。這樣看來,時代的轉換,可以說是臺灣人的思想及文化從政治的現實面上,飛躍性地踏上追求精神文化的新階段吧。⁹⁴

此時,張文環終於在東京綻展出了他文學作品的第一株作品的花朵,即是第一篇短篇小說〈落蕾(LO.UMG)〉於《フォルモサ》創刊號上。這一份張文環在東京留學期間參與編輯工作的《福爾摩沙》,是一本被評價為「開創文藝獨立風氣」的「專門刊載文學作品的純文學雜誌」。⁹⁵對此,葉石濤也有同樣的評論,他這樣提到:

「他們標榜「願作臺灣文學的先驅者,建立臺灣獨得的文學,積極整理及研究鄉土文藝,創作真正的臺灣純文學.....」由此可見,《福爾摩沙》的政治性淡薄,似乎較注重文學的創造發展和鄉土風格。」⁹⁶

另外,王詩琅也認為研究會成員齊整,都是以後臺灣新文學的健將與《福爾摩沙》水準頗高的評論:

「這一年愛好文學的旅東京臺灣留學生王白淵、張文環、蘇維熊、曾石火、吳坤煌、巫永福、劉捷、施學習等人於該地組織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行《福爾摩沙》三期,就臺灣新文學而言,是一件值得紀念的。…臺灣藝術研究會成員齊整,都是後日臺灣新文學的健將,《福爾摩沙》水準也高。」⁹⁷

⁹⁴劉捷著:《我的懺悔錄--一個歷經日據時代、中日戰爭、臺灣光復、反共戒嚴時期所遭遇的臺灣同胞之手記》,(臺北:農牧旬刊社),發行日未被記載,(序文)的日期為1994年1月。引自下村作次郎〈「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立至《福爾摩沙》創刊〉,同上註,頁:163~164。(劉捷:屏東縣屏東出生。)

⁹⁵黃得時:〈張文環氏與臺灣文壇〉,收入張良澤、張孝宗編,《張文環先生追思錄》(私家版,1978年7月15日)。參見野間信幸著,高惠玲譯,吳佩珍導讀:〈張文環與《風月報》〉,《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出版,2012.08),頁:144。

⁹⁶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台灣文學入門文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10.15),頁:36。

⁹⁷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1-賴和先生全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民國68年3月15日),頁:6。

張文環在東京以被殖民者學子的立場，因為不斷的受到壓迫箝制，更加激發他強烈的台灣民族意識和獨立茁壯的文學魅力。也成為張文環日後不斷努力不輟的豐沛創作能量，透過他筆下的文學創作，努力的將台灣日治殖民時代所經歷過的社會、政治變遷面貌清楚地表達出來，甚至保留下台灣鄉土文化、民俗、思想的遞嬗與傳承。把台灣當作唯一無二的「原鄉」，要把一顆炙熱的文學的心落實在這塊傷心之地，台灣文學才能邁入坦坦大道。⁹⁸於是偕妻與堂弟張鈺漢一同乘船返臺了。

第三節 張文環返台後時期--殖民時代下文學的淬礪意義

1938年4月偕妻與堂弟張鈺漢一同乘船返台，張文環先回梅山故鄉三日，將夫人安頓在家鄉，便隻身到台北謀職。三個月後，再返鄉接妻北上。⁹⁹自1938返台後，直至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大本營向全日本軍命令即時停戰。安藤總督以特別廣播向全島民發表諭告，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接受同盟國波茨坦宣言。¹⁰⁰在這近七年半的殖民統治日子中，創造出了張文環文學生命最大的光與熱，柳書琴、張文薰就這麼說：

張氏作品以取材臺灣風土、現實主義手法厚重樸實著稱，代表作〈夜猿〉曾獲皇民奉公會「臺灣文學賞」。編輯及創作上的活力，使他成為戰時本土文壇的靈魂人物。¹⁰¹

其次與張文環年齡相當，畢生致力於翻譯日本文化界有關中國的著作如佛經研究、老莊哲學、李杜詩集等二十多部有關歷史及研究書籍的李君晰（1906年生）¹⁰²也如此看待張文環：

⁹⁸葉石濤：〈台灣文學裡的「放逐」主題〉，《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左營區：派色文化出版社，民79.01），頁：150~151。

⁹⁹1938年返台後，遷居台北月份不詳。初暫住太平町三丁目159號（今延平北路）山水亭餐廳三樓，受王井泉及劉捷照顧，後住太平町四、五丁目間（今址南京西路）蓬萊閣食堂對面一間樓上小屋。《台灣文學》創刊後，住於太平町二丁目40號，直到1943年7月31日。1943年冬遷居於蓬萊町221號（依吳新榮日記看，至少在11月11日即已遷此）。次年攜眷遷回台中。返台初期張文環於八月一日到十月十七日間，即擔任《風月報》69至74期「和文主筆」。吳漫沙（1997.11.07）認為張文環回台後的第一份工作即協助徐坤泉將《可愛的仇人》拍攝為電影，後來電影未拍，加之徐坤泉離台，張文環遂辭去該報和文主筆一職。參見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8。陳萬益主編，頁：127~128。

¹⁰⁰未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臺北市：致良，2012.10），頁：111。

¹⁰¹參見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張文環研究綜述〉，《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2011.03），頁：70。

¹⁰²「李君晰是日本京都帝大法律系畢業，任彰化銀行經理，致力於翻譯日本文化界有關中國的著

張文環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所產生的文學家。日本從 1895 年起據台 50 年間，他們的統治期間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綏撫時期；第二個時期為實行「同化政策」，高唱內地(日本本國)延主義時期；第三個時期為「皇民化時期」。¹⁰³

在李君晰所說的三個時期中，張文環返台的 1938 年，正是結束自 1919 年 10 月 29 日，日本殖民台灣的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之後，歷經十八年之久而又重回武官任總督的年代。此時正好進入非常時期體制的政治環境背景。日本國內政府組織中的軍方影響力日增，即所謂軍國主義的抬頭，所以做為南進基地的台灣出現武官總督，也正是時勢所趨。

第十七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於 1936 年 10 月 1 日抵達台北上任，在訓示中就提到他的施政重點，將繼續加強推動皇民化。擴大國防經濟圈到南方地區，把台灣建設實現成南進基地的使命。¹⁰⁴此時，值得注意的二件大時代背景事件，一、是張文環返台的前一年，1937 年 4 月 1 日總督府宣布廢止全臺報紙的漢文欄¹⁰⁵。二、是 1938 年返台當月份，於 1938 年（昭和 13 年）4 月 1 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國家總動員法」，該項法令同時也在台灣立即適用。總督府依據國家總動員法，同年 5 月 3 日公布「國家總動員法在台灣實施有關事項」¹⁰⁶，發布各項的統制措施，同時要求全島官民，為了支援戰爭，必須跟政府通力配合，而在總督府的內部，部署有關國防及防空的部門，進入臨戰的應對機制。

在上述第一：漢文欄的廢止命令，不只對報紙產生影響，甚至有些雜誌因而被迫停刊。例如：中、日語併刊的《臺灣新文學》即是其中之一，這對臺灣作家來說，不僅是漢文，甚至連日文作品的發表場地，也都被剝奪了。這帶給了臺灣作家言論表達上很大的精神壓迫。漢文欄廢止後的臺灣文學界，枯寂之至。在各種文學年表當中，也可看出這種現象。¹⁰⁷因此，一個武官總督統治殖民的政治權

作如佛經研究、老莊哲學、李杜詩集等二十多部有關歷史及研究書籍，曾移植一個腎救其子的生命、賴和在彰化與陳虛谷、吳蘅秋等組織「應社」，並鼓勵楊守愚成為日治時代重要中文作家之一」。參見巫永福著：〈第三部-台灣新聞社記者〉，《巫永福回憶錄--我的風霜歲月》，（台北市：望春風文化，2003）。

¹⁰³引自李君晰：〈文環君的二三事〉，收入《台灣文藝》29 期，1978 年，頁：123。

¹⁰⁴未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台北市：致良，2012.10），頁：397~398。

¹⁰⁵臺灣總督府編輯：《臺灣日誌》，（臺北：南天書局影印發行，1994 年 9 月）中記載：昭和 12 年 2 月 25 日眾議院預算總會中，「松田竹千代氏質詢有關報紙漢文廢止事宜」，而同年 3 月 1 日「島內四家日報，公告 4 月 1 日起停止漢文欄。」

¹⁰⁶未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台北市：致良，2012.10），頁：88。

¹⁰⁷「根據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刊行表(未定稿)〉，國立編譯館主編，《日據時期臺灣小說

力、一道「國家總動員法在台灣實施有關事項」的命令，迫使在張文環故鄉臺灣的人民必須接受各項的統制措施，而張文環也身置其中，也努力地展開他文學的淬礪～

一、揚帆啓航--承擔時代責任與文學荊棘道路

張文環帶著旅日留學期間的文學經驗與文學理念精神，相偕美麗日籍妻子定兼波子(張芙美女士)¹⁰⁸返台後的他，本欲在故鄉台灣這片土地上一展文學抱負，但是命運之手卻將他與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推向無可抗拒與逃避的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漩渦之中。自 1937 年 7 月爆發「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在殖民地台灣更加緊推動「皇民化運動」。一方面補充戰爭中不足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更爲了避免「大和民族」--建設「大東亞共榮圈」¹⁰⁹的「領導國民」人員耗損，所以要「活用外籍兵力」。也就是說，「皇民化」和過去的「同化政策」不同；這項運動的最大目的，在於使台灣人（異族）成爲「天皇之子」，以動員他們投入日本人的戰爭。¹¹⁰因此，日本針對當時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與朝鮮人，爲達其徹底地將被殖民地的人民身分，轉變成日本人，也就是要以成爲日本天皇臣民的「日本人化」目標的運動，即是所謂的「皇民化運動」¹¹¹。日本殖民者，不斷加緊侵略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對殖民地臺灣的人民就更加強箝制言論與文化的自由意志，並緊控臺灣百姓的思想意識。在這種殖民高壓統治的惡劣處境中，任何臺灣百姓除非懷有堅韌的民族社會信念，否則也只能歸順服從或逃避投降了。

所以，在這戰鼓頻催的笳聲中，儘管套住台灣作家心身的枷鎖那麼沉重，但並非所有臺灣作家都逃避屈服、或表現出奴顏婢膝、逢迎拍馬的。仍有兩個文學團體存在活動。其一是以日本作家西川滿、濱田隼雄、池田敏雄及臺灣作家邱永漢、黃得時、龍瑛宗爲中心的「文藝臺灣」集團。另外一個是以臺灣作家張文環、

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 2 月)的記載：1936 年發表的小說有 60 篇、1937 年 15 篇、1938 年 1 篇、1939 年 6 篇、1940 年 10 篇。1938 年發表的唯一一篇，就是張文環的作品，見下村作次郎，〈臺灣大學略年表〉，《文學で読む台湾》(田炯書店，1994 年 1 月)；從葉石濤，〈台灣文學史年表〉、《臺灣大學史綱》，(文學界雜誌社，1987 年 2 月)中，也可以看出。上述引自吳佩珍主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臺大發行，2012.08)，頁：147，註 4。

¹⁰⁸《張文環全集》·卷 8，(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23。

¹⁰⁹參見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頁：182。「大東亞共榮圈是 1940 年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的論調，但是這個標語卻成了對殖民地社會的重要政治號召。這個口號暗藏著極爲弔詭的思考，亦即以日本文化爲中心，排除歐美的帝國勢力，使亞洲能夠從西方列強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¹¹⁰星名宏修 著，涂翠花譯：〈「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臺灣文藝》雙月刊創新 12 號，1992.09.01 出刊，頁：5~6。

¹¹¹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臺北市：致良，2012.10)，頁：401。

呂赫若、吳新榮、吳天賞、王碧蕉、張冬芳以及日本作家中山侑、名和榮一、坂口玲子等為主的「臺灣文學」集團，而這兩個文學圈體形成了「思想上對立」的兩個陣營¹¹²。「臺灣文學」一的成員可見出身為臺灣人的居多，是張文環他們努力為臺灣文化的提升與保存的一股力量，致力耕耘《臺灣文學》成為台灣土地上文學磨鍊的聖地。張文環在台灣鄉土寫實主義意志的貫徹與堅持下，也就這麼不斷地將台灣人不屈不撓和剛毅的精神躍然於紙上。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 1983 年發表的一部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在書中作者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¹¹³也認為所謂的「身分」(identity)是「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建立，存在著社會化的根源。¹¹⁴對此論，定居北美，海外推動台語文學運動的文學家許水綠¹¹⁵也說：

文學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它來自社會。它是社會在作家腦海的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學必須以該社會群體生活，體制與歷史來評估，而一個社會的群體活動，體制與歷史則是該社會群體的生產關係的產物，因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制度隨著時代不斷演變，所以社會體制也隨著時間而改變。因而文學觀就時空而言，不是靜止的，它是發展的，是動態的，是演化的。¹¹⁶

¹¹²胡氏祥編著：《台灣文學入門文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1989.10.15)，頁：40。

¹¹³(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文化，1999年)(*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 1983 年發表的一部著作。1991 年又出版了增訂版。在書中，作者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 1936 年出生于中國昆明。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英格蘭人。從事國際研究和政府及亞洲事務研究，是著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參見網搜「維基百科」：

<http://131.253.14.66/proxy.ashx?h=wpOimyMzhrsZ5vrKqwpSzWxplk4fHPsp&a=http>，(2014.3.20)

¹¹⁴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台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分」的轉變〉，轉引自張京媛：《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頁：193-211。

¹¹⁵詳見周華斌：〈胡民祥的台語文學實踐：以《萊里鄉紀事》為探討文本〉，《2005 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22。「胡民祥 (1943-)，台南縣善化鎮胡厝寮人。曾以筆名許水綠、許石竹、李竹青、莊家蘭、莊家湖、簡水藍、曾文郎、胡敏雄等發表作品。1966 年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1973 年取得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機械工程博士學位，目前定居北美洲匹茲堡郊區萊里鄉，任職西屋公司工程，鼓吹「用台語寫出台語文學的典範」，是海外台語文學運動的重要推手和作家。」

¹¹⁶許水綠：〈台灣文學作品的社會性〉，胡氏祥編著：《台灣文學入門文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1989.10.15)，頁：51。

環顧台灣日治文學時空發展的動態與演化的而言，雖有異族政策思想箝制，但真如許水綠所言，不是靜止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就如地殼下的熱騰岩漿不斷的翻滾展開，從張文環去日本留學的 1920 年代起，台灣新文化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30 年 8 月黃石輝挑起「鄉土文學論爭」，31 年 7、8 月間郭秋生挑起「台灣話文論爭」之後，台灣左翼文學昂然登場。在左翼政治運動遭到總督府當局的全面鎮壓，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左翼文學適時而具體的反映了台灣人民抵抗的心聲。1934 年 5 月 6 日台灣文藝聯盟成立，集結了全島進步的作家，表面標榜為文藝運動，實則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學結社，其會誌《台灣文藝》後因內外條件的轉變，逐漸偏重文藝性；堅持社會主義思想並注重文藝之政治功能的楊逵，結合日本左翼作家，1935 年底另創《台灣新文學》，直至 1937 年 6、7 月合刊號為止，共發行十五期，左翼文學的抵抗性，仍然是台灣文學的主流。至 1937 年 7 月事變之後，9 月 10 日台灣總督府隨即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皇民化運動於焉展開，才又有了另一個局面。

1938 年 4 月，張文環返回台灣，與台灣其他文學作家們共同在已經展開皇民化運動這樣大政治環境時代背景下創作。台灣文學作家大都只能的順著歷史命運的洪流，依附在日本作家為主的團體下。如於 1939 年 8 月成立的台灣詩人協會或 1940 年 1 月擴大改組的台灣文藝家協會，皆以日籍學者西川滿為核心，並發行會誌《文藝台灣》。初期以西川滿主導的外地文學（Colonial Literature）仍見異國情趣，藝術至上主義為主的文學風格。台灣作家應邀入會的有富於文名的楊雲萍、張文環、龍瑛宗、黃得時等人¹¹⁷。而到了 1940 年 10 月因日本國內組織大政翼贊會，文壇開始推行「文藝家統後運動」，是年年底日本國內知名作家菊池寬、久米正雄、吉川英治、中野實、火野葦平……等人來台演講，宣傳新體制的文藝政策，¹¹⁸藝術至上主義為主的文學風格才又有所改變。綜合上述之時空環境，葉石濤也針對 1938 年 4 月張文環返回台灣後的大政治環境下，台灣文學作家時代舞台的過程與結果作出如此描述交待：

從一九四〇年一月開始台灣文學已經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原來 1937 年 4 月，台灣總督府全面查禁漢文，從此，以白話文寫作的作家失去發表的園地，不得不被迫停止創作活動，代之而執台灣文學牛耳的是，從三〇年代中期就逐漸抬頭的日文作家。所以從 1940 年 1 月到 1945 年 8 月的台灣光復為止的五年間「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主要為日文作家的天下。他們在「台

¹¹⁷林瑞明著：〈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藝》，雙月刊創新 16 號，1993.5.1。頁：21。

¹¹⁸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郭水潭於是年 12 月 21 日曾前往台南公會堂聽演講。在《吳新榮日記（戰前）》，（台北市：遠景，1981 年 10 月），記下了他的感想：「這一群通俗小說家及大眾文藝家或戰爭文學家的高級理論，沒有說動我心，說什麼『文藝家統後運動』，名堂響亮，其實無理要求。」，頁：104。上述吳新榮在日記中的記載，可以反映出台灣作家對於此一運動的真正看法。

灣文學」、「文藝台灣」、「民俗台灣」、「台灣文藝」等刊物展開了蓬勃的文學活動。「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也就是清一色日文作家豐收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台灣作家在戰爭和思想箝制的雙重壓迫下，跟大陸文學完全斷絕，保持濃厚的反日、反殖民地體制的思想，建立了自主獨立的台灣文學的雛型；這可以說是給二十多年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帶來的一個美妙的結局。¹¹⁹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始於 1940 年的「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成立，是「決戰下」的台灣文學這個階段的起端。葉石濤所提到的「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主要為日文作家的天下，這是指以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為首，而以「《文藝台灣》」為其發表園地，所成立的「台灣文藝家協會」。創刊之初的《文藝台灣》，本來也具有濃厚的「藝術至上主義」色彩；但是，1941 年元旦之際，協會業經改組，而後又經過「大東亞戰爭」的衝擊，《文藝台灣》才終於打出「皇民文學」的鮮明旗號。¹²⁰當時人也住在台灣，也是《民俗台灣》核心文學作家池田敏雄也回憶道：

那段期間，《文藝台灣》出現了可稱之為「戰中派」的台灣新進作家，他們的主題都是苦惱著如何做一個真正的日本人的「報國青年隊員」和「志願兵」。這的確是動搖人心的「力作」，但是也留下了令人心痛的印象。……《台灣文學》和《文藝台灣》相繼創刊，《文藝台灣》的班底也有所改變。接替張氏等人上場的是可稱之為「戰中派」的台灣新生代，他們相當引人注目。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文藝台灣》為了協助國家政策，而強調戰爭色彩。不久之後，終於進入「皇民文學」時代¹²¹。

《論語·衛靈公》：「道不同，不相為謀」¹²²。在《文藝台灣》已經打出「皇民文學」的鮮明旗號轉變後，返臺在文學創作的荊棘道路上，對協助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皇民化」的《文藝台灣》，張文環等台灣人作家已深感不滿，在 1941 年 5 月

¹¹⁹葉石濤著：《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左營區：派色文化出版社，民 79 年），頁：46。

¹²⁰星名宏修 著，徐翠花譯：〈「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台灣文藝》，雙月刊創新 12 號，1992.09.01 出版。頁：7。

¹²¹池田敏雄：〈《文藝台灣》的甘苦談--從龍瑛宗氏談起〉，《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3 號，1981 年 1 月。「張氏指」《台灣文學》的靈魂人物張文環。「《民俗台灣》，創刊於 1941 年 7 月，1945 年 1 月停刊。池田敏雄在這篇文章中說：「張氏等人的《台灣文學》創刊之時，《民俗台灣》也同時以金關丈夫先生為中心而創刊。因此，我們逐漸遠離《文藝台灣》，《民俗台灣》曾遭人責難：正想藉著「皇民化」廢除中國的風俗習慣之時，卻特意大作民俗之研究與介紹，究竟居心何在？」，引自《台灣文藝》，雙月刊創新 12 號，1992.9.1。頁：17。

¹²²謝冰瑩等編譯者，《新譯四書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民國 79 年 8 月），頁：255。

脫離了「台灣文藝家協會」和「文藝台灣」，另組織了「啓文社」，創刊了《台灣文學》¹²³刊行以寫實主義為主調的《台灣文學》，含有對抗《文藝台灣》的意圖。此重大的決定，得到了主張以寫實主義的表現描寫殖民地生活實態的台北帝大中村哲、台北商校竹村猛的支持，中村哲並強調日本人所期待的異國情調，在台灣文學的土壤裡是無法產生的。因而他特別強調張文環的作品是風俗性的，來自台灣土壤的。¹²⁴

於是，張文環又重新回到他文學的初衷與理想抱負--「只想做為台灣精神文化的一個士兵，跟大家一起忠實地工作」的實踐起點。使他又再次不肯屈服於嚴苛冷峻的「皇民化」文學創作逆境中，擔負的新文學運動的「開路先鋒」。筆者研究中堅信，張文環如此的文學意志決心與信心來源就是他「深愛台灣鄉土、人民」的初衷不變，而他也堅信在太平私塾教育所學的倫語儒學中，他拿來於 1941 年元月送給佳里吳新榮醫師留言簿上的題字：「德不孤，必有鄰」¹²⁵此語的精神意涵。所以印證在文學的荊棘道路永不寂寞。

二、乘風破浪--創辦《台灣文學》的意義

在回台張帆啓航後的張文環文學航行，是到了《台灣文學》時期，才展開了乘風破浪的階段。他堅決地主張文學的創作不可與寫實主義文學分離，因此極力抗拒「皇民化」運動，努力保存台灣鄉土與民族文化。池田敏雄就認為，具有強烈台灣鄉土色彩的這些作品，在皇民化的時代，顯示出台灣人有台灣人的想法，有台灣人過活的方式，讓我們不由自主地，留下強烈的印象。¹²⁶當在 1943 年 2 月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因病去世時，《台灣文學》(3 卷 2 號)編輯了「賴和先生

¹²³葉石濤著：〈四〇年代的台灣日文文學〉，《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左營區：派色文化出版社，民 79 年)，頁：48。

¹²⁴參見中村哲：〈在戰後的〈台灣人作家の回想〉(上)、(下)〉，原刊《新日本文學》，1962 年 8、9 月；張良澤中譯〈憶台灣人作家〉，刊於《台灣文藝》83 期。中村哲提及：「日本人所期待的異國情調，在台灣文學的土壤裡是無法產生的。因此我特別強調張氏的作品是風俗性的，來自台灣土壤的。評者若忘了當時的政治性作品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話，則容易評價錯誤。」，頁：148。

又說：「大學裡雖不像我們這樣在社會面與台灣人交往，但在個人方面頗表示對台灣人好感的有工藤好美，他具有進步的歷史觀。他和以英文學者矢野峰人爲首的浪漫主義唯美派的立場，正成對比。諸如此類的在個人方面與台灣人知識分子保持深交，實際上也成爲台灣人的精神所寄之處。在表面的社會活動中，這些人的態度沒有被記錄下來，但是在殖民地而且成爲準戰場的土地上，這些人的存在當不可遺忘。頁：152。

另外又在張文環遺稿：〈雜誌《文學台灣》の誕生〉，提及：「中村先生給雜誌寫卷頭評論，不斷給同仁激勵」，《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二號，頁：182。

¹²⁵張文環著，《張文環全集》，卷 5，(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首圖照：第 10 張。

¹²⁶參見池田敏雄作、陳明台譯：〈「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誕生」後記〉，原載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2 號，1979 年 8 月，收入《張文環全集》，卷 8，(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63。

悼念特輯」就是張文環他發揚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抵抗精神最好的印證。此事更爲池田敏雄喻爲是件「歷史性任務」，他是如此說：

《台灣文學》作為反映台灣人立場的雜誌，達成了什麼任務呢？……1943年2月，彰化的醫生中文作家賴和逝世時，雖然他被視爲危險的人物，但《台灣文學》(3卷2號)還是爲他出了追悼號特集。楊逵、朱石峰、守愚等執筆寫了追悼文章，張冬芳則將賴氏一篇文章翻爲日文。此舉若非《台灣文學》就做不到，達成了歷史性的任務。¹²⁷

而從張文環在戰爭時期發表的小說〈閹雞〉、〈夜猿〉、〈藝旦之家〉、〈論語與雞〉研究中，都令人感受到是作品中有強烈的台灣民族意識，同時也兼具著豐富的人道主義思想在裏面。在日治殖民高壓思想箝制背景之下的文學作品中，葉石濤說：

若有人誣蔑抗戰時期的台灣日文作品都是「皇民文學」是淺薄可笑的見解。〈夜猿〉這一篇小說在民國32年2月曾獲得第一屆「皇民奉公」文化獎。既然是唯一獲得「皇民奉公會」獎的台灣作家的作品，那麼應該是「皇民」意識強烈的奴顏婢膝的作品吧？其實不然，這篇小說從頭到尾描寫的是，在「沒有做人條件」的殖民地上，辛苦幹活的台灣農民的形象。充分顯露出張文環的悲情哲學。¹²⁸

因此，在當時每一期《台灣文學》的順刊出刊，都是張文環能投入的鉅量心血和成本的結果，也都是淬勵著張文環繼續發揚台灣人文學精神的動力。對此張文環就曾如此自惕自勵的說要更加奮鬥：

《台灣文學》每一期出版，就像日本的人《中央公論》或《文藝春秋》一樣，印刷海報吊掛在書店門前。在嘉義車站的販賣店，看到那樣海報的時候，我決心要更加奮鬥。¹²⁹

¹²⁷同上註，頁：63。

¹²⁸葉石濤著：〈抗戰時期的台灣文新學〉，《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左營區：派色文化出版社，民79年)，頁：32~33。

¹²⁹引自張文環著、陳千武譯：〈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張文環全集》，(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卷7，頁：66。

《台灣文學》從創刊號出版 1000 冊，在出版後一星期內全部銷售一空，引起台灣文學界出相當大的震撼。於是立刻編好了第二號開始付印，而第二號也是造成迴響熱烈銷售也順利，順勢《台灣文學》便有了要先行謀求長期的作業計劃，想要在全島建立起組織性的販賣銷售網。並且又在《台灣文學》誌上，發佈刊登在中部地區召集閱讀者的面談交流座談會訊息，由張文環和陳逸松、王井泉、陳金萬出席主持與讀者面對面的文學文化的交流對談。依張文環描述有六十多位讀者參加，會場都坐滿了。而這種讀者與《台灣文學》創作團隊的互動熱烈盛況，是皇民奉公會所舉行過類似的集會，出席者不超過十名的情形無法相比。¹³⁰

然而，張文環也自知，《台灣文學》被讀者喜愛的情況及讀者熱烈的回應，是殖民政府當局不會容忍也不會袖手旁觀的。果然，張文環說：「從台中回台北第二天，州廳高等課派主辦者來我家，說，台中州的高等課有了報告，指《台灣文學》有政治運動化的情形。既然如此，這種方式不能繼續舉辦。」¹³¹雖然在殖民政府這種警告動作下，但真如「德不孤，必有鄰」的印証，《台灣文學》的文學魅力已感染了在台灣大學或高等學校的知識份子。其中就有了偏愛《台灣文學》和偏愛《文藝台灣》的教授，好像分成二派。而像工藤好美教授，就對自己的台灣人學生說：「要做文學就要學習《台灣文學》的作家」。此話一出，張文環說他在旁邊聽了，感到非常驚訝與感動。¹³²

張文環創辦《台灣文學》的最大價值，是因為有一群只想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和堅持要能為台灣人民辦一本發聲的文學雜誌。在當時和日本作家西川滿所主持的《文藝台灣》雖然有形成分庭抗禮之勢，也形成日人作家與台灣作家對峙的局面¹³³。只是如此一來，接踵而至的是一連串的壓力與困難，對此過程與張文環自身所遭到之困難壓力，有這樣描述：

《台灣文學》總售處是設在蔣渭川先生的日光書店。風評與銷路都意外的好。不過《台灣文學》發刊時還有一段曲折。當時，台灣的純文藝雜誌只有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西川滿是台灣日日新聞社的第二課課長。他的父親西川純是台北市議員同時又是炭礦社長，有相當有力的背景。西川滿聽我要創辦《台灣文學》時，他曾親身來我家商量，說，我準備好的部份的損失他願意負擔，只要我中止《台灣文學》的發刊。他又說因為我也是《文藝台灣》的同人之一所以他不得不如此做，他與我談了好久，但

¹³⁰引自張文環著、陳千武譯：〈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張文環全集》，（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卷 7，頁：65~66。

¹³¹同上註，頁：66。

¹³²同上註，頁：66。

¹³³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10），頁：188。

我說文藝台灣的編輯方法距離我的理想很遠。沒有接受他的要求。最後他還說我倘不中止我的計劃，他要在《文藝台灣》開除我的名。我在心裏說我早希望如此。不過不願與他爭論。因此《台灣文學》一出版就與《文藝台灣》對立起來。可是《台灣文學》的發行部數比他們的多過三倍。¹³⁴

對此，在呂赫若 1943 年日記中也有記錄下當時歷史片斷：

五月一日 星期六 晴

下午王仁德來，說西川滿在《文藝台灣》上寫「文藝時評」說壞話，隨他去窮嚷吧！一起在「明治製菓」喝茶，龍氏剛好經過，也一起叫過來。下班後去文環家談論《台灣文學》大受歡迎之事。¹³⁵

在當年殖民統治下，規定任何稿件需送保安課審查之後始能刊出，尤其如呂赫若所記載的日記內容所載情形，得知已被西川滿《文藝台灣》視之為「敵性部隊」的《台灣文學》，其審查的嚴格，便可想而知。因此研究者要查知當初送審之文學創作作品原稿刪去了哪些？又被補充了哪些？這是不易究明的。對此現象，可從王昶雄在 1982 年 8 月發表於《台灣文藝》的回憶文〈老兵過河記〉中也就有切身之痛所說，窺視一二：

當時，這篇稿子（〈奔流〉）經過一波三折，總算產生了。送審一個星期之後，好不容易才批准「刊出 OK」了。起初我不禁心喜，是一種高山流水獲知音的欣悅，繼而重讀自己的苦心之作，才發現有不少地方莫名其妙的慘遭修改。修改是指有個地方被刪去，有個地方被補充之意。¹³⁶

就在這種政治下的文學創作氛圍中，以主要執筆者張文環等為中心的《台灣文學》陣營與《文藝台灣》就互相並立著，無形中也衍生出戰時文學思想對立的兩大陣營。黃得時也回憶當時《台灣文學》為促進台灣文化全盤發展，和培育新人作家，努力地想成為真正的文學道場所做的貢獻，有這麼深刻又生動描述著：

¹³⁴張文環著、陳千武譯：〈雜誌《台灣文學》的誕生〉，《張文環全集》，（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卷 7，頁：50~51。

¹³⁵呂赫若著：《呂赫若日記（1942-1944 年）中譯本》，（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台北縣中和：INK 印刻出版，2004.12），頁：336。

¹³⁶王昶雄：〈老兵過河記〉，《台灣文藝》，76 期，頁：326。

與《文藝台灣》並立，以張文環等為中心，季刊《台灣文學》自去年六月一日創刊以來，現今已經發行到第五期，兩者同為本島代表性的文學雜誌，其未來的發展受到眾人極大的期待。以上兩冊雖並列為台灣代表性的文藝雜誌，雙方卻各有自己的特色。即《文藝台灣》的成員內地人占了七成，以追求成員間的進步發展為唯一的目標，反之，《台灣文學》的同人多為本島人，為促進台灣文化全盤發展，和培育新人作家，不惜開放版面，努力地想成為真正的文學道場。因此，前者的編集由於太過著重美的追求，不免墮入趣味主義，看來雖感覺非常的美，雅緻，卻遠離於現實生活，一部分的人對其評價並不高。相形之下，《台灣文學》由於一貫地在追求現實主義，顯得非常的野性，紙面洋溢著「霸氣」和「剛毅」。…最近，身為《台灣文學》的主編，在該誌陸續發表了〈藝妲之家〉、〈論語與雞〉、〈夜猿〉、〈頓悟〉、〈閩雞〉等作品，深受注目和期待。特別是《山茶》和〈藝妲之家〉為其最近的傑作，深受各方讀者的喜愛。他的作品幾乎全部取材於台灣鄉村，以極度藝術的手法來描寫本島的風俗習慣，因此，作品中呈現濃厚的鄉土風味，給與讀者難以言喻的享受。換言之，他的任何作品，都流瀉著活生生的鄉土的血脈，孕含有鄉土的芳香。有人認定他是風俗作家，誠有其道理。…張氏就是樂天的作家。但是，張氏應該不拘限於此，發揮其天生具有的強韌和堅忍不拔的性格，不斷向前衝刺，持續的創作下去。¹³⁷

孰不料，戰爭火焰仍未歇，直到戰爭末期，於1943年11月13日，台灣總督府立即以台灣文學奉公會的名義在台北舉行「台決文學會議」，參加文學決戰會議的島內作家總共有五十八名，大會鎖定協力戰爭為主題，會場辯論踴躍¹³⁸，出席臺日作家討論主題「確立本島文學決戰態勢，文學者的戰爭協力」，席上通過西川滿所建議的「獻上文藝雜誌」，納入「戰閉配置」，於是《文藝臺灣》、《臺灣文學》便合併起來，改為臺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雜誌了。¹³⁹

¹³⁷引自黃得時：〈最近的台灣文學運動史(節選)〉，《張文環全集》·卷8，(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35。

¹³⁸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10月)，頁：185。另閱，呂赫若著：《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403，亦有記載：「11日12日下午一點起舉行「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在圓山集合，參拜台灣神社。三點起在公會堂開磋商會議。」

¹³⁹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1-賴和先生全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民國68年3月15日)，頁：9。

直到最後，《台灣文學》終在戰事為由下被迫停刊，但對此，池田敏雄曾言簡意賅又無奈有所指的說：「結果《台灣文學》與其說是外部的壓力，無寧說是受到《文藝台灣》的壓力而停刊。1944年5月起，二本雜誌統合為一，成為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雜誌，以《台灣文藝》為名重新發行。¹⁴⁰」，雖然大環境的洪流似乎暫時淹沒了《台灣文學》。但是，葉石濤就非常讚嘆與欽佩張文環說：

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日文作家中的翹楚張文環，絲毫不屈服，悍然反對日人作家，「外地文學」的主張，為了延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傳統香火，創辦了「啟文社」，刊行文學雜誌「台灣文學」。民國三十年五月創刊「台灣文學」共刊行了十一期，直到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舉開「決戰文學會議」會時被迫停刊。¹⁴¹

呂赫若對《台灣文學》在大時代的命運安排中被合併起來，改為臺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雜誌。又在他的日記中有對此作出了一小段歷史記錄：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台灣文學》被有關當局命令停刊，感慨萬分。趕緊著手編輯終刊號。我也被交代要寫作品¹⁴²。

從此以後，台灣總督府情報課便相當露骨毫無遮掩地介入所有在台灣的文學活動。在《台灣文藝》所出版的幾個有關戰爭特輯中，就反映了「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事證。例如1卷2號的「台灣文學者總蹶起」特輯，1卷5號的「因應戰果之道」特輯，1卷6號的「獻給神風特別攻擊隊」特輯，2卷1號的「必誅・侵入神域的東西」特輯等等，都足以說明作家所面對的處境，其所能書寫的文學創作已經淪落到只剩下服務政治，支持戰爭標語的地步，作家的精神主體業已全然喪失無存了¹⁴³。這種文學窘境，直到1945年1月《台灣文藝》出版最後一期時，皇民化文學運動也隨著告一段落。而呂赫若也在1944年12月25日的日記中有對《台灣文學》終刊的最後歷史，作出了最後一段記錄：

¹⁴⁰參見池田敏雄作、陳明台譯：〈「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誕生」後記〉，原載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2號，1979年8月，收入《張文環全集》，卷8，頁：62。

¹⁴¹葉石濤著：〈抗戰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左營區：派色文化出版社，民79年），頁：32。另於呂赫若著：《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頁：403，記載：「1943年11月12日 星期五晴 下午一點起舉行「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在圓山集合，參拜台灣神社。三點起在公會堂開磋商會議。」

¹⁴²呂赫若著：《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409。

¹⁴³引自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10月），頁：186。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

《台灣文學》第四卷第一期今天發售。¹⁴⁴

雷夫金的《時間戰爭》：「每個文化都有一套獨特的時間紋路」。¹⁴⁵文學常是時代的反映，欲探索台灣精神的內在變化，透過文學運動與文學作品的歷史考察，是可能的途徑之一，而且是值得開發的領域。¹⁴⁶現今所見的每個文化或文學作品裏面都有蘊藏著一套獨特的時間紋路，而每一套的紋路都是有著千萬人的身影過往在其中。

《台灣文學》是皇民化時期一群堅持台灣人尊嚴的文學堡壘，由張文環代表台灣人，勇敢面對殖民統治者所設下的荊棘框架，高擎文學中極具生命韌性的精神旗幟去面對決戰時期艱難又黑暗的壓迫。此份刊物保存記錄下了，台灣社會的傳統文化、藝術所蘊藏的民俗風情。在皇民化運動的洪流中，《台灣文學》可說是台灣人用文學生命型態去展現人民悲憤心聲的圖騰印記，也是對殖民者的傲慢侮辱與台灣人的威武不懼最好的歷史時間紋路的索驥。也如同，楊逵拒絕為他的作品穿上「國民服」一樣，尤其是在那殘酷的精神考驗年代，可以說相當成功地使台灣文學維護了其應有的尊嚴。張恒豪在〈張文環的思想與精神〉一文就說：

刊載於該雜誌的作品，有不少是新文學發展以來成熟的、特出的佳作…
這些傑作在充滿對人的關懷、民族立場的堅定不移外藝術性的造詣亦頗可觀，設若沒有這些豐碩的成果，在日據下新文學遺產進行再評價時或將遜色不少。¹⁴⁷

陳芳明對於 1930 年代崛起的作家而言，包括張文環、楊逵、呂赫若、龍瑛宗、吳新榮等人，評論下「在戰爭立場上也許做了或弱或強的妥協，但是他們從未放棄台灣人的認同。」¹⁴⁸我想，對抗異族統治者之方式每人雖或不一，但其本質仍共為保鄉衛土之情感與護持文化傳統之信念是相同的，皇民化時期一群堅持台灣人尊嚴的文學書寫，由張文環代表台灣人，勇敢創立的《台灣文學》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證。

¹⁴⁴呂赫若著：《呂赫若日記（1942-1944 年）中譯本》，（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

412。另依筆者統計《呂赫若日記（1942-1944 年）中譯本》內容中，呂赫若與張文環於 1942 年 1 月 13 日至 1944 年 12 月 3 日的日記記述中，共有出現兩人互動之生活記錄 183 天次，足以得証兩人在《台灣文學》期間革命情感之深厚。

¹⁴⁵勞勃·勒范恩(Robert Levine)著：《時間地圖：不同時代與民族對時間不同的解釋》，（臺北市：臺灣商務，1997。），頁：1。

¹⁴⁶參見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出版社，1996 年），頁：3。

¹⁴⁷張恒豪：〈張文環的思想與精神〉，《台灣文藝》第 81 期，1983 年 3 月，頁：62。

¹⁴⁸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 年 10 月），頁：200。

三、文學努力的耕耘與堅持

四盆牡丹在四位， 無風無雨花未開。
等待三更凍露水， 凍入花心花恰開。〈賞花（台語）〉

「十餘年光陰，說了幾天幾夜，也不過瞬間而已。生命過程點點滴滴，再翔實的描述也不能盡現萬分之一，尤其，生命的情感抽絲剝繭，有時還是只見骨幹。」

「沒有經過徹夜寒凍，嬌豔的花蕊是不會吐出芬芳的。牡丹的天姿國色，或許不是出身微寒的廖瓊枝敢企盼的，但她的毅力成就了牡丹一樣尊貴的容顏，睥睨藝界，卻也不驕不寵。」¹⁴⁹

在台灣這片寶島聖地，依照每個文化的領域表現中都有留下一套獨特的時間紋路，值得後者去探尋與尊崇。如今人，廖瓊枝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歌仔戲藝師，她的偉大不僅是在表演藝術上的成就，而在於她對歌仔戲藝術傳承與推廣的奉獻¹⁵⁰。

而對張文環這位在嘉義山區長大的青年，上天究竟賦予他什麼樣的使命，又在他完成使命的荊棘道路上設下多少苦難與折磨？他只為完成在青年時日本求學所立下的文學初衷與創作決心，在他所處的戰爭時代的漩渦中，他就要自己去面對痛苦和煎熬出現。如當日本評論家竹村猛、中村哲曾對他小說的結構，批評為鬆懈、散漫無章時¹⁵¹。他是否有為他以出生地「太平、梅山」為場景，在《台灣文藝》1941年5月27日至1943年7月30日所發表其創作的〈藝旦之家〉、〈論語語與雞〉、〈夜猿〉、〈頓悟〉、〈閩雞〉、〈迷兒〉等短篇小說¹⁵²之情節，提出他所暗藏隱喻於作品內值得探求之意義提出解釋？又當在戰火正熾的1942年後，台灣總督府再三要求所有作家（當然包含張文環）應該要把文學與戰爭體制結合起來，無論是振興地方文化也好，或者翼贊國策宣揚也好，都要用在於支持戰爭的發展上。如此政治指示下，張文環是為何要在內心繼續堅持他所認同台灣文學文化，另外又必須迂迴配合皇民化運動的推行書寫作品呢？這些問

¹⁴⁹紀慧玲著：《凍水牡丹 廖瓊枝》，（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台北縣：中和市，2009年12月），頁：248～249。

¹⁵⁰引自林茂賢：〈廖瓊枝的歌仔戲生命故事〉，《凍水牡丹 廖瓊枝》，同上註，頁：26。

¹⁵¹竹村猛：〈作家とその性質〉，《台灣文學》2卷4號，1942年10月19日，頁22。中文翻譯轉引自柳書琴，〈謎一樣的張文環一日治末期張文環小說中的民俗風〉，《臺灣文學與社會--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7年5月，頁：2。

¹⁵²可參見【附件】：筆者彙製：張文環文學創作年表、創作內容與梅山太平地區主題關連列表：（編號：52、60、68、73、79、108。）

題與事實，筆者認為將會是張文環主編《台灣文學》時，所要下筆時的最大的衝突矛盾點。真如林瑞明所說：「在殖民地時期，台灣人的認同及精神構造，普遍表現出曖昧游移、葛藤分歧、甚至衝突矛盾的特徵。」¹⁵³，真的是如此的必然與應該嗎？還是像野間信幸簡單又宿命似的感嘆見解：「這就是日據時代所造就出來的悲哀。¹⁵⁴」？。對此，陳芳明針對張文環在戰爭期間所遭遇到的矛盾，及所反映出台灣知識份子在此皇民化時代的衝突性格上的結果，他的分析中卻是呈現著相當大的價值與貢獻的：

張文環的困境，就在於他認同台灣文化之際，必須配合皇民化運動的推行。從1941年起，他就發表了許多動員的文章。與其他作家比較起來他受到台灣總督府的重視相當大。在戰爭國策的表態方面，他也比其他作家還要積極。…這些事實，幾乎與同時期主編《台灣文學》的張文環有了很大衝突矛盾。…雙軌的生活，雙重的人格顯示了張文環在戰爭時期的尷尬處境。在維持出刊《台灣文學》時，他提供個人的資金，又受到當局的監視，然而，這份刊物已經被公認為是延續台灣文學意識與命脈的重要雜誌，沒有這份文學雜誌的存在，日人作家西川滿創辦的《文藝台灣》必然主宰了當時的文壇。《台灣文學》在1943年4月出版「賴和先生追悼特輯」，適時肯定這位台灣新文學運動先驅的成就與貢獻。太平洋戰爭臻於頂峰時，《台灣文學》的持續發行，誠然散發了特殊的文化意義。¹⁵⁵

另研究者曾慧敏也提出：「張文環同時具有殖民地的我者/他者的雙重角色。身為作家，要站在人民這方，控訴殖民者；接受奉公會一員，卻須站在殖民者一方，為他們的聖戰行為向人民著文宣傳。換言之，張文環被要求以被殖民的作家身分，向殖民地的同胞進行意識改造。張文環運用智慧，遊走在雙邊，以微妙的雙重角色，盡力在文學與政治的角力場中取得妥協與平衡。」¹⁵⁶能在文學與政治的角力場中取得妥協與平衡，而又能創作引發出有所隱喻、暗示的作品，這則是需要有最高的智慧者才所能為之。有智慧的文學，代表一個國家的文明指標；而文明高低，又代表一個國家的尊嚴，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忽略文學。

如果我們認為文學是反映人生的話，那麼從民間來的、流行於民間的一切質樸的歌謠、文學創作等等，最足以反映真實人生，所充溢著民間悲苦歡樂的文學紋路情緒，最為真切。文學作品要與時代意識相輝映，那麼流行於民間的文學，

¹⁵³參見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出版社，1996年7月），頁：103。

¹⁵⁴引自野間信幸：〈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特色〉，《台灣文藝》，180期，1992年5月，頁：27。

¹⁵⁵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10月），頁：191~192。

¹⁵⁶曾慧敏：《張文環小說中的鄉土民俗書寫》，〈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話文學系碩士論文〉，民97年7月，頁：32。

就最足以反映那個時代的意識。¹⁵⁷遠在張文環文學創作約 1200 年前的杜甫，在 59 歲時他病逝了，在死前寫下最後一首詩裡，有「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¹⁵⁸的詩句，他仍在惦念著國家的命運哪！杜甫把「社會時事」拿來入詩，終其一生杜甫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產業，可是他給中華民族留下 1400 百多首光輝燦爛的詩篇。筆者認為杜詩中最寶貴的，還是蘊含在詩篇裡的那種與人民不可分離的深厚感情表達。他憂國憂民，心懷天下，自己顛沛流離一輩子吃盡國家在戰亂之苦，可是卻始終沒有泯滅他對身處社會、人民的關心。杜甫不但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詩聖，他的詩名也早已超越國界，他的詩如今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介紹到國外¹⁵⁹。而張文環相同的，在柳書琴、張文薰研究中也發現張文環的文學價值，已逐漸受國外學術研究相當大的重視。她們作了以下論述：「投入研究之學科，則有從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為始，繼而中文系生力軍加入，再轉而由臺灣文學系所為主力之拓展與遞變過程。整體而言，數十年來有關張文環文學的研究，各種議題、角度兼容並蓄，成果驚人；不僅一直為臺灣文學研究界中一個跨國研究主題，也具體映現了臺灣文學從民間文化界邁入學院教研體系，進而又從臺灣跨足東亞之文化史、學術史成長軌跡。」，此論述，筆者認為就是張文環一生對文學耕耘與堅持之努力與同杜甫詩歌精神相同之寫照下所呈現的成果價值¹⁶⁰。

張文環運用小說創作的文學形態成就，始終是一個最引人矚目的領域。日治時期張文環執著寫實之路，從他成長的太平、梅山地區所觸及的各層面，如私塾教育、村民生活、民俗文化等去反映台灣社會當時真實生活的面貌與底蘊；其中也有不乏以新的審視觀點，去揭開男、女之間隱秘、落伍、壓抑的心靈世界；或以批判銳利的眼光去剖析日治下政治社會黑暗面，徹底描寫台灣人民生活中的悲哀和幻滅。

1937 年 7 月之後，要以中文創作在台灣文學發表，幾已成不可能之事。文學刊物可說是日文的天下，在這戰爭時期日文作家還好有張文環運用其文學智慧，在描繪台灣本土風習之際，隱寓抗日之情懷。極巧妙的在只有描寫台民俗習慣的自然主義的寫實中從中，除了去隱喻出台灣鄉土的傳統文化與櫻邦文化的差異是難以融合的，更重要的是，間接暗示出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施的「皇民化運動」之不當處¹⁶¹。就如池田敏雄所言：

¹⁵⁷余我著：《文學與寫作》，（臺北市：國家出版，2011.08），頁：123。

¹⁵⁸杜甫(唐代)：〈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中華詩詞網》參見（<http://www.haoshici.com/Dufu18237.html>，103.03.22 網搜。）

¹⁵⁹侯會著：《中華文學五千》，（臺北市：洪葉文化，1994），頁：283~285。

¹⁶⁰參見柳書張文薰編選：〈張文環研究綜述〉，《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84。

¹⁶¹參見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著：《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民國 84），頁：163~166。

戰爭時期的張文環做為作家，並未特別顯示其反骨精神，但也非御用作家。從其風貌產生聯想，他被稱為「台灣的菊池寬」而受到尊敬。他那大而化之，厚重的人品，使他在戰爭期間被推崇為台灣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但張氏對自己居於台灣人的立場，始終未曾妥協，極其堅持¹⁶²。

1943年，張文環能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角力場中取得妥協與平衡下，創作出短篇小說〈夜猿〉，此文成為獲得日本總督府文化獎的唯一台灣人作品，這不正也是張文環最高的智慧者才能為之的成果。仔細推敲獲獎作品〈夜猿〉的內容，在當時的作品審查中，並沒有被解讀出有任何反殖民政府的意涵在裏面，那只不過是一篇描述嘉義山區太平部落的地方生活與民俗文化拼成的作品，內容架構也完全符合振興地方文化的評審要求。而這種依台灣嘉義梅山深山村落太平為場景的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是沒有出現有妨礙到，統治政府第18任長谷川清總督與齋藤樹總務長官任內所提示，要強化出版物的統制、確立經濟新體制、確立新國土計劃等的「高度國防國家建設大綱」¹⁶³方針上。而再依張文環〈夜猿〉內容研究，柳書琴就說到：

「農人們用舊的曆法，依節氣生產，過傳統節慶，以花開花落判斷季節，用猴子搶巢判斷天氣，藉湯圓來占卜新生兒的性別…，民俗與民間習慣構成了這個社會的生存秩序」¹⁶⁴

〈夜猿〉始筆就描述，在夕陽西下的時刻，生活在山區部落成群的猴子便從溪谷下游，跳越樹木到枝椏的枝椏，又跳到對面的山回去的畫面。只是作品有內蘊著每日在戰爭陰影壓力下的台灣人民生活，稍稍有著夕陽黃昏涼爽之快意吧。而耳朵又微細聽見阿里山鐵路的火車聲，表達身在偏僻的山區生活並非孤獨，仍有火車汽笛聲是慰藉，與文化味道的聲響。¹⁶⁵而這樣的山村生活又似乎隱喻出台灣人民著被日治殖民下頗有「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的感嘆唏噓。對此作品陳建忠也悟有玄機地說：

當中有農民辛勤的耕種，媽媽帶著小孩守候父親歸來，有遠方的阿婆來訪

¹⁶²參見池田敏雄作、陳明台譯：〈「張文環《台灣文學》的誕生」後記〉，原載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2號，1978年8月，收入《張文環全集》卷8，（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65。

¹⁶³參見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臺北市：致良，2012.10），頁：422。

¹⁶⁴柳書琴：〈謎一樣的張文環：日治末期張文環小說中的民俗風〉，《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建會，1997.05），頁：118。

¹⁶⁵參見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4，（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03），頁：42。

會帶來些許有趣的時光，但這是一個沒有日本殖民者的山村，沒有必須參贊國策的文學報國書寫，張文環所構設的這樣一個鄉土世界，連帶其鄉土生活、民俗細節的描寫，所獲致的效果正是對山下那個殖民者政策下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市街的刻意區隔¹⁶⁶。

對張文環在〈夜猿〉一文能巧妙以梅山山區村落生活為文學創作的舞台空間中，被轉化為日治殖民世界的區隔或遠離下的隱喻結果，也是對殖民政權與被殖民人民的關係對比做出最巧喻的空間置放。面對強大國家機器的監控，張文環以〈夜猿〉的主角石的處境與思維，代替弱小台灣本土人民發出生活裏所能表達的內心抗議聲音，並盼望戰火快歇的等待心聲。在〈夜猿〉文內之隱喻描述著：

「傾聽各種鳥獸為生存競爭而發出的啼叫和鳴聲，石在心裏想像星星的神秘世界，就不知不覺地睡著。…真沒有志氣！男人麼，一旦立了志向必須貫徹到底。不然，連我們女人也感到羞恥。你想想看，又不是要你把一生埋沒在這兒。再兩三年時間就可以搬到街上去住了，那時孩子也要上學啊。」

167

張文環以身為男人的石，面對感到無奈不安、充滿衝突的負面特質的時代環境下，巧妙安排以遭受到妻的斥責話語，不會「一生埋沒在這兒。再兩三年時間就可以搬到街上去住了」作出了被殖民統治者堅心等待精神層面的自惕與自勵。對此，游勝冠也對張文環創作心思，有更進一步的觀察解讀：

〈夜猿〉將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對立關係空間化，以「街市」和「山村」兩個空間，將殖民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與未被殖民化的傳統生活對比起來。由於殖民資本主義未侵入，山村生活是寧靜、和諧、充滿希望的；反之，以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組織的街市生活，則充滿衝突與不安定感；…此外，張文環還刻意透過石與街市人們的衝突，凸顯了街市相對於山村的醜惡，嚮往街市生活的石，在回到山村繼承祖業之前，曾因芝麻小事在市場與人打起來；回到山村之後，一次去街市採購，又因為石所舉債的日昌號任意哄抬商品價格，與老闆起了衝突，石打了人，而被送進派出所去。透過這些情節的描寫，張文環賦予街市不安、充滿衝突的負面特質。…任意哄抬

¹⁶⁶陳建忠：〈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論張文環小說中的「成長」主題〉，《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10.18，（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頁：28。

¹⁶⁷參見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4，（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03），頁：44～45。

價格的日昌號老闆所隱喻的資本主義的活動地點而已，它同時還是殖民統治力行使的公共場域。市街的這種雙重性，可以看到張文環的創作歷程中，對「支配力」的批判，由殖民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化的痕跡。〈夜猿〉以忽略殖民政權的存在來否定不法的殖民統治的寓意，就非常明顯。¹⁶⁸

張文環在戰爭皇民化受限的文學空間中創作，借奉公會委員的身分之一力，在不損害台灣人的尊嚴屈辱下，軟性配合只為能替台灣人發聲使力。他將發聲使力的使命與筆下的文學創作方式不著痕跡巧妙結合為一。在艱困的時局中，為台灣人開闢出屬於的自己的文學場景，讓台灣在地的文化、藝術、民俗，得以在這片美麗的寶島上留下文學記錄。對此，野間信幸替張文環的文學之路註出明確的足跡：

即使張文環在若干作品中描繪了「皇民化」和戰爭，他卻是一位極力排除這類題材，而苦心積慮創造「小人小事」之作品世界的作家。當「御用文學者」的發言愈來愈有力，而愛國作品日漸增加之時，張文環仍專注於描寫生存在台灣鄉土上的人們，這一點正是他的作品群的一大特色。¹⁶⁹

台灣人民一直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窮兵黷武的壓迫下痛苦呻吟，在這無可逃避的歷史命運中，作為立志為台灣鄉土發聲為職志的臺灣作家，是都必須要有堅強的「臺灣意識」，才能成為民眾真摯的代言人。惟有具備這種「臺灣意識」，作家的文學創作才能正確地表達出人民心中靈魂的不安或痛苦。人是主觀經驗的動物，自古以來當一個作家在描寫他生存的時代時，現實的客觀存在固然會決定作家的意識，但作家的意識也會反過來決定存在；而這時候，構成作家意識的重要因素之中，累積下來的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經驗，將佔有一方廣大的領域¹⁷⁰。梅山、太平村落的時間紋路似遺傳基因，鏤刻在張文環身上每一個細胞裏，指引出了他的文學創作的方向。張文環畢生這種鄉土革命意識，雖然化為間接、迂迴的戰鬥作為來參與文學戰場抗爭運動，但其長遠隱喻的鄉土文學戰術作為，卻也形成了日治時期臺灣鄉土文學獨特的風格。相同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導師賴和先生曾為哀悼霧社事件而作〈南國哀歌〉一詩中，也就是有著這種堅強的意識，與人民自然激發抵抗的精神在裏面，共同凝聚形成臺灣鄉土文學另一種形態：

兄弟們來！來！

¹⁶⁸游勝冠：〈肯定差異價值的主體回復--論張文環小說中的「我族」書寫〉，《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頁：255—256。

¹⁶⁹引自野間信幸著、涂翠花譯：〈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其特色〉，收入黃英哲編：《臺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14。

¹⁷⁰胡民祥編者：《台灣文學入門文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10），頁：29。

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用處），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為著子孫鬭爭。¹⁷¹

黑格爾：「一個偉大的人，注定要到最後才有闡釋他的必要。¹⁷²」，1978年1月張文環被診斷出罹患心臟病，同年2月12日清晨五時，因心臟病於睡夢中逝世。¹⁷³，張文環一生的文學取材抽樣，均來於出生地梅山、太平小人物的生活中。此地，也正是代表台灣人純樸生活的面貌的縮影。他所有的鄉土文學作品散發出充滿台灣芳香泥土味，這也是張文環他的作品一直能帶給讀者最誠摯感動的地方，也為後人留下了特殊本土歷史文化的經驗記錄。在自由民主的台灣，我們深知文學是我們寶貴的精神遺產，是我們心靈的歸棲所在¹⁷⁴。王詩琅也曾說：「日本殖民地體制下臺灣新文學的這一段資料，從任何角度來看，雖然都很重要、很寶貴的，可惜星移月換，在無情的歲月轉變之中，這些都已逐漸散逸或湮滅，現在苟不急起直追蒐集保存，恐怕這段先賢以血和淚水換來的紀錄，勢必跟歷史一併消失。」¹⁷⁵文學是不朽的盛事，那作家的心血，就永遠值得珍惜。

張文環在日求學階段，就立下要回台灣完成知識分子的理想與使命感的志願。藉著筆鋒切割出台灣鄉土的美好山川景物，他以嘉義梅山、太平的山村為文學場景，以臺灣人的風俗民情、生活習慣及小民故事為文學元素，盡收自然主義的寫實的風格洋溢在作品中。其中所呈現的村夫、村婦、市井小民地位雖然在統治者眼中雖是卑微，但是仍然是被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鄉土，世代居住的「主人」。以來喚醒和鼓勵身在殖民統治下的千萬台灣同胞，並彰顯出主、客分屬的歷史事實存在。

珍愛自己生長的土地和文化資產，儘管被殖民政權的殘暴和無可避免的戰亂所戕害。但張文環仍在小說中堅持住台灣人的尊嚴，去建構殖民政府眼中充滿「民俗風」的世界，而偉大又有智慧地，創造出一個幽玄隱喻的「懷鄉性和抗外性的

¹⁷¹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民國 68 年 3 月 15 日），頁：184。

¹⁷²羅伯·史登(Robert Stern) 著，林靜秀、周志謙譯：《黑格爾與《精神現象學》》，（臺北市：五南，2010.12），頁：3。

¹⁷³柳書琴，張文薰編選：〈文學年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頁：65。

¹⁷⁴參見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 1，（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03），頁：序（二）。

¹⁷⁵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民國 68 年 3 月 15 日），頁：11。

另類空間」¹⁷⁶，張文環在變動的大時代能透過文學作品的關照與思考，提醒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時期應予堅持住的生命意義，雖無情的歲月轉變之中，許多記憶均有逐漸散逸或湮滅的可能。但在這段距離筆者不到百年，是張文環以血和淚水留下來的嘉義梅山、太平的山村文學作品紀錄，將永遠成為台灣人在日治時代生命底韌度與尊嚴價值的見證。



¹⁷⁶引用江寶釵纂修，張屏生、蕭藤村分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府民，98.12），頁：276。「在充滿民俗風的氛圍裡，張文環以不言而喻的方式，創造出一個幽玄的「懷鄉性和抗外性另類空間」。

第三章 張文環在梅山、太平地區鄉土生活文學

由鄭進一先生作詞，閩南語名歌手葉啓田先生所唱紅的-故鄉歌曲中，這麼表達出每一個人對故鄉的情感有著深邃且又不可分割的關係：「有幾間厝用磚仔砌，看起來普通普通。時常出現我的夢中，彼就是我的故鄉。．．想起可愛的故鄉，乎我意志堅強。在我的打拼奮鬥人生中，伊就是鼓勵我最大的力量。．．總有一日我會成功，倒返來我的故鄉。」這首言簡意賅的歌，只用了一百三十個字左右，卻精準表達故鄉土地對人一生的感動與鼓舞的影響力量。

梅山、太平故鄉的鄉土中孕育了張文環的成長，梅山、太平故鄉的風霜雨露、山川物色及純樸率真的山鄉村夫、村婦的臉譜，市井小民生活艱苦的奮鬥與人情的冷暖等等，都是張文環的文學生命的元素來源。時光遞嬗一去不返，但張文環的文學卻永恆的記錄下梅山、太平故鄉先民的生命履歷。在張文環文學的篇章中永遠會被感動著，也使得我們更懂珍惜現在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

正如同中國最古的「四時田園」鄉土詩，《詩經》裏〈豳風〉的〈七月〉一樣，敘述了農民一年到頭的辛勤生產和刻苦生活¹。雖已歷經千年的長遠歲月，現今讀來仍令人會動容於「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²文句中，深刻描述大地上的子民，雖然有著擔心家中沒有冬袍和棉襖，如何挨過年冬之憂。可是只要全家熬過冬，等正月一到來，農人就又要忙修農具。二月下田插秧苗，老婆和孩子，中午會送來熱騰飯菜至田裏來吃。這種溫馨的情境與鄉下人生命的強韌，直教田官見了也會心生羨意的鄉土生命情境上。另也教人嚮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³文句裏，此文句又說著在二月時會拿出家中製藏的食物來祭拜上天與祖宗，獻上酒菜和羊肉。在九月霜降了，十月天會轉涼了的秋收後，就來把家中的酒拿出盡興喝。在節日慶典中殺豬又宰羊。家人全都聚在公堂上，共同舉杯相互慶賀：「萬壽無疆！」這麼敦厚踏實的鄉土生命形態上。

相同的，張文環的故鄉梅山、太平是其文學作品的重要源頭和舞臺。張文薰曾這樣指出一樣的敦厚踏實之鄉土生命特色：

被公認為其最佳作品、於戰前即已備受肯定之〈夜猿〉（1942年）、〈閩雞〉（1942年）皆以梅山地區人事風景為題材寫成，「故鄉」或「鄉土」描寫甚至被認為張文環文學之重要特色。⁴

¹參見錢鍾書選註：《宋詩選註》，（台北市：新文豐出版，民78年4月），頁：216。

²參見袁愈嫻譯詩、唐莫堯注釋：《詩經》，（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1996年），頁：321-322。

³同註12，頁：328。

⁴引自張文薰：〈「故鄉」：記往與想像的敘事學--論張文環文學之梅山地區書寫〉，《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市：臺灣文學館出版，2011.03），頁：339。

除此為張文環文學之特色外，葉石濤也說：

張文環在抗戰時期發表的小說〈閩雞〉〈夜猿〉〈藝旦之家〉〈論語與雞〉，都是民族意識強烈的作品，同時有豐富的人道主義思想。⁵

張文環的筆下故鄉梅山、太平地區的鄉土事物書寫，除了鮮明表現成為張文環文學的作品特色，更成為當時台灣人民精神思想所展開的民族意識強烈的作品。而其特色的與眾不同，就如同陳千武說：

張文環先生沒有詩的創作。但是他的小說代表日治時期台灣文壇重要的一傾向的創作風格。以主知的現代性態度表現具有歷史感覺和人生的自覺由於外界客觀性存在的現實反映的意識，追求本質上的要素或本質向現象的轉描寫鄉土性赤裸裸的現實，著重真摯性的民族意識，就是這一傾向作家的特色。⁶

在張文環的筆下，將故鄉梅山、太平地區的「鄉土事物」書寫成的作品，實際上發酵成為台灣人民精神思想的慰藉，也隱匿著反殖民、反同化的民族意識精神面相。所以張恆豪也認為：

在張文環的小說裡，反抗或批判的筆觸可說很少，即及有也只是隱微的、輕描淡寫的。…在一個內憂外患的國度，將文學充當改造或抗議的工具，本是無可厚非，但反抗和批判，畢竟只是一種手段，…文學的常態乃需根植於對人性的探索和發揚，對人類普遍性的觀照和關懷。…在一個日據當局處心積慮要拔除臺灣固有風土民情根脈的時代，張文環在一系列素樸淳厚的風俗畫小說中，反映了市井的小人物為維護做人尊嚴而作的掙扎和努力，這豈不是在人道關懷中寓涵著極深的民族意識？⁷

對此，張文環也曾簡要但精準的說到他進入文學世界的創作態度：

我從中學時期就喜愛文學，雖是自信滿滿，但是從未夢想過要走進這一條路。因為我知道感情生活的複雜，以及國文的困難。不過對文學之道仍應該要有所了解。因為不管要做什麼事，都必須要懂得民眾的精神生活才行

⁵引自葉石濤：〈抗戰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市：派色文化出版，民79年1月），頁：33。

⁶陳千武：〈我的文學前輩作家〉，《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台南市：臺灣文學館出版，2003.10.18 專題演講），頁：4。

⁷張恆豪，〈張文環的思想與精神〉，《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台南市：臺灣文學館出版，2011.03），頁：123。

在張文環他的文學世界中所呈現的創作態度就是他極為堅持的--「必須要懂得民眾的精神生活才行。」而梅山、太平是個山村偏僻、幽靜、刻苦、淳樸、自給自足的台灣傳統部落。生活在其中的民眾，即為村夫、村婦及市井人物，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群人。日治的殖民時代他們的地位是卑微的，生活是艱困的。但其生命所承載的一切精神、生活卻都是構造張文環文學作品價值的元素，而其中的生活、習俗、文化與自然田園、生態鄉土事物所轉化出來的文學意識，即正是葉石濤所說的「台灣意識」⁹形態了。

以下，本章將透過「梅山太平地區生活、習俗、生活文化」與「環境時空描繪（自然田園、生態鄉土記憶）」兩部分，探析成為張文環小說作品中的故鄉--梅山、太平山區部落場景中人民的生活、習俗、生活文化點滴，開啓張文環鄉土書寫來源的楔子。

第一節 梅山太平地區生活、習俗生活文化

從中文字面上的意義來看，「文化」一詞，意指「人之文化成」。簡單講，也就是將「某物」或「某種關係」注入人的意志，改變其存在的關係、型態，將之轉化成具有人文意涵的「人化」過程及狀態。文化一詞，在西文中是 culture，字源上的意義是指「耕耘」。既是耕耘，也就意味著人對「土地」的勞動，也就是將「自然」改造成適於人生存的「環境」，將自然人化。¹⁰梅山鄉早期的移民拓墾最明確的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間，當時有名為詹陞者，於康熙 47 年(1708)申請開發梅仔坑荒埔，並留有墾照紀錄¹¹。梅山地區的先民對「土地」的勞動、耕耘的汗水，也就開始了梅山太平地區生活、文化之開始。

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文化史。文化的主體是人，文化的「本土化」終極關懷的就是「人化」、「人本化」。¹²因為文化是生活的表徵，而鄉土的生活更是文化具體內涵的一群人，在鄉土世代代的傳衍下去，自然與土地結合具有鄉土特色的生活方式，這其中包括語言、宗教、習俗、藝術、和主體性的價值觀。¹³對此吳密察也說：「文化」基本上為「現實的表現及智慧」那才叫文化。包括喫飯的

⁸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6。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62。

⁹參見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導論〉，胡民祥編著：《台灣文學入門文選》，（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10），頁：24。

¹⁰卓榮德著，〈台灣新民族主義運動〉，《台灣文藝》，雙月刊創新 5 號，1991.06.15 出刊。頁：17。

¹¹梁志輝等著，《梅仔坑：一個嘉義地區鄉土的社會文化發展》，（嘉義：中正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1995），頁：19。

¹²參見莊萬壽作：《台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構》，（台北市：玉山社，2003），頁：47。

¹³同上註，頁：185。

文化，睡覺的文化，人與人之間往會來的文化。¹⁴又說：當「文化」之前要加上地名時，我們就要思考這個地名是否只是個地理名詞的地名，或者它是一個有實質主體運作的地名。簡言之就是，是否有主權、有實體、有不可分隔的歷史人格發展過程，倘無則不足以稱文化。也就是說我們先要有一個有意義的範圍、單位來形成這樣的文化。¹⁵簡而言之，要有地方性（地理特徵或鄉土特色）、歷史性（時代性）、傳承性（形態傳承與性質傳承）。進而從中窺見一個地區的民族歷史面貌或發展狀態¹⁶。

「梅仔坑」這三個字之出現於記載，應以康熙年間的《諸羅縣志》為最早，在其〈山川〉內有記載「頂平豁如釜之蓋而隆其脊與鼎蓋並峙者為梅仔坑山」，並續曰：「聳拔於梅仔坑山之北為奇冷岸山」其下註曰：「山之西有漢人耕種其中」。¹⁷因此，就歷史文獻中可知梅山地區大約有源自於三、四百年前，隨先民自閩南地區移居而來，已形成有歷史、有實體、有地方、有傳承、等不可分隔族群人格發展而成的地區文化了。

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文化史，而地方民俗又是人類的歷史生活文化根基，亦為民族文化歷史之起源！臺灣整體所產生的「民俗文化」，是四百年間，臺灣自明末歷經荷西、清領、日據至光復迄今，隨著時空遞嬗才呈現今日多元化風貌。而梅山地區亦然為漢人自閩南地區傳來的生活文地區之一，自然也是臺灣本土特性之「民俗」地區。

民俗，是一個地方長期形成的風尚、習慣，它以有規律性的活動約束人們的行為與意識。民俗的約束力，不依靠法律，不依靠史籍，更不依靠科學文化的驗證。它依靠的是習慣勢力、傳襲力量和心理信仰¹⁸。

所以，張文環在日治時期所發表的作品中，就是透過滋養他文學世界的故鄉梅山、太平地區之民俗、文化，從心理形成的鄉土信仰，註解出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生活的心靈精神與艱苦生活的歷史剪影。就此，本章節區分：一、食-命糧物需。二、衣-穿著衣飾。三、住-棲身安命。四、行-山徑交通。五、哲理隱喻與探討。逐一研析如下：

一、食--命糧物需

民以食為天，「食」在傳統民間生活中是第一件大事，至今台灣人見面互相寒暄第一句話就是「食未？」、「吃飽沒？」，而鄉土俗諺亦有「食是福，做是碌」的說法；一般百姓、販夫走卒每天為張羅三餐而奔波勞碌，都會叫做「賺食」，因此可見「食」在台灣庶民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因此，韓非子就有說：「凡人上

¹⁴《台灣文藝》編輯部製作：〈從文化層面看台灣的前景〉《台灣文藝》，雙月刊創新5號，1991.06.15出刊。頁：11。

¹⁵同上註。

¹⁶參見江韶瑩等撰稿：〈臺灣民俗文物相關名詞釋〉，《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Dictionary of Taiwan folk artifacts，（南投市：台灣文獻館，民98.12），頁：685。

¹⁷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54。

¹⁸惠西成、石子編者：《中國民俗大觀（上冊）》，（台北市：漢欣文化，民國82年2月），頁：1。

不屬天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生。¹⁹」之說法了。

在日治時代張文環返台的 1938 年（昭和 13 年）4 月 1 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國家總動員法，該項法令同時也在台灣立即適用。而台灣總督府依據該法，在台就陸續發布各項的統制措施，同時要求全台人民為了支援大東亞共榮圈的聖戰，必須通力配合²⁰。於是台灣的民間物資開始被統制分配，以主食的米而言，殖民政府在各地方均設置有「米穀組合」，用來控制米穀的生產與配給。地方的市街庄役所（公所）發行「家庭米穀通帳」或「米購買帳」給予地方上每個家庭，依家庭內年齡區分人口數，計算 1 日與 10 日的米糧消費量，記載於購買帳上面。由於米的配給量，普通大人一天大約分配到 330 公克至 390 公克左右，相對於男人一天的正常消耗量約 495 公克，根本就不夠。²¹以張文環描述有位已就讀太平國小四年級兒子的台灣小人物代表-大目仔，他最小兒子阿誠走失的小說〈迷失的孩子〉中，就描述市井小民在民生物資短缺，生意難作的民間經濟窘境：

最近土豆原料減少了，杏仁種子也較難進貨，攤子的鍋子才改賣芋仔湯。二十數年來，這個鍋子維持了一家的生活，所以鍋子煮的東西換了，才害怕影響生意。²²

梅山地區本是一處山、物產豐富的地區，也是嘉義山區與平地村落（往西出大林、民雄、嘉義市區；往北出斗六、斗南、雲林市區）進出民生物資的集散大中心。現今梅山鄉中山路與北興街交叉路口，在張文環出生前，明治 39 年（1906）11 月就於此處設立了「梅仔坑市場」，此市場與居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改正後，更名為「小梅小賣市場」。小梅小賣市場屬庄營，因此以庄長為代表，監督督導市場運作，巡視取締並負責市場的收入。市場營業時間為每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當中以賣飲食物的店面最多，其次是賣肉（包括獸鳥肉與魚肉）的店面，在 1933 年小梅庄商業概況表中，筆者就有發現此表列出了張文環父親「張察」在「小梅小賣市場」所登記的販售豬肉（小賣）、資本金營業稅 32 圓的記錄。²³也可見張文環的家境經濟應該是足以供給他至東京

¹⁹引自陳啓天：《增訂韓非子校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746。

²⁰陸續對台管制政策，筆者依年限之先後彙整如下：1938.05.03 公布國家總動員法在台灣實施有關事項、同年 9.12 動員經濟警察全面檢查違反統制販賣棉布；1939 年 5.10 公布台灣米穀移出管理令、同年 10.7 發布台灣米穀統制配給規則、10.27 公布價格統制令、公布房租地租統制令、發布工資臨時措置令施行規則，控制乘機哄抬物價，房租地租及工資也跟隨上漲；1941 年 4.20 發布肉用豬統制配給規則、同年 7.25 發布青果物統制配給規則、12.4 公布台灣米穀應急施令、12.28 台灣生產配給株式會社成立，總括統制水產業；1943.11.16 發布雜穀配給統制規則，強化台灣產及移入雜糧類的集聚貨物配給體制，直至 1945.8.15 天皇透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大本營向全日本軍命令即時停戰，安藤總督以特別廣播向全島民發表論告而結束。詳見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五十年的軌跡》，（臺北市：致良，2012.10）頁：87~111。

²¹蔡錦堂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市：日創社文化，2006），頁：146~147

²²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3。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84。

²³臺南州商品陳列館，《臺南州商工名鑑》，（臺南：該館，1933 年），頁：124-126。參見顏尚

留學之佐證。

而在日治初期成書的《嘉義管內采訪冊》中，就有關清領時期梅仔坑地區的作物生產，記載最為詳細。該采訪冊對梅山地區四時的蔬菜與果實有清楚的描述：「四時之蔬菜 春天出產：蔥仔、萆菜、茅茹笋、紅菜、莧菜。…冬天出產：冬荷、芥菜、菜頭、蒜仔、何連豆。四時之菓實 春天出產：枇杷、桃仔、李仔、梅仔。…冬天出產：榭榴、山拔²⁴」。而在張文環筆下日治時期的小梅庄除了生產稻米之外，另有甘藷、落花生、胡麻、黃麻、豆類、甘蔗、龍眼、芒果、以及檳榔等其他主要農作物，其中以甘藷、甘蔗最為重要。甘藷屬於旋花科，植栽培歷史最久，原產地是美洲。臺灣甘藷的引進，是在十七世紀初葉、明末荷蘭占領臺灣時代由中國福建傳入。依文獻資料顯示，台灣光復後初期（1951~1975），嘉義縣種植甘藷的面積是處於高峰的階段，嘉義縣在全臺灣也處於一個重要的位置²⁵。

甘藷可以加工蕃薯簽，小梅庄蕃薯簽產量在張文環就讀梅仔坑公校三年級的大正 12 年（1923）時為 11'170 斤，1930 年則增加至 57'000 斤，達到最高。²⁶蕃薯的形狀因像台灣之地形，故近來均有人稱台灣人為「蕃薯仔子」，蕃薯養活了千萬位台灣人民是不爭的事實。

在以出生地太平為書寫場景的長篇文學作品〈山茶花〉一文就敘述到蕃薯、蕃薯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緊密關係，如蕃薯作為親友互相邀請作為招待的「誘食」，好比今日家中獲得了得之不易的珍奇食物而欲邀集親友分享似：「媽媽，明天我們去採蕃薯吧。阿嬤家要燉好蕃薯等我們去的。」（〈山茶花〉，卷 4，頁 152。），另蕃薯作為農家豢畜雞、鴨、豬的飼食描寫：「錦雲忽而緊張地立刻拿起雞飼料的木桶，把煮好的蕃薯和米糠混合攪拌好，提到後院子啞啞啞啞叫雞子來吃。」（〈山茶花〉，卷 4，頁 153。），而在戰事的物資短少年代，蕃薯更是成長中食量較大的孩子們，填飽肚子的食物重要選項，也因為大家共同烤蕃薯而一起食用，是比今日小孩子花錢去享用的速食有包蘊著更多的快樂與情感的產生：「賢走下河原去。看到牧童在那兒起火燒蕃薯。…喂！你們烤蕃薯吃，晚飯會吃不下啲！牧童們一起抬頭看了賢的臉。其中一個人大聲地說：沒有問題，吃飯要吃多少都沒有問題。是嗎？是啊，因為吃飯的肚子，和吃蕃薯的肚子不一樣啊！賢認為自己講輸了而笑出來。牧童們請他吃蕃薯。好，我也吃。…賢邊吃著烤好的蕃薯，而漠然想起他們從單純的生活，憧憬微妙世界的人生生活情形。」（〈山茶花〉，卷 4，頁 172~173。），除外在張文環太平故鄉土地上所孕育的特有物產紅蕃薯更有一種甜蜜的記憶留存在心中：「山裏部落的紅蕃薯，是稍微晒乾後方再拿來燉，燉到湯乾了就像浸糖的一樣甜。把它當為田園工作時的點心

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294~295。

²⁴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頁：67~68。

²⁵參見張峻嘉纂修：《嘉義縣志·卷六，農業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374~375。

²⁶《台南州統計書》，各年度，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236~243。內載詳細之農、山作物生產量統表。

最好，最受大家歡迎。」（〈山茶花〉，卷4，頁152。）

另外，對台灣人民的統治機構，於1944年8月份在皇民奉公會召集的生產分配策略研討上，張文環在〈座談會 責任生產制與增產〉一文就有記錄下主持座談會的統治者開宗明義的宣告：

本島於昭和十九年度第二期農作起開始實施米穀責任生產報酬制。克服所有困難，確保戰時食糧，是農家應負起的國民義務。農村在目前是唯一必需確保糧食量增產的當事者。為國家目的與農家個人利益互相擁抱著，本制度已朝達成所預期的目的出發了。在此舉辦台中州農村關係指導者座談會，於本制度的出航，來窺視農村的氣息。²⁷

由與會之台灣人民代表各項「保守」發言記錄中，均可窺探出在1944年因戰爭後，物資徵集與管制措施的骨牌推擠效應，人民可供食用的物質均已短缺嚴重，更可推知當時人民生活之困境。例如：「張（換）：農繁期的勞動者都要吃得很多。……如果農民能自由持有足夠的米的話，隱匿米就會沒有吧。隱匿的分比增配的分量較多的話，就大局來看乾脆增配就好。這一點有加以研究改善的必要」（〈座談會一責任生產制與增產〉，卷7，頁218。）；甚至在供給戰爭的物資中連與農民生產息息相關的牛隻也被「徵召」而短少，如台中州地主增產協會委員，張聘三就很委婉表達這種窘況：「張（聘）：最近由於許多原因畜牛減少了，必需想辦法謀求牛的增殖。在地主協力會方面，協力當局，開闢牧場從事繁殖飼育，把牛低價賣給耕作者，或低價借給耕作者，已有這種方策的考慮了，應該早一點實現。」（〈座談會一責任生產制與增產〉，卷7，頁226。）除外，張聘三也提到因戰爭的物資需要徵集大量鐵類等金屬，而影響到糧食生產的農機具的製造成配給：「農機具的製造配給是受統制的，可是先前在台中州受配給的鐵鍬大小與型式，不符合台中州的土質，並以農家原來使用的習慣性不符，這就無法提高效率了。」（〈座談會一責任生產制與增產〉，卷7，頁229。）

稻米是糧食生產中人民最大依賴，文獻記載日治時期梅山稻米生產計有水稻、陸稻二種，水稻生產呈成長趨勢，產量從張文環就讀梅仔坑公校二年級的大正11年(1922)的5'959石增加至昭和16年(1941)的14'269石。²⁸早期一般人飲食崇尚儉樸，以米為主食，甘藷（俗稱地瓜、蕃薯）次之，小麥、芋頭為輔，農民不吃牛肉。但一般百姓為顧及米量所耗與臻至節省米糧之作法，早上均將米粒煮熬成稀飯，或多拌以「番薯」即地瓜煮飯，番薯若以「菜擦」先刨成細絲再予太陽曬乾叫做「番薯纖干」，和米同煮叫做「番薯纖飯」。當時農家百姓來大都將曬乾的「番薯纖干」儲存於床舖底下或「灶腳間」中，以備荒年不時之需。（筆者幼年在嘉義縣義竹鄉，距布袋港僅4公里的一個村落長大，家中亦儲存大量「番薯

²⁷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7。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216。

²⁸《臺南州統計書》，各年度。參見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236。內載：1922-1941小梅庄稻米生產量統表。

纖干)只是時間一久就會發生腐化，而其臭腐味充滿房屋，故有這麼一句諺語說：「臭番薯黷過間」。而主食--「番薯纖干」飯在口，再佐以副食--「醬菜」(醃製之蔬果)，在那艱苦的年代養活了千萬個台灣的百姓。

至於副食--「醬菜」，是台灣祖先們高度智慧下的食材，以一般生採的蔬果為主。在看天吃飯的日子裏，臺灣先民都有「好天要存雨來糧」的心理準備，因此大部份食品均採風乾或醃漬儲存，如蔬菜作成菜乾、魚作成魚乾、豬肉作成鹹肉、蛋作成鹹蛋等。每日三餐，便多以此為佐食品，偶而再配以新鮮的蔬菜²⁹。所以梅山、太平一般人家也都在蔬果生產旺季時，大量自種或採購來曬、醃漬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之需。曬者台語稱為「曝乾」，有菜乾一如高麗菜、花椰菜等等先燙熟之後再予以曝曬成乾可儲數年之久；豇豆台語稱為「菜豆」，亦以前述方式先煮後曬成「菜豆仔乾」。以陽光曝曬方式尚有「菜脯」蘿蔔乾等，醃漬者有鹽漬、醬漬，前者以鮮蔬果加鹽漬，後者如「菴瓜仔」即越瓜，將瓜剖開去掉子囊，略為曝曬再加豆瓣醬及鹽置入瓦缸中醃漬而成。³⁰對此，在張文環自傳性的〈地方生活〉一文中就有描述：

叔母只是笑著，而誇耀自己的家醃的芥菜特別好吃，並加以披露婉仔是醃鹹菜和做果餅的高手。叔母的話也使楊同年叔感到得意地，半閉著眼睛表示同感。澤的父親也露出了滿意的神情。澤卻從沒有看過父親這樣表現出滿足感。「澤的母親也喜歡醃鹹菜，很好。」³¹

由上文，可發現「醃鹹菜」不僅是台灣人民用來三餐裹腹得以溫飽的副食，未婚之女孩子家會不會醃鹹菜，更是作為男方家庭探知未婚女子婚後是否能持家或是否夠不夠格嫁為人妻的擇偶條件之一。而醃製的各類鹹菜、干，不僅可以提供三餐裹腹之食用，也因具備能久藏之特點，在日治的梅山、太平家中沒有冷藏設備的時代是家家必備的食物，也是梅山市集裏不少被拿來販賣的食材。如在〈辣萋罐子〉中賣蔬菜的阿九：

像這種時候，阿九卻總會吃虧。阿九的攤子賣的是醃鹹菜，不管有多少人聚集到攤前來，也不會有太多的生意。鹹菜只是配飯時才要買，頂多是人群散去時，有些想起明早稀飯的人，買下十錢的福神漬，用山芋葉包著提回去而已。不過對於阿九來說，有這種生意也算還不錯呢。³²

甚至張文環還將醃製辣萋的日語發音作了一個俏皮比喻：「阿九，掉進樂境（日語樂境與辣萋音相似）的罈子裏了。」（〈辣萋罈子〉，卷1，頁174。）食物的

²⁹張幼雯、王昭、李大朋、湛美玉編輯：《臺灣三百年》鄉土系列B 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出版，民70年2月，頁：190。

³⁰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89年），頁：37。

³¹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3，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26。

³²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1，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73。

記憶是情感的連結，無怪乎歌曲中才會有人會譜下：「吃遍了山珍海味，還是阿母煮仔卡有滋味。」

除主、副食外，張文環的〈地方生活〉一文中在梅山、太平「食」的方面，也有茶點、咖啡、零嘴的以下描寫：「澤，咖啡泡好了，母親從廚房告訴他。老實說，澤對母親泡的咖啡有一種燒焦味並不欣賞。」（〈地方生活〉，卷3，頁4。）及「澤擰了手巾擦臉，而覺得肚子餓了。父親打開汽水蓋子，從提包裏拿九酥餅出來。」（〈地方生活〉，卷3，頁16。）以及「叔母把澤父子帶來的果餅供在神壇上點了線香。…這是要出門的時候，祈求神明保佑，才要說些上馬之禮，到了目的地說是下馬，還要拜神。」（〈地方生活〉，卷3，頁26。）由上述可知自製的茶點心，除了解饑之外也是當年物資缺乏下百姓拿來在日常生活酬酢的「伴手禮」，更是祭祖敬神的供品。另外米食也在台灣人民巧思下做成哄騙小孩的點心食材，如在〈山茶花〉所有如此場景描述：

弟弟不高興地鬧著要，母親從綁在腰部的錢包，拿出一錢要交給娟。娟不接受，…真的沒有賣麼。那麼，成仔，媽媽做好吃的東西給你，不要吵。姊姊不給你去買，就不給姊姊吃。「煮好飯之後留在鍋底稍為燒焦的鍋巴，拿起來撒了些鹽做成飯糰，小孩都很喜歡吃。成仔便安靜下來。」³³

而咖啡屬茜草科，原產在熱帶非洲，臺灣咖啡栽培，於光緒二十八年(1884)英人自馬尼拉輸入苗木百株，次年又輸入種子，以後再引進爪哇品種試種成功，逐漸推廣，嘉義紅毛埤、雲林古坑、荷苞山為主要栽培地。就咖啡此種作物而言，依文獻，嘉義縣內的種植第一個階段出現在民國五十年代開始，第二個階段出現在民國九十年代初期至民國九十五年(2006)，現在則是種植的高峰期。以嘉義縣內的分布範圍來談，以梅山鄉、番路鄉為其主要分布地區³⁴。依咖啡在梅山種植年限推論，筆者認為張文環筆下喝的咖啡應是買來的奢侈品，非梅山地區的農作物。

日治時期人們物資取得隨著戰事的推展而愈來愈緊縮，其生活要求溫飽似乎是人活著最大的事了，林阿緞的口述記錄就是這麼回憶說著：

那時候，配給米，沒辦法讓我們吃個夠，一些米吃個半飽而已，不像以前能夠讓你自由吃。…不夠吃，孩子又多，肚子會餓。以我家而言，是不會餓太多啦，因為，自己藏一些米，碾來彌補著吃。然後，蕃薯又是自家種的，蕃薯則看要吃煮的，還是烤的。煮飯時則加上蕃薯籤，此外，家裡也有養雞，年節時則抓來殺。…當有時候警察也會來查詢有沒有藏米，四處翻動物品。看到藏米，便把土壟和椿白和稻米充公、沒收。那時候少有些人會去告密。³⁵

³³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4。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54。

³⁴張峻嘉纂修：《嘉義縣志·卷六·農業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436。

³⁵《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86。參見：蔡錦堂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

另外梅山、太平這裏山物產大量的竹筍，也是被拿來食用的食材與地方生產重要的經濟作物，在〈部落的慘劇〉就這麼描述：

部落的中元節也快到了。佔了這裏山物產大量的竹筍進入採收時期，部落忽又呈現了活力。（〈部落的慘劇〉，卷2，頁6）

竹類屬禾本科，是多年生常綠植物。原產中國南部各省，分布地區不廣，種類甚多。臺灣竹筍栽培面積頗廣大，全臺平地和高山地帶均有分布，主要竹種包括桂竹、孟宗竹、麻竹、綠竹、烏腳綠竹五種，嘉義縣內的種植面積民國七十年代後期至今，此一階段的種植面積成長快速很多甚至是以以前的一倍以上。隨著嘉義縣竹筍種植面積的增加，也大幅提升了嘉義縣竹筍種植的重要性，成為全臺灣第一。嘉義縣內的分布範圍來談，在民國五十年代時，以竹崎鄉、梅山鄉為其主要分布地區³⁶。

張文環筆下就是這麼生活化表達出的台灣人民這一段生命努力的珍貴，除顯露出梅山、太平日治時期物資生活實況以及人民辛苦勞動的一面外，更存續下了人民生命養活的文學寫真。

二、衣--穿著衣飾

社會學家 Joseph 曾從組織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服飾與規範的關係。³⁷不論任何時代，一種服飾都可看出當時歷史背景發展的進行。當然每一種服飾也正好說明了當時居民特有的生活面貌，在日治物資經濟貧乏的年代，衣服穿在身上當然保暖與不妨礙工作生產為優先考量，再求美觀流行了，俗諺有云：「一食二穿(台語)」³⁸，意謂生活中第一是吃得飽，第二是穿得暖；又說：「人食妝，佛食扛(台語)」³⁹，意思是說人要有服飾來裝扮，佛（泛指一切神佛），要經常被信眾抬著遊行才能被視為靈驗。而從張文環文學作品中對衣飾穿著的描述，當然這也對當時文化背景與社會基礎提供了最佳詮釋的呈現。

以 1860 年前後至 1945 年間，在佔多數的台灣人日常生活中所穿的服飾大部份仍以先民來台之漢族穿飾為主，在張文環筆下的日據臺灣，雖然日人盡力推行「皇民化」，對於臺灣社會各層面均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與改變，然而對台灣人民

《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市:日創社文化, 2006.10), 頁: 1。

³⁶張峻嘉纂修:《嘉義縣志·卷六, 農業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 民 98.12), 頁: 448~449。

³⁷葉立誠著:《台灣服飾流行地圖》,(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 2001.12), 頁: 123。

³⁸龐君豪總編輯:《台灣俗語諺語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 2009.09), 頁: 31。「我們常說食、衣、住、行、育、樂, 食、衣排在頭可見其重要性, 食跟穿是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 唯有三餐溫飽, 衣食無缺之後, 人們才會想去追求道德、理想, 所以孟子說:「衣食足而知禮儀」, 就是這個道理。

³⁹同上註。頁: 59。「人是很勢利的, 對於不同穿著的人常有不同的對待方式, 所以出門前最好還是打扮、修飾一下, 才能給別人一個好印象, 這就像神必須要四處出巡, 保佑百姓平安, 才能增加祂的威儀。」

在服飾文化方面，卻是較根深蒂固，仍然穿著保存固有漢族穿飾文化的特色較為多數。如在〈故鄉在山裏〉中描述故鄉太平村落冬天的女性衣著：

一到冬天，竹片蓋的屋頂降下白霜，婦女和孩子們都要手拿著火籠，很冷似地口裏蒙出呼吸的白煙。女人在衣衫裾下雙手拿著火籠走路的姿勢，看起來很像大腹便便的孕婦在走路。⁴⁰

早期梅山地區民間衣飾崇尚樸素，女性外衫有「大禡衫」，其型式類似現代之唐裝，鈕扣斜排在右側，其後漸漸把鈕扣改排在中間，稱為「對襟仔衫」衫仔裙（衣襪）有「琵琶裙」及「直裙」。女子所著大禡衫的長度，多過膝而且寬闊，平時居家較不穿著裙子，以利家事操作⁴¹。在〈故鄉在山裏〉文述「女人在衣衫裾下雙手拿著火籠」，即是身穿「對襟仔衫」衫仔裙⁴²。清末日治前期，台灣傳統男女上衣以大襟衫為主，依不同時期，婦女的上衣衣身與袖子的寬窄略有變化。但一般來說，清代婦女的上衣，主要為大襟大袖，衣體寬大，衣長至膝蓋上下。在清末日治前期約 1900 至 1910 年左右，婦女服飾尚窄，且一般搭配長褲穿著。1920 年以後也就是日治後期，大襟衫變為短至臀部略有腰身，七分喇叭袖。之後袍服與洋裝的盛行，大襟衫就逐漸式微⁴³。此衣飾由於上衣都較長所以衣襪亦長，故衍生出台語有「扭衫裙（台語）」之語，此話是指，意欲跟隨他人同去赴宴時，即會俏皮說：妳的「衫裙厚人扭一下（台語）」。

張文環的文學作品中描述到梅山、太平地區有關衣飾服裝相關的記載，在 1970 年《爬在地上的人》（卷 5）為最多，其次分散於 1942 年〈夜猴子〉、1941 年〈部落的慘劇〉（卷 2），1941 年〈台灣的衣食住—桃色內衣〉（卷 6）等，而上述文學作品其發表年限大都集中在日治後期。而在台灣在日本佔領了 50 年間，經歷了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在明治及大正年間，台灣的服飾受日本影響的改變不大，但是到了昭和年間，在 1937 年日本製造「蘆溝橋」事件後，中日戰爭開始，戰事籠罩台灣，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以求取要斷絕台灣人民對中國的一切情感依歸，並積極將台灣人強化「我是日本人」的皇國國民意識。除了徵兵制度的實施外，其中就是先從百姓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習慣改變起，對此張文環在小說中〈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就有描述了當時台灣人民對衣服裝飾的全然改變無以適從的心情：

台灣人的老人都不行，只是喜歡聽那些亡國性的胡琴調。．．．胡琴是亡國調，那麼尺八（簫）是不是也一樣？警務局的課長曾經被台灣的知識分

⁴⁰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3。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53。

⁴¹張幼雯、王昭、李大朋、湛美玉編輯：《臺灣三百年》鄉土系列 B 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出版，民 70 年 2 月，頁：198。

⁴²其圖照可參考，高本莉著：《台灣早期服飾圖錄》，（台北市：南天，民 84），頁：38~39。插圖 1.3、1.4、1.5、1.6。或梅山鄉農村文物館內所藏展之 6 件衫仔裙。

⁴³參見江詔瑩等撰稿：《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Dictionary of Taiwan folk artifacts，（南投市：台灣文獻館，民 98 12），頁：38。

子這樣的請教過，偏見纏繞在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從寺廟廢止到穿台灣衣服都不行。溢滿出來的軍國論調，使不習慣穿日本衣服的台灣人，像乞丐般的姿容，在街上到處可以看到了。⁴⁴

另一方面，此時日本在自己國內也倡導傳統服裝的改革，希望能將和服加以改良，以符合現代化社會的需求。依 1941 年發行《民俗臺灣》雜誌中刊載，在當時(1941 年)夏天的某日下午，以觀察台北大稻埕（即現今台北的延平北路）一帶，台灣婦女服飾穿著的情形有 83 人中，穿著：西服 52 人、中裝 31 人，又衡陽路 18 人中，穿著：西裝 7 人、中裝 8 人、日式服裝 1 人。（中裝：包括旗袍、大襟衫、裙或褲的形式）。在當時台灣最繁華鬧的街上，可瞭解台灣婦女流行的裝扮。這段期間，年輕女子也流行日本的和服或洋裝。不過中年以上婦女仍著傳統服飾，但此時大襟衫上的緣邊裝飾邊沒有了，花色及布料的選用已受到日本影響。男生普遍接受西服，但鄉村從事勞動工作者仍穿著傳統的對襟衫、褲。總體而言，臺灣早期服飾，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即日據前半期，因傳統禮俗根深蒂固，一般民間服飾仍保留著固有傳統。

但在日據後期，由於對日抗戰開始，日人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以消除人民對中國傳統的意識與感情依賴。較重大改革即是改變台灣人傳統服裝為西式服裝，甚至和服。對此，張文環在小說中〈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就有描述了當時梅仔坑庄首位支持響應皇民化政策，將台灣人的姓名去除而去申請改為日本姓名的陳武章，在小梅公學校擔任訓導老師的穿著：

千田武夫是穿黑色文官服，綁腿卻穿著木履，頭髮剪五分短，看起來很像軍官，是戰時中的標準日本人。⁴⁵

1940 年 2 月 11 日修正台灣戶口規則，開始實施台灣人改姓名許可制，導入國語家庭認定制度。再於 1944 年 1 月 24 日再決定簡化改姓名手續，公佈放寬特別志願其希望改姓名的許可條件⁴⁶。而對於公學校與中學老師制服上的區別在〈地方生活〉也有描述：

公學校的老師是一條金線，中學老師是二條吧。（〈地方生活〉，卷 3，頁 12）

⁴⁴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5。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303。

⁴⁵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5。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285。

⁴⁶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五十年的軌跡》，（臺北市：致良，2012.10）頁：107。

另外對於公學校老師制服上的型態與配飾深受張文環再三青睞入筆，並成為激勵學童在小梅公學校努力讀書以後可從衣錦還鄉的圖騰。如於 1935 年發表的〈過重〉一文中張文環透過健的雙眼，就有這麼深刻的呈現：

來到學校校門前，健有時會脫去帽子向老師行禮。老師的肩膀掛著杓型的金辮帶肩章，反射陽光，閃閃亮著，連佩刀也發出金光，覺得跟平日在教書的老師不一樣。老師也曾經在教壇上，手指著佩刀說：「就是這個，認真用功的人，才可升到判任官，有此榮耀。」這一句話一直牢記在健的腦裏。可以的話，想去考師範學校。啊！在社會上的成功，能夠衣錦還鄉的日子。…脫去帽子，向帶著金辮帶肩章的陳老師，做了一次最敬禮。…從那邊走來的警察，也掛有金辮帶肩章。真好，不過那樣子很像素麵條麼，而且老師的，才那麼亮，老師的當然好多了。心健早已經忘記了肩膀的重量，而一心看著金辮帶肩章⁴⁷。

又再如〈闖雞〉文中描述三桂考慮送兒子阿勇去讀中學或師範學校，居然也是公校老師衣服決定了三桂最後的抉擇看法：

師範學校畢業，回來村裏的公學校，節日就戴金線的帽子，掛金條的肩章，腰帶佩刀去學校，到退休有退休金，藥房讓給他管理，沒有比這更合理的計劃了。（〈闖雞〉，卷 2，頁 155~156）

至於〈過重〉文中被健所不屑的警察，乃是建立於明治 34 年（1901）日本領臺後的「警察統治」制度而有的職務。日本發動戰爭後，警察制度除仍具有維繫戰時社會安定功能。之外，更是全面動員基層人力、物力的執行機關。其中以保甲制度的推動與壯丁團建立，徹底建構戰時社會防衛力量網絡。⁴⁸1920 年 7 月張文環舉家搬遷到梅山街上，1921 年與弟文鐵進入梅仔坑公學校，依〈過重〉文中的健，所觀看小梅庄的警察，應是指「小梅警察官吏派出所」內的警察⁴⁹。而又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張文環則有提及「小梅警察官吏派出所」人員數：「在梅仔坑庄內可稱為文化人的智識人物，有日本人警察部長候補一人，巡查四人，台灣人巡查五人。」（〈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16）。之後，隨著戰事的發

⁴⁷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1。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95~98。

⁴⁸林金田總編輯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圖錄》，（南投市：臺灣文獻館，民 92），頁：48~49。另頁 60 內有註明洪長榮、劉世光提供之警察上衣，警察大衣。各拍攝相片乙禎。

⁴⁹筆者彙整，大正 9 年（1920）梅山地區派出所名稱、位置、轄區：1、名稱：「大坪警察官吏派出所」，所屬街庄：小梅庄，轄區：大坪、龍眼林。2、名稱：「小梅警察官吏派出所」，所屬街庄：小梅庄，轄區：小梅、過山、雙溪、大草埔、大半天寮、九芎坑、圳頭。資料來源：依據《臺灣地區新舊地名管轄便覽》；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70。

展，台灣本島青年被日本殖民政權徵集充當軍夫投入戰場，使得台灣本島青年必須有人穿上「日本軍服」，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這樣的敘述：

不久，日本和中國在大陸開戰的消息，傳入庄民的耳朵。不知不覺之間，街上的流行歌變成軍歌。昭和十二年的夏天，梅仔坑庄山上部落的青年——曾得志應徵軍夫被錄取了。…庄民都被召集出，跟歡送出征軍人一樣，手揮著圓紅太陽國旗為曾得志送行，…軍夫曾得志穿著跟日本兵一樣的服裝，肩膀上掛著紅帶子。不過，軍夫不穿皮鞋，穿的是布襪子鞋。日本兵和軍夫的區別是皮鞋和布襪子鞋的不同嗎？⁵⁰

就在 1939 年 8 月 1 日，在台灣全國實施了臨時國勢調查會，並在台北及台南設置兵事部，開始徵兵業務。⁵¹而後在 1942 年 2 月 1 日開始實施受理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又在 1943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受理海軍志願兵制度申請書制度⁵²。至於依〈爬在地上的人〉內容所述：「昭和十二年的夏天，梅仔坑庄山上部落的青年——曾得志應徵軍夫被錄取了」那麼，曾得志要去當兵的那一天，梅仔坑地方的保甲書記、保正和一些親朋好友都會來送行，也因此當年產生了很多與軍人有關歌曲，譬如說軍人出征時所唱的〈送出征兵士之歌〉，當戰爭末期急需大量軍人時，連已婚的人都要當兵，甚至有每個家庭都要推派一人參加作戰的規定。即將出征的軍人勇敢地唱著鼓舞軍心的〈出征兵士之歌〉：「我受天皇徵召，我的生命如朝陽一樣光榮，讓一億人肯定讓我出征，響亮的聲音響徹天，現在要出征了，如鷹般的日本男兒。」為人妻的則手牽幼小的孩兒，送丈夫出征，嘴裡還哼唱著軍夫之妻送軍譜：「右手拿旗，左手牽子，我君啊喂！作你去打拚，家內的事免探聽。」⁵³。

只是，筆者查證昭和十二年為 1937 年，當年 7 月 7 日發生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當時應尚未在台實施徵兵制度。唯筆者另查有文獻記載：1938 年 4 月中，日本在中國作戰的支那派遣軍已透過台灣軍，正式要求台灣總督府派遣農業指導員數名與農夫約 1'000 名，到上海附近栽培軍用蔬菜，這就是所謂的「台灣農業義勇團」。這些農夫被稱為軍農夫，最初的身分等同於軍夫⁵⁴之記載。另亦有類似的文獻記錄如：1938 年 4 月 2 日發表台灣農業義勇團招募要項，在中國上海近郊從事生產新鮮蔬菜之⁵⁵。

至於一般台灣男人的服裝則仍在傳統的服飾上並無太大變化，其中在〈地方生活〉有描述到：

⁵⁰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 5。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17~118。

⁵¹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五十年的軌跡》，（臺北市：致良，2012.10）頁：91。

⁵²同上註，頁：100 及 105。

⁵³黃金田圖，鄧文淵、李淑玲文：《台灣古早生活圖繪》，（台北市：玉山社，2002），頁：32。

⁵⁴蔡錦堂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市：日創社文化，2006），頁：103。

⁵⁵末光欣也 著，辛如意、高泉益譯：〈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年表〉，《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 五十年的軌跡》，（臺北市：致良，2012.10）頁：88。

餅碎屑散在父親黑木綿的台灣服上。穿上新的布襪子和草鞋，父親的腳似乎會痛的樣子，但是父親說沒有問題。父親的裝束和澤的學生服戴中折帽的姿勢，是很相襯的。學生服和中折帽看起來大都會像失業者，澤有時會感到嫌惡自己。⁵⁶

黑木綿的台灣服是指有無襯裡的棉衣、夾衣、單衣衫。而衫、襦、襖等原各有不同的定義，但時間久了往往相互混用，又因地域與方言的不同，習慣用語也就有所不同。台灣福佬與客家人習慣以衫稱呼上衣，不論是否為單衣或有夾裡，也以衫作為衣服的統稱。台灣男女外衫的領型，主要是清代以後圓領交襟的形式，但外衣的俗稱，相對的著於外衣之內的稱為內衫。外衫的款式有對襟、大襟衫(大禡衫)，清末日治前期，台灣傳統男女上衣以大襟衫為主⁵⁷。

另在鞋子上，男性一般出門穿「包仔鞋」即現代所謂的功夫鞋，平時赤腳或穿草鞋⁵⁸。至於澤戴的中折帽可一直都沒有退流行，2012年春夏帥氣的中折帽在日本還大流行。⁵⁹日治末期，男子服飾改變是較快，但普遍來說，傳統的服飾仍在民間是有保留下來。反而台灣光復後，受到整個社會西化潮流的影響，現代化的腳步比皇民化更快地改變了台灣舊有的傳統服飾。⁶⁰

至於小孩子在襁褓、幼童時，因此階段小孩生理控制之發育尚未成熟，為好處理排泄物，所以會給出生四個月以後的孩子弟上「兜仔褲」(或稱「肚子褲」、「開腳褲」、「開襠褲」)，「兜仔褲」係連胸、肚子到褲管，日治時期沒有幫寶式紙尿褲(布)，故而在褲襠間開洞，大小便不易沾到褲子，也稱為「開腳褲仔」⁶¹。等到長到大小便能自理時，則改穿「密底褲」即不開襠者。而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對王仁德和秀英小時候穿開襠褲的敘說：

是王仁德五歲的時候，那時秀英才開始站起來走幾步。兩個人像兄妹一樣被養育成人。台灣的小孩通常所穿的衣服叫蛙褲，是一種肚兜附帶褲子的衣服。背脊和屁股是露出的，屁股前方也空洞，因此女孩子只要蹲下來，大小便都很方便。男孩子小便更簡單，站著就可以抽出水管放尿。不必大人幫忙。⁶²

⁵⁶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3。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6。

⁵⁷參見江韶瑩等撰稿：《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Dictionary of Taiwan folk artifacts，(南投市：台灣文獻館，民98 12)，頁：37~38。

⁵⁸參見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89)，頁：39。

⁵⁹參見網搜：〈從大甲帽百年時尚，人可以帽相〉，<http://blog.udn.com/michalle77/3845773>，(2013/2/23)。

⁶⁰參見高本莉著：《台灣早期服飾圖錄》，(台北市：南天，民84)，頁：41~44。

⁶¹參見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89)，頁：39。另參見許蒼澤攝影，康原撰文《懷念老臺灣》，(臺北市：玉山社出版，1995)，頁：23。(光屁股的日子)相機拍攝圖照。

⁶²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5。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129。

等到孩子長大可以協助至田裏工作或協助家事時，經濟轉寬裕的父母親為疼惜保護小孩子雙腳，心疼赤腳受傷都會幫小孩子買鞋，在〈夜猴子〉的阿哲、阿民兩兄弟就是山區部落最先穿起「襪底鞋」的：

吃過早飯，兩個兄弟就脫掉掩耳帽子，改戴斗笠，最後由母親幫忙穿上襪底鞋，準備好要去早田，以前他們都是打赤腳的，襪底鞋是父親有一天晚上，夢見孩子的腳被蛇咬了，才買回來給兩個孩子穿。在這座山一帶的孩子，是阿民兄弟最先穿起襪底鞋的⁶³。

襪底鞋工作鞋，這是由日本人留下的一種文化產物，日語叫“踏(榻)米”，橡膠底很厚，鞋面由布或橡膠製成非常耐用，(以布製成遠看似厚襪)工作時穿著，止滑又方便。就不曉得穿進去為什麼要分兩邊，真是可愛。⁶⁴而父親去工作也相同穿著描述：「孩子們圍著父親從院子前門口進來。背著網絲帶，穿襪底鞋，綁腿帶，戴上斗笠」(〈夜猴子〉，卷2，頁70)。至今在販賣農具五金行店均還有見其販售，直見實用與流行至今。另在講求工作勞動時因褲管末端與鞋子疊合處會磨擦阻礙行動，所以會在「褲尾」(褲腿)以繩或布將之束縛，以減少行走之不便的裝扮，如所描述在梅仔坑街上場景：「最近在街上，連農民也都要綁腿出門，不然會受到公所指責。啟敏走到街道的時候，把鬆了的綁腿繩子重新綁好。……千田武夫是穿黑色文官服，綁腿卻穿著木履，頭髮剪五分短，看起來很像軍官。」(〈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85)

從1896年3月在台灣公布了「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正式設立「國語學校」與「國語傳習所」⁶⁵後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漸漸也使舊有的衣飾風俗，與諸多習慣改變不少，到了大正元年(1912)所施行的「剪髮令」及「解除纏足令」使梅山地區漸漸脫離封建時期的舊外貌，後來又推行的「服裝改善」、「打破迷信」、「禁止賭博」等所謂的陋習打破運動，一時之間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推動社會教化的政策重心。這樣的措施也開啓了梅山鄉民對現代化社會的認知⁶⁶。因此年輕女子也流行日本的社會習俗而穿起和服或洋裝。男子也普遍接受洋風穿著西服，如學生制服到了1925年以後漸漸改為西式⁶⁷。在以大正八、九年(1911、1912年)時期的太平部落場景中，張文環就在〈部落的慘劇〉一文對西風影響服飾有這麼描述：

⁶³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69。

⁶⁴參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古情綿綿：老臺灣檳仔店特展專輯》，(南投市：臺灣文獻館，民94)，頁：146。頁內並附載三雙襪底鞋拍攝圖照。

⁶⁵李奉儒纂修，林明地分修：《嘉義縣志·卷8，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頁：7。

⁶⁶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2。

⁶⁷參見高本莉著：《台灣早期服飾圖錄》，(台北市：南天，民84)，頁：44。

對於現代文明的波浪卻難予抵抗。吳家的長男吳萬壽接近二十歲的時候，就討厭部落陳腐的空氣，說要到街上去工作。大正八、九年時期，雖然這裏是偏僻的山裏部落，但是各種文明的波動，當然也會搖動了這裏恬靜的寒村空氣。…看到林穿著穿著西裝褲子，雙手插進褲子的口袋裏走著，吳萬壽就會覺得很羨慕。⁶⁸

吳萬壽心中嚮往現代文明，心中以與他年紀相仿，從小梅公學校畢業，回到部落任職於駐在所保甲的林四清的次男-林為偶像似。看林穿著西裝褲子，雙手插進褲子的口袋裏走著的樣子，認定穿著西裝褲子為現代文明的表率而心生羨慕，這也是梅山、太平在「衣-穿著衣飾」走進現代化的一段歷史剪影。

筆者認為任何文化不該是只擺放在隔著玻璃窗內的文物。我們應該視它為一個生生不息而有生命循環的機體。因為文化是被住民需要的，也是需要不斷創新與再造的。同此藉由張文環筆下的「服飾」描述情境，可更能掌握到筆下文學世界所要表達服飾與人的情感關係之要義。

三、住--棲身安命

「家」與人類的歷史同等發展，是人在生存上最重要的空間。「住宅」在民間傳統的觀念裡，是「家」的代名詞，總而言之，是家中成員生命的源頭，亦為提供一個安全的庇護所在，它也是先人生命的延長線，更是家族形成的據點⁶⁹。住宅設施與環境，會因族群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故先對日治時期住在梅仔坑每一戶「家」內的百姓人民祖先族群來源進行了解。

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就有敘及梅仔坑人口、面積：「梅仔坑莊是在山麓的街庄，距今四五十年前，還沒有電氣和自來水的設施。面積約有一萬九千平方公里，人口一萬以上。⁷⁰」（〈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5），依張文環還在梅仔坑公學四年級時的1925年（大正十四年）〈嘉義郡、東石郡戶數人口統計表〉，查知在小梅庄共有戶數：1'984戶，人口數：11'841人（男-6'202人、女-5'639人）⁷¹，而有關梅山鄉居住的客家人或在福佬人部份，根據梅山耆老口述，客家人主要是居住在圳南、圳北二村，大多數姓郭，祖籍是廣東省饒平縣人，但是已經福佬（閩南）化，但他們還有拜三山國王⁷²，在他們村莊裡，例如麻園村，

⁶⁸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卷2。陳萬益主編，（台中縣：台中縣文化局，2002），頁：2~3。

⁶⁹參見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89），頁：40。

⁷⁰【筆者註】：有關面積內容有誤，「依嘉義縣主計室2006年資料顯示，嘉義縣土地總面積1'901.6725平方公里，佔臺灣地區總面積36'006.1794平方公里之5.28%。而梅山鄉土地面積119.7571平方公里，佔嘉義縣土地面積的6.30%。在全縣18個鄉鎮市中排名第五，至於梅山鄉總面積119.7571平方公里，約略佔嘉義縣總面積的八分之一。」故張文環：「面積約有一萬九千平方公里」為誤植。

⁷¹1921所進行第二次國勢調查，其調查日期為大正十四年(1905)十月一日。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39。

⁷²明，郭棐，《廣東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清，周碩勛，《潮州府志》，（臺

他們所拜的神社不一樣，他們的稱謂，喚爸爸作「阿叔」，稱謂雖然還留著，但是來到這裡已經二百多年的歷史了，大都不會講客家話，已經融入閩南族群裡了⁷³。另外梅山也有出現北部客記載，時間是在日治初期，大約在張文環剛出世的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左右，因當時日本人發現梅山鄉深山地區長滿許多原始樟樹，極具經濟價值，樟腦業於焉而生，吸引外地人來到科子林、生毛樹等深山地區從事樟腦業，這大部份人定居下來，成為梅山的北部客⁷⁴。筆者統計梅山鄉日治時期，上述北部客之人口數，1915年至1935年，（每隔5年一次調查，共有5次統計）⁷⁵，平均為266人，若以1925年小梅庄人口數：11'841人換算比例，約估佔有2%。故梅山地區住民主要還是漢人系統的閩南人為主。所以在張文環出生的1909年後，梅山、太平地區大抵而言，傳統閩南人與客家人的住家差別不大，中國大陸客家人原鄉的「圓樓」並未在嘉義縣境內出現⁷⁶。所以所以福建式建築就是梅山、太平地區傳統建築的重心。

在張文環讀公校住在梅山時，梅山街面上的住屋，有相當多所謂「半樓仔」的房子，一樓高度約十尺，二樓則為四尺，且二樓多以木材來建蓋。今日梅山街面上的住屋以及公司行號，則都以鋼筋水泥屋為主了。另在太平山區由於有大面積竹林，因此其住家建材的使用，即以竹木為主要選擇，以前「竹管仔厝」是相當普遍的。⁷⁷

再依《嘉義縣歷史建築調查》⁷⁸記述，絕大多數住宅是傳統的建築形式。傳統民宅的平面形式以鄉村地區最為常見，分布也最普遍；其平面形式，有一條龍、單伸手（L形/轆轤把）、三合院和四合院等四型，但以三合院屬最為常見⁷⁹。而

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29。「三山指的是廣東潮州地區的獨山、巾山和明山。三山國王就是廣東潮州地區的地方保護神。三山國王，在民間傳說很多，屢有顯靈，都是以協助地方除害禳疾，化解水旱和刀兵之火為取。三山國王之三王，各有神誕之日。獨山惠威宏應豐國王是3月16日；巾山助政明肅寧國王是2月28日；明山清化盛德報國王是3月24日。每逢三山國王神誕之日，福建潮州地區以及臺灣和東南亞地區的潮州人士多進廟奉祀三山國王。」

⁷³林德政採訪、縣志纂修中心紀錄：《沈耀相校長口述採訪紀錄》，2005年11月9日。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289。

⁷⁴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290。另：「1、科仔林位於今日梅山鄉瑞里村，此地早期都是「水科樹」所形成的水科林，因此以科仔林命名，科仔林與竹崎鄉的仁壽村隔溪相望，有瑞水公路經過此地，為瑞里村對外的主要門戶。2、生毛樹海拔約1000公尺，是今日梅山鄉瑞峰村行政中心所在。」，引自江茂男等撰稿：《梅山地名誌》，（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民96），頁：142~147。

⁷⁵資料來源：1、臺灣總督府，《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要覽表》，大正九年(1920)。2、臺灣總督府，《第二回臺灣國勢調查要覽表》，大正十四年(1925)。3、臺灣總督府，《第三回臺灣國勢調查要覽表》，昭和五年(1930)。4、臺灣總督府，《第四回臺灣國勢調查要覽表》，昭和十年(1935)。5、顏尙文主持，《嘉義縣客家族群調》，2003年，頁：60-61。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290。

⁷⁶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三，住民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449。

⁷⁷王俊昌、馬有成、鍾智誠撰文：《寫真懷舊：梅仔坑影像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2），頁：154。

⁷⁸嘉義縣立文化中心委託，由李乾朗先生主持調查。（李乾朗，1998）

⁷⁹陳文尙、陳美鈴纂修：《嘉義縣志·卷一，地理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721。

其傳統的住宅形式之型式，張文環在長篇小說〈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對的梅山街面與太平地區傳統建構造，有著十分匠心又仔細的描述：

台灣街上的家屋構造，從都市到鄉下，大都有相同的樣式，像隧道那樣裏面很深入。因此從店舖到裏面的廚房之間，留下二坪左右的院子採光。要把店舖向外的房間當做大廳，是否要設置神壇，方位如何，必須請來能看風水的人，詳細判斷…從中庭可以看到藍天，而神似乎從那兒降臨到神壇來。（〈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1。）

民間傳統常見到的住宅，有「街屋」及「合院」兩大類型。「街屋」是位於商業城鎮街面路上，特徵是屋門橫面不寬較窄小，但是縱身細長而向後伸延，依屋形也俗稱為「竹管厝」。張文環即是在描寫街面上的這樣「街屋」。當時在梅仔坑街鎮上，因臨街聚集成商業區域，所以地價一定昂貴，因此店面與其他鄉鎮街屋形式一樣，均呈現出寬度窄小，但是縱身「深落」的建築樣態。而此種街居的作用是可以使一整條緊鄰的商店，呈現出街繁榮熱鬧的景象。

而另所敘及之「因此從店舖到裏面的廚房之間，留下二坪左右的院子採光」，主要是留出採光用的「天井」，此目的乃為住宅內部空間提供充分的自然光與通風之用；圍繞在天井周圍的主要是住屋裡連結各個房間、廳室的走道，簡單說就是人每天會在裡面移動的空間，有了這樣留「二坪左右的院子採光」的天井設計，在白天就不用開燈，住戶也不用在黑漆漆的走道裡摸黑前進。於是每一個住家內靜止的空間（例如客廳、臥房）朝外、流動的空間（例如走道）朝內，雙方都可以獲得必要且充分的自然光及空氣的流動。如此一來天井不僅是一根大燈管，也是一根大煙囪，透過空氣對流把室內的潮濕和穢氣統統帶走。⁸⁰無怪乎，張文環才會又再敘及：「從中庭可以看到藍天，而神似乎從那兒降臨到神壇來。」的情境描述。繼續張文環又再提到：

店裏帳房是隔著中庭和有神壇的大廳面對著。大廳隔壁是主人夫婦的房間，再隔壁房間整修了之後，要當新郎新婦的臥房。從表面看是兩棟的房子，但是後方是連接著，廚房是共通的場所，兼餐廳使用。後院有五段的石階，下了石階便有二百坪左右廣大的曬衣場。…面向街道的正面有人來往呈現熱鬧的情況，但是家屋的後面，有小鳥的啼鳴，完全就是山鄉的風情。…像這樣在屋後有廣大的院子，打開刺竹圍柵的檜木門扇，走去約二百公尺的地方就有小溪，那兒成為這附近的女人的洗衣場。（〈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2。）

⁸⁰參見網搜：從米拉之家談住屋自然採光與通風 <http://hearrain.zooserver.net/boblog/read.php/47.htm>，(103.03.28)

漢人住宅早期都屬三合院式，亦即上述「合院」類型，正中是正廳左右為護龍，正廳神桌上有神龕，供奉祖先及神明。但在「街屋」類型的房子是「把店舖向外的房間當做大廳，是否要設置神壇，方位如何，必須請來能看風水的人，詳細判斷」。此乃因房型之改變，於致供奉祖先及神明的正廳神桌位置，就會因地制宜而有所改變，但一定會設置，足證供奉祖先及祭祀神明保佑平安仍是先民生活在家中的大事。

若是在梅山、太平屬於「合院」類型房子，則是由祭祀祖先、奉祀神明的「祖先廳」（大廳）為中心，左右對稱的展開寢室（臥房）、灶腳間（廚房）、書房、工作間、農具間、前廳，圍繞成三合院的獨立民宅；而在梅仔坑街上市中才會有店舖兼住家的「街屋」，但無論建築規模的大小，每家每戶的祖先廳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空間，象徵崇敬祖先、重視宗族、倫理、輩分的習慣。⁸¹就算是若是在較窮困的尋常家庭（竹、茅、土屋）中，僅有獨立一間房子內再以茅或竹、板、布隔開的住家仍會簡單設立的，如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陳啓敏住在山雜林內的小屋，太太秀英就交待要在住家中架設神壇的要求與架設神壇所引伸出來的意義有了生動的描述：

「廚房牆壁上，要架設神壇才好。」她把拿著筷子的手放在桌子上，看看丈夫的臉。…我明天到街上去，買一塊木板回來，木匠的家一定會買得到吧。在牆壁上釘木板做為神壇，俗稱『蟑螂之翅』是最簡單的，忽然充滿了幸福感。另一方則感到不安。不求神保佑，不知甚麼時候魔鬼會侵入來也說不定。這不只是這一對夫婦，所有的台灣人都不斷地受到不安的威脅。…山高皇帝遠，這才是最輕鬆的生活。因此漢民族會流浪到各處去。（〈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33）

梅山、太平地區於日治時期戶的尋常百姓的住居在窮困的生活中就如同在先民開墾初期，為便利拓墾耕種，房舍都是就地興建，散落在各山林或田野間，建材則大抵都是使用房舍周邊的天然資材如竹子、茅草、石壁、山石等。結籬架竹，石壁為面，填土為牆，覆以茅草，用來作為遮蔽風雨委身居住，繁衍家族的根基所在。其後生活條件逐漸改善，才能使用磚瓦，用來興建磚牆瓦房。對於散落在各山林或田野間之房舍，結籬架竹，覆以茅草，用來作為遮蔽風雨，委身居住的風情，〈夜猴子〉一文中對此景多有所描述：

石家到這棟孤屋來的時候，不僅是孩子們而已，連一家之主的自己也都感到悲寂，…只是山中一棟孤零零的房屋罷了。（〈夜猴子〉，卷2，頁42）

⁸¹參見江韶瑩等撰稿：《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Dictionary of Taiwan folk artifacts，（南投市：台灣文獻館，民98 12），頁：86。

西下的陽光會從牆壁隙間反照餘暉到寢室來，照得很亮。「這樣子可以節省油燈的油。」(〈夜猴子〉，卷2，頁48)

「雖然是孤獨一棟房子，但是這裏都是自己的土地，心裏也踏實些，不久也會熱鬧起來。」(〈夜猴子〉，卷2，頁57)

張文環很有智慧的以石一家人在太平山區部落單獨的住家生活故事，在其平凡平淡的自然筆調下，巧妙傳達出台灣人在外來民族高壓統治下的等待與希望隱喻：

「雖然是孤獨一棟房子，但是這裏都是自己的土地，心裏也踏實些，不久也會熱鬧起來。」家，不管大小、好壞，只要都能是在自己成長土地上的「家」一起生活，那就是未來希望的所在。因此，大家相信「天無絕人之路」，確信「一支草，一點露」的生命觀點。先民遠渡重洋，來到臺灣開天闢地，經歷了驚濤駭浪，在僥倖登陸之後，面臨颱風、地震、豪雨、乾旱、瘟疫等天然災害加上恐懼，於是「家」與戶戶家中的神明庇護，就提供安身立命與精神寄托的功能了。

另外，對一般家中屋內的擺設與牆壁上佈置略述，在〈地方生活〉一文中張文環也有提到：

澤跟著阿山進入書房，看看阿海大約三十冊的漢文藏書。打開窗，眼下能眺望山峰，也可看到獨立於山附近的懸崖。牆壁上貼有一張陳杏元和蕃的水彩畫，畫得不是很好，但是頗有風趣的畫…澤想要看下一張繪公園風景的彩色筆畫，淑突然跳上床把畫撕下來了。(〈地方生活〉，卷3，頁27)

家境稍小康，且又有孩子在公學校接受教育的家庭中大都隔間書房，房內也會有些許藏書，而為美化牆壁使之不顯單調，也都會貼、掛上圖畫字軸，或孩子們學校上課的成績作品。而文中所述及之「牆壁上貼有一張陳杏元和蕃的水彩畫」小說情節，筆者認為張文環乃是引用漢劇《杏元和番》的情節故事，在此處很有智慧的隱喻在專權的日治時代下，台灣人民像陳杏元一樣不肯屈服在，專權跋扈又陷害忠良的唐朝首相盧杞所安排的「和番」政策婚姻中，寧死守貞也不屈服之佳話故事⁸²。

漢學中所流傳在台灣禮義情操，是多麼深耕在於百姓生活中，而不受日本外來殖民文化的影響而繼續發揚。藉著在張文環描述之梅山太平傳統「住宅建築」文學作品中，隱喻出的相關思想，更能彰顯突出梅山、太平鄉土地地建築文化的特別了。

四、行--山徑交通

⁸²參見網搜：〈二度梅(陳杏元和番)〉，台灣大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of Taiwan，<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2511>，2014.03.30

梅山鄉位於嘉義縣的東北側，地形複雜，田西到東，自丘陵、淺山及深山，山嶺高低起伏，坡陡川急，是最主要地理特色。⁸³梅山鄉由於是清水溪、北港溪各支流的源流區，河谷深切，故地表崎嶇，僅河岸邊的小河階地為平坦地形，這些河階分佈區，也是聚落分佈之可分為兩地形區，東為山地區，一般海拔高度在 600 公尺以上；西為丘陵地，一般海拔高度在 600 公尺以下，其中沿倒孔山溪、三疊溪河谷兩側地帶，多沖積扇及河階地，海拔高度多在 200 公尺以下。⁸⁴因地形地理的關係，自然在梅山地區衍化與平地或海邊鄉鎮不同的交通樣貌。而主要是因住民散居於山林野間，爬坡下坡，高高低低自然靠雙腳走路就成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張文環在〈地方生活〉就有描述到澤和父親到 R 部落楊思廷叔父家訪問及商議澤與婉仔婚事，就有提起徒步前去的情節：

晚餐的時候，母親跟父親商量明天去山裏的路程。結果，澤和父親決定明天早上先 T 部落去，在那兒參觀山裏的工場，以及去掃祖先的墓。在那兒住一個晚上，再到 R 部落去。這種行程對不習慣爬山路的澤，是比較輕鬆的。（〈地方生活〉，卷 3，頁 10）

出嫁以後的女兒有事想要回娘家探望思念的雙親家人也是得在梅山、太平的山徑上徒步穿梭，若再手提物品，背上背著幼兒，其辛苦之狀可想而知，在〈闖雞〉一文中的月里回娘家求援未成，只好獨自又在山區小徑徒步趕回婚家之情景：

月里已經失去了住一晚的念頭，那天傍晚就回到 S S 庄去了。母親流著眼淚要挽留她，不過這只是一片傷感的思念而已。月里便踏著夕陽的蔭處，趕回婚家。曾經坐過轎經過的路，月里看著岡上的草木追憶過去。回到家，該怎麼樣告訴公公？月里就是邊走路邊想，走三個多小時的時間，結果決定該說謊話了。（〈闖雞〉，卷 2，頁 173）

而在〈過重〉一文中張文環文以寫實的手法也描述了健與母親，從山上部落的家扛著香蕉與背著弟弟源仔，徒步要去山下街上賣香蕉的動作：「母親也跟著他，立刻拿出背帶捲在剛滿兩歲的弟弟的腋下，發出「嗯！」一聲，用力地把弟弟背負在背脊，且為了留一點扛扁擔的空間，就把背帶放鬆一點，弟弟就像被包在背囊裏般吊在背後。母親便謹慎地，把前的背端綁好一個結，再提起扁擔，稍為屈身扛起了兩籠放滿香蕉的蕃薯籃仔，大約有六十斤吧。」（〈過重〉，卷 1，頁 94），之後則又描述在梅山、太平土地上的這一家的母子，為了生活經濟必須以人力扛著農產重物，在沒有任何運輸交通工具協助下，徒步沿著山徑走到梅山街上的情節，同時也提起當時小孩子至公學校受教育也都得徒步往返：

⁸³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2。

⁸⁴陳美鈴：《臺灣地名辭書·卷八，嘉義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年），頁：762。

健不再放下母親自個兒走，太陽已經越過右側連山，照亮眼睛所能看得到的平野。走下坡之後還需爬上另一處山坡再走下去，才能走出平野的道路。…健遲到九歲才進入一年級就讀，今年已經是三年生了，這一條路來往走過很久了，可是今天肩膀上扛著東西，就感覺到這條路還是很遠。穿過路邊合歡木而進入相思樹道路就平坦了。（〈過重〉，卷1，頁97）

梅山、太平在日治時期，山區居民百姓日常生活上相互之互動關係，如人之往來應酬、貨物集散、農產買賣、孩童教育動線、書信往返等均屬人力徒步為主，雖然交通方法新舊有異，但山區初期運輸是以步行或恃人力而為較為普遍。就連較富裕人家出遠門或迎娶婚禮的新娘子上的轎子也都是靠人力徒步而為，而抬轎子也是鄉民的職業之一，對此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有所記述：

王仁德的父親王明通，希望要做男人之中的男人，所以不選文而選武，才淪為做抬轎的工作。（〈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30）

只是這種需要付出相當大勞力的轎夫工作，是需要警察發執照的。對此，在張文環〈爬在地上的人〉文中也又作了這一項當時期太平生活的記錄：「明通兄，今天不要喝那麼多酒，去龍眼林部落的路很壞。轎都有警察發的執照，你，萬一把轎抬翻了，顧客受傷的賠償和轎本體損害還可以補救，但是警察沒收了轎的執照的話，我不像你，馬上就沒有飯吃了。」（〈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77），由上可知在梅山、太平地區當年擔任轎夫工作不僅只出賣勞力而已，還要擔當乘客受傷或轎子損壞賠償與吊銷營業執照的風險。一般來說梅山民間的轎子除了用於官員的巡視或出遊，大部分是在婚禮迎接新娘的時候使用，當地居民的日常交通反而很少用到轎子。梅山山區常見的轎子多是兩人共抬的，這叫做肩轎；另一種稱為籐轎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官員或是地方上較有名望的人才會使用⁸⁵。依文獻查知1925年4月至1940年4月在小梅庄轎子數平均為15台，最多是在1928年與1932年的18台，1932年從逐年減少，最少在1940年的9台。⁸⁶

除外，在大眾、貨物農資運輸上都依賴台灣各地都會見到的牛車。牛車是臺灣初關到日據時代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可用以運貨也可載人⁸⁷。最早的牛車，是以兩個木板輪構成，輪板直徑約四台尺左右，以檫樹（桂柔）實木拼湊而成，

⁸⁵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361。

⁸⁶1925-1940年小梅庄轎子數量統計：「1926.4：轎子17、1928.4：轎子18、1929.4：轎子15、1930.4：轎子18、1931.4：轎子17、1932.4：轎子18、1933.4：轎子17、1934.4：轎子15、1935.4：轎子14、1936.4：轎子13、1937.4：轎子12、1938.4：轎子11、1939.4：轎子10、1940.4：轎子9。」資料來源：《臺南州統計書》，各年度，「1925-1940年小梅庄諸車輛及轎子數量」。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362。

⁸⁷關山情策劃主編：《台灣三百年》鄉土系列B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民國70年2月），頁：156。

堅固耐用，板輪老舊時卸下來還可利用，舊時農倉「古亭畚」都以廢輪板當底座，所以稱為「車輪畚」⁸⁸。1930 年左右又改用四輪橡皮輪，二輪牛車運轉較為便捷，四輪則載重量較大。日據末期全臺有牛車 6 萬餘台，在荒村小路載貨也用獨輪車或肩挑。⁸⁹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也對梅仔坑街景交通與牛車使用有所描述：

上午八點到下午一點時候，在這梅仔坑庄市場出入的人們，不管任何季節，都超過一千人。從梅仔坑庄到縱貫鐵路的大埔林車站，有十二公里多的距離。交通是每天有牛車往來於州道而已。…會社線的客車，去程並無感覺，但是回程就像牛車一樣搖得很厲害。（〈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16）

透過張文環在文學作品裡對梅山地區社會生活影像的觀察，真實記錄出早期梅仔坑土地上艱苦人民的生活寫真。那是一處充滿鄉土淳樸風俗與純樸良善人民的生命所在。而對梅山走進「行」的交通革命新時代中，張文環也有很多的描述，像對於梅仔坑對外鐵路、公路通車運輸上的書寫，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著墨甚多：

梅仔坑庄的山產物的搬運，主要依靠製糖會社的鐵路。到會社線的梅仔坑車站，離街市約有三公里，其間的交通需要利用台車。要去台灣南部的製糖業和木材的重要市場嘉義市，就要坐台車沿著河邊去梅仔坑車站，再轉乘會社線鐵路去大埔林車站，換搭縱貫鐵路線。會社線鐵路只有早上六點和下午一點的二次往返而已。…在隔鄰的大埔林街有製糖會社，因此會社所有的土地內設有日本人小學校。在梅仔坑庄的日本人兒童，搭乘早上六點的會社線火車去上學。（〈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16~17）

文中所述及的「會社的鐵路」、轉接運的「台車」鐵路，均為梅仔坑走進「行」的交通革命新時代中的文學見證。梅山的交通在台灣光復後，至今均以客貨車的陸運為主，通往斗六、嘉義等全省各地。但在古代行旅往來都靠挑擔走路，通往各地都是人行便道。到了清末，部分地區才有牛車路之擴建⁹⁰。而在張文環於太平部落剛在學步的明治 44 年(1911) 時，大林新高製糖株式會社成立（即今之大林糖廠），革命性的鋪設鐵道至梅仔坑⁹¹，當時的梅仔坑車站，位在今天梅山鄉的

⁸⁸參見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 89），頁：51。

⁸⁹參見關山情策劃主編：《台灣三百年》鄉土系列 B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民國 70 年 2 月），頁：156。

⁹⁰張清池編：《梅山地名溯源》，（嘉義縣梅山鄉：財團法人梅山文教基金會，86 年 6 月 1 日），頁：10。

⁹¹參見張立人、姚愛敏編輯：《大林風情之映像 Photographs of Ta-Lin》，（嘉義縣大林鎮：財團法人樊賜生文化藝術基金會，2003 年 10 月），頁：32~33。內有當時照片 4 禎及圖說：「新式糖廠的先驅，每日壓榨 450 噸，建於西元 1907 年」、「大林糖廠五分車大林驛於民國 48 年停止營運，令人懷念。」、「不用動力的輕便車，可載人上班或維修工程」。

梅北村華山路倒孔山溪邊，舊稱車頭再以輕便軌道延伸至梅仔坑市街附近⁹²。當時的鐵道起點為大林，鐵道的兩個終點，東為梅仔坑，西為新港。後來也有所謂的嘉義軌道株式會社，經營一條嘉義至小梅間的輕便軌道，日治時期製糖會社所經營的鐵路為「私設鐵路」(民營鐵路之意)，這些鐵路的功用，除了載甘蔗與糖外，還會經營一般人員客運與貨運寄送⁹³。有關鐵路營運部份，可從《臺南州統計書》略知一二：從製糖會社小梅驛前鋪設至街面的這一條輕便軌道，原先由小梅輕便軌道社經營，至大正 13 年(1924)改由梅山輕鐵公司經營，梅山輕鐵公司接手後有長達 6 年的繁盛期，惟自昭和 6 年(1931)起運量大減，獲利減少，至昭和 9 年(1934)結束營業。另一條輕便軌道則由嘉義軌道株式會社所經營，起點站在嘉義市，終點站在小梅庄，這條輕便軌道除了經營貨運之外，也經營客運，此線有 60 台臺車，無論客運或貨運都有不錯的營業成績⁹⁴。

張文環在梅仔坑「行」的另一項公路汽車通行部份也在文學作品內有所描述，在〈閩雞〉文中就寫到：「SS 庄和 TR 庄之間的公車開通有了消息，火車站的店也附隨著，傳播到全村來，振興的氣氛便充滿在村子裏。」(〈閩雞〉，卷 2，頁 166) 文明的科技交通產物的出現，帶來的繁榮與時尚進步感，除了影響到梅仔坑人民生活的腳步與面貌外，甚至也直接左右了年青人對傳統工作、職業價值的顛覆。如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的描述：

那個阿德意料外地到嘉義市去就職，梅仔坑庄的年輕人都感到很羨慕。有了機會，阿德在公學校畢業就被介紹到嘉義市的汽車公司去當小弟工友。王仁德不聽阻止，不願意只做抬轎的兒子渡過一生，便收拾自己身邊的必需品，跟著從嘉義市來的母親親戚的叔父，趕到公司班線的梅仔坑庄火車站去(〈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162)

而事實上的當年汽車司機在大眾眼光下，的確是有比轎夫、駛牛車的人有較多的青睞，甚至也成為父母親期待子女成就的價值判斷：

「男兒立志出鄉關，功若不成死不還」。阿德是十六歲，卻說出老師教的這一句話，轎夫對這一名言感到驚訝了。自己也曾經在漢文書房聽熟了這一句話，但是覺得像流行歌詞，沒有體會到它的深意。現在聽兒子口裏唸出這一句名言，才覺得今天兒子要出門，好像是要去考高等文官那樣的大事而感到嚴肅。(〈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163)

⁹²張清池編：《梅山地名溯源》，(嘉義縣梅山鄉：財團法人梅山文教基金會，86 年 6 月 1 日)，頁：10。

⁹³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358。

⁹⁴資料來源：《臺南州統計書》，各年度。〈1930-1934 年新高製糖株式會社鐵路營運概況表〉、〈1920-1930 年小梅庄輕便軌道營運概況表〉、〈1932-1938 年嘉義軌道株式會社小梅線經營概況表〉，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359~360。

而當時大正初期汽車司機的資格要取得認可，亦非易事。要考得司機執照過程及擔任汽車司機後的社會地位，張文環是這樣的描述情況：

不過當時要考司機執照，就像要取得技師學位那麼嚴重。資格考試也不像現在這麼簡單，學科考試也相當困難，如不詳細讀過汽車性能和機械部分，學科部分的考試也無法通過。只會駕駛技術，並不能得到司機。…當時大正初期，台灣的汽車司機都很氣概軒昂，在酒吧或繁華街都可以說是司機的黃金時代。（〈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163）

而隨著梅山地區汽車交通的開通營運，汽車司機社會地位的往上提升，當然也直接影響到男女婚姻擇偶對象的改變，如在另一部長篇小說〈山茶花〉所描述：

村子裏公共汽車開通以來，鄉下姑娘們都看上了巴士的司機，經常出來，站在門口向司機送秋波。（〈山茶花〉，卷 4，頁 252）

在梅山地區汽車交通的開通營運裏，張文環的文學創作也沒忘點綴一下元好問「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與「相思樹，流年度，無端又被西風誤」⁹⁵的兒女情愛故事在巴士中：

賢搭上巴士之後，娟把額頭靠在籬笆望著賢。像離脫了樹枝的花，掉落在籬笆上，賢在巴士上搖動著離開村子，突然難耐的情緒塞住心胸，娟的悲寂表情浮現在眼前。（〈山茶花〉，卷 4，頁 272）

梅山地區在交通的革新下蛻變，其中包含對許多傳統生活的重大改變。張文環筆下文學就是記錄下這歷史的段落，在梅山地區除了有火車外，也有公共汽車，通往大林與斗六兩地方。梅山-大林路線，車資一角半，小火車則較貴，約兩角四分錢，那時候的火車以燒柴為動力。日治時期公共汽車，一天大概十二班車。公共汽車由昭和 2 年（1927）成立的「梅山自動車公司」所經營，發起人為瑞里人彭砥、梅東人林鄭金柱以及嘉義人林瑞正，那時的經營情形為購置中型客車往來於梅山與大林之間⁹⁶。這也是梅山早期對外聯絡的交通要道，是今天梅山往大林方向的 162 縣道，有公車行駛，而且日本人統治時，會定期的舉辦一些有關優良道路的競賽，那時由小梅庄通往大莆林的路段就得過優良道路的評等。⁹⁷對此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有著這樣的描述

⁹⁵將門出版社編輯：《中國古代抒情詩一百首》，（台北市士林區：三人行書局，民國 71 年 11 月），頁：217。

⁹⁶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355。

⁹⁷王俊昌等撰，《寫真懷舊：梅仔坑影像誌》，頁：86。

大正十三年在梅仔坑庄頭一次成立了汽車公司，當買來中古的福特車二台，驅駛於梅仔坑庄和大林街從來沒有出租的新汽車走過的川路之間，王仁德在庄內成為第一位司機，成為一次衣錦還鄉的代表。（〈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23）

但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又因為戰時的經濟統制，昭和17年（1942）納入臺南州自動車株式會社（今嘉義汽車客運公司）。除在客運之外，梅山地區也有發展另一種有關「行-交通運輸」的類別，就是經營貨物的運輸。在昭和12年（1937）小梅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開始經營卡車，辦理貨運業務。戰後梅山地區的交通事業曾經一度中斷，直至民國35年7月1日，小梅鄉（按：當時尚未改名為梅山鄉）合作社（按：今梅山鄉農會身）開始經營汽車客運的業務，並且購買一輛客車行駛梅山至大林路線。⁹⁸這算是戰後梅山地區公車業務的草創時期了。

除外，在張文環在今日世界僅存的三大高山鐵路，阿里山森林鐵路對梅仔坑民眾生活的影響，也列入其文學作品的記錄中，如在〈夜猴子〉中：

這整棟孤屋的正對面能看到卡拉賓的山，也能微細地聽見阿里山鐵路的火車汽笛聲。（〈夜猴子〉，卷2，頁42）

又在〈爬在地上的人〉長篇小說相繼入筆中：

竹崎庄離梅仔坑庄大約十公里，有阿里山鐵路車站的地方。竹崎庄跟嘉義市有阿里山鐵路可以直接通達，…商量陳久旺和吳氏錦的婚姻時，正好是在決定設阿里山鐵路的時期，竹崎和梅仔坑庄的居民都把火車要駛上高山來的事當日常的話題。（〈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8）

娘家的城鎮和嘉義市之間的阿里山鐵路通車了，雙親就常寄來在嘉義市買的蜜餞或珍稀的餅等。把那些禮物分給婆婆也算是快樂的。（〈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81）

而另以小孩子天真無邪的雙眼中，阿里山鐵路帶給梅仔坑長大的張文環又有著什麼有趣的回憶呢？在〈山茶花〉一文中，張文環就寫下了一種令讀者閱讀出欣喜不已的感動作品：

有孩子要去旅行的家，門扇都開著，燈也點得很亮。店前的小弟手拿著掃帚，睡眼惺忪，看著隊伍行進。孩子的盛裝像大人穿著禮服一樣，如果腋下不挾帶著行李包袱，看起來就更英姿煥發了。…看得見小小的鄉下火車

⁹⁸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355～356。

站依附在河原邊，孩子們不知不覺的喊萬歲奔下坡去。鄉下火車站前，好久沒有出現這樣的祭典氣氛了。從丘陵那邊傳來了汽笛聲咻！的聲響，孩子們便哇！叫著圍在鐵絲前。…乘上火車之後也還沒有開始剪票，其他的乘客都還在候車室等著。孩子們十分得意興奮，我們坐好了剩下的才給他們坐，山裏的孩子阿順這麼說。不久剪票也完成了，火車吹了汽笛就喀咚喀咚開始走動了，讓孩子們的身體抖動得很愉快。…把這麼神氣地奔馳的火車，比喻為鄉下紳士的話，大家都被紳士背著奔馳，覺得很快樂。窗外的景色，在霧靄滋潤下，開始接受朝陽。心情、景色都走向都市，一切都拍手喝采來歡送，看起來那麼喜氣洋洋…火車頭像老虎威嚴的臉衝向車站來。如果飛機是模仿蜻蜓做的，那麼火車就是模仿龍做的，山裏的孩子們都想把這機械的厲害與強勢，做為回家後的主要報告資料。（〈山茶花〉，卷4，頁68~71）

以小孩子純真的雙眼所見之阿里山鐵路，在日本殖民政府現代化下，日人為開採嘉義縣山區資源，包括阿里山檜木，及山區的礦產，以運回日本，便開始將張文環筆下記錄的「現代化」設施推到了梅山及竹崎山區裏。阿里檜木林發現之初，最初無人能判斷是否具有開發價值，一直要等到明治36年（1903）6月，經林學博士河合鉢太郎的實地勘查，始認定具有開發價值。張文環出生前的明治37年（1904），總督府就決定要開採了，擬定了經營計畫。阿里山森林鐵路，由海拔30公尺之嘉義市起站，迄海拔2'274公尺之阿里山，垂直爬升高達2'244公尺，鐵路修築歷經十二載，於大正二年(1913)竣工通車⁹⁹。從嘉義市到竹崎後，循山形開始入山，就往阿里山十字路建了鐵道，來運輸阿里山木材下山再轉至日本。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寫著：

竹崎庄離梅仔坑庄大約十公里，有阿里山鐵路車站的地方。竹崎庄跟嘉義市有阿里山鐵路可以直接通達，但是竹崎庄的背後是險峻的山，平坦的地方也不比梅仔坑庄有那麼肥沃的土壤。（〈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8）

那是明治四十三年年的時候。阿里山鐵路的工程一開工，竹崎庄便呈現了活氣，…看她們漂亮的髮型或華麗的衣服，鄉下的年輕人心都浮動了。文化的潮流乘著鐵路來，而花柳的浪波也跟著湧上來了。（〈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8~19）

當時由於伐木、集材、運材、造林等諸務繁興，嘉義市則以大規模之製材而存在與繁榮，成為當時臺灣木材大集散地區。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對嘉義市當時的繁榮也有以陳久旺父親為主角有著如此趣味的描述：

⁹⁹張建偉纂修、張秀蓉分修：《嘉義縣志·卷七·經濟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頁：546。

自己因生意上的事去嘉義市住了一個晚上，顧客的主人招待他去料理店，而跟那店裏的女人睡了，那種快樂的記憶迄今難忘。（〈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9）

阿里山其名貴之針葉樹材，如扁柏、紅檜、亞杉、鐵杉、松等，有「阿里山五木」之稱，材質之優良耐久，馳名海外。在昭和十九至二十年（1944-1945），是為全盛時期，一直要到民國五十二年（1963），玉山林務管理處才結束伐木¹⁰⁰。

五、哲理隱喻與探討

在張文環的鄉土文學創作中，除了詳述日治下的梅山、太平人民生活樣貌，留下文學見證外，故鄉的空間與童年成長的記憶交織在文學稿紙字行間，一格一格造就出了張文環獨自的鄉土世界。柳書琴就說：「不論就整個日據時期的鄉土書寫或張文環個人的故鄉書寫而言，不以充滿敵意的、露骨的批判視野著墨殖民地的黑暗陰慘，而以感動人心，引發思慕懷想，生活步調與生存價值自成一格的美麗小社會來吸引讀者，召喚共同感情，從而揭示異民族社會的文化及價值差異。¹⁰¹」而其自成品味的鄉土文學創作中，也留下許了哲理隱喻與探討的空間。如在〈故鄉在山裏〉一文中就把澤父子的對話，對山中幾千石階的交通山徑與鋪設好的鐵道運輸作成比喻成新、舊，進步、保守之時代分別，孰優孰劣的相互辯證哲理，留給讀者自行思判的議題：

「現在，什麼都用火車搬運，所以這條路都很少有人走了」

【喻為舊傳統已漸消失】

父親講了那些，真的這是鋪上幾千石階的山路當時開闢這一條路的老百姓的勞苦真令人懷念。

【喻為對舊傳統的懷念】

「以往往來這條路的人很多。楊思廷叔父也是每天走這一條路去T部落上學的。」

【喻為對舊傳統的懷念】

「那是把四書五經奉為是萬能聖書的時代吧。」

¹⁰⁰參見阮忠仁纂修：《嘉義縣志·卷二，沿革志》，（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204～206。

¹⁰¹柳書琴：〈從部落到都會—張文環(山茶花)與進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207。

【喻為舊傳統的諷刺，引喻新時代的重要】

「嗯，沒有道德觀念，社會就會亂，也許像那個時代也不錯啊！」

【喻為對舊傳統的肯定】

「精神力量也重要，但是科學的力量才真大。爸爸，現在的科學等於從前的一切力量。」

【喻為對新時代的肯定】

「也許沒有錯，不過沒有靈魂的力量不是很危險嗎？」

【喻為要對新時代有所反思】

「當然沒有錯，那就是學者的工作--」¹⁰²

【喻為知識份子對新時代的變革責任】

任何一個年代都會面臨新、舊，保守、改革的意識爭論，今日的新，也許就是明日的舊。而張文環在鄉土文學的創作中經常會很巧妙埋下思想觀念的辯證題目來讓讀者思考反芻，又如在〈故鄉在山裏〉一文中又再次安排澤與淑的弟弟阿海的對話再次激起新時代與舊教育的衝突浪花，也要讓讀者在浪花的泡沫中尋找出海浪與岩石的沖擊點而去思考：

全以論語的思想教育培養長大的阿海，其樸素的性格裏帶有學究性的氣質。他說自己的名字是阿海，但還沒有看過海。他又問，澤去學回來的學問有多新，而新的現代的學問，跟孔子的教誨有什麼不同？真令澤覺得慌張失措。「據於誠實而思考苦悶的問題，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有其新的生命。所以孔子的學說在現今的大學也被閱讀著。只是說，阿海，譬如你所想的中庸之道，如果據於狹窄的論語性，也就是儒教性來思考，而不考慮它和現代這個非常不同的社會情況之間的調和，那麼，中庸反而無法得到真實的中庸吧，因此，如果能思考新的東洋文化的話，在思考中就會產生新的中庸之道啦，這一點才是困難。」¹⁰³

同是日治時代接受教育的青年，張文環筆下架構出代表傳統儒學教育下成長的阿海，與相對去日本吸收新知的澤，兩者所學，究有何不同？又有何相通？對此，陳建忠曾提出這樣看法：「筆者試圖將台灣作家描述成長歷程的小說史，視為台

¹⁰²【】：內容為筆者加註。張文環著〈故鄉在山裏〉，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3，（台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民91），頁：55。

¹⁰³張文環著〈故鄉在山裏〉，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3，（台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民91），頁：63。

灣人自我認識的經驗總和。也即是透過不同時代的成長小說，看待台灣如何面對各種文化的衝擊，從一個世界史中的所謂「化外之地」而逐漸成長變為如今的面貌。…由成長小說的角度，提供讀者思索作者、讀者與台灣的成長經驗，並可窺見整個二十世紀台灣成長小說與台灣人自我認識的演變。」¹⁰⁴，日治下的台灣面對各種文化的衝擊，從一個世界史中的所謂「化外之地」而逐漸轉變為有鐵路有火車有汽車的現代化年代面貌，而新的年青人在其留學的認識與經驗總和與單一只做儒學背誦的論語教育勢必有所衝突。唯有張文環所表達的「如果據於狹窄的論語性，也就是儒教性來思考，而不考慮它和現代這個非常不同的社會情況之間的調和，那麼，中庸反而無法得到真實的中庸吧。」才是張文環最重要要表達的哲理吧！

因此，他的小說從描繪庶民的生活態度和道德觀念出發，進而探討生存意義、省察人性，揭示做人的尊嚴和責任的哲理¹⁰⁵。而在面對被殖民統治下的智識份子面對生活的困頓與不安，張文環在小說中就是認為要不斷凝聚人生意志與決心力量的，對此的自惕自厲的生活哲學中，張文環在〈土地的香味〉一文中，也有很貼切的描述：

長久失業，不但懶惰成習慣，凡事容易神經敏感，腦筋又充滿著空想或夢想。結果衰頹墮落於無氣力的生活裏，不然就是奮起異常的勇猛心，從此飛躍，遇到必需選擇雙方之一的窘境。這種情況下，能決定人的行動的，只有自己的意志而已。清輝如此想著。清輝就是抱持著這樣心情，在東京渡過近十年的歲月。（〈土地的香味〉，卷3，頁114）

相同的，人人都要善用自己獨立的意志力，不因外在因素影響及他人的左右，只有在積極的行動上才能決定自己的方向。張文環在〈部落的元老〉一文中也這麼寫著：

善用了奴隸的劣根性。再沒有比不知道自己價值的人更可憐了，而受他人牽制卻不自知依然沾沾自喜的俗人更加讓人憐愍。（〈部落的元老〉，卷1，頁118）

而在張文環的殖民統生活中，永遠沒忘要去追求智識份子的道德責任，在此意志力驅使下，他除在鄉土中渴望尋求抵抗統治者侵略力量外，更不斷地像在漆黑的海岸上，其文學作品中都能適時安排閃爍的光芒，提點住航海中船隻的舵槳。如在〈地平線的燈〉一文中也有相同令人深省的人生觀照光芒在閃爍：

¹⁰⁴陳建忠著〈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論張文環小說中的「成長」主題〉，《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民92年101月18日），頁：17~18。

¹⁰⁵參見柳書琴、張文薰：〈張文環研究綜述〉，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張文環》，（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77。

「信呀，人生的生活只能走到哪裏算哪裏，不是嗎？光是悶悶不樂想不開也沒用。就像追求地平線的燈一樣，不管是誰，都在追求無止無盡的幸福呀！最後，有毅力、有耐性的人才得到勝利！」（〈地平線的燈〉，卷3，頁344~345。）

在張文環文學作品中，我們是很難找到有激昂的抗議，或憤怒的譴責聲、怒吼聲的文學表達，但卻都能在看來冷靜又細緻的鄉土民情描寫中，寄托出一番對出生土地人民真摯的情懷與關心的哲理。他在文學小說的安排架構中，總會留下許多的哲理字句在裏面。總在期盼日治下的同胞在逆境與不平的壓迫中，要大家別忘反思自己，更告訴大家更要有正面去思考問題的態度才是。他說：

「人生不是因為不了解未來而顯得更有趣嗎？如果什麼事都知道了，就沒有人會盡心努力了。」（〈地平線的燈〉，卷3，頁344~345。）

劉勰在《文心雕龍·第三十四·附會》篇章中強調，文章寫作必須「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即思想內容是主體，辭采形式是為其服務的。這是「附會」的首要原則¹⁰⁶。同樣的張文環在〈我的文學心思〉留下了：「文學是因為有一種人性的情感奔流，才有文學的價值。」（〈我的文學心思〉，卷6，頁167）頗富哲理的名言。正如在1943年1月30日，出獄未久的賴和因心臟病發逝世，張文環敢在《臺灣文學》第3卷第2號策劃了一個包括楊逵、楊守愚、朱點人三人所執筆的「賴和先生悼念特輯」三位前輩的道義之聲，在皇民化氣燄盛囂之際，誠然令人有正氣凜然之感¹⁰⁷。實在是「文學是因為有一種人性的情感奔流，才有文學的價值。」這一句話的最有力驗證。

而在探究人的生死觀點中，張文環對生命有「輕如鴻毛也有重如泰山」的豁達思想，他在〈土地的香味〉這樣表達：

人的生命，像是神賜與的一定的火塊一樣的。不管怎麼樣，那個火塊到了時間就會燃盡。所以人人必需有隨時可以死去的心理準備。超越死等於就是享受快樂的人生，我是這麼想。（〈土地的香味〉，卷3，頁139。）

1978年2月12日清晨5時，「張文環因心臟病於睡夢中長逝，同年二月十六日安葬於台中市郊四張犁公墓。」（〈張文環生平寫作年表〉，卷8，152頁）生命的火塊已燃盡，卻留下燃燒中的光與熱。我想內斂、熱情兼具的張文環所體悟的「超越死等於就是享受快樂的人生」，一時是很難懂的一句哲理，但不妨以元朝

¹⁰⁶參見劉勰原著，龍必銀譯注：《文心雕龍》，（台北市：臺灣古籍，1996），頁：515。

¹⁰⁷張恆豪，〈張文環的思想與精神〉，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121。

王冕的《題墨梅》，來作為此話的另一種解讀：

我家洗硯池頭樹，朵朵花開淡墨痕。
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正氣滿乾坤。¹⁰⁸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必在乎別人只誇好顏色的評論，但只求能留住正氣在乾坤的人生價值。

第二節 自然環境與時空描繪

一、梅山、太平地區山林生態之美

梅山、太平土地上的山林景物是張文環文學的創作場景舞台，梅山其地理位置要述：「梅山鄉位於嘉義縣的東北側，東鄰阿里山鄉，西鄰大林鎮、民雄鄉，北隔清水溪與雲林縣古坑鄉為鄰，南與竹崎鄉相鄰。本鄉形狀為東西向細長橫置之圖形，東西向最長直線距離約23.75公里，南北向最長直線距離約為10公里。嘉義縣梅山鄉位於嘉南平原的東北端，地形複雜，由西到東，自丘陵、淺山及深山，山嶺高低起伏，坡陡川急，是最主要地理特色。梅山鄉之丘陵海拔為90公尺起，直至高山，海拔為1,815公尺，高低相差1,725公尺，景觀殊異，但也因此形成特有的文化特色。在昔日交通不甚發達的時期，皆靠步道交通，至今流傳下來的古道甚多，是最重要的文化資產。全鄉面積124.224平方公里，約占嘉義縣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單太和村面積就比溪口鄉大。」¹⁰⁹，太平村其地理位置要述：「太平村位於梅山深山區七村的最西端，北鄰龍眼、圳南二村，東接碧湖、太興二村，南往竹崎鄉，西接半天、安靖二村。¹¹⁰清雍正元年（元1723）屬於嘉義知縣「打貓東頂堡」，光緒十四年（西元1888年）官方行政權力到達太平，屬「大坪區」；光緒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日本統治台灣，納入「大坪庄」，民國九年（西元1920年），梅仔坑區改設小梅庄，本村為大坪第一保；民國三十四年（西元1945年）十月，台灣光復改為太平村迄今。¹¹¹」

上述可見，梅山地區地形地理是具有相當複雜，全鄉高度自海拔90~1'815公尺，平地面積僅佔1.74%，依標高不同由西而東可分為丘陵地帶、淺山地帶和深山地帶等三個地形帶。由於地處清水溪、北港溪各支流的源流區，河谷深，故地表崎。僅河岸邊的小河階地為平坦地，成為聚落分布所在。¹¹²梅山在東西23.75

¹⁰⁸歐陽策編：《詩詞名句的人生感悟》，（臺北縣新店市：好的文化，2008.09），頁：213。

¹⁰⁹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2。

¹¹⁰同上註，頁：107~108。

¹¹¹沈耀宜主編：《梅山地名誌》，（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民96），頁：124。

¹¹²施添福總編纂，陳美鈴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八，嘉義縣(下)》，（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8年），頁：762。

公里的直線距離內，就有標高90公尺至1'815公尺的多樣性變化的。而其中蘊藏著張文環文學創作的豐富物產、景色，更涵養出張文環文學創作筆下的濃厚臺灣農景鄉土文化的作品。首先敘及梅山、太平均屬嘉義縣縣轄。嘉義，在清領初期歸屬於諸羅縣的範疇，「諸羅」是洪雅社名的譯音，而荷蘭人稱為Tirozen社，語音接近諸羅山社，漢人引申有諸山羅列之義。¹¹³至康熙23年設縣治於諸羅山（地為鄭氏故營址），因以命名，亦是取諸山羅列之義也。¹¹⁴而在張文環出生的年代，因為嘉義擁有豐富的山林資源，殖民政權建築鐵路，開始進行山木採墾運回日本。除外，嘉義與其他西部縣市一樣，同時擁有東山西海的地理條件，《諸羅縣志》·卷之1·封域志〈形勝〉就這麼記載：

邑治全臺鎖鑰，徑道蜿蜒；內控四里、四社之番民，外阨八座、眾社之要領。揖鯨海而枕玉山，東西壯其流峙；又雞籠而左猴洞，南北烏乎戶庭。美哉！千里之雄圖、上游之勝地已。…山因火而著，潭以劍而傳。巖號龍湖，開赤山庄之生面；…梅放連岡，疑入羅浮夢裡；松圍合抱，如見台嶺橋南；則又誇三邑以所無、擅海外之獨有者矣。¹¹⁵

提供張文環文學創作養分的土壤「梅仔坑」，在清代康熙47年（1708），此聚落已存在，當時名為「梅仔坑」的地名由來有兩種說法，一說：因未開發前，此地長滿野生的梅樹，故得名。另一說：此地古名為「糜仔坑」，因係舊時商旅必經之地，曾有人在溪(豬灶溪)邊築屋賣粥，閩南人稱粥為糜，故得名，後漸音轉為梅仔坑。¹¹⁶張文環的長篇小說〈爬在地上的人〉文中第一章，就是先從描述梅仔坑這樣的場景中開頭：

在寂寞的雜木林樹蔭下，山芙蓉開著脫離時序的花。有點不合時宜的桃色。因此，花的色彩看起來雖華麗，卻令人感到很寂寞。千田真喜男在開闢的上坡處曬太陽。早上九點時候，從山裏部落挑著土產的農夫，已經來到梅仔坑庄市場。接受晨光的山或丘陵，像剛清醒過來似地安靜，只有雞有時會尖銳地啼叫，或許是被貉給嚇壞也說不定。（〈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3）

而其出生太平村位於梅山山區，可說是一處在雲之端、山之巔，風光明媚、四季景色變化萬千的山區仙境。朱兆民對張文環出生成長的太平村有這麼印象：「太

¹¹³參見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出版，2005年6月），頁：76。

¹¹⁴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輯：《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三冊，《諸羅縣志》，周鍾瑄主修》，（台北市：遠流出版，2005年6月30日），頁：76。

¹¹⁵同上註，頁：90。

¹¹⁶陳文尙，陳美鈴纂修：《嘉義縣卷志，卷1，地理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552。

平村雖非台灣第一重鎮，也不是人間第一景，卻是個「高高在上」的雲端小城；一個青峰連綿、嵐霧繚繞、山花簇簇、鳥語啾啾、茶韻氤氳、人情瀟灑藝文飄香的明媚山村；是一見如故的寡民小國。置身其中陶然忘機更忘我，儼然現代版桃花源。」¹¹⁷，在2001年12月20日起擔任嘉義縣縣長八年的陳明文也這樣看太平：「太平，如同它的名字，一個四季如春的地方，彷彿懸掛在雲端上的小村落，適合生活、適合工作，更適合遊憩。一踏進太平村，就能沈浸在舒適的溫度與涼風中，微風吹來，不管身在太平老街或寧靜茶園，都有如漫步在雲端，是那樣的輕鬆自在。」¹¹⁸養育張文環成長的環境，就是在這美麗山野之中。他童年回憶的太平，盡是這樣美好的山川美麗景象，因此讓張文環的筆下多次細緻地觸動出他文學靈魂底深處的故鄉部落的情影，在〈我的文學心思〉中就有如此描繪：

我誕生的故鄉深山的部落，都以持有和平的家庭，能跟部落的人們親近，認為人生最大的希望。還有能夠在安寧的所在，求得安定的生活，才覺得是人倫的命運。春天有春天的祭典，秋天也有秋天的祭典，部落的人們好像被這些行事追逐著似的拚命工作。祭典時，部落的熱鬧，還有遇到人家辦結婚典禮時，都會湧現一股溫暖快樂的心情，使部落的人們，一片喜氣洋洋。每日單純又平凡地工作著，但是在生活裏，也隱藏著別人感受不到的羅曼迪克的。（〈我的文學心思〉，卷6，頁164）

梅山太平故鄉之美又有如法國小說中所描述之景，也讓張文環心動不已。他在〈山茶花〉就有如此感動又興奮的描述：

賢看完了報紙，便以清爽的氣氛走到田周圍。晴朗的天空清楚地描繪出了冬天丘陵的風景。割稻後的殘株黑舊了，田裏長出蒼生的雜草，艾蒿的黃花也到處開著，遠處能看到村裏的姑娘，在那兒摘取艾蒿嫩芽的身影。賢無意中想起了在法國小說裏看過的美麗情景，在自己的村子裏也有一樣的場面，令人感動而興奮。（〈山茶花〉，卷4，頁207~208）

在被殖民統治的時代中，台灣土地上只求三餐溫飽的善良百姓其內心最單純生命意象和太平的自然美景互相融合，恰如一幅扣人心弦的地方民俗圖畫。山村居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及蘊涵著先民遺留下來神性與靈性結合之生活風俗，更成為日後張文環文學創作的原鄉。¹¹⁹當在台灣的每個角落均受殖民蹂躪統治之

¹¹⁷太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嚴賀，總幹事王明芳編輯：《雲端太平，藝文飄香》，（印製經費贊助，著作權頁：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辦公處、嘉義縣梅山鄉太平社區，民101年12月），頁10，〈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序〉。【筆者註：朱兆民先生時任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¹¹⁸同上註，頁：9。【筆者註：陳明文先生時任嘉義立法委員。】。其縣長任期見嘉義縣政府網站：<http://www.cyhg.gov.tw>。

¹¹⁹參見王玫珍：〈一方山水養一方人——論張文環《爬在地上的人》小說中的梅山書寫〉，（嘉義大學：《第三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2007年，頁：4。

際，還留存著尚未受到貽害的香格里拉，而這裏就是孕育著日後對故鄉鄉土人民發聲的張文環慢慢成長的搖籃。對太平這片滋養張文環個人及文學生命的心靈淨土，也讓讀者讀起來有著置身於山水圖畫中的意境，如在〈夜猴子〉文章一開始的序曲就是一首山林與動物的交響曲：

夕陽西下的時刻，成群的猴子便從溪谷下游，跳越樹木到枝桠的枝桠，跳到對面的山回去。因此，樹林像被風吹掀一樣，翻翻白色葉背，搖晃得很厲害。對面的山，懸崖邊有洞窟，成為猴子們棲息的窩。沒有比這種集體生息的動物回巢的時刻，更會勾起鄉愁的寂情了。（〈夜猴子〉，卷2，頁42）

這一首來自太平山林美景聲音，與將大自然最活躍生物當成主音符的自然交響樂章，平穩的流瀉出充滿生機的大自然協奏曲，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於耳。也讓人感動在太平的山林風情中而願意留下慢活其中。張文環筆下主音符的猴子是台灣獼猴（Formosan Rock-monkey, Formosan macaque），為台灣特有種。廣泛分布於海拔100公尺至3'200公尺之山區，棲息環境以濃密之天然林為主，喜出現於裸露之岩石或水源地附近。本種為群居性動物，一群以10餘隻至30隻左右最常見，活動區域以樹林上層為主，但也會到地面來。白天活動，清晨和黃昏為其覓食高峰。¹²⁰因為是群體行動之行為，所以張文環才有「沒有比這種集體生息的動物回巢的時刻，更會勾起鄉愁的寂情了。」的感觸。而在〈故鄉在山裏〉文中，張文環更將故鄉太平隨著四季腳步在大地的舞台上的表演，作出各自不同的風情詳細的寫真：

南國的故鄉也入秋了，感到寒冷的風吹來，稻葉在風裏顫抖著。．．．盛開著的紅色白色的野花，就像在看家的小姑娘那麼可愛。．．．澤有點淘氣地，一跳，跳過埤圳。於是驚嚇了白鷺，使牠像被風吹起的綿屑般飛走了。（〈故鄉在山裏〉，卷3，頁44）。

張文環的文筆總是會在細緻地觸及幼年村落的山川花木中，架構出他長大後想要在殖民政權下能參與另一種反抗的文學形態。也就是說準確的抓住童年山林部落的影像，經由流暢的文筆傳輸在讀者面前，使其文學作品都能成為大部份同時生活在殖民政權下的讀者，可以如鮭魚回溯般，成為召喚台灣人心靈返鄉的源頭。因此，張文環來自鄉村大地的主題自然就成了台灣文學進行曲中最跳躍的音符。又如〈故鄉在山裏〉一文中，張文環就把太平在大地的舞台上展現的各種季節、氣候、時態不同風情的色彩，躍然揮灑於文學紙上，令人動容：

¹²⁰鄭錫奇等撰文、詹照欽主編：《保育類野生動物圖鑑》，（南投縣集集鎮：省特有生物中心，民85），頁：4。

田園的霧淡薄起來了，丘陵或雜木林像幅未完成的繪畫，等待著陽光射進來。（〈故鄉在山裏〉，卷3，頁46）

故鄉的美似畫，山川綠野都是寫生的藍本。如此動人心弦的鄉土倩影，在〈夜猴子〉文中也有如此描述：

山梨落花後，綠葉便繁茂起來。不知不覺之間，泛黃的山峰也變綠了，樹木萌有紅有綠的新芽。密柑的枝極也長出綠粒的小果實。桂竹林滿地能看到鹿角般萌出的新筍。（〈夜猴子〉，卷2，頁79）

除外，另有一種可為身體洗滌用的樹種，也是梅山太平的山林特色樹種，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也有入筆加入太平的山林景色行列中：

沒有肥皂，反而給啟敏帶來賺錢的機會，在雜木林裏有兩棵萊克糯米樹，萊克糯米可以做肥皂的代用品，於是像飛走似地很好賣。（〈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75）

「萊克糯米樹」即是無患子樹的日語音譯，（拉丁名：Sapindus mukorossi）別名：圓皂角、皮皂子、木患子、菩提子、黃金樹、洗手果、苦患樹、木患子、油患子。無患子在中國，自古即為人所熟悉并廣泛套用在日常生活洗滌上，因此相關記載繁多。海南島稱苦患樹，臺灣又名黃日子。¹²¹周鍾瑄《諸羅縣志》中就有記載：黃日樹【葉如苦楝，赤黑色。結實形如枇杷，色黃皮皺。中有子去之用以澣衣，功同皂筴】。¹²²

時值今日，筆者在太平田野調查中彙整觀察的植物林象欣欣向榮，本節所述之張文環百年前筆下的太平生態環境依然留存¹²³。其具體的資料如下：

1、位於太平國小¹²⁴內，有整群「南洋杉」之林象，樹形整齊樹容壯觀；「千頭圓柏」，樹種珍奇，樹形美觀、樹齡悠久，為太平國小校樹。2、位於 28 彎，陳家古厝旁，「百年龍眼樹」，齡百餘年，樹形巨大壯觀美麗為台灣高海拔稀有珍貴樹種樹形。3、位於大平社區入口（社區活動中心旁），有「九芎老樹」為社

¹²¹參見網搜：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7%84%A1%E6%82%A3%E5%AD%90>)，2014.04.11

¹²²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編輯：《諸羅縣志》·物產志-木之屬，（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94。

¹²³依田野調查：2013.08~2014.03 止彙整。

¹²⁴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 487。

太平國小，位於太平村大坪 4 號，其前身為大正 11 年(1922) 4 月設立的小梅公學校大坪分班。翌年(1923) 4 月 10 日升格為分校，惟該地向學心漸旺，班級數漸增，昭和 12 年(1937) 4 月獨立為大坪公學校，同時增加一個班級，學校編制計 5 個班級。昭和 16 年（1941）4 月 1 日大坪公學校改稱大坪國民學校。民國 34 年 11 月 26 日正式派任邱景夏為戰後首任校長，民國 35 年 12 月改稱為小梅鄉第二國民學校，翌年校名改為太平國民學校。柯萬榮編，《臺南州教育誌》，頁：288。

區入口意象樹，樹形壯觀美麗，為台灣珍奇九芎老樹。4、位於社區活動中心旁，派出所後方有「台灣紅檜群」¹²⁵，為中海拔太平社區珍貴百年紅檜樹林。5、位於社區陳家庭院內，「陳家仙人掌」，為台灣珍奇百年仙人掌。另位於陳家花園旁，百年「金毛杜鵑」¹²⁶，為台灣原生種杜鵑，乃為珍貴樹種。6、位於三元宮門口處，有「阿里山大坪茶」，為台灣原生種茶種，樹齡百餘年，樹形美觀樹種珍貴，為台灣國寶級植物。7、位於三元宮入口處，有「赤楠」，樹齡悠久，樹形美麗，為日本國寶級植物。8、位於三元宮後方舊日本俱樂部旁，有「大葉楠」樹形圓融，美麗壯觀。9、位於茅仔埔葉家前門口，有「葉家老梅」，樹齡悠久，樹形美麗。10、位於往獨立山陳家花園旁，「陳家普萵(又名"香果樹")」，為台灣珍貴原生樹種。11、位於社區梅花路旁，「百年老梅」，樹齡悠久，樹形美麗。12、位於往龍眼道路旁，有「台灣紅木」，為台灣珍貴樹種。13、位於仙人岬旁，有「百年牛樟」，樹形壯大，樹種珍貴，為台灣中海拔珍貴樹種。14、位於太平外彎道嚴家旁，有「楊梅樹」，樹形園容美麗，果實巨石百甜美，為台灣珍貴果樹。

在皇民化運動推動的戰爭時期，張文環隨筆作品中，也經常有提到童年山村生活的美好¹²⁷，對此陳建忠說出他的觀察：「這一美好回憶本身同時具有的兩個重要元素：童年與山村，對比於成年與城市，正如同他日後走出熟悉的山中、離開童年，步入社會後接受盛名之累不得不扮演動員臺灣人參與戰爭的角色。童年與山村生活竟然成為他生命中可以回溯的「故鄉」」。¹²⁸誠如所言，張文環在〈故鄉在山裏〉也這樣寫著：

他比較喜歡的是纖細的風景。或許自己是在近阿里山的T部落誕生的原故，對平地陽光強烈的照射以及混濁的水流，感覺最討厭。(〈故鄉在山裏〉，卷3，頁46)

張文環所表達的：「他比較喜歡的是纖細的風景。或許自己是在近阿里山的T部落誕生的原故，對平地陽光強烈的照射以及混濁的水流，感覺最討厭。」，其中的平地陽光強烈的照射以及混濁的水流，不就是在對日治時期山下整體的殖民環境作隱喻，並說出反殖民、反同化的台灣人民聲音--「感覺最討厭」。

¹²⁵參見李培芬著：《臺灣的生態系》，(臺北縣新店市：遠足文化，民97.10)，頁：52。「檜木林帶」是涼溫帶針闊葉混合林的別稱。又稱為「盛行雲霧帶」或「霧林帶」，因為本區終年雲霧繚繞，是台灣山區雨量最多、最潮溼的地區，森林裡主要的針葉樹為檜木。所謂的檜木指的是紅檜、扁柏等樹種，地球上木材品質最好、材積最大的檜木—「紅檜」，就是會出產自這個地區。

¹²⁶參見張永仁著：《野花圖鑑2：中高海拔篇》，(臺北市：遠流，2009.07)，頁：331。

金毛杜鵑 (*Rhododendron oldhamii*)：常綠小灌木，小枝密被黃褐色細毛與腺毛。分布於低至高海拔山區的特有種植物，生長在開闊地草叢或林緣。因分布範圍小而被列為易受害的稀有保育類植物。

¹²⁷如在《張文環全集》，卷6，〈媽祖娘娘的親事〉，頁：71。與〈小學的回憶—慶賀義務教育的實施〉，頁：146。文中都曾提及。

¹²⁸陳建忠：〈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188。

也是同樣的心情表達，張文環在〈夜猴子〉就又以阿哲的母親與阿婆這兩位，代表台灣中、老年代的台灣婦女在寂寞孤等待黎明曙光前的漫漫長夜中，靜靜聽著山林中傳來像在哭啼似杜鵑的聲音所引喻之心思：

從密林傳來苦雞母的啼鳴，帶著尖銳的哀愁，連阿婆也說：「這裏還是很寂寞……」¹²⁹「如果在部落裏屋子多，苦雞母的啼鳴，就不會聽得這麼清楚。」
「那當然。而且在這裏，聽那些鳥叫，連大人也會感到寂寞……住在這樣的深山，又沒有親戚。」母親好像想起街上的娘家，這種俗稱苦雞母的啼鳴，很像佛法僧的聲音，會啼叫整個晚上。牠是杜鵑的一種，山裏的人都叫他苦雞母。也就是單獨一個忍著痛苦的雞母的意思。母親告訴阿婆說：「我就覺得自己很像這種鳥。」（〈夜猴子〉，卷2，頁59）

杜鵑在太平山區有二種：一種體型較大，為「番鵑」（學名：Centropus bengalensis），番鵑全長約39公分，嘴、腳及趾均為黑色。全身大致為黑色而有藍色光澤，背、翼面褐色，而有淡色不甚明顯的細紋。番鵑是台灣普遍的留鳥，棲息低海拔空曠地帶的樹叢或略高之草叢。常低空做短距離的飛行，常發出“啾、啾、啾…叩、叩、叩”之聲。另一種體型較小，為「中杜鵑（筒鳥）」（學名：Cuculus saturatus），中杜鵑全長約26公分。屬體型略小的灰色杜鵑。頭至頸部、上胸為鼠灰色，下頸部略帶褐色；腹面有黑色淡褐色相間之橫斑。赤色型中杜鵑是台灣常見的夏候鳥。每4~7月出現於低至高海拔山區，常單獨在林梢或電線上停棲，常發出單調似「不不~不不~」或「公孫、公孫」之聲。¹²⁹而張文環所帶入文學作品中的杜鵑：「這種俗稱苦雞母的啼鳴，很像「佛法僧」的聲音，會啼叫整個晚上。」即為此鳥。

再順著張文環文學字行間體的軌跡，讓人不由自主走入可親可愛的大自然氛圍中神遊。置身在張文環的文學中，環顧一下四周哪一種人是真的幸福？是否回到出生的土地與之為伍，傾聽蟲鳴鳥叫，自然的音符，呼吸澄澈的空氣是真的幸福所在，因為這塊土地的一切絕不會拒絕你。

張文環在描繪太平回憶的鄉土世界中，也許也在提醒讀者多花點時間，關心身邊的人、事、物自然的無盡藏，在沈悶的殖民統治下會給我們平凡的生活增添很多趣味。多體味自然，與自然共舞。因為鄉土是萬物生長的源頭，對張文環而言，太平這裡不但是他的出生地方，也是他童年的任天堂，更是陪伴他一路文學創作，給予他寶貴成長經驗的香格里拉。如在〈夜猴子〉中張文環又有這樣的點綴：

阿美走上坡來看，真的看到好多紅色花朵般的果實點綴在綠葉間，引起了好奇心而想摘下來。阿美撿來一支竹竿，竿頭做成叉，瞄準柿子。但是竹竿好重生，竿頭只是搖搖晃晃不穩定，平常很多各種的鳥都會飛到這棵柿

¹²⁹參見姚正得編著：《華山地區鳥類導覽解說手冊》，（雲林縣古坑鄉：雲縣古坑鄉公所民，93），頁：40~41。

子樹來。有紅色羽毛和藍色羽毛的鳥，紅色羽毛的鳥是黑色的喙，藍色羽毛的鳥是紅色的喙，都會飛來。像紅嘴黑鳥、鶴鶉、鸞、黃鸞，還有山鳩都會被引誘到這裏來。咕咕叫的山鳩是令人想起鄉愁的鳥。(〈夜猴子〉，卷2，頁64)

張文環描述了太平多種山林鳥禽，事隔近百年後，在太平目前的生活空間，田園山林出現的飛躍的精靈各種野鳥種類依然豐富。依田野調查統計，共有以下幾種田野野鳥在太平山林現出蹤跡¹³⁰：

1、樹醫生--小啄木。2、校園常客--黑冠麻鷺。3、草叢隱士--頭烏線。4小紅帽--山紅頭。5、台灣夜鷹。¹³¹6、台灣擬啄木--五色鳥。7、台灣特有種--冠羽畫眉。¹³²8、憤怒鳥--紅頭山雀。9、山間溪澗的冬候鳥--灰鵲鵲。10、林間藍色小精靈--黑枕藍鵲。11、草叢隱士--台灣特有種小彎嘴畫眉。12、竹林天籟--棕面鷺。13、寶島歌王台灣特有種--台灣畫眉。¹³³14、草原精靈--褐頭鷓鴣。¹³⁴15、灰頭鷓鴣。¹³⁵16、草叢小可愛--粉紅鷺嘴。17、溪流捕魚王--翠鳥¹³⁶。18、森林的彩虹--八色鳥。19、鄉土野鳥--白頭翁。20、石鸚哥--白環鸚嘴鵲。21、紅鳩。22、斑頸鳩。23、原住

¹³⁰參見太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嚴賀，總幹事王明芳編輯：《雲端太平，藝文飄香》，(印製經費贊助，著作權頁：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辦公處、嘉義縣梅山鄉太平社區，民101年12月)，頁：105~111。

¹³¹參見翁榮炫作：《嘉義飛羽—海岸及平原地區的鳥類》，(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觀光旅遊局，民94)，頁：158。「台灣夜鷹(林夜鷹、蚊母鳥)(*Caprimulgus affinis Allied Nightjar*)，全身長25cm，棲息於平原至低海拔山區的空曠草地、農耕地、溪流河床的石礫地中。附近的農耕地在初夏時節常聽到鳴聲，入夜後會到路燈下捕食飛蟲。」

¹³²鄭錫奇等撰文，詹照欽主編：《保育類野生動物圖鑑》，(南投縣集集鎮：省特有生物中心，民85)，頁：167。「冠羽畫眉，(學名：*Yuhina brunneiceps (Ogilvie-Grant)*)，身長12~13公分，翼長約6公分，雌雄羽色相同，頭上冠羽暗褐色，冠羽下方灰白色；頸側有一弧形線斑與過眼線、顎線相連甚為醒目，是台灣特有種，是中、低海拔山區普遍的留鳥。棲息於海拔700~3'000公尺間之森林中，常成群在森林中層或灌叢活動，性活潑好動，不畏人，會發出婉轉似「吐米酒」的叫聲。

¹³³參見翁榮炫作：《嘉義飛羽—海岸及平原地區的鳥類》，(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觀光旅遊局，民94)，頁：173。「全身長24cm，褐色的中型畫眉鳥。上體大致為橄欖褐色，密佈黑褐色細縱斑飛羽及尾羽暗褐色。下體大致為黃褐色，喉至胸部密佈黑褐色細縱斑。另活動於平地至低海拔的樹林、灌叢中，常單獨在草叢中活動，以小蟲及小型蜥蜴為食。領域性強，鳴聲悅耳嘹亮富變化。繁殖季時經常在草叢突出部或灌叢中鳴唱，宣示領域並吸引雌鳥。因善鳴，常被捕捉作鳥類唱歌比賽因此野外數量不多。」

¹³⁴參見姚正得編著：《華山地區鳥類導覽解說手冊》，(雲林縣古坑鄉：雲縣古坑鄉公所，民93)，頁：100。「褐頭鷓鴣(*Prinia inornata*)，全長約15公分。夏羽：嘴黑色，背面大致褐色，略帶灰色；尾羽甚長，為台灣特有亞種鳥類，有不明顯之淡色橫斑。通常出現於平地至中海拔之農耕地、開闊草原地帶，平地較普遍。常發出單調、平緩似「啼、啼、啼」之聲。」

¹³⁵同上註。「學名：*Prinia flaviventris*，灰頭鷓鴣是台灣普遍的留鳥，出現於平地至中海拔之農耕地、開闊草原地帶，但以平地較普遍。常發出似羊叫聲之「美—」聲音，亦常發出似閩南語發為音之「氣死你得賠、氣死你得賠」之聲。

¹³⁶參見陳文尚，陳美鈴纂修：《嘉義縣志·卷一，地理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313。「翠鳥(*Alcedo atthis*)全長16公分。雄鳥嘴黑色，腳紅色，頭上至後頸暗綠色而有光澤，密佈淡藍色斑點。出現於平地至低海拔之河川、溪流、池塘及溝渠地帶。普遍分布於境內中、低海拔溪流、濕地旁。

民神話--紅嘴黑鵯¹³⁷。24、金背鳩--山粉鳥。25、萃翼鳩。26、樹鵲一嘎嘎。

而上述太平社區的田野調查統計之26種鳥類，在〈故鄉在山裏〉、〈夜猴子〉、〈莊稼漢〉、〈媳婦〉文中描述甚多，張文環也都於太平故鄉的空間、時間濃濃思懷的五線譜上，為讀者增添演奏大自然協奏曲。傾聽到大自然的鳥叫蟲鳴，是何等令人愉快呀！

還好K莊是在盆地，周圍的風景不像縱貫鐵路附近那樣單調，而比較有變化，使得從城市回來的澤的心得到了安慰。母親精心照顧的薔薇¹³⁸也開花了。白眼鳥¹³⁹停在籬笆桑木，稀奇地看著那些花。（〈故鄉在山裏〉，卷3，頁52）

雨停了。農夫們因為利用冬間期的田園種植蔬菜，而每天在耕田。澤家也依據婉仔的構想，利用家後面的田地開始種蔬菜。因此澤也拿起好多年沒有拿過的鋤柄。烏秋¹⁴⁰在焚火上遊飛，田園的風景很恬靜。（〈故鄉在山裏〉，卷3，頁72）

¹³⁷參見姚正得編著：《華山地區鳥類導覽解說手冊》，（雲林縣古坑鄉：雲縣古坑鄉公所民，93），頁：79。「紅嘴黑鵯，（學名：*Hypsipetes leucocephalus*），即為〈夜猴子〉中「紅嘴黑鳥」，紅嘴黑鵯全長約24公分，嘴、腳紅色。全身皆為黑色而有光澤，飛羽及尾羽有灰色邊，腹以下灰黑色。紅嘴黑鵯為台灣特有亞種鳥類，常出現於中、低海拔之山坡地及林緣地帶，喜停棲於高大喬木或枯枝上。常發出似「啁一啁一」之鳴唱聲。」

¹³⁸參見周克振、邵鳳揚編著：《百花治百病》，（台北縣新店市：泛亞國際文化，2002），頁：121。「薔薇花又名白殘花，自古就是佳花名卉，為薔薇科落葉小灌木野薔薇的花朵。薔薇喜生於路旁、田邊或丘陵地的灌木叢中，分布於華東、中南等地。於5~6月間，當花盛開時，擇晴天採收，曬乾作藥用。薔薇花味甘而性涼，功專清暑化濕、順氣和胃，且能止血，常用於治療暑熱胸悶、口渴、嘔吐、不思飲食、口瘡、口糜、腹瀉、痢疾、吐血及外傷出血等。」

¹³⁹【筆者註：〈地方生活〉·卷3，頁：10，內文為「母親精心照顧的薔薇也開花了。白眼鳥停在籬笆桑木，珍奇地看著那些花。」此處「白眼鳥」應是誤植，正確應是〈故鄉在山裏〉·卷3，頁：52：「白眼鳥」。】；參見翁榮炫作：《嘉義飛羽—海岸及平原地區的鳥類》，（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觀光旅遊局，民94），頁：173。「綠繡眼（學名：*Zosterops japonica*，Japanese White-eye）全身長11cm，白眼框的小型鳥。頭至體背大致為黃綠色及眼框白色，因此而得名。眼先黑色，喉至上胸黃色，腹面污白色，尾下覆羽黃色。嘴、腳黑色。」；另參考網搜：「是一種小型雀形目繡眼鳥科鳥類，平均壽命約15年。台灣多稱為綠繡眼，台語稱青笛仔、青啼仔。日本稱為目白。其他俗名包括：繡眼兒、粉眼兒、粉燕兒、白眼兒、白日眶等，是中國著名的供玩賞用的籠中的鳥。」網搜：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A%97%E7%B6%A0%E7%B9%A1%E7%9C%BC%E9%B3%A5>，2014.04.03。

¹⁴⁰參見翁榮炫作：《嘉義飛羽—海岸及平原地區的鳥類》，（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觀光旅遊局，民94），頁：199。「大卷尾（烏秋）（學名：*Dicrurus macrocercus* Black Drongo），全身長29cm。黑色大型的烏秋。嘴及腳黑色。全身黑色而有光澤。尾長，末端寬而分叉，邊緣略上卷，因此而得名。小卷尾：體型較小，身體有藍綠色金屬光澤，出現環境以山區樹林為主。活動於沿海至低海拔山區的樹林、農耕地中，以捕食昆蟲為主，喜佇立高處或牛背上，伺機捕食飛動的昆蟲。在耕耘機翻耕農地時，常與黃頭鷺、白尾八哥等穿梭捕食飛蟲及撿食土中各式小型動物。生性凶猛，護雛期常俯衝攻擊路人，又因尾羽的構造有利於在空中轉折飛行，對經過的大型猛禽照樣攻擊。築巢於樹林上層或電線上，全身黑亮，故俗稱「烏秋。」

一直睡到烏秋鳴叫，被吵醒了才離開眠床，來到田園（〈莊稼漢〉，卷3，頁221）

阿豐要把陷入牛車輪轍的腳踏車，用力拉起來而發出很大的聲音，使甘蔗園裏的青鷓振翅飛走了。（〈莊稼漢〉，卷3，頁216）

從院子裏眺望下去，就會看到旱田邊的山梨樹戴著霜，已經開白花了。竹林的黃葉也被數天來的風吹落殆盡，山好像變成了禿頭，從山梨樹的白花引來一種焦慮感，使石有諒感到無奈，而想到工場的工作。（〈夜猴子〉，卷2，頁76）

拂曉的天空，還能看到稀疏的小星星。從竹叢到田園的風景，好像小孩子塗抹在石盤上的畫一樣被霧籠罩得朦朧。埤圳的雜草蒙著露水在流汗，停在稻葉上的蜻蜓翅膀也濕透。（〈莊稼漢〉，卷3，頁206）

婉仔娘家的雙親，過了新曆年才夫妻一起來。種在庭院的梅花也開了。蟬在相思樹上吱吱吱吱鳴叫著，毫不關心孩子們的騷鬧似的。到暑假以前，棲於校園樹木上的蟬，好像停在安全地帶一樣，誰也不會手拿著塗有黏蟲膠的多的竹竿來抓牠們。（〈媳婦〉，卷3，頁98）

萬籟俱寂的夜空，迴響著另一部專屬仲夏夜之夢的演奏曲，這也是數百年來專屬陪伴台灣孩子的夜間晚安曲，即是張文環在〈土地的香味〉所寫的：「插完了秧的田園，晚上蛙鳴很騷鬧。」（〈土地的香味〉，卷3，頁123）；而另在〈莊稼漢〉中也很幸福的描述到：「然後，也沒有吃晚飯就進入房間，上床睡了。可是，田園裏青蛙的鼓噪，像演奏戀情狂想曲那麼熱鬧，一時間被吵醒了。卻又深切地感覺到這裏才是自己真正的窩。而心安地再睡熟了。」（〈莊稼漢〉，卷3，頁221）。在宋朝，辛棄疾在《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一文中也描述此景：「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¹⁴¹古今相映，穿越時空，太平仲夏夜月之美彷彿在眼前。

二、梅山、太平地區田園鄉土之蛻變。

日治時梅山市街的情景有著如此記載：「梅山街，日治初期，此地有 239 戶，人口數為 793 人，日治初期（1907），梅山街（小梅）除行政部門外，便有 6 家

¹⁴¹歐陽策編：《詩詞名句的人生感悟》，（臺北縣新店市：好的文化，2008.09），頁：173。

店面，其中醫生 4 人，雜貨商店、竹紙行各 1 家。日治末年，此地有 323 戶。而昭和 14 年（1939），此地的商業及服務業機能，年營業稅額在 30 圓以上的營業者，已有 23 家，其中 6 家為山產物。¹⁴²隨著國內經濟繁榮，民眾生活水準不斷提昇，但是也因經濟成長、產業結構改變，卻形成了都市、鄉鎮區域發展不均衡狀況。致使許多在台灣當地傳統歷史文化不斷流失。

因此，各級政府與民間學術、社團對於要找回傳統社會倫常、塑造新的社會區域文化的認同，慢慢地就成為了政府社會文化政策重要課題之一。社區總體營造是政府與民間要共同打造在地生活，並積極在傳統文化裡注入新觀念的作為。於是先在 1968 年行政院頒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政策，臺灣省政府亦於同年公佈「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¹⁴³梅山鄉在當時政府政策推動下，早期於太平、瑞里兩村內先成立太平社區及瑞里社區。¹⁴⁴

直至 1994 年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施政計畫之前，這近 30 年間其執行項目大多是以政府補助款建設經費為主，極少有民眾參與投入，致使民眾對社區本身認同感不足，致使社區間發展不均的缺失，所以梅山與太平社區蛻變有限。對此，就有學者提出當時傳統社區政策相關下的限制與缺失問題：1、社區工作重硬體不重軟體，較少考量軟體建設。2、硬體缺乏管理，浪費公共投資，僅賴行政力量而缺乏民眾參與。3、因選舉挑起地方不同政黨群眾的對立，難以凝聚社區共識。4、政府各單位缺乏協調聯繫，社區政策缺乏長期規劃，對於需要長期耕耘的社區政策有害無益。¹⁴⁵

對此，文建會才於 1994 年提出了「社區總體營造」的施政計畫，其目標在於喚起「社區共同體」意識的政策下，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共同經營社區內部的「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社會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相關文化活動等內涵。¹⁴⁶才開始有了梅山鄉、太平社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契機。

而梅山鄉太平社區發展工作也開始起步，在社區總體營造及社區意識尚未普及之際，太平社區的居民就已默默地以汗水耕耘這片沃土。1998 年 4 月間，太平是嘉義縣第一個實施垃圾不落地的村里，居民自動自發打掃街道，維護環境景觀，環保義工定期清理太平風景區的垃圾，「全民參與」很早就在這個社區萌芽，因而榮獲全省社區競賽第一名的殊榮。¹⁴⁷今日梅山與日治時期的梅山硬體基礎建設、教育、經濟等均已不同，蛻變之身影可尋。如在都市人的天空之外，還有更高更遠的一個天地，那是心靈快樂的所在。在那裏你會與平凡的生活碰面，耳朵

¹⁴²陳文尙、陳美鈴纂修：《嘉義縣志·卷一，地理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553～554。

¹⁴³林萬億：《臺灣全志·社會志，社會福利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頁：352。

¹⁴⁴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409。

¹⁴⁵黃煌雄、郭石吉、林時機：《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1 年），頁：6～7。

¹⁴⁶同上註，頁：9。

¹⁴⁷楊弘任纂修：《嘉義縣志·卷五·社會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465。

也會聽到藝術的旋律及大自然呼吸的鼻息。這裡就是梅山鄉太平村，一處遺世獨立又充滿人情味的張文環慢活故鄉，如在描述一曰之計在於晨的農家黎明生活上，〈部落的慘劇〉就曾寫到：

R部落的婦女們，早晨起床了，就習慣性地看看別人家的屋頂，才進入廚房。如果看到某一戶人家的屋頂，有紫煙上昇，就忍著還想睡的臉，拿著竹片，到鄰家去要火種。這不是要節儉火柴，是可以省去起火的麻煩，同時也可以順便接洽今天一天在田裏工作的時刻，也是蒐集部落裏的新聞很有用的機會。（〈部落的慘劇〉，卷2，頁2）

太平的農家生活從黎明起就是充滿人情味的互動到鄰家去要火種，也可以順便接洽今天一天在田裏工作的時刻，也可以蒐集交換前一天生活中所聽到的八卦新聞消息，倒也樂趣一番。但今日太平人家廚房均以瓦斯、電器用具烹飪，「看到某一戶人家的屋頂，有紫煙上昇」的號景象不復見，已改變了。另在農家生活小孩子之衛生疾病描述中，〈部落的慘劇〉有提到：

淑花的小時候，常常腿上患了膿疔瘡有時他都要逃避不跟她坐在一起吃飯。還有，一次淑花在院子裏尿尿，卻沒想到從屁股跑出來了條蟲，她驚嚇著大聲喊叫的情形，真令人覺得難堪。（〈部落的慘劇〉，卷2，頁3~4）

日治時期小孩子因環境及個人衛生習慣觀念不好，所以身上患了膿疔瘡與肚子長迴蟲的病例甚多，今日在梅山太平幾乎沒再有小孩子有此疾病，足見環境維護及好的個人衛生習慣觀念養成進步甚多，也蛻變了。再跟著張文環的小說，我們還可看到梅山各方面已漸有呈現文明的發展聲音，也嗅出梅山要往現代化前進蛻變的氣息：

這一年梅仔坑庄頭一次牽來了電燈。晚上的街道也充滿著朝氣。好像街道從黑暗裏浮顯上來十分熱鬧，市場旁邊的飲食店敲打碗盤的聲音都會傳過來。廟前的廣場也點亮了街燈，沒有祭典，也有庄民來那兒乘涼。晚上從來不走出街上的啟敏，也去看看電燈點亮了的夜景。（〈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10）

昭和五年的春季，梅仔坑庄新的理髮店的太太，以剪斷了頭髮的容姿出現在店前。街上的人都睜大眼睛看她.....沒有人在背後說壞話了，這表示時代改變了。（同上註，卷5，頁181）

連向來被認為是下等職業的理髮師，也拋棄了「肩膀吊著理髮的用具，嘴裡喊著「剃頭呀！」而走過巷子」（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86。傳統印象，改穿上白色

的工作服，儼然和醫生一樣成爲專業的人士的蛻變：

一想到整個部落中，只有自己這間理髮店是走在文明先端的，他就私下感覺驕傲，決定動手重新調整一下剃毛機、剃刀擺放的位置。最早讓客人坐上迴轉椅子，用銀白的西洋剪刀剪斷弁髮的也是他這家店。除了妓女戶之外，其他的店面大都陰暗而污濁。比起來，他這家店壁上貼的全是潔白的紙，兩面大鏡子的反射作用也使房間極爲光亮幾乎到了令人目眩的地步。雖不敢自誇是文化的輸入者，至少也算得上開風氣之先。（〈部落的元老〉，卷1，頁104）

梅山、太平自張文環筆下景物世界已逐漸蛻變中，又歷經近百年的時光後，今日更可看見全然羽化進步外，同時也看到鄉土文化的保存與向下紮根並蔚爲風氣的努力。激發了梅山、太平鄉熱愛鄉土的情感，共同體會並發揚先人們開發梅山時披荆斬棘不怕困難的精神。

文明代表的是一連續前進的總體進步、生活水準的提高，和過去傳統農業比較，對照出現代的進步和新興的活力。各種進步的理念慢慢從知識、藝術領域擴大到一般生活層面上。¹⁴⁸張文環的「鄉土」主題書寫中，處處提醒人們故鄉是最安居自適的地方，即使面對任何強權的迫害，大家都要保存住故鄉美好與和諧，再將故鄉蛻變成爲心靈永遠寄托的香格里拉。而蛻變之梅山、太平具體細節成效，將另以一章節（第五章：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與今日梅山地區民俗、文化的再生運用與營造）予以分述之。

¹⁴⁸參見崔末順：《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4年），頁：14。

第四章 張文環文學中梅山地區民俗、文化之分析

1938年張文環自日本束裝返台後，他已面臨了一個戰事的歷史年代了。（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跟隨著日本本土進入戰爭體制，在台灣的殖民政府也開始在台推行一系列的「皇民化運動」¹。張文環返鄉置身在此戰爭體制歷史年代中，但以梅山、太平地區為背景舞台的文學創造反而更加豐富，使他的作品更加朝向鄉土文學的道路邁進。陳芳明就說到：

先就文學創作而言，張文環在這段時期的成績是很可觀的。在《台灣文學》上，他迎續發表〈藝旦之家〉²、〈論語與雞〉³、〈夜猿〉⁴、〈頓悟〉⁵、〈閩雞〉⁶、〈迷兒〉⁷等短篇小說。無論作品的主題是如何不同，小說中有的民俗色彩都同樣濃郁。這些小說都在描述台灣百姓的平民情感，未曾有任何情節涉及大和民族主義。家庭的倫理關係，最能反映台灣人的人格與性格，張文環的文學關切大致不出這些範疇。⁸

土地像一面鏡子，它匯聚了曾經留下痕跡的人種、建築與記憶。橫跨三百多年歷史，台灣土地上歷經荷蘭、明清、日本不同時代，在時空上也涵蓋幾個不同階段的圖像，這是台灣土地上豐富的民族、文化互動的見證，也是回首台灣歷史時候可供參考之文獻。⁹張文環不是那種積極批評的文學作家，張文環只在梅山、太平成長的記憶中，把平凡、質樸的鄉土生活事務，提煉成爲精彩、細緻的文學作品，實在傑出。舉凡發生在梅山、太平的祭典、廟會、風俗、文化等生活細節的元素，都成爲張文環文學作品重心。也正是今日台灣文學的精要。

¹「皇民化」或「皇民化運動」一詞，最早出現在1936年8月4日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以及9月日本的南方經濟調查會所出版的《給小林新台灣總督書》一書當中。不過在二者刊出之後，甚至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總督府方面並未特別召開會議，發動所謂的「皇民化運動」，這一點與1941年台灣總督府召開「皇民奉公會」，開始推動「皇民奉公運動」，有很大不同。這個開始並非由總督府發動，而是由輿論界鼓吹起的「皇民化運動」，可以把它看作是日本「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台灣版，以及1936年7月由總督府發起的「民風作興運動」的延續。參見蔡錦堂編著：《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市：日創社文化，2006年），頁：15。

²《台灣文學》1卷1號（1941年5月27日）。

³《台灣文學》1卷2號（1941年9月1日）。

⁴《台灣文學》2卷1號（1942年2月1日）。1943年獲皇民奉公會第一屆台灣文學賞。

⁵《台灣文學》2卷3號（1942年3月30日）。

⁶《台灣文學》2卷3號（1942年7月11日）。

⁷《台灣文學》3卷3號（1943年7月30日）。

⁸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上冊，（臺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10月），頁：188~189。。

⁹王雅倫作：《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ANCIENNES PHOTOGRAPHIES DE TAIWAN, COLLECTION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臺北市：雄獅，1997），頁：16

文化人類學是研究人群社會的生活方式，其功能就是研究各種族群的生活方式，及其運行變化之通則。進而以求得明白人類生存的基本要件，進而預知未來，在可能的限度之內，予以若干的影響。在早期的人類學家，著重於研究原始族群的時候，此一分科叫做 Ethnology 中文翻譯為「民俗學」¹⁰，民俗就是傳統的文化，我們叫做常民文化，也就是平常人的文化。既然是平常人的文化生活就是有共同的語言、習俗等等，以能彼此共同生活在土地上，這個團體可能是氏族(clan)或部族(tribe)的有血緣關係的民族，亦可能是較晚出現的一種地域性的「民族集團」(ethnic group)，即是我們通稱的「族群」。¹¹因此，每一個地方「族群」就有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風俗習慣，這是因為地理環境不同，造就出來的風俗文化當然也不同，所以我們要入鄉隨俗，對於各地不同的風俗，都要予以尊重。¹²

屬於常民文化一環的歲時節俗，不僅和人的關係密不可分，更受到天候環境及地理區域的影響頗大，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但大多數的研究學者或民俗專家，只從台灣漢人的歲時節俗與中國傳統的關係切入，並不重視台灣漢人的歲時節俗，在主觀及客觀的環境影響下，已和中國閩南與粵東沿海的歲時風情，產生相當大的差異。¹³

如台灣人現存的生活習俗中，就有許多人的習俗深受環境影響的例子。像在春天來臨時，老一輩人都會想預測年內有幾次颱風？而用一種草來預測颱風的準確度。但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的漢人，是不會有這種用草來預測颱風次數的習俗，原因是中國沿海的福建、廣東，地屬大陸型氣候，雖然多少有遭遇來自太平洋颱風的襲擊，但次數有限，而再居住較內地的漢民，可能一輩子都沒碰到過颱風。因此預占颱風知識與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切身需要，也就不需要懂得太多的預測颱風的方法。清代許多方志中，都可以找到類似記載，如在周鍾瑄《諸羅縣志》中就有記載：「春以草驗風信，初生無節，則週歲無颱。每多一節，主颱一次，驗之不爽。近漢人亦有識此草，不知其名，但曰風草。」¹⁴

因此，筆者將以張文學文學作品連結至梅山太平地區瀕臨失落之民俗文化為主軸，分述：一、歲時節慶、宗教，二、生命禮俗--婚、喪喜、慶、戲，三、民俗技藝戲劇文化，四、陋規習俗，五、俚俗語與民間醫療偏方等等，喚起社會大眾共同來關心身旁週遭的民俗文化，讓以梅山、太平為場景所書寫出淳樸醇厚之良風美俗，能在歷史文化長河源遠流長。

第一節 歲時節慶與宗教

¹⁰參見陳奇祿：〈人類學與民俗學〉，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民俗系列講座》，(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民 82)，頁：5。

¹¹參見莊萬壽作：《台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構》，(台北市：玉山社，2003)，頁：45。

¹²許晉彰、盧玉雯編著：《台灣俗語諺語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2009年9月)，頁：38。

¹³參見劉還月主講撰文：〈台灣人的歲時節俗〉，《文化講座第五輯》，(台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民 89年5月)，頁：121。

¹⁴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 8，風俗志-番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44。

位於西太平洋邊陲的一個島國台灣，短短的幾百年歷史，卻由太多不同的統治者共同寫成，致使島上的居民組成複雜，加上氣候及環境的特殊，使得台灣的文化，不僅呈現出複雜而多樣的風貌，更具有海洋文化最主要的特質吸收性強，創造力大。因而在台灣，常會出現許許多多獨特的、原創性的文化。¹⁵而其中大部份的民俗是產生於農業社會的作息之中。古詩有云：「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農家耕種極其辛苦，隨著季節遞嬗而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年歲歲如此循環、週而復始，生活作息單調乏味。於是乎祖先們即依節氣，創出歲時節慶，用以調劑生活；每逢佳節演戲酬神娛人，莊稼作業暫且擱置，將平日食物加以巧思變換，從食材變化中獲得口慾滿足及品嚐之樂（尤以小孩為最），剩餘亦用於餽贈親友，既歡樂又復富含有互相關心的人情味；此外，扮演戲曲搭草臺或落地掃即興表演歌舞小戲，及至高潮時，觀眾擊節唱和手舞足蹈，演者、觀眾合為一體其樂融融。這種生活樣態就成為台灣民間戲劇、音樂等傳統藝術之源起。¹⁶

當然，一切文化現象都是由人所創造，而且也必回歸到人的心靈精神中的，所以討論文化必然會連帶地談到人。¹⁷因此，就民俗之主體一「人」而言，傳統農業社會中，個人從生命起始一懷孕，即受到相當之重視，而後分娩、三朝、彌月、四月日、度晬以至於十六歲「成年禮」，表現於習俗上之「禮」更是無微不至，醇美之「生命禮俗」相較於現代人所謂「尊重生命」、「親子教育」，更為真善美。¹⁸而張文環在其創作之作品中就把在日治時期流傳在梅山、太平人民生命的真善美民俗文化、藝術戲劇，注入在文學生命中。

一、歲時節慶

有一首充滿鄉土風味的「歲時歌」，是將一年十二個月的莊稼、祀祠行事以及休閒活動，只用一二句話把它描述出來，編成了唸唱的俗謠，把農業社會儉樸的生活文化描述得歷歷如繪：「正月正，牽新娘，出大廳。二月二，土地公，扮老戲。三月三，桃仔李仔，雙頭擔。四月四，桃仔來，李仔去。五月五，龍船鼓，滿街路。六月六，做田人，打碌礮。七月七，芋仔蕃薯，全全必。八月八，牽豆藤，挽豆莢。九月九，風箏鳴鳴哮。十月十，三界公，來鑒納。十一月，磴圓仔粹。十二月，賣飯春花。」¹⁹

台灣的節日，也是漢民族文化的一部份，先民們對宇宙天地的敬畏與崇拜，衍生出許多傳說與神話，進而挑選特定的日子祭祀膜拜以求福避凶，如臘八節、乞巧節皆可說是節日生成之開端。而漢民族是自古以農立國，長時間「靠天吃飯」的生活型態，使先民們逐漸了解了季節更替與氣候變化的規律性，而農曆廿四節

¹⁵參見劉還月主講撰文：〈台灣人的歲時節俗〉，《文化講座第五輯》，（台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民 89 年 5 月），頁：121。

¹⁶參見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 89），頁：4。

¹⁷曾昭旭著：《性情與文化》，（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民 69 年 11 月），頁：3。

¹⁸參見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 89），頁：4。

¹⁹陳正之著：《臺灣歲時記：二十四節氣與常民文化》，（臺中市：省新聞處，民 86），頁：9。

氣的產生，便是漢人祖先們智慧與經驗之累積。²⁰也正因為從事農業生產是與季節的關連很大，所以必須有一定的天文曆法知識，在河南鄭州大河村²¹出土過一件繪有太陽紋的彩陶片，而且是十二個太陽紋，說明當時已知道一年有十二個月。除外，還根據物候判斷出更細緻的時間。難怪在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就讚歎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他舉例《詩經》裡的句子「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隋書·西域傳》党項人「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二十四節氣正是根據太陽的運行，物候的變遷而發明的。²²

大體而言，人類為了生存，因應後天環境而產生的行為，明顯帶有氣候性與環境性，且每年都有反覆實踐的生活習俗，便可認定為歲時節俗。一般所指的歲，就是時間，進一步可延伸為一年的收成或者年景之意，《名揚百科大辭典》有更完整的解釋：「周代以前稱年為歲取歲星運行一次之意」。《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胤正》：「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後來一般用為年的通稱。歲，古時候也被稱為冬，冬代表終止，也就是結束，由此可見，歲其實代表著一個結束及另一個開始。²³

其實，所有的歲時節俗，都是要讓日復一日的年歲，在經歷過一段時間之後，能再回到一個新的開始，帶給所有的人一些新的動力。在一年漫長的歲月中，當每過了一段時間，就能夠有一些不同的變化，讓人們求得在土地上得以安身立命之後，又可獲得全家人喜樂與歡愉心情。

(一)、新年

傳統社會的過年，從舊年的尾牙之後便進入新年期，十二月十六到除夕，是舊年最後的時光，人們常在這段時間，忙著將舊的事務、舊的工作告一段落，最常見的年景，莫過於清償舊債，歸還所借的東西，把穀物收藏好等等，人們無非是希望把握一年中最後的一點點時光，讓舊的一年有個圓滿的結束。最後幾天還要準備好各種新的東西，以及豐富的祭品、食物，迎接新年的到來。透過許多的準備與期盼，隨著一個全新的年到來，人們對於未知的一年，充滿更多新的願望與期許，因此新年期間的禮俗或儀式，都明顯含有濃厚的祈求和祝福的意味，像是出行、拜年、行香等等，每一項習俗，都可說是為自己以及別人祈求更多更好的願望。

²⁰林百鍊編著：《歷代古典名著 5·中國節日風物誌》，（板橋市：三豐出版，民 81.12），頁：3。

²¹大河村遺址是位於黃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河南省鄭州市大河村。1972 年～1975 年發掘。遺存分屬於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及早期龍山文化，而以秦王寨類型為主。秦王寨類型的遺存包括房址 21 座，形制有方形或長方形的單間房，也有套間及多間相連的連間式建築。陶器有彩陶盆、罐、鼎、大口尖底器等，特徵鮮明；彩陶花紋約有六角星紋、太陽紋、~紋、X 紋等，也別具特色。有人以這裡的遺存為代表，將秦王寨類型改稱為大河村類型。陶器中的背水壺、尊和鍋，分別與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類似，表明此處當時與鄰近地區存在密切的交往。參見網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2%B3%E6%9D%91%E9%81%97%E5%9D%80>，103.04.10）

²²參見宋兆麟編著：《圖說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臺北市：世界，2010.04），頁：7～8。

²³劉還月主講撰文：〈台灣人的歲時節俗〉，《文化講座第五輯》，（台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民 89 年 5 月），頁：124。

《諸羅縣志》·風俗志，歲時篇記載：「元旦早起，少長咸集，禮神、祀先畢，詣親友賀歲。主人出辛盤相款，醅酥為政，往來交錯，五日乃止，謂之「假開」」。²⁴民歌時代那首「正月調」歌詞：「初一早，初二早，初三暍到飽，初四接神，初五隔開，初六就挹肥。」也正是在描繪新年民俗風情，從初一到初四盡情玩樂，到初五各行各業都相繼會在這一天開市、開工了，供在佛桌的飯春撤供，至此年假已告結束，這也是與新正假期要隔離，故曰「隔開」。²⁵就得先收心工作了。而張文環在〈山茶花〉也有如此描述：「村子街道旁邊的店鋪也準備好要休業到七草。」（〈山茶花〉，卷4，頁109）。對於漢人文化來說，新年可以說是—年當中最重要與最重大的祭典，對於梅山新年的祭祀活動記錄，《嘉義管內采訪冊》中也有記載，首先是關於除夕的習俗：

十二月三十日，名曰「除夕節」，人民敬備酒醴，奉祀神明。是夜，燈火光輝，男婦老幼設宴同共暢飲作樂，爆竹除年。²⁶

而從除夕夜的燈火光輝，男婦老幼設宴共同暢飲作樂，爆竹除年起的元旦至元宵止，《諸羅縣志》也有詳細記載民眾歡樂喜慶之景：「好事少年裝束仙鶴、獅馬之類，踵門呼舞，以博賞賚，金鼓喧天，謂之「鬧廳」。初十夜放燈，逾十五乃止；門內外各懸花燈。亦有閒身行樂，數輩為伍；製燈如飛蓋狀，一人持之前導，絲竹肉以次雜奏，遨遊街市，謂之「鬧傘」。更有裝束昭君婆姐、龍馬燈之屬，有喜者歌以慶之，主人厚為賞賚。神祠延僧道，設醮祈安，醮畢迎神。社眾集飲廟中，謂之「食供」。內地元宵前，多無賴子弟挾鼠砲以角勝負，延燒衣履為樂，幸無是惡俗也。」²⁷從上均可感受到新年時民眾百姓盡情享受歡樂喜慶之心情。而在《諸羅縣志》上述所記載民眾歡樂喜慶之景：「裝束昭君婆姐、龍馬燈之屬，有喜者歌以慶之，主人厚為賞賚。」即是所謂「歡春」之意，即是以吹奏喜慶之活動，討取紅包以取吉利納福之喜。在〈山茶花〉之中，張文環也有具體描寫梅山地區也有了這種年節景況：

舞獅的大鼓和賀春的樂隊巡迴村子裡的街道，也會來到街後的賢的家，父親慌張走進寢室去，拿紅包紙包錢準備賀春隊來。（〈山茶花〉），卷4，頁109）

因此過新年，是台灣百姓最大最重要的節慶了，所以所衍生台灣人的年俗面貌也極為豐富。張文環的文學小說中呈現出梅山、太平的新年民俗文化甚多。如在〈夜猴子〉中，大人們為迎接新年的到來所必須事先準備的事物方面：

在除夕之前，父親為了新的計畫，每天留在家裡整理新帳簿，寫年月日，還依照母親的話，在門前貼上門聯。神壇或大廳、廚房貼上紅字寫的「福」

²⁴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32。

²⁵參見陳正之著：《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文化》，（南投市：台灣省政府，民89），頁：63。

²⁶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頁：67。

²⁷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32～233。

或「春」字；連用竹片編織的門也貼上門神的紅紙。（〈夜猴子〉，卷2，頁74）

除了大人們忙於年事的喜悅，而在梅仔坑公學校求學的小孩子，在新年中人人均期待能在互相贈予的名片紙上看見別人對自己的祝福，自己也必須恭敬的書學表達出一年來對師長、同窗摯友的感謝之語予以相贈，這種充滿著人與人之間真誠情感的流動呈現，對此活動在〈山茶花〉文中張文環就有此書寫：

山裡的小孩子在三十日休假日，要到粗點心店去買名片用紙。有一錢兩張和三張的。把名片買來寫上名字，元旦日那天分別到校長以及七位老師的宿舍，把名片放在盛名片的盤子裡。還有，平常在一起玩的朋友也要互相交換名片。（〈山茶花〉，卷4，頁106）

在校庭裏孩子們以立正的姿勢互相交換名片。已經停止了唱歌，端正儀容，交換名片時要說的語言，在口裡像唸經那樣練習過。（〈山茶花〉，卷4，頁107）

在日治時期，張文環所呈現的人文文化的賀年儀式，這是由古代「投刺」之俗演化而來。在新年期間，人民互相拜年時就會遞上事先書學於紅裁紙上的吉祥、感恩的語句祝福對方，是一種親戚朋友間常見的互賀新年習慣。²⁸清乾隆的時人翟灝所撰的《通俗編》，有一條關於京師拜年風俗的記述，說：「京中士大夫賀正，皆於初一元旦，例不親往，遣僕用梅箋裁為小帖，約二三寸，寫單款小注寓邸款下，各門遍投之」。故有艾衡山先生的絕句說：「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來投滿敝廬。」²⁹，在張文環當時就讀梅仔坑公學校裡，這是被視為極有文學情懷之民俗文化。

而再回顧《諸羅縣志》所記載的除夕習俗與梅山地區在日治時期並無太大差異，與一般的過年習俗相同。在《嘉義管內采訪冊》中對梅山的正月新春的節日也有這麼敘述：

一月元旦，人民有慶祝春禧，春酒會宴。每年一月五日，梅仔坑玄天上帝遶境，人民獲福平安。至九日，天上玉皇上帝壽誕，人人多有敬備酒醴菜品慶祝，至十五日。³⁰

（二）、初二、初九、元宵節

在臺灣民間習俗中，過年廣泛的定義要到元月十五日過後。至於梅山、太平地區今日新年的習俗，如初二回娘家、初五開市迎神等，跟其他地區並未有太大的差別。年初九的玉皇大帝誕辰，民間一般稱為「天公生」，天公或稱天公祖，是臺灣信仰的最高主宰，一般人將其等同於道教的元始天尊，即玉皇大帝，原因即在於天公是萬物元始之至尊的信仰。³¹以梅山地區來說，不少人家在初九日子

²⁸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61。

²⁹李原白著：《年節尋根》，（臺北市：臺灣書店，民80），頁：75。

³⁰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59。

³¹鄭志明著：《台灣神明的由來》，（台北市：中華道統出版，2001.09），頁：33。

時便開始祭拜，祭拜時除一般準備菜料外，只是另在祭祀用的天公金上面還要再插上竹子，也就是所謂的「竹篙錢」。³²這可能與其他地區稍有不同。梅山地區以前每家住屋，正廳的中央天井，吊一個香爐，稱之為「天公爐」，為了向玉皇上帝表達敬意，每天都面對香爐膜拜焚香。到了農曆正月初九是玉皇上帝的誕辰，俗稱「天公生」。要準備各種祭品含甜粿、發粿、紅圓、紅粿、糖果、牲禮、鮮花、水果、篙錢、金紙（天公金、太極金）等，懇求玉皇上帝保佑全家人平安，諸事順利。而這種敬天思想是與漢民族的政治、倫理道德、教育制度有密切的關係。³³

至於大年初二，是嫁出去的女兒回娘家作客的日子。初二這天回去娘家叫「轉外家」，台語「轉」是回的意思，「外家」即娘家，也就女兒偕同女婿回娘家來拜年，因此這天也被視為娘家的「做客日」。民俗中嫁出去女兒們要偕同夫婿在年初二回娘家拜年團聚，若有帶小孩回娘家，外婆另以紅絨線繫古銅錢，繫於外孫脖子上，叫做「結衫帶」，給孩子當壓勝物。³⁴如〈爬在地上的人〉一篇提到：「過年很快就過去，在一般家庭，都要迎接阿姑來回接送，而熱鬧地過年。」（〈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51）。另一篇〈山茶花〉先後也有如此描述：「姊姊是大姑母的長女，住在這裏六里遠街鎮附近的部落。賢去過那個部落兩次。那是農曆過年迎接姑母回娘家時，姊姊是跟著姑母來的。」（〈山茶花〉，卷4，頁109），再如：「娟，錦雲回娘家誰要去接回來。四個月後麼，那個時候賢剛好暑假啊，是不是拜託阿姑看看？」（〈山茶花〉，卷4，頁181）；除外，若回到娘家的新娘還要手挽檳榔籃，內盛香煙或檳榔檳到親戚家朋友家一一去打招呼的風俗，張文環很甜蜜似地在〈檳榔籃〉文中回憶記述：

檳榔籃是用竹編織的小籃子，漆成朱色，看起來很吉慶。附有耳朵，拿起來，就像很適稱的手提包。我小時候，婦人的手提包都是這種籃子。在籃子的耳朵用有花紋的絹製手帕結成十字結，新娘過年時，就拿著這種籃子回娘家。（〈檳榔籃〉，卷6，頁54）

新娘過年時，拿著檳榔籃子回娘家，然後到親戚家朋友家去打招呼。新娘子彬彬有禮地、謙虛地，請親戚朋友用香煙或檳榔，更表現溫雅的姿容，在張文環的回憶居然恰似一幅東洋畫之美：

這樣一幕鏡頭會浮顯在我的眼前。一個只不過二、三十錢的竹籃子，那樣風雅的樣子是無可比擬的。那位姑娘回到村子裏，露出非常高興的臉，把檳榔籃拿在手裏，到親戚家朋友家一一去打招呼。她彬彬有禮地、謙虛地、周一隻手打開籃蓋，請親戚朋友用香煙或檳榔，她那種溫雅的姿容，簡直就是一幅東洋畫了。（〈檳榔籃〉，卷6，頁55）

³²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59。

³³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87~88。

³⁴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62。

到了正月十五日就是「元宵節」，也是「上元節」，是個古老的節日，早在漢代就是一個全民歡慶的大日子。據《史記·封禪書》的記載：漢武帝時，亳人謬忌奏請祭祀「泰一神」。「泰一」又稱「太一」、「泰乙」、「太乙」。為何要祭祀「泰一」呢？謬忌認為「泰一」是天神中最尊貴者，其地位在五帝之上。於是武帝便開始在正月十五日祭「泰一神」，從黃昏開始，通宵達旦的點燃盛大燈火祭祀，而在當天負責京城宮禁安全的「執金吾」，也奉敕弛禁，任由百姓外出過節。從此就形成了正月十五張燈結彩的習俗。³⁵對此千年前的情境，在〈夜猴子〉一文中梅山故鄉也是如此呈現特別炫煌熱鬧之景：

尤其依照傳統習慣，從除夕夜到元月十五日元宵都要呈燈。所以每個房間晚上都點亮了燈，燈光反射在紅紙上，會感覺特別炫煌熱鬧。因燈和丁是同音，含有增加壯丁的意義。」（〈夜猴子〉，卷2，頁74）

元宵節這天是農曆新年節日的慶祝活動來到了最高潮，在傳統民俗當中就是要提燈籠、猜燈謎，《嘉義管內采訪冊》記載梅仔坑地區早期元宵節除了提燈外，還有一項特別的習俗，就是會到廟裡向玄天上帝求柑橘而食。

上元之期，元宵一夜，燈火光輝。男婦老幼，齊到玄天上帝廟宇，焚香禮拜求福，小子求柑食之，並無疾病。³⁶

只是道光年間的「元宵香燈石碑記」所提到「求柑食之，並無疾病」的習俗，遠自乾隆年間就已經在梅仔坑地區流傳，只是這樣的民俗活動在今日梅山地區已經失傳。但是小孩子們在元宵節提著燈籠，相互嬉戲追逐的身影是多麼的幸福安康的景象。在元宵節中，藉由燈光照出千萬年的歷史軌跡而看到其中文化的感動，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張文環就有這樣描述：

舊曆正月十五是元宵，街上的孩子都提著點火的元宵燈在街上奔跑，但是山上小屋就沒有好走的地方。不過啟敏還是買了一盞船型的元宵燈給阿蘭。元宵燈算是在年中行事裏，孩子們得到最漂亮的玩具，（〈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51）

目前梅山的元宵節，都會在玉虛宮廟前舉辦猜燈迷大會，往往吸引許多民眾前往參加，也算是熱鬧非凡。³⁷而農曆新年的慶典活動，也在正月十五元宵節之後告一段落而結束。

（三）、清明

清明是二十四節氣中，兩個節氣兼民俗節日之一，另一個是「冬至」。清明正是春暖花開時節，大地充滿著一片氣清景明的現象。古人都趁此時光，扶老攜

³⁵徐福全主稿：《台灣民間祭祀禮儀》，（新竹市：台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民84年6月），頁：154。

³⁶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59。

³⁷同上註，頁：660。

幼同往郊外清掃祭拜祖先墳墓，充分表現了慎終追遠的傳統美德。在臺灣地區清明掃墓有些人是在農曆三月初三，叫做「三日節」或「三月節」。自從政府把清明節為國定假日後，大家都改在放假這一天掃墓³⁸。清明日這一天，長輩帶領著子孫們荷鋤挑擔到先人的墓地來祭拜，長者也敘述先人的嘉言懿行供晚輩效法，同時也提供了各房後輩侄輩孫們相聚的機會。這在高菊卿的詩中就曾描繪其景與有所隱喻的說：「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³⁹如此勾畫出當時民間掃墓的情形。

《諸羅縣志》中也有對清明節景有所描述：「插柳於戶。前後三日多墓祭，男婦老幼駕車以往，邀親友與俱，設帳席地而飲，銜杯酬酢，薄暮乃歸。婦女則就車設帷蓋其上」。⁴⁰陳文達《台灣縣志》記載：「清明，祀其祖先，祭掃墳墓，必邀親友同行，婦女亦駕車到山。祭畢，席地為飲，薄暮而還。」⁴¹而在這一天在家裡也要祭拜祖先，其中有一項應節食品是「潤餅」⁴²，梅山太平流傳至今仍未改變。在農業社會時代，還有一項習俗是「挹墓棵」流傳下來，這本是很有人情味的「贈遺」習俗，可是醇厚的美俗卻漸漸走偏了，因為有「挹」不到墓棵者還會罵人：「挹墓棵，挹無，了家伙；挹墓龜，挹無，死姊夫」（台語）。而加上近年來人們生活富裕，已經沒有小孩子或窮苦人家到墓地要「挹墓棵」了。⁴³對此「挹墓棵」的風俗，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有著詳盡記錄：

不多久清明節又到了，啟敏必須參加本家的掃墓祭。像每年一樣，掃墓用的供品，都要啟敏挑著去。在戰爭前，掃墓時旁觀的牧童或其他人，都要送供品的紅龜粿給他們。粿餡是包土豆粉的最好吃。窮人家的牧童，到了清明節，家裏都不做紅龜粿，而跑去墓地看掃墓，都會從掃墓的家族得到墓粿，這已經成為一種民俗習慣。（〈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52）

清明時節雨紛紛，也特別給文人張文環有所觸悟：

詩人喜歡歌頌清明節下雨的情景，但是啟敏沒有詩意，只注視草木的新芽，頭腦只充滿著季節來季節去的工作而已。（〈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55）

清明節是漢人習俗中，掃墓祭祖的主要節日，在《嘉義管內採訪冊·打貓東頂堡》也有這樣記載：

³⁸參見網搜，維基百科：「1975年4月5日蔣中正過世，政府將「清明節」訂為國定假日「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8%85%E6%98%8E%E7%AF%80>），2014.04.11。

³⁹參見網搜，中華文化專題網站：<http://www.chinalane.org/life004/magicbox/00002198.html>。2014.04.11

⁴⁰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33。

⁴¹宋兆麟編著：《圖說中國二十四節氣》，（台北市：世界，2010.04），頁：70。

⁴²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71。

⁴³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73。

三月清明前後，人民選擇吉日，虔備酒醴米粿財帛，焚香祭祀祖先墳墓。

44

早年的清明乃是根據農曆的作息，現在的清明節則由政府統一。再加上台灣的火葬近年來由於政府大力推動，也漸漸形成普遍趨勢，所以掃墓的民俗文化也漸轉變。只是梅山地區尚有一個習俗，那就是祭拜祖先的節日，就要祭拜地基主，一般是要是在祭拜祖先的前一天舉行祭祀，可事今日因求便利，可以選擇祭祖的一個禮拜有空的時間祭拜。⁴⁵

(四)、七月十五中元節

農曆七月民間傳說地府開鬼門，餓鬼紛紛出來「討食」，於是人間要舉辦普渡拜拜，其中以七月十五日中元節最為盛大。「道場普渡妥幽魂，原有孟蘭古意存；卻怪紅箋貼門首，肉山酒池慶中元」，這是清人王凱泰描述光緒年間台灣普渡的情形，他說「孟蘭」來自印度是佛教的祭儀，「中元」卻純是道教拜三官之牽狀。⁴⁶在《諸羅縣志》·風俗志，文中也對荒郊多鬼，會在晨昏現出獐獍之相嚇人，故有清明、中元延僧道誦經，設醮之記述：「俗傳荒郊多鬼，日日幻形，雜過客為侶，至僻地即罹其害。晨昏或現相獐獍，遇者驚悸輒病。故清明、中元延僧道誦經，設醮之事日多。」⁴⁷另對民眾敬邀比丘登壇說法設食，以祀無祀之鬼的民俗亦有所述：「七月十五之前後為孟蘭會，比丘登壇說法設食，以祀無祀之鬼，謂之「普施」。家各祀其先，焚五色之楮；楮如綺繡，云為泉下乍寒衣。夫釋氏之說，以是日為地官赦罪，故無祀者祀之。若家之祖先，既有子孫歲時承祀矣；且祖先何罪，必於是日遇赦而歸，乃得食食乎？末俗牢不可破，舉世皆然，可嘆也！」⁴⁸

孤魂是沒有後代祭拜的靈魂，假如沒有人祭祀就會變成厲鬼。此種孤魂觀念，不論上流社會或下流社會一般都普遍相信。⁴⁹因此，中元節成為台灣民間普渡的日子，這時家家戶戶都要準備祭品以普渡孤魂。張文環在〈山茶花〉文中對於此民俗文化場景有著具體描述：

賢要離開村裏是農曆七月中元的季節，家家戶戶都在請客的時期……賢便跟著父親一起去做客，孟蘭盆月的儀式特別多。每個家庭都準備豐盛的好菜。」(〈山茶花〉，卷4，頁136)

今日，梅山地區在中元節當天，位於梅山街上玉虛宮會先關廟門並舉辦法會，並塑造大士爺像以鎮壓安撫四處的無主孤魂。一般會在農曆七月十三日時就會把大士爺神像塑成，並為其開光完畢。梅山當地習俗會在此日之前各家戶先行完成祖先的祭拜儀式。

至於在中元節當天，玉虛宮造大士爺神像的儀式，似乎是受到打貓街（今嘉

⁴⁴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頁：66

⁴⁵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60。

⁴⁶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82。

⁴⁷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雜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32。

⁴⁸同上註，風俗志-歲時，頁：234。

⁴⁹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93。

義民雄鄉) 大士爺祭之影響。《嘉義管內采訪冊》中有敘述清末打貓地區大士爺祭典的情形:

七月一日，打貓頂街，自乾隆年開設此觀音大士……迨咸豐年間，緣七月時，大雨淋漓，欲到壇禮拜者，嘗被水阻隔。故包香火，分設大士。如大埤頭莊、梅仔坑、古民莊、崙尾莊等處，各設大士，或普一日，或普二日，無定例。⁵⁰

臺灣的普渡民俗，也是先民的移民文化之傳續之一，同時也是記錄下跨海來台先民的一頁艱辛歷史。因為這一段時期，先民離鄉背井中有一些人因水土不服者或是天災人禍客死異鄉。而這些人均讓生者興起惻隱之心，因而同鄉之人擇日齊聚寺廟大發慈悲舉行奠祭普渡，以慰孤魂。這樣的活動也有聯繫情感，凝聚村眾力量的具體功能。而七月中元節這種民俗活動，也讓所有梅山太平地區的人們是忙碌起來，張文環的小說〈論語與雞〉中，就真實的反映了這個事實描述：

盂蘭盆會快到了，部落忽然呈現活氣而忙碌起來。為了賺錢供祭典的費用，大家都孜孜不倦。」(〈論語與雞〉，卷2，頁32)

中元節快到了。石要準備必須品及發給傭人的工資，而到街上去跟交易的商店算帳。(〈夜猴子〉，卷2，頁83)

而這種令部落忽然呈現活氣而忙碌起來的中元普渡的祭祀活動，是從七月十五起至月底止。在《嘉義管內采訪冊》中對梅山地區人民的祭祀過程有如此詳記載：

七月十五日，地官赦罪之期。是晚，人民在於門外設置香案，虔備酒醴米飯菜品，實奉祭無嗣孤魂。至於二十七日，在於廟內設壇建醮三天，仗僧侶宣慈悲寶懺，二十八日夜燃放水燈。二十九日夜，演揚檄珈。人民或設食盤、香案、菜品，或設、豬羊、酒醴、米飯、財帛，以祭無嗣孤魂。又在街中建壇一座安觀音大士身像，仗僧念咒，呼請安座。人民敬備豬羊酒醴奉祭求福。⁵¹

另在七月中元節活動裏，梅山還有一個例行的重要儀式，那就是選「七大柱」的普渡儀式，這是嘉義縣梅山鄉特有的風俗。「七大柱」就是選出七個人，這七個人在中元節時就負責庄內共同的普渡祭典，在中元普渡的職務分別負責「總理」主辦協調各事務、「主壇」協助道士壇內工作、「主普」主要在普渡孤魂、「主會」負責大士爺壇、「主醮」任務為守座化食、「三官首」為奉敬三界、「副總理」則是負責最後洗掃孤坪。普渡完成後會在農曆7月16日晚上宴客後，舉行選「大柱」活動。所有玉虛宮信徒全都是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由廟方代表擲筊，凡得到「上杯」最多的，就是下年的「大柱」，由於被選為「七大柱」的人，會由神明保佑平安發財，當選者都認為是種榮譽。⁵²

⁵⁰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頁：38。

⁵¹同上註，頁：66~67。

⁵²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62~663。

(五)、冬至

冬至在陰曆十一月二十九日，斗指戌為冬至。因為當天為白晝最短夜晚最長，又稱「日短」、「冬節」、「至節」、「長日」。⁵³冬至節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周代建制，以十一月為正。秦代沿其相慶賀，南北朝時仍稱冬至為亞歲或歲首。⁵⁴所以，有「冬至一陽生」之說，意即從冬至開始，陽氣將待回升，《禮記月令》記載：「律中黃鐘，乃陽之極，萬物之始也。」⁵⁵在今日冬至進補則是台灣各地普遍相同的習俗，自古以來，中國人的養生之道五花八門，冬令進補即是其中之一。因為先人認為人在經過漫長酷熱之夏季後，已消耗許多體力與營養，趁著秋、冬時節趕緊滋補一番，一方面可及填補過去之所耗，另一方面也攝取營養來抵抗寒冬。而《諸羅縣志》·風俗志中也記述冬至吃湯圓、祭祖民俗文化：「冬至，糯米為湯丸，祀神及先祖畢，卑幼賀長者節，略如元旦，團圓而食，謂之添歲；古所謂「亞歲」也。門扉器物，各黏一丸於上，謂之「餉耗」。」⁵⁶而在門扉器物上，各黏一丸於上，謂之「餉耗」的相傳百年之民俗文化，在張文環〈夜猴子〉一文中也有記述到日治時期在梅山、太平百姓家中，在冬至這一個節日中仍然保有這種民俗文化活動的記錄：

母親也覺得無聊，便把冬至時，粘在門上乾了的糰子，剝下來烤火，說要為阿嬤的喜事占卜，使父親也感有趣，而參與占卜。(〈夜猴子〉，卷2，頁74)

冬至的湯圓除了祭祀祖先食用之外，民間習俗也將湯圓黏在家裡的門、窗及櫥櫃上，這是因為古人認為這些家庭器物都有神，這也是古代祭「五祀」的遺俗，「五祀」是祭門、戶、灶、廳及井之神，有時連耕田的牛隻兩隻角上也各黏一個「圓仔」，這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表現。筆者生長地嘉義縣義竹鄉及妻子娘家台南縣白河鎮（現已改為台南市白河區）都還是有這個習俗文化流傳著。而謂之「餉耗」的民俗文化活動，在梅山、太平地區居然也演變成占卜家中婦人生男或生女的另一種民俗文化，也成為家人互相關心的一種情感表現，張文環在〈夜猴子〉一文中就有記述到：

母親為阿哲烤火的糰子，浮出氣泡。母親就說，這是阿嬤會生男孩子的徵兆，下一次到部落的時候，就把這次占卜的結果告訴阿嬤。(〈夜猴子〉，卷2，頁75)

這屬於二十四節氣的「冬至」日，是相當熱鬧與隆重，要張燈演戲，亦要祭祀祖先。而最能代表冬至民俗文化的活動，莫過於這一天家家都要搓湯圓，臺語稱為「磗圓仔」。以米磨成漿，再瀝乾水份，成為「粿粹」以後再用手搓成一粒粒的「圓仔」。搓圓仔，這是一項在家中饒富趣味的親子活動。早期大人做炊粿

⁵³宋兆麟編著：《圖說中國二十四節氣》，（台北市：世界，2010.04），頁：211。

⁵⁴李露露著：《中國節：圖說民間傳統節日》，（臺北市：台灣麥克，2007），頁：188。

⁵⁵林百鍊編著：《中國節日風物誌》，（板橋市：三豐出版，民81年12月），頁：80

⁵⁶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歲時，頁：234。

時都不許小孩子靠近廚房，生怕小娃兒亂說話，得罪灶君老爺子，「粿」很可能就蒸得半生不熟。但是在冬至前夕，闔家圍在大箕模仔邊搓圓仔，也不禁忌小娃兒進入廚房，小孩子不但可以搓圓仔，還可以將「圓仔粹」拿來捏塑各種動物造型，小娃兒平日看的都是些雞、狗之類的動物，所以手中所捏塑的自然也是這一些動物，稱之為「捏雞母狗仔」。⁵⁷這種民俗文化溫馨親情的呈現，張文環在〈夜猴子〉文中以小孩子期待搓湯圓、吃湯圓的興奮心情表露無遺：

從牆縫看上去的星空閃閃發亮，母親和阿婆在討論再過二天便是舊曆十一月一日，是冬至，家家戶都得搓湯圓的事。不用說，母親早就準備好糯米了。夜裏起來煮湯圓吃的快樂真是無法形容，天空的星星也快樂似地格外光亮。（〈夜猴子〉，卷2，頁58）

（六）、每月初一、十五拜土地公

在民間所供奉的神祇當中，能夠大吃八方，並且無所不在，令誰都要敬畏三分，不敢得罪分毫的，恐怕只有土地公--慈祥的老人了。我國古代設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官員，五官之長稱正，《左傳》注有：「五正，五官之官」，又注「土正曰后土」后土即為上官之官，也是主神之名。在《禮記》上也說：「王為群性之社，又謂社，后土也，使民祀焉。」，並注解說：「后土，即是神社。」；《通俗編》上說：「今凡社神，都叫做土地」；《楚辭》上叫：「土伯」。《五經異》上說：「今人謂社神便是社公。」根據以上各種古書中的記載，已有后土、土正、神社、社公、土地、土伯等各種稱呼。

在台灣鄉鎮及廟祠多用「福德正神」字樣，在郊野及墓地慣用「后土」。⁵⁸在農曆二月中最大又普遍的節日是土地公生日，在土地公廟的演戲，所以有「二月二，土地公，扮老戲」的歲時歌謠，亦有唱成「劊豬公謝土地公。」家家戶戶都備牲禮祭祀稱為「做頭牙」，舊俗商家都藉此宴請伙計連絡感情，鼓舞工作士氣。⁵⁹

在臺灣諸神的祭拜中，對土地公的信仰，人數最多。事實上，民間對於土地公祭拜的信念，也隨著時代背景的改變，不但是農人祭祀的神，目前從事商業、礦業、金融業、以及漁業的也都祭祀「土地公」。於是，「土地公」由司掌土地的神，而兼職財神爺，成為現代社會普遍各階層人士祭拜的神，祈求「土地公」賜予家中的平安，疾病的痊癒，六畜興旺，找尋失物，添丁發財等，幾乎是其他什麼都可以祈求。⁶⁰對此神威，張文環在〈夜猴子〉中就提到石在經營竹紙工場每月初一、十五都要拜土地公，及事事祈求土地公保佑的風俗：

兩處的工場開動期間，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祭拜土地公。阿民他們每月就有兩次，能吃到燒米粉或燒麵，覺得很高興。（〈夜猴子〉，卷2，頁80）

每一次作業開始前，石想起了就要拿起線香，到水池邊的土地公廟去燒香

⁵⁷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86。

⁵⁸參見李原白著：《年節尋根》，（臺北市：臺灣書店，民80），頁：140~141。

⁵⁹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70。

⁶⁰參見李原白著：《年節尋根》，（臺北市：臺灣書店，民80），頁：142。

祭拜。(〈夜猴子〉，卷 2，頁 77)

人人想要求事業順利賺大錢，工作中人員也能平安等事，均需向土地公來拜求。因此，在台灣土地公為主神的廟到處都可見到，有大廟有小廟，還有遍佈在鄉野中的小小廟，所以台灣有「田頭田尾土地公」之俗諺。又因普受萬民膜拜，所管的事務就多，故而又有俗諺說「得失土地公飼無雞」，意思是得罪了這位老人家，將會一事無成。⁶¹就連在太平山區中捕捉到了山豬要來加菜慶祝之前也要先祭拜感恩土地公的恩賜：「捕捉到山豬，必需祭拜土地公，就能夠吃到豐盛佳肴。」(〈夜猴子〉，卷 2，頁 80)甚至在〈闍雞〉文中也有描述到因協助鄭、林兩家的婚事與房地交易買賣，而後成功將會拿到仲介謝禮紅包的阿金，她心裡高興之餘的第一個想法：「拿到謝禮的紅包必定要去拜土地公，收到意想不到的錢也應該分給神，才會保佑下一次的機會呢。」(〈闍雞〉，卷 2，頁 211~212)

今日，太平地區的土地公廟則是有兩座，一是西福德宮，一是東福德宮。西福德宮歷史長久，田野調查中據村民說是在百餘年前便已經建立，只不過當年是用水板搭成的簡陋小廟，雖不起眼卻是舊時太平居民，通往平地市集的要道。當時村民在趕集之前，都會先在此祈禱旅程平安順利。為了感念土地公，1985 年重修，成為今天的格局。東福德宮則與西福德宮東西相望，位於太平村通往太興、碧湖的通道上，東福德宮曾歷經數次風災土石的侵襲，最後終於 2001 年將其大規模整修為今日現貌。

從事於農耕或拓墾的梅山地區先民，胼手胝足開墾土地，於是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土地公廟，當作自己土地的守護神奉祀。每當稻穀或物產在播種及收割收穫時，都要向土地公獻祭，焚燒金紙及供品來膜拜，並且感謝土地公保佑農作物的豐收和祈求來年的平安，這種敬天敬地，崇尚大自然與之協調相處的民俗是梅山地區珍貴的文化資產。

(七)、祭祖

《諸羅縣志》：「禮莫大於祭。古昔聖賢，凡有功德於民，廟祠壇壝，厥有常典。」⁶²祭祖，為五禮之吉禮，凡是禮皆須具備三種要素：禮器、禮文、禮義。禮器：是行禮時所須使用到的器物，它是具體、看得見的東西、二、禮文：即行禮的儀節動作行禮者從開始到結束，這中間的前進後退、左還右轉、揖讓跪拜、舉手投足、均須按照既定的動作去做，三、禮義：這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乃行禮之目的，也就是舉行這項禮節所能或所期望達成的功能，為禮的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項。⁶³

祖先崇拜是漢民族的倫理思想，平常日子均要供上供物，使祖先亡靈能在陰間過著舒適的生活，也就是子孫都要有「視死為生」的侍奉的義務。祭拜祖先是一種「慎終追遠」、「飲水思源」的崇拜，除了早晚在其「神主」前燒香祭拜外，

⁶¹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 年)，頁：69~70。

⁶²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 4，祀典志，頁：129。

⁶³參見徐福全主稿：《台灣民間祭祀禮儀》，(新竹市：台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民 84 年 6 月)，頁 13~14。

凡遇重要時節，則要按節令性質，備供品及冥紙祭拜祈求祖靈，如此才會庇護子孫平安。張文環在〈故鄉在山裏〉文中就有如此記述：

第二天，澤比平常日早一點起床，依順母親的意思在公媽桌祭壇點了香拜拜。這是要出門去旅行時必定要做的事，從小時候就被養成的習慣。（〈故鄉在山裏〉，卷3，頁52）

梅山、太平居民住宅正廳都供奉祖先的「神主」（祖宗牌位），朝夕燒香禮拜，而且要把「神主」當作生靈侍奉，所以子孫的一切供品與膜拜都要虔誠。祭拜祖先是一種「慎終追遠」、「飲水思源」的崇拜感恩祖先的思想，認為祖先在陰間的生活舒適安定，那祖靈才會庇護子孫，保佑全家全族人的繁榮，並深信能夠居住在肥沃的土地上，都是先人勤奮開墾的恩澤就連自己的能夠獨立生存，也都是出於永恒不滅祖靈的保佑。⁶⁴家廟或公廟是為祭祀祖先的英靈，連合同宗的全族人而建，所以每年一定祭日，都要集合全族的人祭拜或個別準備供品祭拜。梅山鄉的圳南村林姓、江姓、圳北村麻園寮郭姓，均設有宗祠（公廟）讓族人祭拜祖先⁶⁵。

二、宗教方面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份，而任何一個民族的宗教都是因生活的要求而來。⁶⁶文化的形成是來自人類心靈的表現，它與人民的平日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有極密切的關聯，這些活生生且延續薪傳的民俗活動，就是民間文化的呈現與根源。台灣民間宗教信仰對象種類繁多，融合了古代原始信仰與儒、道、佛三教的神祇，這些宗教裡頭存有著土地上人民與天、地相互依存的宇宙意識，其內容是多采多姿的，保存著豐富多樣的生活民俗。

透過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人們找到了立命積德的安身之道，進而表現順從天理的人生哲學，及建立了群體生活的人文秩序。⁶⁷再由人類歷史的發展上看來，可以從神聖的宗教信仰與世俗的現實生活兩個不同面向，去依照兩者彼此互動、交織所締造多元、多層次的豐富內容，探索出其演變、進化的軌跡。人們在有限的時空中，必須要爭取物質經濟的給養，克服政治社會結構的束縛，其中不免於天災人禍的威脅，而尋求宗教的指引、信仰的支持；同時在宗教的庇護下，更強化人們在現實生活的紮根而奮力前進。⁶⁸

⁶⁴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89。

⁶⁵田野調查：2013.12.25

⁶⁶關山情主編：《台灣三百年》鄉土系列B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民國70年2月），頁：334。

⁶⁷鄭志明著：《台灣神明的由來》，（台北市：中華道統出版，2001.09），頁：33。

⁶⁸顏尚文纂修，潘是輝、王俊昌分修：《嘉義縣志》，卷九--宗教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98.12），頁：1。

梅山、太平地區與台灣其他地區一樣，是由先民自中國移民而來墾荒拓土而形成的聚落。所以主要的民間信仰，乃早期漢人祖先移民時所帶來的原鄉信仰。因此，可以說是有人就有信仰活動的產生。可惜的是，由於文字記載的缺乏，早期的發展情形通常已無法了解。就梅山地區而言，最早有文字記載的宗教資料，首推豎立在今日梅山玉虛宮的「元宵香燈碑記」，此碑文設立於道光年間，從內容可追溯梅山玉虛宮的玄天上帝，最晚在乾隆年間已傳入梅山地區，但至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清代相關的文獻記載中，並未提到跟今日梅山地區有關的信仰活動。⁶⁹直到清末與日治初期，才逐漸有關於梅山寺廟調查的資料出現，當時所出版的《嘉義管內采訪冊》在打貓東頂堡的敘述中，對梅山地區的廟宇有頗為詳細的記載，文中所述的廟宇共有 7 座（如下表所列）：

《嘉義管內采訪冊》所記載梅山寺廟彙製表

寺廟名稱	供奉主神	建立時間	寺廟地點
玉虛宮	玄天上帝	嘉慶年間 (約 1796~1820)	梅仔坑街頭
龍興宮	玄天上帝	咸豐年間 (約 1850~1861)	龍眼林土地公鞍山 (今龍眼村)
玉繩宮	玄天上帝	同治 6 年 (1866 年)	大草靖莊 (今大南村 大草埔)
新蓮庵	觀音佛祖	咸豐 6 年 (1855 年)	溝埧莊
金山岩	觀音佛祖	同治 8 年 (1868 年)	南勢坑莊 (今大南 村南勢坑)
保和廟	福德正神	同治年間 (約 1861~1875)	梅仔坑街尾 (應今梅 山街上，詳細地點不 明)
化善庵	大眾爺	同治年間 (約 1861~1875)	梅仔坑東 (今梅山鄉 梅東村)

【上表由筆者彙編，資料來源：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1959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58 種，頁 63~64。另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594~601。】

【筆者註，上表：1、「玉虛宮」最早明文記錄梅山玄天上帝信仰活動的文獻，為道光年間的所遺留的「元宵香燈石碑記」。⁷⁰由碑文所記載之內容可知，梅山玄天上帝信仰可以追溯至乾隆年間，因當時有先民已利用元宵設立「柑燈」，並以此借貸生利，作為祭祀的公費。但是乾隆年間，並未有人替玄天上帝建廟，一直到嘉慶年間才由地方人士發起建廟，在清末《嘉義管內采訪冊》就有記載了梅山

⁶⁹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593。

⁷⁰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1966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頁 271：「緣我梅坑玄天上帝，由來久矣。稽昔自乾隆年間，先輩之人於元宵夜設立「柑燈」，生放微利，粒積香燈銀項不少。」，另參見陳文尙、陳美鈴纂：《嘉義縣志》，卷 1，地理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861。

鄉玉虛宮在清嘉慶與道光年間興建與整建的情形之記述。⁷¹2、「新蓮庵」溝埧莊，為今日位於嘉義縣大林鎮的北部溝背里的金林寺，主祀觀音佛祖，其前就是上表之「新蓮庵」，先民因求藥於嘉邑山仔頂王田觀音庵而得到療效，因而於溝背莊興建佛寺，但於1906年梅山大地震震毀，1920年重建，並改為金林寺，1974年又再重建至今。⁷²】

以上表看出，在清領時期梅山地區的廟宇主神中，以玄天上帝為主神廟宇占了三座最多，其次為供奉觀音佛祖，其餘則有福德正神與大眾爺，這也代表著從清領時期，玄天上帝便已成為梅山地區重要的廟宇了。

在宗教信仰中所產生的廟會活動種類繁多，百藝雜陳。如繞境遊行、神轎出巡、陣頭、藝閣、醮典、普渡等。而處理這些事務活動就需要由信眾付予某些人某些職務來擔任之。對此，在《諸羅縣志》，風俗志-雜俗篇中就有記載：「村庄神廟集多人為首，曰「頭家」。廟雖小，必極華采，稍圯，則鳩眾重修。歲時伏臘，張燈結彩鼓樂，祭畢歡飲，動輒數十緡。」⁷³所以村庄廟宇中有叫「頭家」職務之人，負責統籌廟宇圯修重建與歲時、節慶張燈結彩鼓樂慶祝活動，而在〈閩雞〉文中就提到月里要在祭典行列擔任弄車鼓的任務，而要而祭典的「頭家」（委員）家中的庫房練習情形：

月里竟答應在祭典行列的弄車鼓中，擔任車鼓妲的任務。祭典的二天前下午四時，在這一次祭典的頭家（委員）的庫房練習，（〈閩雞〉，卷2，頁145）

宗教的廟會活動目的，一方面是讓信眾酬謝神明，以表崇敬之意，也希望祈求庇佑讓來年能閩境平安。另一方面，若有罹病或做事不順遂的信徒，也能因祈願而病癒或達成順利獲利目的。藉著迎神廟會的機會，以豐盛的供祭品及為神明呈獻野台戲的虔敬。⁷⁴

此外，祈福平安的宗教陣頭遊行隊伍中，以陣頭的技藝表演最膾炙人口。陣頭的組成是大都是由信仰、興趣相同的民眾組成的，張文環在〈閩雞〉文中所提到月里要在祭典行列擔任弄車鼓陣的任務即為有興趣且自願參加。車鼓陣藝是台灣宗教藝術表演一種，屬於文陣式的表演性質。文陣大都是以絲竹管樂及歌舞方式的表演性質為主，會呈現出逗趣熱鬧的效果。藉著信眾的表演方式，將教忠教孝的歷史故事或民間傳說故事用戲劇表演出來，主要的表演就有車鼓陣、牛犁陣、南北管、太平歌陣、及蜈蚣陣等。對此，在《諸羅縣志》·風俗志篇章中也

⁷¹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1959年），臺灣文獻叢刊第58種，頁：63～64：「玄天上帝廟，名曰「玉虛宮」，在梅仔坑街頭，作東向西，於嘉慶年間街長盧光順、何春梅出首捐緣公建。至道光年間，街長劉深池、江騰仁、何房先、何能雲，捐緣再建後進一大間。」

⁷²參見網搜：〈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fprint?ID=26815>），文引自陳文尙、陳美鈴等編《嘉義縣志—地理志》，（嘉義：嘉義縣政府，2009年），2014.04.13。

⁷³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雜俗，頁：228。

⁷⁴張幼雯主編：《臺灣熱門廟會民俗》，（S-11，台北：戶外生活圖書，1991），頁：10。

有記載：「神誕，必演戲慶祝。二月二日、八月中秋，慶土地尤盛。秋成，設醮賽神，醮畢演戲，謂之「壓醮尾」。比日中元盂蘭會，亦盛飯僧，陳設競為華美，每會費至百餘緡。事畢，亦以戲繼之。」⁷⁵

民間宗教信仰是臺灣十分普遍的文化，在臺灣各地區可以說是有人村莊、有人民的地方就有寺廟存在。寺廟的組織對不同節慶的祭祀所安排的活動表現，變成臺灣民間百姓生活中所衍化成之特殊習俗。亦即宗教的各廟神明的祭典、遶境中的陣頭等慶典活動，多成為當地居民生活的重大事情。而且在漢人開發的歷史中，宗教的街庄公廟的建立，往往也象徵著漢人聚落的發展與形成，更是聚落居民集會、議事的主要場所的重要社會形態。今日梅山鄉的民間信仰還是主要是以玄天上帝為主，主要的代表廟宇為梅山玉虛宮。而觀音佛祖信仰，主要代表廟宇為太興村泰興宮，除此之外，太平村供奉三官大帝的三元宮，也是梅山頗為聞名的廟宇之一。在〈闍雞〉文中，張文環對梅山鄉的民間信玄天上帝為主要的代表廟宇為梅山玉虛宮的宗教活動有所記述：「在一年當中 S S 庄的行事裏，最熱鬧的是曆三月三日。」（〈闍雞〉，卷 2，頁 148）與「祭典持續了三天」（〈闍雞〉，卷 2，頁 148）的記述。

梅山玉虛宮，主祀北極玄天上帝，地址位在於梅山鄉梅東村中山路 72 號，寺廟登記證號為（92）嘉縣寺登字第 0422 號，主要祭典日期是農曆 3 月 3 日。廟宇目前組織為財團法人制，設有主任委員，乃經由信徒大會改選產生。⁷⁶《玄天上帝啓聖錄》中將玄天上帝敘述為淨樂國的太子轉世，並於 3 月初 3 誕生。⁷⁷另有說玄天上帝是因從崇拜北極星而來，北極星也正是海上船隻定位的重要標地，順應福建地區往海洋發展的情勢與先民渡海來台的歷史，玄天上帝在福建被認為是集水神、海神與冥神功能於一身的神尊。⁷⁸至於玉虛宮玄天上帝之由來，有一傳說是在清乾隆 22 年（1757），由董華帶入梅仔坑，並供奉於私宅，但董華其人的生平與事蹟，目前並未見於清領或日治時期的相關文獻。⁷⁹張文環在〈闍雞〉所述：「在一年當中 S S 庄的行事裏，最熱鬧的是曆三月三日。」與「祭典持續了三天」，在最早記載梅山地區玄天上帝祭典的《嘉義管內采訪冊》文中就情形敘述如下：

三月三日，乃是玄天上帝壽誕。人民捐金演戲，慶祝禮拜，奏以鼓樂已賀之。⁸⁰

至今每年農曆 3 月初 3 已是梅山地區重要的宗教活動，3 月初 3 以前會有各地來玉虛宮進香的人潮踴躍。除信奉民眾人數驚人外，由於歷史悠久，廟中也保留了不少有歷史價值的古物，碑文方面有道光年間的「元宵香燈石碑記」、明治年間的「梅山崁頭厝械鬥和解碑契約碑記」。匾額方面有嘉慶年間信徒劉三益所獻之對聯、嘉慶年間的翁品山獻匾，更可顯示出玉虛宮的歷史意義與價值。其中值得一提的「武當分鎮」的匾額，其捐獻者署名為翁品山，據梅山地方流傳此為翁品山本人因為感念梅仔坑玄天上帝庇祐，醫好其女兒的病情，於嘉慶年間建廟時所

⁷⁵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 8，風俗志-雜俗，頁：228。

⁷⁶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600。

⁷⁷蕭登福：〈玄天上帝神格及信仰探源〉，《宗教哲學》，第 6 卷第 4 期，2000 年 12 月，頁：111。

⁷⁸林國平、彭文字：《福建民間信仰》，（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85。

⁷⁹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601。

⁸⁰不著撰者，《嘉義管內采訪冊》，頁：66。

贈此匾。⁸¹玉虛宮爲一歷史悠久且富有文化背景的廟宇，除了上述保存匾額與石碑文獻外，現在大門的門神乃是著名畫家潘麗水的傑作。廟中也拓印保留了百年前的籤詩，據傳今日梅山地區的籤詩均爲清領時期沿用至今，而 2004 年間，在農曆 3 月初 3 玄天上帝祭典活動中，曾舉辦全國性的籤詩大展。⁸²

在張文環日治時期的梅山地區寺廟發展的概況仔細分析，可見得清末以來到日治時期，梅山的民間寺廟依舊有持續建立，但不變的是，以玄天上帝爲主神的廟宇數量最多。⁸³

1937 年，中日八年戰爭爆發，臺灣總督府爲徹底加強臺灣民眾對日本國家的認同，以便於戰時動員，於是推行皇民化運動，在宗教上則是以日本神道信仰，欲以其取代臺灣民間傳統信仰。總督府也設法打壓臺灣人民的民間信仰與寺廟。因此，在民間寺廟上，以全廢爲原則，但在過渡期得一街庄保留一寺廟。在信仰神明方面，主祀神明需爲正統佛教或儒教之神明，另外的神明會與祖公會以解散爲原則。⁸⁴只不過日治時期梅山地區似乎沒有受到因寺廟眾神，昇天政策而帶來的明顯毀廟動作，或對當時梅山民間廟宇發展有太大影響⁸⁵，筆者認爲這乃是玄天上帝等眾神庇祐梅山是也。

第二節 生命禮俗：婚、喪、喜、戲之風俗

人生旅程自出生開始，慢慢長大就會經歷結婚成家、生子傳脈、直到生命結束爲止。而上述的人生重要階段，先民都已衍生各種禮儀風俗來面對每一個生命事件。也就是說在台灣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傳統生命禮儀習俗，讓人民在生命的歷程中對生、婚、子與死亡時都有一套屬於族群文化的風俗禮儀。以下就從一、婚-迎親。二、喪-葬儀。三、喜-生養。四、戲-玩樂。來看台灣社會的生命禮俗之文化。

一、婚-迎親

遠在周代，男女婚姻，已經屬於文明時代的範疇。其主要標誌是：一、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制。二、形成了文明社會的婚禮，文王娶太任，就行了納幣和親

⁸¹玉虛宮管理委員會：《玉虛宮沿革誌》，（嘉義：財團法人嘉義縣梅山玉虛宮，1988 年），頁：23。

⁸²參見《聯合報》，2004 年 4 月 7 日，嘉義版。田野調查：2013.12.25。

⁸³【筆者統計資料來源：1、嘉義廳：《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書：嘉義廳》，（嘉義：嘉義廳，1915 年），〈大正 4 年梅山地區寺廟概況〉：計有廟名×數量：「玉虛宮」×1、「玉繩宮」×1、「龍興廟」×1、「觀音佛祖廟」×3、「保元宮」×1、「大眾爺廟」×1，共計 8 座寺廟宇。2、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 年），〈昭和 8 年梅山鄉寺廟概況〉：計有廟名，「上帝爺廟」×1、「保元宮」×1、「玉繩宮」×1、「真武廟」×1、「上帝爺廟」×1、「龍興宮」×1、「金山岩觀音佛祖廟觀音廟」×1、「福德宮」×1、「永興宮」×1、「源興宮」×1、「萬善廟」×1、「郭聖王廟」×1，共計 13 座寺廟宇。】

⁸⁴瞿海源：《重修臺灣省通志》·卷 3，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頁：1003~1004。

⁸⁵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596。

迎的儀節。《詩經·大明》記他在渭水河上搭起浮橋迎接新婦，今日還在使用的賀婚古語「天作之合」、「文定厥祥」，就是詩中歌詠這次大婚盛況的文辭。⁸⁶梅山地區在清代曾經是屬於蕃界，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與漢人的移墾，基本上這裡的大多數住民都屬於漢民族。在這樣的族群聚合的地區之中，其相關的婚姻習俗，大體上還是保有傳統漢人的習俗。⁸⁷張文環對於梅山、太平婚禮習俗的描述很多，如在〈故鄉在山裏〉、〈閩雞〉文中均有提到了迎親前準備的情形：

澤的雙親為迎接新娘的準備，開始忙著粉刷澤的寢室以及作裝飾。母親要每天把一種叫春仔花的小薔薇人造花插在頭髮上，表示等待喜慶的日子到來。（〈故鄉在山裏〉，卷3，頁69）

依照村裏的習慣，新郎由親戚或長輩的親友陪著，要親自招待客人來參加喜宴，必需親自到客人家去邀請。依照形式要左手拿著菜籠，分發煙草或檳榔才是禮貌…由新郎給男人煙，給女人檳榔親自邀請。（〈閩雞〉，卷2，頁169）

結婚是一個人的終身大事，自古即有：問名、訂盟、納采、納幣、請期及親迎等六禮。不過一般民間習俗都簡併為：問名、送定、完聘、親迎、轉客（歸寧）等五項。⁸⁸至於問名、訂盟、納采、納幣、請期、送定、完聘這些都是迎親前男方必須要透過擇日師與媒人完成的習俗，一定是先占卜男女雙方生辰八字的吉凶，確定大吉大利之後，才一下聘。⁸⁹所以台灣俗諺：「娶著好某，卡好做祖；娶著歹某，一世人艱苦。」、「做著歹田望後冬，娶著歹某一世人」，⁹⁰即可見出娶來家中的妻子對爾後家運影響甚鉅，不可不慎。

而《諸羅縣志》也對婚期前的議婚、訂盟、納聘、親迎前數日等等民俗都有很詳實記載，如婚前要先議婚：「凡議婚，媒氏送甲庚月日，女先男卜吉，然後訂盟。」，「訂盟用庚帖及金銀釧，名曰「文定」、曰「小聘」亦有加綵幣者。女家用庚帖，隨輕重而報之。互用庚帖者，以謹始慮終，示無悔也。諸羅，議婚後，女家遣人視男家且覘婿，曰「探家風。」；又如請期後要將日課送女家：「請期止用東，或並日課送女家，必另具儀，所謂「更儀」也。」；再如親迎前數日：「婿於親迎的數日，卜吉而冠，擇戚屬父母具慶者為賓。仿古筮日、筮賓也。至期，置冠履、鮮衣於竹篩，微烘以火，俗云「除邪穢」也。賓三梳婿髮，而加之冠；「三加」之義也。」；最後迎親入門：「既冠，拜先祖；仿告廟也。次父母，父醮

⁸⁶王貴民著：《中國禮俗史》，（臺北市：文津，民82），頁：48。

⁸⁷王俊昌、馬有成、鍾智誠撰文：《寫真懷舊：梅仔坑影像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2），頁：130。

⁸⁸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14。

⁸⁹關山情主編：《台灣三百年》鄉土系列B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民國70年2月），頁：344。

⁹⁰陳主顯著：《台灣俗諺語典》，卷五，婚姻家庭，（台北市：前衛，1999），頁：283~284。

以酒，申戒辭；仿醮席也。次諸父兄賓長，諸父兄賓長皆簽答焉，重成人之道也。筭，不用婦人為賓。女盛飾拜謁，略與婿同；醮酒，母命之。是日教以跪拜進退，獻於舅姑尊長之禮，謂之「教茶」。⁹¹，等迎親前的工作逐一完成準備後，雙方家族成員均懷無比欣喜興奮之心情迎接當天婚禮的到來。舉行迎親當天，新郎去迎娶新娘的陣仗，在張文環的〈闍雞〉中就有如此描述：

「打破晨靄，要去 TR 庄迎接新娘的七孔喇叭和爆竹聲響起來。在田園的農夫們，回顧看看由三十多人扛去的禮物，七孔喇叭隊，媒人轎或六人抬的新娘轎。三桂家門前設天幕，準備有二十桌的宴席，等待新娘來。近親的小孩子們所放的爆竹，煽起了這條村子通道一角的祭典氣氛，連大人也笑嬉嬉而高興。」（〈闍雞〉，卷 2，168）

要迎接新娘的陣仗有三十多人跟在花轎後面，肩上扛著以長方形木盒內裝盛要送去女方家的禮物及沿路吹奏喜慶之樂的七孔喇叭隊與媒人轎或六人抬的新娘轎，後面還有圓形竹編大籃子，分別裝放大餅、麻荖、冰糖、冬瓜糖、柿粿、桔餅、麵線、豬肉、羊肉、龍眼、炮竹、轎斗圓(大糰圓)及穿戴的金飾衣物等，沿路燃放爆竹。⁹²其景真如張文環所述：「煽起了這條村子通道一角的祭典氣氛」。村庄有人辦婚事，那真是仿若年節祭典的氣氛就會瀰漫整個庄頭，這也是筆者幼年在嘉義義竹，鄉下村落的記憶。而對如祭典般熱鬧的婚禮，張文環左〈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更有更清楚的描述：

梅仔坑庄到竹崎庄，徒步需要三個小時，最晚也要早上六點從梅仔坑庄出發，這也要一天前就把一切準備好。縱四尺橫三尺的箱子裏放置禮物其二十四籠，一個籠子請兩個人扛，扛禮物籠子就要四十八個傭人。媒人夫妻中的丈夫說他是親戚，要走路去，而只有妻子坐轎。還有迎接新娘行列的管理人三人，負責放鞭炮的二人，吹鼓笛隊員十人，總共七十八人的隊伍，早上三時集合到陳家的院子，店裏以及後院都點亮了洋燈，有如祭典般的熱鬧。隔壁的倉庫入口處，用紅紙寫著「囍宴進口處」幾個字。由於是沒有電氣的山麓街，才把所有的洋燈借來，自前一天就在後院搭起臨時烹調所，從那兒冒出了煙，搭好了帳篷。五時左右吃過早餐，六點的隊伍就開始出發了。神壇和祖先靈牌前的燭台，豎立了點火的大蠟燭，從香爐昇上了線香的煙。點燃了爆竹代表出發的信號，嘖啞樂隊奏起音樂了。街道上除了在台車裝貨物的工人以外沒有人影，天空掛著蒼白月亮，晨風吹在衣襟感覺寒冷。為了通過密林裏的暗路，準備有火把，在嘖啞奏樂裏，時常有爆竹的響聲。（〈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22）

⁹¹參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 8，風俗志-婚姻喪祭，頁：220～222。

⁹²黃金田圖，鄧文淵、李淑玲文：《台灣古早生活圖繪》，（台北市：玉山社，2002），頁：89。

針對親迎的熱鬧景象，在《諸羅縣志》也留下極為生動的敘述：「先期舂糯掌丸，色紅、白相間，分送親友。至期，張燈結綵。婿沐浴盛服，父率以告先祖，醮而命之。取竹篩，蓋其首。篩飾以朱畫太極八卦，示「相生」之義也。出乘輿，鼓樂鳴鑼，親友送彩燈前導，沿途放花砲，好事者乘馬騎牛以從。雖遇官長不避。」⁹³上述「竹篩」，即是親迎行列物件之一，篩飾以朱畫太極八卦可於迎親中保護新娘免於沖煞。另迎親行列還有重要物件之一即為「竹簍」，是連根帶葉之青竹子稱為「透腳青」，寓意全家人青春健康，竹又象徵新娘貞節與夫婿白頭偕老，竹簍例由女方派人抬，因竹簍相當長末梢多半拖行在地上，稱為「拖竹簍」，其前端竹頭處懸掛一塊豬肉，這也是用來祭祀白虎神及一些凶神惡煞，並保護新娘，免除厄運。⁹⁴至今在嘉義縣地區婚嫁，傳統的迎娶習俗，仍都可見在迎親隊伍的前方，或迎親車隊（新娘座車）車頂綁上青竹竿，青竹竿頭再綁有一塊豬肉，這是來自福建省安溪縣的習俗。原來在安溪地區有老虎出沒對人身安全造成威脅。嫁娶隊伍進行之際，竹竿掛豬肉，目的在於轉移老虎的目標，奪食隊伍前的豬肉而不傷人。隨著先民移民來臺，在嘉義縣地區拓墾，把這項原鄉習俗帶來臺灣。臺灣原生野生動物並無老虎，但這項習俗入臺後仍延續著。⁹⁵筆者曾多次受友人之託擔任其子女婚事之媒人一職，在迎親當日新郎禮車至女方家，新娘女方家則會準備連根帶葉之青竹子並在前端竹頭處懸掛一塊豬肉綁在禮車車頂上。此種風俗與《諸羅縣志》、《嘉義縣志》所載甚同。

新郎來到岳家，進廳堂先拜神明祖先，後向岳父母行禮；新娘由母親蓋上頭巾，因係黑色故稱為「罩烏巾」，亦有用紅色者；此舉之作用是避免新娘看到「好歹戴（喜喪之事）」以免犯沖。這烏巾一直到婆家行禮完畢進房之後，才由新郎以褶扇掀起。⁹⁶在〈山茶花〉一文中，新娘錦雲要進花轎之前，張文環的描述是如此：

全家充滿著元旦一樣喜氣洋洋的熱鬧氣氛，可是在房間裏等待進轎的姊姊的容姿，看在娟的眼裏顯得非常寂寞令人難過。辦喜事時不能哭，但是姊姊出嫁這一天怎能不哭呢？朋友們拉著娟的衣袖細聲耳語說：「不要這樣子，娟，很難看喲，姊姊才能哭，是新娘才能哭的。（〈山茶花〉，卷4，頁180）

新娘上轎前向祖先及父母行拜別禮，《諸羅縣志》記述：「父以紫帕蒙女首，紫姑（送嫁婦也）引女登輿。」⁹⁷而在新娘錦雲哭泣拜別父母養育之恩上轎離去前還要與兄弟姐妹、父母親戚吃一頓叫作「分姐妹飯，親戚分離」儀式的飯：

⁹³參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婚姻喪祭，頁：222。

⁹⁴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18。

⁹⁵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3，住民志，（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471

⁹⁶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19。

⁹⁷參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婚姻喪祭，頁：222。

姊姊要進花轎的時間到了，因此叫分姐妹飯的親戚分離的儀式開始了。錦雲的父母坐在上座，大家圍在飯桌前，這只是一種形式，誰也沒有吃進豐盛的飯菜。儀式結束，錦雲便被媒人牽著手，跪在雙親之前，感謝父母恩，父母都含著淚水在眼裏，急速把女兒抱起來。然後向娟和親戚們敬禮打招呼，再走進花轎裏去。（〈山茶花〉，卷4，頁180~181）

新娘與家人的惜別宴結束之後，在媒人帶領下，先跪謝父母養育之恩，再向神桌上供奉的神佛、祖先祭拜告別，含淚後步上花轎，這種新娘上轎的哭泣，稱為「哭好命」。⁹⁸民間俗信新娘不能直接曝露在天空下，這時媒人會將帶來的八掛米篩平舉，遮蓋新娘頭部上轎。⁹⁹等新娘進入花轎要出發前，張文環又敘述了：「爆竹響了三聲，表示出發的信號，隨後奏起音樂。」（〈山茶花〉，卷4，頁181）。離情依依不捨的新娘就離開娘家，去夫家展開另一段人生。

新娘上轎和出轎的時間，對於人的一生是吉是凶，影響重大。相對也將對夫家的未來家運影響甚鉅。因此，婚家都會花錢去請擇日師（仙仔）事先依八字來確定出新娘上轎和出轎的時間，再依照看好的時辰來進行婚禮程序儀式，是新郎家中父母、長輩非常謹慎緊張的事。對於迎娶新娘出、回轎的時間之重要性，張文環在〈故鄉在山裏〉一文中也有提到：

因考慮深山坡路路程，座轎只定新娘和媒人，禮物減為六籠，樂隊用八音，連幫忙的人，共二十六人組成隊伍去迎娶新娘。即使黎明從K莊出發，由R部落回來，不論如何也要黃昏時才能到達。新娘要出轎的時間，對於她的一生是吉是凶，有重大的意義，因此澤的父親為了選定間，費了很多心力。（〈故鄉在山裏〉，卷3，頁69）

梅山、太平是山城，平日人民行走於山路上已經很辛苦，況且迎親隊伍中身上要扛重物禮品與要抬舉著新娘轎子前進更顯困難。因此澤的父親為了選定間，費了很多心力。等到迎親隊伍爬山涉水，而與時間競賽似的準時返抵婚家。

新娘要下花轎的時候，夫家為討個吉利之兆，還會去選定村庄內，或親戚家屬中年紀稍長且被公認最有福氣的阿婆來負責去牽扶新娘下轎。這位被公認最有福氣的阿婆事後夫家就要包紅包給阿婆當作謝禮。如張文環在〈闖雞〉一文中敘及鄭家老母親就被是村庄內被公認為有福之阿婆而來負責牽扶新娘下轎的工作：

「多皺紋的老母被認為是幸福的老婦人，在村子裏有結婚典禮的時候，很多人希望能像她一樣將來有福氣，就請她來為新娘出花轎時牽新娘的手。」

⁹⁸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20。

⁹⁹同上註，頁：20。

「請阿婆來牽新娘的手，依例要謝禮，大都用紅紙包二圓，悄悄塞入阿婆的口袋裏。阿婆都會拿出來很客氣地推還。」(〈閩雜〉，卷2，頁152)

「新娘要跨過門檻的時候，必需口唸喜悅的詩句而預言未來的好景。那時阿婆所唸的吱吱聲音震顫著，人人聽起來像是古典的音樂。」(〈閩雜〉，卷2，頁153)

新人拜堂完婚後，依古俗入洞房後要合吃湯圓，亦由「好命人」挾給新人食用稱為「食圓」寓意甜蜜圓滿，接著是「食酒婚桌」，一番喜樂宴會之後，至親好友集在廳堂要「食新娘茶」，由新人雙雙端著茶盤，上置甜茶、香菸、檳榔、蜜餞及冬瓜糖等，賓客接受新人菸茶糖果等並回贈紅包。稱為「答茶甌」。「食新娘茶」有二種型態，一是在洞房裡，一是在廳堂上，如係後者就得請新娘出來，但見滿堂陌生的長輩不免會怯場，不知應該先向誰敬茶好，這時也會有人要來引導她。客人接茶啜飲，也稱為「食甜茶」，是個重頭戲，「食甜茶」，後依習俗要「答(音勿一廿、)紅包」，即在茶杯放上禮金。¹⁰⁰今日的婚宴，仍有夫妻要向父母及長輩請安奉茶，受奉茶長輩則回以紅包的民俗。¹⁰¹奉茶對於新娘娶到家在進行婚禮後的吃茶民俗，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張文環是這麼描述：

「阿錦！」婆婆叫恭恭敬敬捧著茶進來的新娘說：「這位叫阿姨。」「這位是姨丈！」如此一一予以介紹。被介紹的人就從新娘捧來的茶盤拿起了茶杯，毫無顧忌地看看新娘的臉。年長的人要表示對新娘的關愛，都拿祝儀的紅包給新娘，紅包是要放在自己喝了茶的茶盤裏，這些紅包就全成為新娘的私房錢。(〈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6)

上述之吃茶民俗，當賓客接受其茶而念喜句。飲畢，新郎新婦又來收回茶杯，此時賀客以紅包放置於茶杯為賀禮，並口唸喜句祝賀。所唸喜句為四句對韻，俗稱「唸四句」句意除表達賀意外，多為吉祥合幽默滑稽謝意，有現成的句子於《梅鄉叢談》，共計45則流傳在梅山民間¹⁰²，結婚喜宴後，藉此民俗文化，更可增進家族中人與人之間之情誼了。

新嫁婦入門後隔天早起，與夫婿相偕至廳堂拜神明及祖先，而後再向父母請安，之後即下廚。在廚房工作，凡是首次觸及器物，均需唸句好話以增吉祥：如「撓潘浮(攪動澆水)飼豬較大牛」、「拜灶君，起火未燻(生火不冒煙)，煮糜快滾(煮稀飯很快即煮開來)」等。新娘娶到家隔天生活，張文環是這麼敘述：

¹⁰⁰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22～26。

¹⁰¹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3，住民志，(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470。

¹⁰²參見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129—131。〈食新娘茶常用之賀句整理〉。

「(新娘)必需要比誰都早起床、梳髮、整頓身邊一切，然後向神明或祖先的靈牌前，獻上三杯熱清茶，這是主婦的任務」(〈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29)

台灣民間婚姻的目的，是在於所謂的「廣家族，繁子孫」。《禮記》·昏義所說：「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¹⁰³，而在婚姻儀禮上，即可看出強調生育男孩與傳宗接代的動機較多。而台灣開發之初由於當時家庭人力不足，勞力就是財富，至於以愛情為目的而結婚，古時雖亦有，但較少，可說是現代男女社交公開後的新產品。除外在梅山地區還有一種「媳婦仔」的婚姻習俗，對此婚姻制度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是如此描述：

在台灣鄉下，中產階級以下的家庭，常會有養女，長大了就入籍做媳婦。在窮人的家庭要娶到合意的媳婦，用這種方法最理想。…最好還是在自己家養育媳婦，當然這大都是獨生子的家庭才如此做。(〈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29)

「媳婦仔」習俗之產生，自有其歷史與社會背景，是代代相沿而成的結果，因而也可說是庶民歷史的一個面相。媳婦仔習俗不僅涵蓋台灣漢人庶民社會之家族、婚姻等思想觀念，風俗之演變也正是社會與文化變遷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媳婦仔」的角色既由女性所扮演，她們之出現與消失於歷史舞臺，更直接反映台灣傳統婦女的歷史角色、地位與生活形態的變遷。所謂的「媳婦仔」是台灣閩南民間對「童養媳」的稱呼，也就是指那些將來長大後，要匹配給兒子作妻子而預先收養的女孩。「媳婦仔」既然是準備將來作為媳婦，因此在條件上，所收養的女孩必須是異姓。¹⁰⁴

今日梅山已無「媳婦仔」之習俗，其他婚禮習俗與一般地方並無太大區別，結婚亦大約是分成訂婚、結婚兩個主要的過程。到了結婚當天，男方必須準備牲禮給女方祭祀祖先，並至女方家迎娶。進娶時必須準備米飾，甘蔗與烘爐，米飾是要拿來蓋在新娘頭頂，甘蔗則是要吊豬肉且掛在新娘車上，至於烘爐則是要放在門前，等新娘進門時跨越，這些都是民間傳說中，桃花女鬥周公時遺留下來的風俗，但在今日婚禮中，多已是已經簡化，甚至不再採用。¹⁰⁵

二、喪-葬儀

古時候當親人死亡後，全家遺族圍在死者身邊號哭慟哀。親人一律要穿素服，而死者已經出嫁的女兒，在接到報喪的訃聞以後，立刻就得動身回娘家奔喪，在

¹⁰³網搜：〈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liji/hun-yi/zh>，2014.04.12。

¹⁰⁴曾秋美作：《台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台北市：玉山出版，1998.06)，頁：15~16。

¹⁰⁵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65。

到娘家的附近就一路哭進門，這叫做「哭路頭」，意思就是一路奔喪。¹⁰⁶生盡謂之死，是一個人生命旅程的終點。民間習俗，「生」與「死」同為人生的大事。¹⁰⁷《諸羅縣志》風俗志記載：「父母疾篤既絕，乃哭；披髮袒臂，跣足擗踊。另置床，遷尸於上，謂之「搬鋪」；「易簣」之義也。」¹⁰⁸《論語》也記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¹⁰⁹台灣人面對死亡的觀念，是相信靈魂不滅寂，認為人是由魂、魄相互結合而成，當人在死亡後，魄回到土裡，而魂會離開肉體的軀殼，永遠遊蕩在宇宙中庇護子孫，所以子孫要對祖先奉祀盡孝。¹¹⁰張文環在〈故鄉在山裏〉有描述到人對自己喪禮之生死觀：

「王妻常說，我想要一個女兒在我死後送葬時拿燈籠引導我。」（〈故鄉在山裏〉，卷3，頁50）

臺灣的習性，病人一進入不省人事的狀態，就移至正廳，未成年而夭折則移至床前地上。既死身蒙以白布供飯於腳旁，稱「腳尾飯」，燒紙錢，稱「燒腳尾錢」。¹¹¹所有殯葬事宜日期都請擇日師依生肖八字決定。直至出殯後，仍將亡者靈位在家安靈祭拜，要把「神主牌」請回家之後，供奉於廳堂一側，由和尚、道士誦經稱為「安靈」、「企靈」，供桌稱為「靈桌仔」上置紙糊魂身，並有「桌頭嫗」即為紙糊之僕婢。在家每7日一祭，稱「做旬」，都請僧道誦「做功德」。¹¹²而張文環在〈故鄉在山裏〉所述王妻：「想要一個女兒在我死後送葬時拿燈籠引導我」指著在出殯時一種由孝女身份所要準備的「孝女燈」，一種小型的長圓型燈，紅紙無字，出殯時由亡者的女先持著。¹¹³出殯，臺語稱為「出山」，出殯當日先舉行家祭與公祭。¹¹⁴出殯之行列大約有下列排場：「開路神」、「開路鼓」、「孝燈」（用竹胎紙糊成一種長圓形的燈籠，三代者繞以麻布故亦稱「麻燈」，「孝女燈」如前述）、「吉燈」（材質與孝燈同，上書紅色姓紙堂號或「百子千孫」故亦稱為「子孫燈」）、「大鼓吹陣」（傳統器樂隊）等。¹¹⁵整個喪禮祭拜儀式在以前是很耗時費工的。

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內，描繪陳久旺父親突因腦溢血而氣絕身亡

¹⁰⁶參見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139。

¹⁰⁷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28。

¹⁰⁸參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婚姻喪祭，頁：223。

¹⁰⁹引自孫欽善譯注：《論語·為政》，（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54。

¹¹⁰參見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台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揚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頁：289。

¹¹¹參見關山情主編：《台灣三百年》鄉土系列B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民國70年2月），頁：346。

¹¹²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32。

¹¹³王乙芳著：《燒香拜好神-台灣的祭祀文化與節慶禮俗》，（台北：台灣書房出版，2010.11），頁：370。

¹¹⁴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3，住民志，（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480。

¹¹⁵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32。

喪禮就說：「盛大的喪儀繼續到頭七」（〈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51），而「頭七」是指人過世後第七天，那天稱為「頭旬」或「頭七」。¹¹⁶若已出殯後，在家安靈完後並佈置孝堂祭拜，在家每7日一祭，稱「做旬」，往往「三旬」、「七旬」都請僧道誦經「做功德」，七七四十九天之後止弔。又喪家自入殮起至除靈日止，每日晨昏兩次靈前供「孝飯」，喪期既滿，焚「魂帛」，祖靈中添填新靈或另立靈位，與祖靈合祀，稱「合爐」¹¹⁷。所以「喪儀繼續到頭七」的「頭七」，即指台灣傳統喪葬習俗--「做旬」¹¹⁸的第一階段。爾後，才再如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內繼續描述的：

頭七、二七、三七，靈前的法事依照規例做下去。而接近百日佛法時，家裏的一切都比較恢復正常了。（〈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53）

今日梅山地區主要是以閩南人為主，因此較無客家的葬禮儀式。一般葬儀方式若以傳統土葬者親友或會送上山頭，至下葬完畢。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選擇火葬，親友只需送至火葬場，再由亡者親屬完成火葬儀式，並送至靈骨塔，採火葬者也不需日後撿骨¹¹⁹。家中有辦喪事者，未滿一年者當年就不能掃墓與祭祖，是要到滿周年後，許多禁忌才會解除。

三、喜-生養

人生涯之旅的起點就是出生，家族中的父母親屬與新人都會殷切期待自己的家中，在婚禮之後能早日有下一代出生。從唐宋以降，不論宮廷或民間都相信有房間內有床公、床母這一雙保佑房幃的神。又在明清人婚禮中有新郎新娘同拜床公床母這個習俗，譬如《醒世姻緣傳》裡就談到過。曾朝東所著《台灣婚俗談》也說結婚前數日要「安床」，那天夜裡要拜床母（俗信床母是守護生兒的床神）¹²⁰，在台灣民間一直到今日，在迎親前新郎家中，仍然要依擇日師所合訂的良辰吉時去安床與拜床母。其拜床母的習俗，無非就是祈求能早日平安生下後代子孫來傳宗接代，延續家族的血脈。

因此，在以農為主的日治時期梅山地區百姓家中，對人力的需求條件下，「多子多孫多福氣」的傳統觀念仍是深植在鄉間。因此，若有不育的媳婦，會在家庭中、甚至社會上抬不起頭來，所以有俗諺說：「未生，毋值錢；要生，性命相交

¹¹⁶同上註，頁：32。

¹¹⁷參見關山情主編：《台灣三百年》鄉土系列B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民國70年2月），頁：344。

¹¹⁸參見林明義：《台灣冠婚葬祭家禮全書》，（台北：武陵出版社，1987年7月），頁：200。「做旬」是指在死後每七天一次供養死者，其形式有「大旬」和「小旬」兩種。「大旬」是奇數，如頭旬、三旬、五旬、七旬等，這些日子要盛大供養。「小旬」是偶數，如二旬、四旬、六旬，只行簡單儀式。

¹¹⁹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666。

¹²⁰參見惠西成、石子 編者：《中國民俗大觀（上冊）》，（台北市：漢欣文化事業，民國82年2月），頁：185

纏」，用來表達婦女對於生育不能自主的怨嘆。舊時，嫁人爲妻的，必需給夫家生男育女，如此才能保住太太的地位，才說「值錢」¹²¹；沒有子女的婚姻或家庭，也會被視爲不穩的、有殘缺的。¹²²因此，是否婚後能生育就成爲是人生的一個重要的大事，而在以前的日治時期，因醫藥設備環境與生育知識尚未普及發達，對於生育通常要藉由拜床母之外的其他宗教儀式，例如祭拜註生娘娘，祈求賜子或是生育婦女的平安。先民們相信南斗星主司出生，北斗星主司死亡，而授子神就是「註生娘娘」，所以先民的婦女，幾乎都信仰註生娘娘，祈求她能讓自己生好的子女。註生娘娘，普遍都設在廟中的偏殿另劃一龕，把她當主神的附屬神做爲配祀。如梅山玉虛宮即是，（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廟方還貼心張貼信眾參拜路線指示：天公爐→三官大帝→玄天上帝→城隍爺→註生娘娘→虎爺（共 16 柱香））信奉註生娘娘的信徒眾多，香火鼎盛。¹²³除外，若是連續生男或是連續生女者，可以用「栽花換斗」，請求法師作法轉換胎兒的性別。¹²⁴倒也是有趣的民俗之一。

而從婦女懷孕到孕婦順利分娩生下胖娃娃之前也有很多禁忌的民俗要遵守的，最主要的是不可冒犯胎神。所謂「胎神」就是附在胎兒之身上之神，潛伏在孕婦的寢室及其住宅或其他器物上。¹²⁵孕婦懷孕到順利分娩期間，禁忌任意搬動房中物品、綑綁器物、掘地、挖洞、豎柱，使用剪刀、鑽子、與其他孕婦相見、跨越秤桿牛繩、看傀儡戲、手觸棺木等¹²⁶。萬一不幸觸動到胎神，而由胎神波及到胎兒時，最先出現的徵候，就是孕婦肚子疼。這時必須趕快安撫胎神，就是請道士（紅頭司公）來到家裡，爲孕婦禱告安胎。方法是先在孕婦的枕邊鳴鈺笛，同時畫符唸咒，然後把符貼在「動著（碰到了）」的地方，相信如此就可以把胎神安撫住。¹²⁷張文環在〈部落的慘劇〉文中，就有描述老爺家的第五媳婦臨盆時遇上難產後的結論推斷：

但是媳婦卻在床上轉輾呻吟，怎麼也生不出來。因娘家的母親以及婆婆，都認爲被魔神迷上了；不然就是懷孕中在家後院子挖掘窟窿，或許移動了家裏特別重的東西，才傷害了孕婦的身體等等，猜測許多不吉利的因素，於是找醫生來或問神祭拜，林一家上下像被倒翻過來似地騷動著。（〈部落的慘劇〉，卷 2，頁 14）

因此替孕婦禱告安胎或要孕婦遵守很多的民俗禁忌，最主要的就是不可冒犯胎神

¹²¹陳主顯著：《台灣俗諺語典》，卷五，婚姻家庭，（台北市：前衛，1999），頁：494。

¹²²參見瞿海源、章英華主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年），頁：140。

¹²³參見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 91），頁：117。

¹²⁴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666。

¹²⁵參見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 91），頁：117。

¹²⁶參見董芳苑：《探討台灣民間信仰》，（台北：常民文化，1996年），頁：220。

¹²⁷參見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 91），頁：118。

我們再從〈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得知婆婆發現阿錦懷孕後，立即慎重交待：

來福啊，今天起家中不能轉動笨重的東西，也不能在牆上打鐵釘，知道了嗎？媳婦有喜了，要記得啣！（〈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81）

而媳婦有喜了之後，在家中的地位提昇不少，婆婆也開朗起來，足見生子傳宗接待一事在家族中的重要，對此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張文環有著生動又逗趣的描述：

媳婦有身孕了，婆婆忽而忙碌起來，她要替媳婦指揮家裡的許多工作。這使她好高興，似乎變年輕了。媳婦看婆婆這種樣子也覺得很高興，在婆婆面前故意把肚子突出來。婆婆過去老隱居沒事做，整天只是眺望街上往來的人群。可是知道媳婦有了身子就忍不住，想幫忙媳婦分擔工作。媳婦對於婆婆變明朗，對家裏的事情提出許多意見也覺得很高興，所以就盡量顯出肚子的突起給她看，因為婆婆很喜歡看她的肚子麼。（〈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81）

孕婦從有身孕起到了生產後的一個月內（產後這一個月，民間俗稱「做月內」，也是大家叫「坐月子」的期間中），都要盡量留在自己的家中或房裡，這時對產婦也是還有諸多禁忌限制與民俗文化行爲的。首先婦女懷孕後，娘家要送橘餅等甜食給女兒食用，其意喻為「食甜甜生後生（男生）」。女兒產期鄰近，娘家要送來雞蛋、麵線、嬰兒度兜和尿布，俗稱「催生」。孕婦臨盆時，要將家中櫥櫃門與抽屜都打開，以求嬰兒順利出生。但分娩後，房間門窗要緊閉一個月，以免罹患「月內風」（痛風）。舊時由「產婆」（即助產士）幫忙接生，「產婆」一詞，無論是閩南話或是客家話都是如此稱呼，客家話亦有稱為「穩婆」的。¹²⁸

早期醫療設備不若現代先進，生產是女人生命中的一大難關，故俗諺有云：「生贏就雞酒芳，生輸就四片板。」意謂順利分娩產婦就天天吃麻油雞酒等補品，難產就會喪失生命，台語「四片板」是指棺木，意喻產婦死亡。¹²⁹順利生產後，會以紅包作為酬金答謝給產婆。隨著醫學的進步，現今婦女生產多去設有婦產科的醫院由醫生接生，梅山、太平產婆行業已瀕臨消失。而另一民俗即是嬰兒出生後，要在床邊放置一桃枝以辟邪，並嚴禁生肖與嬰兒相剋人士進房探視的。

若是生下男嬰後，家中要以麻油雞酒祭拜祖先與神明，並祈求保佑母子平安。嬰兒出生後，夫家要向產婦娘家「報生」。若生男嬰，要送禮餅報喜。娘家也要送禮祝賀，賀禮要在嬰兒出生第十二天送到，主要是雞、木炭、酒、兒衣物，或加上蛋、魚、肉、紅糖湊成八樣或十二樣，取雙數代表吉利，如〈闍雞〉文中當阿珠生下男孩之後，「阿珠的雙親也高興地拿來了超出習俗慣例以上的禮物」（〈

¹²⁸參見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3，住民志，（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460。

¹²⁹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年），頁：8。

闍雞>，卷 2，頁 183)。若是生女嬰，則娘家禮品就不如生男嬰豐富，通常都送以一份豬肚來，表示其意為女兒「換肚」希望下回生個男嬰。¹³⁰產婦在產後一個月之內，不論夏、冬都要留在自己的房裡緊閉門窗以防風寒。在此期間還有諸多禁忌，如洗淨身體忌碰到冷水，主要與產後生理虛弱有關，以防感冒。產婦「做月內」期間，梅山地區與台灣其他地方一樣，要以「麻油雞酒」來給產婦補身。麻油雞酒是用麻油炒老薑和雞肉，和以米酒煮成。這種民俗文化面貌，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阿秀產後坐月子就有詳細描述：

要讓妻的肚子保持溫暖，便做了鴨蛋煎麻油和酒給她吃。阿秀吃剩的份由產婆和自己吃了，啟敏的肚子才感覺熱熱的，腦筋清醒起來睡不著。咱明天必需要宰二隻雞煮麻油。產婆還在麼，麻油雞必需多做一點。對產婆來說，麻油雞才是最好的料理。這不分富豪或貧窮都是同樣的習慣，是產後吃的料理。有錢人會多做一點麻油雞，而且吃的時間比較長，也可以說台灣人全體都愛吃麻油雞的吧！（〈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255～256）

另外也要喝「生化湯」調理產後的虛弱身體，一整個月產婦都要溫補的方式來調理身子，嚴禁食用寒性蔬菜。期間除了哺育嬰兒，產婦只能靜養，不能幹粗活，以免日後腰酸背痛；也不能從事女紅，以免日後視力減退。產婦也不宜走出戶外，尤其是陰天或晚上。必要出門之際，則需要頭戴斗笠或撐傘，頭不能見天。產婦不能碰冷水，只能用開水盥洗，以免沾染水氣而感染；不得洗頭，以免日後患頭風（頭痛症狀）。¹³¹

四、戲-玩樂

張文環幼年生長於梅山、太平山林之中，每日徜徉於青山綠水之間，在那個沒有電視、電玩、網咖的年代，小孩子們的休閒活動其實也很多采多姿，依筆者記憶，下棋、打陀螺（自製，以芭樂樹幹削製）、打彈弓、打棒球、玩橡皮筋、厝仔標、跳格子、跳繩等，都是很受歡迎的項目。還有爌窯，這幾乎成為全家人都參與的活動。此外，青山綠水是我家似地與大自然相伴，每天歡樂無盡，無憂無慮的梅山、太平山林童年時光，可是張文環最眷戀最純真美好歲月的回憶吧！

張文環幼年在山林的快樂回憶，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啟敏到深山裡採薪，每天與其他山裡小孩們玩在一起時的種種活動就是歡樂無盡，無憂無慮又有趣的嬉戲玩樂時光：

啟敏不講話，在山裏喝了泉水，或摘了過季的果實吃。跟在山裏認識的小

¹³⁰參見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 3，住民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460。

¹³¹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461。

孩子們玩才有趣…要參加這些小孩子夥伴，必須先表演翻筋斗給啟敏看才行，通過這種入會規程的翻筋斗之後，啟敏才會幫忙他採薪工作。孩子們做完了採薪的工作就在山裏的薪柴場玩樂…有時會懷念跟弟弟一同上學時的快樂，穿著制服和帽子，連華盛頓鞋子也都相同。有時叫孩子們玩學校遊戲，五六個小孩排成一橫列或縱的隊伍，喊號碼，喊號令的班長是啟敏指名的人。（〈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08）

表演翻筋斗，排成一橫列或縱的隊伍，玩學校遊戲喊號碼、喊號令，陶醉在山中無憂無慮的世界裡。對於在梅山、太平山區童年的回憶張文環在〈夜猴子〉文中描述很多，如田裏捕捉老鼠或到樹林裏去抓到茶色筍龜來玩的甜蜜回憶：

每天過得很快樂，因為能帶狗去田裏捕捉老鼠或抓到茶色筍龜。筍龜的外貌比「一千零一夜」裏的騎士更勇武般，但不會咬人，是孩子們最好玩的昆蟲。院子的筍架，晒著滿盈的熟筍，孩子們喜歡穿進架子下面玩。部落來這裏幫忙切筍子的女工，有人會帶孩子來。因此每天有四、五個孩子，聚集在這單獨的房屋，非常熱鬧。（〈夜猴子〉，卷2，頁120）

又如秋高氣爽的季節，小孩子們會結伴拿竹竿去撞下掛在柿子樹上紅嘟嘟的柿子來吃，又作伙來到秋收後的旱田，一起搬土塊，在田邊築造一座小土窯，把蕃薯投進窯裏去，在土窯裏烤蕃薯來吃外的快樂回憶：

三個人用搖晃的竹竿撞柿子，雖然撞到了，果實都會撞成碎碎爛爛的，不能吃得到……仰望著數上的紅柿子，終於連脖子也酸了，不敢再仰望，才把竹竿丟掉不玩。阿美改變玩樂的方式，帶他倆來到旱田，督促他倆一起搬土塊，在田邊築造一座小土窯。然後分工去收集乾樹枝，插入立窯裏燒，燒到土塊變紅了，才把蕃薯投進窯裏去，打壞土窯烤蕃薯，經過一個小時之後就有烤好的蕃薯可以吃。阿民和阿哲都聽從阿美的指揮，搬土塊、撿樹枝，做得很高興。…阿美從庫房拿來一個人兩粒份的蕃薯來，投進土窯裏，便用一棍子把小土窯打垮。蕃薯掩在燒紅了的土塊裏，再把土蓋在燒過的土窯上，形成一個小山丘。阿美在小山丘上插上一支茅草。「等到這支茅葉枯萎了，就可以挖出蕃薯來吃。」（〈夜猴子〉，卷2，頁65）

另外在孩子的遊戲中是少不了玩具的，有了玩具這將讓整個玩樂更加愉快。因太平村山區多產竹，所以利用竹子去做成給孩子玩樂的竹鼓，原本是給的小孩子娛樂的玩具，在無聊山中生活，也成了撫慰人心悲寂的良方。也是當年一項絕對不含塑化劑的玩具：

連一家之主的自己也都感到悲寂，竟把做給孩子玩樂的竹鼓也拿來敲打，

抒解心悶。(〈夜猴子〉，卷 2，頁 42)

而在每一家中的房間床上，當小孩子在父母督促洗淨身體後，睡前爬上了床，也不會放棄這個溫暖甜蜜的遊戲舞台：

母親和阿婆在談話的時候，孩子們都想要早一點到床上玩。在鑽進棉被之前，可以以榻榻米做舞台在上面玩各種遊戲，比角力啦，翻筋斗啦。(〈夜猴子〉，卷 2，頁 58)

每一個人的童年成長記憶中，我想都與張文環筆下的書寫情境很相似，扮家家酒我想更是大家都不能否認的共同回憶：

有一次源仔被邀參加新娘的扮家家酒，源仔十分不安的跟在阿嬋的背後走。他留神著老師是否會看到而頻頻回顧。(〈倫語與雞〉，卷 2，頁 24)

張文環的童幼年，每日徜徉於青山綠水之間，教人無限生羨。無憂無慮的梅山、太平山林童年時光，應該是張文環一生中最眷戀最純真美好歲月的回憶吧！

第三節 民俗技藝與戲劇藝術文化

大約到了八〇年代，中國戲劇和祭祀儀式的研究成爲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課題。在明末人陶奭齡（活躍於萬曆年間）在他的《小柴桑喃喃錄》，已有提到表演場合和表演劇目的關係。陶奭齡提到了四種明末戲曲的表演場合，有慶喜之事、家庭宴會、朋友歡聚和齋醮道場。他就指出不同的傳奇作品適宜在不同的場合演出，不同的表演場合適宜上演不同的劇目。也就是說，不同的劇作（或其中的一齣一折）在不同的表演場合裏，發揮不同的宗教或世俗功能，達致不同的儀式或審美目的。¹³²

總體而言，戲劇裏演出的內容，大都是因應人民「祈福還願」的目的而釐定演出，戲劇演出最終的目的，也會變成祭祠儀式之一。亦即是說，一齣戲劇的主題，並不是表演者或劇作家的個人經驗或觀眾的心理期望，而是完成人民現實世界中的除煞、祈福、還願、超度等不同性質的儀式因素。

四百年來，台灣因緣際會，聚集許多大戲，締造了傳統戲曲的奇蹟。基本上，台灣傳統戲曲，包括：大戲、小戲與偶戲三類。其中大戲約有十九種，但祇有歌仔戲與客家採茶戲是土生土長的劇種，其他都是隨移民傳入。大陸劇種傳入台灣，可分爲兩個階段：一、是明末，閩、粵的移民帶來梨園、高甲戲、亂彈戲與四平戲；二、是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軍隊與各省民眾移居台灣，也引進許多地方

¹³²參見容世誠著：《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台北：麥田，民 86），頁：8～12。

戲曲，包括崑劇、越劇、豫劇與京劇等。前者因閩、台同根並源的關係，傳入台灣後，不僅落地生根，並且開花結果，成為台灣大戲的瑰寶；後者則由於遠離原鄉，缺乏足夠的表演團體與觀眾維持相當困難，僅京劇、崑劇在政府與有心人士的支持下，成為台灣大戲的異數。¹³³

在《諸羅縣志》風俗志，內載：「家有喜，鄉有期會、有公禁，無不先以戲者。蓋習尚既然，又婦女所好，有平時慳吝不捨一文，而演戲則傾囊以助者。」就可窺知戲劇演出對台灣人民百姓似乎有著一種無可替代的魔力。而相對的戲劇演出的蓬勃發展對台灣民俗、文化的形成也是功不可沒。而張文環的小說中，也有不少呈現台灣人民生活中休戚相關的戲劇發展，如亂彈戲、車鼓陣、歌仔戲等等，記錄下日治時期台灣戲劇的民俗風華。而最可貴的是張文環在昭和十三年（1938），偕妻回臺，定居臺北。除擔任《風月報》編輯、翻譯出徐坤泉大眾小說名著《可愛的仇人》，從事文學專業寫外，也任職於臺灣映畫株式會社。昭和十六年（1941），有感於當時由日人西川滿主編下的《文藝臺灣》，其內容無法表達臺灣人的想法，反而頗有日本御用的氣味，遂於同年與黃得時、王井泉、陳逸松、中山侑等人組織「啓文社」，創辦《臺灣文學》。¹³⁴

創辦《臺灣文學》的時期，張文環直接用行動參戲劇，於 1943 年與王井泉、林博秋、呂赫若、呂泉生、簡國賢、中山侑等人所組織的「厚生演劇研究會」，於同年 9 月 3~8 日也在「永樂座」劇院演出張文環原作、呂泉生編曲、林博秋改編的「閩雞」和林博秋編劇的「高砂館」、「地熱」、「從山看街市的燈火」等劇。¹³⁵這種不讓皇民劇「南國之花」一枝獨「秀」，適時地以其道還治其身地給予顏色，以同樣的戲劇形式來反映台灣民族色彩，也來表現臺胞的思想懷抱，又是一次對皇民化運動的反擊，也是先覺者另一次機智地演出，由此又可窺出張文環為維護傳統風俗信仰的「衛道者」情懷，和與群眾結合的「大眾化」作風。

「厚生演劇研究會」的成功，給予張文環相當信心，使得光復後張曾有一度欲寄託於戲劇的美夢。¹³⁶這種用戲劇非意識及政治形式的反抗根源，不就來自張文環自幼在梅山、太平所接觸到的宗教、民俗戲劇給他的感染影響而成。張文環首先在〈閩雞〉文中，有以日治大正十三年，對台灣當時值戲劇概略描述分析：

說到大正十三年，可以說是台灣歌劇的全盛期。這時代的戲劇，從亂彈到九角仔，不說是屬於北管或南管的名稱，一律說有男女班來村裏的時代。戲裏的女角必需由真的女人扮演，貫徹這種主張，可以知道就是客家歌劇影響了一般的戲劇。（〈閩雞〉，卷 2，頁 145）

¹³³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著：《臺灣傳統戲曲之美》，（臺中市：晨星，2002），頁：2。

¹³⁴楊維真纂修，楊宇勛分修：《嘉義縣志》，卷 12，人物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194。

¹³⁵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60~61。

¹³⁶張恆豪：〈張文環的思想與精神〉，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 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頁：122。

又再對村民大受歡迎的亂彈戲作了描述：

即使是亂彈戲，到了晚上十一點收幕前，也變為歌仔戲的曲調，使村民們感到高興。（〈閩雜〉，卷 2，頁 145）

亂彈戲的稱謂及其由來，在坊間著作中眾說紛紜。臺灣的戲曲藝術研究學者對亂彈戲的闡釋，在呂訴上的《民俗叢書談臺灣的亂彈戲》中言：「亂彈戲是揚州鹽商組成之戲，據揚州畫舫錄寫，亂彈包含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等」。另言：約在「二百年前由北京聘京班的老師到臺灣來教授，因音樂的曲調，不正確而被稱做亂彈戲。其唱曲，道白為似是而非之一種變質京音，故有人稱之為亂談戲」。¹³⁷另陳世慶的《臺灣地方大戲言》：「亂彈戲一般認為屬老戲，俗稱為大戲。據說該戲早期隨漢人由華南東渡，傳入臺灣南部。戲曲音等調，因著地方輾轉演變，歌曲賓白雖源自國語（官話）而腔調則已歷久失卻原來京音面目，成另一變體。又據相傳此戲創自江都（江蘇省），即戲劇南渡後，成為南戲雜劇的一種。因其唱腔包括京腔、秦腔、弋陽、梆子等數種，當初稱為亂彈，屬於花部戲。」¹³⁸民國 86 年 10 月 17 日在國家劇院，薪傳藝人匯演時邱火榮發表感言，他語重心長的說：「沒落三十餘年的亂彈戲仍能在劇院演出實屬不易，亂彈戲的前景發展是不樂觀的。故每一次的演出對觀眾來說，是彌足珍貴的。亂彈戲以前是大戲，在廟慶或迎神賽會時演出，但因時代環境之流轉，空間越來越小，現在已難談發展，僅能儘量保存」。¹³⁹

張文環說：「即使是亂彈戲，到了晚上十一點收幕前，也變為歌仔戲的曲調，使村民們感到高興」，歌仔戲與客家採茶戲都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劇種，而歌仔戲是以歌仔編作唱戲本的一種歌劇表演，其內容富含地方生活色彩，也就是台灣情調濃郁。民國據民國 47 年度的調查，當時全省營利性的歌仔戲團，總計高達 235 團之多，佔各類戲團的半數。歌仔戲，儼然成為最能代表台灣的戲劇了。¹⁴⁰對歌仔戲之所以普遍能夠為台灣人民所接受，張文環就有分析說：

歌仔戲怎麼能夠這樣抓住民眾的心理呢？當然這是因為它不像以往的戲劇那樣使用文言體對白，而改用比較容易聽懂的台灣話，使看戲的人普遍能夠接受。（〈閩雜〉，卷 2，頁 145~146）

張文環更進一步觀察指出，其戲劇的演出對台灣人民百姓似乎有著一種無可替代的魔力影響，其效力如同今日坊間領導樂壇偶像巨星團體般令青少年瘋狂。

像最近來村裏的男女班歌仔戲，不是堂堂在舞台上表演，讓人人都陶醉了

¹³⁷莫光華著：《臺灣各類型地方戲曲》，（臺北市：南天，1999），頁：30~31

¹³⁸陳世慶：〈臺灣地方舊大戲與新劇〉為《臺灣文獻》，卷 15，期 3，頁：70。

¹³⁹莫光華著：《臺灣各類型地方戲曲》，（臺北市：南天，1999），頁：37~38。

¹⁴⁰參見吳瀛濤：《臺灣民俗》，（台北：眾文圖書，1975），頁：246。

嗎？而且跟隨著那些做戲的俳優們，離家出走的，有村裏的姑娘、甚至也青年啊。月里十分羨慕那種有如仙女般古典式女人的美麗容姿，希望這一生在未死之前能穿一次那樣的衣裝。（〈閩雞〉，卷 2，頁 145）

除外，張文環也敘及民俗祭典行列的「弄車鼓」民間藝陣。車鼓，亦稱「車鼓弄」、「弄車鼓」，是台灣最早的民間藝陣，台語「車」的字義是翻轉之意思，「弄」的字義是舞動、逗弄的意思。所於「車鼓弄」「弄車鼓」即是指詼諧逗邀的民間小戲之意。¹⁴¹張文環在〈閩雞〉中以月里為主角突破了村裡道德規律枷鎖，大膽接受主事者，祭典的頭家的邀請擔任車鼓戲的車鼓姐扮演的任務，與共舞的男人互送秋波，跳得渾然忘我的過程：

月里竟答應在祭典行列的弄車鼓中，擔任車鼓姐的任務。祭典的二天前下午四時，在這一次祭典的頭家（委員）的庫房練習，……然而，這成為村裏熱鬧的話題了，紛紛議論：這一次弄車鼓的車鼓姐是真正女人扮的。由真的女人來扮裝，在這村裏從來沒有看過，引起村民莫大的好奇心。（〈閩雞〉，卷 2，頁 145）

像天女般的月里，臉在扇子的陰影裏忽隱忽現，表現女人嬌羞的舞蹈，真是令人消魂那般美麗。她大膽地跳舞。男人撲向她，她就躲開，躲開了卻艷送秋波。火把的火搖晃著。觀眾看得入迷了。共舞的男人也越跳越起勁，讓看的人都產生了妒意。從來沒有看過露天下男女相慕而舞的場面，觀眾都被一種愛的妖怪纏住了似的神魂顛倒了。（〈閩雞〉，卷 2，頁 147）

在民間車鼓戲與車鼓姐扮演中，張文環以月里明知受邀當車鼓姐，必會遭致諸多村落人士的譴責，也要面臨道德輿論的臧劃，但她仍義無反顧的參與，也許如同研究者曾慧敏：「她試圖衝破時代性別藩籬，抗議情慾世界不能自主的心理訴求，透過張文環細膩的描述筆調中，明朗的流洩而出。」¹⁴²

除了車鼓戲在梅山地區的民俗技藝中有所描述外，另在〈論語與雞〉中也對鑼鼓陣和弄獅子舞的民俗遊藝有所呈現。「舞獅」娛樂性極高，逢年過節，尤其是在迎神賽會中，是不可或缺的遊藝所以舞獅在早期即很興盛。傳統的獅陣大都由武術館組成，若是一般社團也都要聘請武師來教拳腳功夫，目的是藉以鍛鍊成員的身體與凝聚村民的情感。¹⁴³所以在梅山早期社會中，地方治安較不平靜，因此常會有地方民眾利用空閒時候習武，除了強身、慶典表演外，遇到警急的危難也能團結起來保護地方。¹⁴⁴對此，〈論語與雞〉是這麼描述：

¹⁴¹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頁：102。

¹⁴²曾慧敏：《張文環小說中的鄉土民俗書寫》，（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民 97 年 7 月），頁：121。

¹⁴³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頁：92。

¹⁴⁴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667。

祭典的日子快到了，沒有月亮的晚上，部落的青年們也點燃火把練習弄獅子舞，庭院充滿了勇武的空氣。鑼鼓陣和弄獅子舞總是最受歡迎的節目。部落的青年們要展現勇就趁這個機會，每個人都拼命地練習拳道。於是在院子的各個角落，都能夠聽到撲哧撲哧的切風拳音。（〈論語與雞〉，卷2，頁22）

梅山除了街上三村外，據傳早期幾乎各庄頭都有武館或陣頭，而且有不同的系統，甚至一個村有好幾個系統。梅山在山區聚落的武館方面，瑞里村早期就有四個武館系統在教授庄民練拳，練武的風氣頗為盛行，可能跟山區治安不好，需靠地方人民互助有關，但現在已經沒有只剩下獅陣，沒有人在練武了。¹⁴⁵龍眼村也有武館的設立，早期龍眼村的武館屬於振興社，有當地的師傅在練拳，當時有參與武館的長輩也大多過世了，因此無法了解當時練拳的情形。¹⁴⁶臺語把「舞獅」稱為「弄獅」，「弄」字有兩種意思，一是「舞弄」獅子，另一個意思是「戲弄」獅子。舞獅成為民俗遊藝後，有人為增加舞獅趣味性所設計出來「獅俑」的角色，也稱為獅鬼、獅嫺，或笑佛、和尚、猴子等稱呼¹⁴⁷，添加舞獅的逗趣性質，更教民眾喜歡觀看。

第四節 陋規習俗

對台灣些許的陋規習俗，《諸羅縣志》·風俗志中有如此記載：「喜博，士農工商卒伍相競一擲，負者束手，勝者亦無贏囊，率入放賭之家；乃有俊少子弟、白面書生，典衣賣履，辱身賤行，流落而不敢歸者。此風漳、泉多有，臺郡特盛。」「尚結盟不拘年齒，推能有力者為「大哥」一年少者殿後，曰「尾弟」歃血而盟，相稱以行次。家之婦女亦伯叔稱之，出入不相避。」¹⁴⁸在〈論語與雞〉小說中的陳和鄭，為了誰盜砍竹子一事互相爭辯，懸久未果。兩人只好賭氣「到無緣佛前斬雞頭發誓」以求事情水落石出，於是就在應公廟前真實上演了一場斬雞頭發誓的陋習劇：

陳和鄭把雞和銀紙放在石頭上，把紅蠟燭點上了火，把線香插在洞窟入口的香爐上，大家聽到放在石頭上的雞，拍起翅膀而咕咕鳴叫的聲音，都覺得毛骨悚然……鄭把雞接過來，以同樣的姿勢唸起咒咀詞之後，舉起手臂從高處瞄準，往垂下頭來的雞脖子斬下來，隨即放掉了雞。雞腳被放

¹⁴⁵顏尙文等採訪整理：〈梅山鄉深山地區耆老座談會訪問紀錄〉，2008年8月27日。

¹⁴⁶鍾智誠採訪整理：〈龍興宮廟公簡芳元先生訪問紀錄〉，2009年2月2日。

¹⁴⁷參見陳正之：《民俗思想起：消失中的常民生活文化》，（南投：台灣省政府，2000），頁：93。

¹⁴⁸參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雜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29

開了，雞便拼命而盲目地跳躍，滾轉到竹林下去。(〈論語與雞〉，卷2，頁34-35)

斬雞頭詛咒算是陋規習俗，於今日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角度，那種血淋淋斬活雞頭的畫面實不足取，筆者只作為民俗文化探討。以前人當遇有重大糾紛或許下諾言時，就當眾斬下活生生的雞頭，表示自己所發的誓，如有半句虛偽，那自己的命運就像這隻雞一般頭斷血流。據說不論任何品行不端的無賴漢，沒敢發下偽誓後斬雞詛咒的。以現今科學如此發達，社會極為進步，教育水準很高，詛咒顯然是一種迷信，利用人民對神佛畏懼及幽靈鬼怪的作崇心理，對社會的治安，民間的糾紛，民事刑事案件審理，均有積極效果。詛咒雖然是一種迷信，可是不違反道德原則，政府沒有加以強迫改善，讓隨時代的潮流而漸漸消失。¹⁴⁹而梅山地區幾乎沒有這樣的風俗了。另一種陋規習俗，即是凡事不求原委，一味迷信去呼神弄鬼來解決，如在〈豬的生產〉文中描寫甚為詳盡：

「就是因為你不管，才請紅頭道士來啊！」
「混蛋，瘋狂也有個程度吧！哪有請人替豬唸咒的？」
「不是替豬唸咒，是幫豬消災解厄。對人有效的話，對豬不可能無效的。」
「阿花，快去告訴阿圳，有空馬上來一趟。要他唸唸『動土（註：一種迷信的儀式）咒』，叫他順便準備好必要的用品帶過來，別忘了告訴他銀紙我來買就行了！」（〈豬的生產〉，卷1，頁142~143）

阿圳就在神壇前的桌子底下自己解開大包巾。再將角笛、法繩並列在桌子上。「哎喲！」阿春婆婆看看並排在桌上作法的道具，眼睛睜得大大的。（〈豬的生產〉，卷1，頁147）

對此，《諸羅縣志》·風俗志，雜俗也有載：「尚巫，疾病輒令禳之。又有非僧、非道，名「客仔師」，攜一撮米「往占病者，謂之「米卦」，稱說鬼神。鄉人為其所愚，倩貼符行法而禱於神；鼓角喧天，竟夜而罷。病未癒，費已三、五金矣。不特邪說惑人，亦糜財之一竇也」。¹⁵⁰

阿圳就在神壇前演出的法師就有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至於〈豬的生產〉文中的阿圳是指狹義的法師，是指「紅頭司公」（紅衣道士）而言，他的責任是為人驅邪押煞。這種狹義法師作做的法術，除了單獨做「關落陰」或「關輦轎」之外，還以「豎桌頭」行乩童降神之術。同時又作「聽話」（聽乩童起乩時的囈語以判斷吉凶或含意）或看（判斷乩童所劃的神諭或乩字）。¹⁵¹

¹⁴⁹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97~98。

¹⁵⁰參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8，風俗志，雜俗，（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29。

¹⁵¹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103。

除上述張文環在其文學作品中所刻畫出的梅山、太平舊時陋規習俗影象外，又如「童養媳」、「纏足陋習」的舊規陋習也有發人深省的探究，如〈爬在地上的人〉中的童養媳身份的秀英，在還沒有與王仁德結婚之前，就被酒後強暴失去貞操，而養父母知情後對兒子的行徑一言半句也不說，就進入老夫妻的寢室去了。連一句責問也沒有，反而視若無睹似，童養媳秀英只能敢怒不敢言的記恨在心：

自己生的才是人，要把我怎麼樣？被推到人生的角隅踐踏，像奴隸般使喚，仍然不夠嗎？肚臍下的痛疼使秀英不由得流淚了。上吊自縊，死給他們看，全庄人都會議論紛紛指責吧！（〈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125）

張文環描述這種「童養媳」風俗下女人的婚姻命運，在這種婚姻舊規陋習裏，隱藏女子長期心中不平的無奈，傳達給讀者。在「童養媳」制度下的男女，犧牲了自己選擇所愛的痛苦心情，張文環在文字間「上吊自縊，死給他們看」，就直接傳達出來。悲憫女性被條件化的契約買賣式婚姻，企圖為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女性無法自主的婚姻制度發出不平之鳴。同時他也期待有朝一日能掙脫陋習舊規的枷鎖，並讓大家能反省檢視社會陋規習俗，而有所改變。

另在梅山、太平地區的纏足陋習書寫研究，纏足是由中國封建社會傳入台灣的一種妝飾陋習。根據學者研究唐代婦女尚無纏足之舉，當時的婦女都是自由不受拘束的天足。¹⁵²清代纏足之風愈演愈烈，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帶給世間女子漫天的痛楚，直至 1920 年代末期之後，反對纏足聲浪漸大，纏足之風氣到 20 世紀初年方始告終，慢慢從中國歷史舞台上消失。¹⁵³台灣女子受此陋俗牽累，亦栽進遭受疼痛摧殘的世界裡，張文環小說中有多位傳統女子形象，正是身逢「纏足」餘孽流行的時代背景，如《爬在地上的人》中描述陳家婆婆：

聽到擦拭的聲音似的，以纏足的腳走路搖搖晃晃的婆婆走到廚房來了。用一隻手抓住桌子，另一隻手拿著長煙管當作拐杖，嘴裏嚼著檳榔，站在媳婦背後。（〈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32）

另外，所描述陳家兒子陳久旺的外遇對象，藝姐阿琴的母親，同樣也是舊時代「纏足」餘孽習俗下的犧牲品：

阿琴的母親在解開了纏足的腳上穿了小鞋子，拿著拐杖，決心走路的情況，令人憐憫。（〈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47）

筆者小孩時在義竹鄉下對纏足的阿婆的記憶猶新，更能體悟出張文環的文學作品

¹⁵²參見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台北：左岸文化，2007），頁：66~68。

¹⁵³參見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台北：左岸文化，2007），頁：100~108。

呈現的陋規習俗，藉此讓大家能反省檢視社會陋規習俗，而有所改變後進步。

第五節 俚語俗諺與民間醫療偏方

一、俚語俗諺

當我們仔細從學、士子的言行上去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是很大的。雖然學、士子也會帶有老莊的逍遙意趣或法家的嚴苛，墨家的苦行。在魏晉之後，更羈入了佛家的理念，但總是總括仍以儒儒家思想為主。但是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若從諺語的意識傾向上看，見顯現著百家思想齊同發展的狀態，兼容並舉，毫無主從高低之分。¹⁵⁴諺語既為全民共有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宜乎其在義理上，為百家思想的齊同發展。在學校教育尚未普及的農業社會，諺語是上一代人將其文化傳授給下一代人的最佳教材。長輩以諺語教示晚輩處世的方法、做人的規範，乃至鄉土的地理、歷史。由於諺語是一針見血的語言，短而容易記憶，其教育效用實在很大。¹⁵⁵

如在〈土地的香味〉一文中所描寫那位不管周圍的情形，而大聲談話的陳，伸長脖子像要咬到清輝那樣的姿勢繼續講：「既然做了人，就要動動雙手從裏面翻滾到外面去，做了雞，就要用腳搔地面，也許會找到好飼料。」（〈土地的香味〉卷3，頁134。）陳的這句：「做了雞，就要用腳搔地面，也許會找到好飼料」。就是台灣俚語俗諺：「做雞著筊，做人著扳」。語意為：當雞須要不斷去用腳爪抓地覓食，若為人則當勤奮工作。這句俗諺是用來勸人該當努力工作，那是為人的本分。筊：雞用爪抓地，揚起雜碎，啄食可吃之物。扳：用手翻轉東西；此處，指「扳變」，就是認真做事，如果失敗了，就改變方向，再接再厲著不可放棄。¹⁵⁶

而在台灣所衍生的俚語、諺語都是一種句子不長很簡短而且音調和諧有押韻的字段，內容呈現著先民在生活經驗中，所體敬悟的人生道理，予以代代流傳而下的俗語。張文環文學作品中的這些俚語、諺語都是梅山地區先民生活經驗的智慧總結，也是一個風土民情與思想信仰的縮影，透過張文環文學作品中的這些俚語、諺語更可以讓我們了解梅山、太平先民的生活文化。從小在義竹鄉下長大的我，也經常聽老一輩的長者脫口說諺語，在耳濡目染之下，看文學作品中對前人智慧的結晶趣味描述，倍感溫馨。如張文環在〈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就激勵人無論在任何逆境中，均要心思堅定「只要活著，就有希望」的信心，不可有逃避與輕生之念因為：

¹⁵⁴朱介凡：〈說諺語〉，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民俗系列講座》，（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民82），頁：68~69。

¹⁵⁵林衡道、邱秀堂著：《台灣風情》，（臺北市：聯經，民85），頁：144。

¹⁵⁶陳生顯著：《台灣俗諺語典，卷一·人生哲理》，（台北市：前衛，1997），頁：55。

「死皇帝不如活乞丐」(〈爬在地上的人〉, 卷 5, 頁 107)

〈爬在地上的人〉文中描寫孤獨的阿敏, 雖不怕死, 但並不想死, 遇到痛苦的事, 越痛苦越覺得不能死。阿敏自從公學校中途退學, 就轉去到山林內做採薪工作, 轉個心念更自由了:「可以在山上自由奔跑, 也可以算是一種生活的飛躍了」(〈爬在地上的人〉, 卷 5, 頁 107)。所以此諺語即是說, 死掉的皇帝總不如活著的乞丐, 死了甚麼都沒有。是勉人要珍惜生命, 活著總比死了強。古代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過著錦衣玉食、榮華富貴的生活, 而乞丐流落街頭向人乞討, 每天有一頓沒一頓。皇帝雖然比乞丐尊貴, 但他如果死了就不能再過這樣的生活, 而乞丐生活雖然很苦, 但至少還活著, 可以享受生命的快樂, 所以活乞丐還是勝過死皇帝。¹⁵⁷

另也有引喻男人要有對保護家庭、妻子承擔責任與勇氣。如:「是蚯蚓也有三分的志氣」(〈闖雞〉, 卷 2, 頁 182), 張文環他〈闖雞〉中描述肯定了罹患瘧疾之後的阿勇, 雖然身體非常孱弱, 但他在一心想守護妻子的決心下, 促使他拔出腰間的刀砍向阿漫。雖然事後阿勇從此病倒了, 他也變得癡呆了, 反而得到村里上有人評論阿勇是「蚯蚓也有三分的志氣」而給予肯定(按讚), 阿勇他是那樣一直坐在門口, 其實是像猛狗在守護月里, 誰也不敢再去模仿阿漫那種惡質開玩笑的勇氣了。

張文環總在他的作品中去意喻人生真義, 闡揚台灣鄉土中最珍貴的人情味。如在〈爬在地上的人〉中所描述, 家庭不很開化的東保保正, 他只固定做山產物和日常雜貨的生意, 過著樸素的生活。但是東保保正有句發人深省的口頭禪:「人能夠安靜生活才最幸福。為了不必要的慾望而痛苦, 寧可以『大富由天, 小富由勤儉』, 省悟天命才是重要。」(〈爬在地上的人〉, 卷 5, 頁 113), 勉人要去除了社會重利輕義之惡習, 並也提出父母教育下一代是否真要以「遺留千金協助子孫」為鵠的探究? 在〈山茶花〉中, 賢的父親親受過過渡期的洗禮, 所以針對賢的教育, 就鄉下人來說, 卻是相當會思考的人:

「賢, 爸爸想要實踐『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 這一格言。就是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 知道嗎?」…「只是用功讀書還不夠。譬如說, 做醫生或能釀造醬油、會織布等, 能夠修得一藝之長才可以啊!」…秉持「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你不要搞錯, 我的意思是你必須抓住一個目標做成功, 要做那樣的人,」(〈山茶花〉, 卷 4, 頁 62)

「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的俗諺想法, 是父親除要積極栽培賢讀書, 而重要是能培養一技之長, 並鼓勵他要必須抓住一個目標不斷為自己的前程努力。

另外, 張文環還引用許多其他的俗諺俚語來提醒眾人之生活。如〈年輕的指導者〉文中所提:「乞食過河嫌行李太多」(〈年輕的指導者〉, 卷 7, 頁 8), 就

¹⁵⁷龐君豪總編輯:《台灣俗語諺語辭典》, (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 2009年9月), 頁:325。

是意喻：嘲笑人外出帶了許多不必要的行李。乞丐雖然是靠乞討過日，也還是會有一些破衣服、破棉被、破碗等拉拉雜雜的東西，當乞丐要換地方乞討時，這些東西當然也會一起搬走，所以用這句諺語，取笑別人出門帶太多行李。¹⁵⁸而此俗諺是張文環自嘲自己平日生活雖清貧的，但在要遷居至霧峰時，自嘲自己同樣也發現有「乞食過河嫌行李太多」的煩惱。又如〈《フオルモサ》編輯後記〉中提到：「未曾燒香先打折佛手」(〈《フオルモサ》編輯後記〉，卷7，頁82)，比喻做事千萬謹慎行事，避免遭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苦，亦如「小心不蝕本」之義。而做事要千萬謹慎外，也得具備「未雨綢繆」的觀念。在〈爬在地上的人〉文中，堅強的女主角阿媛，看到丈夫王明通每日失去鬥志，漸漸變成酒鬼，而苦苦勸告：「以後請不要任意動用店裏的收入。酒錢應該自己去賺來麼。但也不能過度。有了收入應該留下一半，俗語不是說，晴天要為雨天的糧食著想」(〈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55~156)，「晴天要為雨天的糧食著想」就是勉人時時具備「未雨綢繆」的觀念，勿臨渴才掘井呀！在〈地方生活〉中提到「上澀就不會攝」(〈地方生活〉，卷3，頁7)，上澀：指人一但上了四十歲，不會攝：做事就不能隨心所欲了。也是說，中年人的體能限制。¹⁵⁹男人平日也要「晴天要為雨天的糧食著想」，不可嬉戲荒淫過度以免傷身，否則四十歲就得去泌尿科看門診。除外在〈閹雞〉劇本，中提到的「俗話說得好，借錢時是神佛，還錢時是閻魔，真想讓你看看你父親借錢時的表情呀！究竟，你想怎麼還這筆債呢？」(〈閹雞〉劇本，卷2，頁277)「借錢時是神佛，還錢時是閻魔」此諺語更是將在現實社會裡談到錢財借、還的時間兩樣完全不同的嘴臉，刻畫的淋漓盡致。也是人性陰險的一面呈現。雖然人性有陰險不堪的一面呈現，但在〈親切和笑臉〉一文中則提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親切和笑臉〉，卷6，頁129)因果論，張文環衷心期待台灣人卻能發揮民胞物與之愛，盡力去惡揚善來端正社會風氣。千萬不要像俗語所說的「雙面刀鬼」(〈親切和笑臉〉，卷6，頁128)這類偽善之心。刀：形容人口蜜腹劍。鬼：指奸險之人。形容一個人玩兩面手法，在甲方說乙方的壞話，在乙方說甲方的壞話，耍兩面的手法，像這樣的人我們就稱為「雙面刀鬼」。¹⁶⁰

最後再看看有關乎女性意題的俗諺，「女人是油麻菜籽命」(〈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36)女孩的生命像油麻菜籽，從不同的土壤中開化結籽。舊時，用來斷言小姐的命運隨著結婚而改變。現代用法，指女人的生命力強韌，很能適應環境。在舊時的台灣社會，多數女人依附男人而生，因此這句俗語被解釋成：女人的命運隨結婚而改變，就像油麻菜籽的「臭賤」。今日現代的台灣女人已經用她們的能力、意志和行動來否定此一偏見。¹⁶¹她們的生命是豐盛的，命運是莊嚴的，如洪瓊「女人是山」的頌讚：

¹⁵⁸龐君豪總編輯：《台灣俗語諺語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2009年9月)，頁：108。

¹⁵⁹陳生顯著：《台灣俗語諺語典，卷一·人生哲理》，(台北市：前衛，1997)，頁：89。

¹⁶⁰龐君豪總編輯：《台灣俗語諺語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2009年9月)，頁：923。

¹⁶¹陳生顯著：《台灣俗語諺語典，卷一·人生哲理》，(台北市：前衛，1997)，頁：26。

女人是女兒，是妻子，是母親；道義似水，責任如山。
女人有淚不輕彈，…將淚珠化成冰稜，將愁眉聚成山巒。
女人是山，一樣偉岸，一樣立地頂天；
女人是水，一樣勢不可蓄，一樣飛流直下。
女人和男人一樣，擔起責任，托起天地，留下腳印一串串。••¹⁶²

台灣傳統女性的婚姻是被命運所掌握的，無法自決地走進媒妁之言的安排中，並一切以丈夫為主的家庭生活中，因此，「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閩雞〉，卷2，頁167）就是勸勉女子要懂「出嫁從夫」，一起同甘共苦。以前的女人要遵守「女德」，結婚後，丈夫過得好，她就跟著過得好，若丈夫好吃懶做，她就要跟著吃苦受罪，而且不能有半句怨言，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雞綴雞飛，嫁狗綴狗走）的意思。而現代社會的女人已經可以在職場上跟男人一較長短，不用靠男人一樣可以活得很好，所以這句諺語的效用已逐漸式微，不適用了。¹⁶³

另外，張文環也為女性發聲並爭取兩性地位的平等，他在文學作品中有意凸顯出女人果斷又細緻的處事能力，意圖脫離傳統、屈從、卑下的女性柔弱形象，破除了女性長期位居男性附從體的地位。在〈閩雞〉中，張文環用「雌雞在早晨會啼」（〈閩雞〉，卷2，頁211）來形容。原本雌雞司晨是禍非福。雌雞：母雞，指女人，會啼的母雞，喻指能幹的女人。這是舊時，大權在握，但缺乏自信心，又充滿自卑感的男人，用來壓迫女人的藉口。其實，一般台灣男人是既敬愛又珍惜能婦賢女的，有俗語可為證：「一個某，卡好三個天公祖。」¹⁶⁴趙珠蘭在「領導潛能」一文裡，要男人正視此一事實，她說：「創造、孕育、培訓、啟發、照顧，使未來的理想自然的逐步實現，這是真正領導內容。女人做這種工作，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訓練。」¹⁶⁵

張文環的小說裡運用許多先民留下來，與人切身相關的俚語俗諺來意喻出深層的人生價值。以極鄉土的俗諺語言，佈局在文學故事場景中。動人的情節裏，通俗的鄉土俗諺也是梅山、太平豐富的文化內涵之一。是先民生活經驗的傳承，也是智慧的結晶。藉他生活化的民俗諺語，彰顯出梅山、太平日治時期百姓的生活哲學，為張文環的文學小說增添了梅山、太平地區不少珍貴的文化意涵在裏面。

二、民間醫療偏方

草本植物一直是中華民族的重要資產，蘊藏著無數先人的結晶和大自然的奧

¹⁶² 《中央日報》，(1994.01.04)，5版。

¹⁶³ 龐君豪總編輯：《台灣俗語諺語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2009年9月)，頁：740。

¹⁶⁴ 陳生顯著：《台灣俗諺語典》，卷一，人生哲理》，(台北市：前衛，1997)，頁：31。

¹⁶⁵ 《自立週報》，(1994.10.28)，頁：14。

秘，長久以來中藥材便是我中華民族治療病人及維持健康的保障，只是中藥材一直以祖傳的方式保存在民間，未以科學化的面貌呈現，因此未能全然取信於民甚為可惜。¹⁶⁶張文環的小說，還有許多獨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描寫，如有關傳統農村的民俗療法。台灣的舊有醫師分兩種，其一是進行內科治療的中醫，其二是使用民間藥草的進行外科治療的「青草仙」，中醫師要取得醫師執照才能開業，可是由於政府向來獎勵西醫，故中醫大部份沒有執照，以致中醫師的人數大為減少。然而一般民間仍然較信賴中醫的醫術，故許多中藥商人，紛紛改行當起密醫。至於「青草仙」是一種無需醫師執照的外科醫生，他們一般精通拳術，其中多半又能專營接骨，運用祖傳或由師傅傳授的秘方，憑自己的經驗搗碎藥草，為病患處理傷口，甚者有些青草仙還能進行切開手術。¹⁶⁷對此，在〈爬在地上的人〉記錄著當時梅仔坑醫療情形：

當時的梅仔坑庄，沒有一位近代的醫學院畢業的正式醫師，都是未經過學校的漢醫，而且漢醫都是內科兼外科的萬能醫生，能夠請來持有祖傳的特效藥的名醫的患者才算是有天運。（〈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43）

鍾理和基金會董事長鍾鐵民：「在農村生活的人都有共同的經驗，圍繞在我們身邊許多平常的草木，必要時都可以治療我們的疾病，減輕我們的痛輩一苦。不論任何時節，只要你向的親朋鄰居申訴身體上有某些疾病痛苦，立刻就會有熱心的親朋報知你一堆的草藥偏方，甚至熱心的幫你採擷，而這些草藥還真能有一定的療效。至於如何認知百草、選擇百草是代代相傳的知識，我們不得不佩服先民從生活中獲取智慧的可貴。」¹⁶⁸在梅山民間常用的草藥，在田野調查與參照文獻有關草藥之使用情形計有26項記錄¹⁶⁹，足見梅山有先民遺留下豐富的民間常用的草藥文化。如在〈兩位新娘〉文中所描述：

榴花滿地盛開著…鄰近的主婦們常會來討石榴的葉啦、根啦、拿回去做藥…妻時常望著石榴樹，而表露了很滿足似的那種神情，現在也會浮現在老爺的眼前。可是，現在妻已經是黃泉之客，在那兒等待自己前去。這麼一想，阿福伯仔就無可奈何地流起眼淚。如果妻還在世的話，今天一定會很高興。妳和我的孩子，再過四五天就要娶新娘，阿福著石榴樹而自言自語。原來覺得討厭的這一棵石榴樹，一旦妻逝去不在了，反而令人懷念。那種鄉下味的花，對於現在的福伯仔來講，好像表現著妻樸素的性質似地，覺得很可愛。（〈兩位新娘〉，卷1，頁152）

¹⁶⁶李幸祥作：《臺灣藥草事典》，（臺北市：旺文社，1999），頁：4。

¹⁶⁷參見鈴木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9年），頁：78～79。

¹⁶⁸李幸祥作：《臺灣藥草事典》，（臺北市：旺文社，1999），頁：1。

¹⁶⁹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140～143。

依《諸羅縣志》花之屬所載：「石榴花【《格物叢話》：「來自安石國，故名。又曰安榴，有來自新羅國者，則名海榴。單葉者多實；百葉有紅、白二種，夏秋盛開。《山堂肆考》：「有黃色者，育紅花白緣、白花紅緣者；又有花圓如寶貨珠，名寶珠榴。」「此地俱未見】。」¹⁷⁰石榴花主治效能：潤腸，止血，驅蟲。治久瀉，久痢，便血，脫肛，滑精，崩漏，帶下，蟲積腹痛，疥癬。藥理作用：潤腸，其作用主要為收斂、抗菌。體外試驗對綠膿桿菌、弗氏痢疾桿菌、傷寒桿菌有抗菌作用，對多種皮膚真菌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還有抗流感病毒作用。此外，用石榴皮炒焦研粉，撒布耳內，對化膿性中耳炎有一定療效。一般用量：0.8～1.5 錢。而《本草從新》記載：「能戀膈成痰，痢積未盡者，服之太早，反為害也。」
171

另張文環小說〈爬在地上的人〉中又記敘阿蘭幼時患了麻疹，父親啓敏用外套包住阿蘭，避免她發燒的身軀再受寒的一幕，被梅仔坑庄內最有資歷的產婆，六十歲的三嬸婆窺見了背在背後的阿蘭的臉：「阿敏，這是患麻疹啦，麻疹要掘鼠毛根，洗乾淨煎湯當茶喝就會好，肚子腸的熱燒會全消而治癒。」（〈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245），鼠毛根，即是中醫藥裡常提及的「白茅」的地下根莖，又稱為「茅草根」，是早期漢人飲用解渴退熱之草藥配方。¹⁷²因為啓敏本身具有「快痊癒的病重新發作了更難醫」（〈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243）的體質。小說中又描述啓敏為阿蘭看病花費了「二元醫藥費」（〈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244），但日治時期的「米一斗還不到一元，而二元藥費實在不少。」（〈爬在地上的人〉，卷 5，頁 244）人醫藥費遠遠凌駕米價之上，實非一般常人所負擔。

張文環的文學小說呈現出梅山、太平生動自然的背景外更有濃郁濶民俗氣息。所呈現出強烈的鄉土民俗色彩，讓人感受梅山、太平先民的真實美好的生命力。雖然，社會的發展腳步，已將台灣的推向繁榮但又近乎奢華的物資慾望年代。原本社會代代相傳而下的民俗、文化、宗教、戲劇等釀造已久的精神內容業已將要消磨殆盡，但這樣不正也是研究張文環的文學小說的最好契機。

¹⁷⁰ 參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卷之 8，物產志，花之屬，（臺北市：文建會，2005），頁：229。

¹⁷¹ 劉接寶、洪禎徽、張蔚炎等編輯：《臨床實用彩色中藥大典》，（台北市：益大書局，民國 77 年 8 月），頁：162～165。

¹⁷² 古籍記載，《本草綱目》：「白茅根，甘能除伏熱，利小便，故能止者血、噦逆、喘急、消渴，治黃疸水腫，乃良物也。」、《本草經疏》：「勞傷虛羸，必內熱，茅根甘能補脾，甘則難寒而不犯胃。」主治效能：涼血、止血、清熱、利尿。治熱病煩渴，吐血，肺熱喘急，胃熱噦逆，淋病，小便不利，水腫，黃疸。參見劉接寶、洪禎徽、張蔚炎、李坤城等著：《彩色中藥大典》，（台北市：益大書局出版社，民國 77 年 8 月），頁：272～274。

第五章 張文環文學與今日梅山、太平地區的發展與運用

張文環的小說、散文、評論、評介及戲劇等形式文學作品中，主要以小說成就最受矚目。文學作品充滿山村風情及泥土味，特別是在他十八歲以前成長的地方，那是嘉義偏遠山林中，一處幽靜、淳樸及自給自足的梅山大坪（現今的太平村），張文環將此地作為人文關懷的空間焦點，深刻細微描繪了梅山、太平刻苦耐勞的村民在大地的生活，交織著淚水和汗水掙扎向上的情境。悲情中有歡樂，勞苦中有諧趣，粗鄙中有風情，但是苦難中有希望的表達¹。如同短篇小說「夜猴子」文中，即以所營造出遺世獨立的太平村山居為場景，在孤僻山居生活特有的寂靜所引發的情境，作為對殖民統治下的生命感受表達。

當台灣人民受到日本異族殖民高壓統治時，張文環仍希望台灣人要活的有尊嚴、有價值，並別忘硬頸的台灣民族氣節。又當殖民統治者隨著戰事的窘迫而不斷運用皇民化政策，要將台灣人的土地、文化、環境塗敷變成濃厚的日本子民，而為其戰爭所用時。張文環身為維護台灣人尊嚴的知識分子，要憂心台灣鄉土意識遭到動搖剷除，也要面對皇民化的環境壓力，所以究竟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身分困惑就不難而見，內心也落入進退兩難、徬徨矛盾的價值混淆判斷之中。這在張文環〈爬在地上的人〉一文中的西保保正，他即是代表傳統漢學修養的知識分子（台灣人）。他內心深處，也對作兒子陳武章要將全家人都改成日本姓名一事感到十分猶豫，只是兒子陳武章是這樣勸告父親：

爸爸，關於民族思想，在殖民地要看為政者的方便而可以任意解釋的。如果要認真地去對應它，米櫃都會變空啊，所以爸爸，不要去想那樣的難題。
（〈爬在地上的人〉，卷5，頁10）

因此，去思索在筆下是否仍以台灣鄉土為主體的身分歸屬？或只隱喻台灣人之民族意識即可？就成為張文環心中最關注的課題，也成為他小說中寓義最深遠的一環。因此，張文環返台後，在直接面對代表殖民統治者西川滿時，他總是有智慧的在小說、雜誌的創作編輯中建立起台灣文學灘頭堡陣地，來凝聚台灣人民的認同力量，替台灣苦悶的文學戰場開闢出另一條專屬台灣人為主的文學彈藥補給路線。對此，游勝冠將張文環奮起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心路歷程，有以下描述：

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夾在日本和中國兩大勢力之間進退維谷，一方是文化上、民族上的祖國，長久以來一直蒙受其影響，自難因為政治歸

¹參見沈耀宜等撰稿：《嘉義梅鄉叢談》，（嘉義市：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蜂鳥出版，民91），頁：163

屬於日本，便將這種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割斷。另一方是以強大政治力控制台灣，想使台灣與中國分離的日本政權，台灣人雖百般不願做日本子民，但日據的事實卻讓人一刻也無法忽視如影隨形在側的日本政權。處在這兩大勢力之間的台灣，抗拒日本異民族統治是必然的趨向。²

張文環，從 1938 年 4 月自日本返台後，將其所發表學文學創作方向專注在梅山、太平的鄉土所發生的事物上，他明白在當時思想文化被箝制下，唯有書寫出台灣鄉土的文化經驗，才能閃避殖民統治者的扼殺，也才有機會透過鄉土民俗的書學，喚醒台灣人民的共鳴，使大家在面對種族身分認同時，能確認台灣民族意識，而不被異族同化。對張文環所堅持的這份智識份子應有的責任與擔當，應當回到今日世人身上予以研究解析並延續發揚才是。

有人推算，張文環真正在梅山、太平居住的日子，或許只有東渡日本之前不到二十年的時光。但寶貴的是，張文環先生從青年到老年時時心繫著哺育他成長的故鄉，用一支筆深刻地記錄著一、二十年間梅山及大坪頂的民情風俗及偏遠山村特有的自然景物。唯願人人都有機會閱讀張文環先生的文學作品，深刻瞭解張文環文學作品中，所流露出特有的鄉土情懷、人道關懷的社會思想，以及台灣民族自決的政治意識，³並予再生運用與營造。在此章，將依田調查所彙，深入分析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之梅山、太平地區的發展現況，與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在梅山、太平地區的具體運用成效。

第一節 梅山、太平地區張文環的文學生命孕育

歷史的巨輪不斷向前邁進，王夫之的《思問錄·外篇》道：「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⁴」，每位子民都孕育在生養自己的土地風情與民俗文化當中，而慢慢隨著時光成長蛻變。而歷史的巨輪總在「天地之化日新」的軌跡中，承載著一代代先民所留下的經驗與智慧，這也形成了地方性的生活文化內涵。

梅山、太平原屬山地聚落，追溯往昔，若依據康熙諸羅知縣季麒光所說：「諸羅保甲之法，可行於街市，不可行於村落」。因街市是人口聚集區，住家相鄰，能夠相互聯繫；至於山區村落，多屬「荒村僻野，炊煙星散，或一、兩家，或四、五家，皆倚深篁叢竹而居，非如內地比廬接舍」。⁵所以古稱為梅仔坑的梅山地區原是荒蕪一片，是到了清康熙年間因漢人開始入墾此地，才開始有了民俗、文化

²引自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13。

³參見沈耀宜等撰稿：《嘉義梅鄉叢談》，（嘉義市：蜂鳥出版，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民91），頁：163。

⁴江心力著：〈王夫之論「日新」〉，《一本就通：中國哲學史》，（臺北市：聯經，2011年6月），頁：268。

⁵季麒光，〈康熙中諸羅知縣季麒光條陳臺灣事宜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府》，〈田賦〉，頁：156-157。

的出現。⁶康熙 47 年（1708），墾戶詹陞等拓墾梅仔坑（梅東、梅西、梅北等村）。同時漳州人陳石龍等墾首，開墾梅仔坑的小部分地區，後來由薛大有承墾其地，鑿井灌溉，墾務漸次發展起來。至康熙末年（1720 年左右），又有翁寬雲入墾雙溪（雙溪村）、大草埔（大南村）、九芎坑（半天村）等地⁷。因此漢人開始移居此地，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年。⁸

清康熙五十六年（西元 1717 年）陳夢林「諸羅縣誌」卷之一「封域志」之「山川」欄，首度出現「梅仔坑」地名之記載。⁹另在清朝雍正年間所繪製的《雍正臺灣輿圖》上面，可以清楚看見圖註「梅仔坑庄」、「麻園寮庄」等地名，足見當時已經開發，形成聚落。¹⁰直至清乾隆年間才逐漸開墾成大聚落，故在洪英聖編著之《畫說乾隆臺灣輿圖》上，則清楚看見圖繪「梅仔坑」地名之圖繪記載了¹¹。此時的梅山、太平歷史身影在先民的入墾後，活用竹林、丘陵斷面的石壁蓋房屋生活，已漸漸浮現出張文環文學中所呈現先民生活在這片故鄉山林的鄉土面貌前影：

石所要努力的事業，是在這孤屋附近的丘陵斷面的石壁，利用做晒物場，另外再蓋一棟房屋做竹紙製造工場。能夠活用竹林，要維持石一家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困難。（〈夜猴子〉，卷 2，頁 45）

因為像石這般努力的活用竹來造紙的山林鄉土、人民勞動生活，即是清領時代，入墾梅仔坑者的先民生活的特色了。梅山、太平先民若是從事造紙業者經濟生活技術選擇住地，大約會分布於梅山的圳北、圳南、永興、半天等 4 個聚落。燒木炭者，落居淺山一帶，如在安靖村就設有炭窯。伐木板業者，住在水底寮。¹²

而太平屬山地聚落，其地理形勢面貌與梅山其他村落又略有不同，依據日治初期的《嘉義管內採訪冊》打貓東頂堡「地勢」條中記載：

東北多山有深山、高壘、樹木及各小坑、大溪，水急如流。西有水溝、水圳、田園，俱是平原之地。南多荒埔、深坑、荒塚。東西南北俱是沙地，瘠瘦無肥。¹³

太平位處梅山東北方，而因「東北多山有深山、高壘、樹木及各小坑、大溪，水急如流」之地理環境，所以則呈現張文環在〈故鄉在山裏〉所述：「這個地方雖

⁶阮忠仁纂修，《嘉義縣志·卷二，沿革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 98.12），頁：147。

⁷宋增璋，《臺灣撫墾志》，（臺北：大通書局，民國 76 年 10 月），頁：157。

⁸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總編纂序。（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6。

⁹沈耀宜主編、江茂男等撰稿：《梅山地名誌》。（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民 96），頁：1。

¹⁰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三，住民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 98.12），頁：289。

¹¹洪英聖編著：《畫說乾隆臺灣輿圖》。（南投縣南投市：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民 88），圖版-20，頁：120。

¹²臺灣省文獻會，《嘉義縣鄉土史料》，頁：533。

¹³不著撰者，《嘉義管內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1959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58 種，頁：55。

然靠山，但是有豐富的水源，所以在部落周圍那些像重疊棚子似的田園，每年都有兩穫。」(〈故鄉在山裏〉，卷3，頁57。)的田地耕種書寫，可見太平更適合先民除了利用山林資源維生外，另也作為開墾成田園耕種稻穀。

再述太平村的詳細地理位置，位於梅山鄉東北方深山區七村的最西端(由東向西向，依序為：太和村、瑞峰村、瑞里村、龍眼村、碧湖村、太興村、太平村)，其歷史沿革，梅山鄉誌記載：「清雍正元年(1723)屬於嘉義知縣「打貓東頂堡」。光緒14年(1888)官方行政力到達，屬於「大平村」；明治31年(1898)，日本人統治臺灣，納入大坪庄。大正9年(1920)，梅仔坑區改為小梅庄，又為大坪第一保，民國34年10月，臺灣戰後改名為太平村迄今」。¹⁴

孕育出張文環文學山林美景的太平家鄉有兩座標高均超過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值得再述，分別是(一)祝壽山。(二)大龍山。先提祝壽山：「祝壽山舊名為梨子腳山，標高1'176公尺，為太平山境內最高的山峰，其山上一帶並無人居住，設有編號第228號的三等三角點一座。民國42年楊森將軍率眾登臨此山，發現此山景色秀美，當時為了慶祝蔣中正先生八十壽誕¹⁵，而將此山易名為祝壽山。該山的最高點曾建有涼亭一座，在921大地震時已遭震毀，梅山文教基金會在此樹立一座景觀標誌，以提供遊客識別。祝壽山沿途視野遼闊，可鳥瞰臺南、雲林、嘉義縣等嘉南平原的景觀。」¹⁶、再述大龍山：「大龍山即鄉民習稱的大龍頂、大龍頭，因此山勢雄偉，狀若活龍而得名，而大龍山則是航照圖上所標示的地名，海拔1'176公尺。清朝末年有廖氏一族來此開墾，隨後陳、王、簡等十餘戶人家亦來此耕種，大龍山區大多數為孟宗竹林，又因土壤肥沃，氣候條件優越，其山頂較平坦部分現已成為梅山高山茶的生產地之一。…大龍山山頂目前有觀光茶園一座，從山頂可眺望阿里山、嘉南平原、竹崎瑞水公路及隙頂等處，秋冬之際常有雲海景觀出現。」¹⁷。因有這兩座高山，因此才看得到〈論語與雞〉文中所述，「被四方的山像屏風般包圍」所描述的村落場景：「被四方的山像屏風般包圍著的這個部落，月亮出現就像在盤子裏押住了月光似地光亮。密林裏的黑蔭隱藏著神祕沉澱下來，」(〈論語與雞〉，卷2，頁23。)這真是與眾不同的太平部落山夜景的寫真。

另外張文環文學書寫的：「阿里山鐵路開通了。」(〈地方生活〉，卷3，頁8)，以及：「現在，什麼都用火車搬運，所以這條路都很少有人走了。」(〈地方生活〉，卷3，頁14。)或是：「這一棟孤屋的正對面能看到卡拉賓的山，也能微細地聽見阿里山鐵路的火車汽笛聲。只有這火車汽笛聲才是唯一的慰藉，也是唯一有文化味道的聲響。」(〈夜猴子〉，卷2，頁42。)之大自然的文學場景舞台則是指位於緊鄰太平村東南方向不遠的太興村的梨園山地景¹⁸呈現。

¹⁴ 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107。

¹⁵ 【筆者註：八十壽誕應是誤植，若是民國42年，應是七十歲壽誕。(蔣中正：1887—1975)。】

¹⁶ 同上註，頁8。

¹⁷ 同上註，頁8。

¹⁸ 「梨園山海拔1'038公尺，位於太平村與太興村交界處，同時也是梅山鄉與竹崎鄉的界山之一。其山頂上設有一座測量圖基點，視野遼闊，向東可展望阿里山、玉山山脈群峰，往南鄰接獨立山、

三百多年來，在先民辛苦的墾荒建鄉土，從身上流下的血水、汗珠所涓譜成的軌跡裏，累積出一代代的經驗智慧與鄉土風華。也在先民生活文化內涵滋養內，營造出這片鄉土的繁榮與進步。1933年，張文環負笈遠在故鄉千里外的東京，乘著對故鄉情感的眷戀翅膀，開始了他的文學書寫的飛航之旅。用記憶中的山川自然、人物生活，建構了山茶花的故鄉梅山太平之質樸、溫暖、純真又率直的心靈香格里拉。藤野雄士就被張文環書寫的「山茶花故鄉」--太平之景，十分讚賞感動及肯定推薦，他說：

在還沒寫〈山茶花〉以前，他就是我通往文學的窗口，而由於他寫了這篇作品，我通往文學的窗口因此顯得更加的愉悅、明亮。…內地來的青年，最想了解的是，今日在從事台灣文化工作的本島知識分子，他們堅忍成長的經歷。張文環的這篇作品對他們而言，不只是最佳讀物，對心中牽掛著，而極力想知悉「台灣的情面意」的各地方的人們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一本好書。¹⁹

呂赫若也認為從張文環書寫的故鄉梅山太平之質樸、溫暖、純真又率直的心靈香格里拉世界，是張文環書寫文學長途飛航之旅的熱氣旋，也是泉湧不息文學創作江河的源頭。他說：

能創造出這種文學，所憑的絕非理論，也不是埋首桌前一番就行的。完全是源自生活能力、浪漫、體內沸騰的血，是天才的所為。我時常以為，張文環文學的強有力之處，張文環的生命，就在那裏。²⁰

今日，筆者努力找尋張文環的文學時序數碼，透過梅山、太平在地社區文化肌理脈動的蹣音，多次親置於當年張文環書寫下的空間和溫度。也來體驗龍瑛宗提起過：「張文環是有魅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很愉快，似乎沒有作家的苦惱與思想的苦悶。」²¹，而能讓張文環文學書寫出的自然和諧世界與令人感到愉悅的濃厚人文溫度的太平故鄉中，究竟還埋藏多少地方人文寶藏在海拔 1000 公尺的山頂平坦落部裏？昔日孕育張文環文學的梅山、太平地區，在今日又延續有多少張文環文學生命在其中？將依田野調查彙述於下。

金獅山與大坑山，向西可俯瞰嘉南平原，北面則與太平山脈相連，另外阿里山森林鐵路也從梨園山下方貫穿而過，往東直達梨園寮火車站，向西則接近獨立山火車站。梨園山上並無梨樹，而是遍佈孟宗竹林及高山茶園，從太平國小東南側的太興古道上，可抵達梨園山頂（太平村至太興村），古道沿途茶葉飄香，孟宗竹林自然成形猶如綠色隧道，是從事登山與健行活動的優良地點。」同上註，頁：8。

¹⁹藤野雄士：〈關於張文環和《山茶花》的備忘錄〉，《張文環全集》卷8，陳千武、陳明台翻譯。（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頁：8~9。

²⁰呂赫若：〈隨心隨想〉，《張文環全集》卷8，陳千武、陳明台翻譯。（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頁：17。

²¹龍瑛宗：〈南方的作家們〉，收入《文藝台灣》3卷6號，1942年，頁：71。

第二節 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在梅山、太平地區的發展概況

張文環對日治時期以至於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具有代表性意義，葉石濤曾以昭和 18 年（1943）張文環主編的《臺灣文學》雜誌被迫廢刊，做為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結束指標。²² 張恆豪指出其作品的特點是「人道情懷流露在外，民族意識則隱藏於內，民族和人道之合流是其文學思想的特質。」而為感念張文環對臺灣文學的貢獻與紀念，民國 77 年 6 月「臺灣文藝」五十九期（革新四期）推出「張文環先生紀念專輯」七篇；10 月，張良澤、張孝宗合編「張文環先生追思錄」出版。²³ 臺中縣文化中心更於民國 89 年舉辦「日據時期作家張文環紀念展」更能突顯張文環對文學的成就。

而在張文環的文學作品中，與梅山地區最為密切者，便是晚年所出版的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此書的內容是張文環對梅山、太平地區鄉土的成長回憶，文章表現出日治中、晚期梅山地區居民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真。對《在地上爬的人》的書寫發表，葉石濤很肯定其價值說：

發表了〈雲之中〉一作以後，張文環在漫長的 30 年中一直不再有作品發表。因此，世人誤以為藝術女神（Muse）已經唾棄了張文環，他墮落為一個純然市儈了。那裡知道，原來他就是一座休眠火山、一隻不死鳥，在熄火的噴火口底下，創作的熊熊火焰還在繼續燃燒呢！1975 年在日本刊行的他的日文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充分證明了他的高貴的文學精神依舊光芒四射，他觀察歷史性、社會性的臺灣民眾現實生活的銳利眼光還沒鈍，他仍然是臺灣文學史上的一個英雄人物。我們並不知道，這光復 30 年來的激烈的臺灣社會有某種結構的變遷在他的身心上留下了怎樣殘酷的痕跡，他在苛酷的現實生活的鞭打下如何地掙扎和抵抗，然而我們卻知道不容任何人否認的一樁事實；即張文環的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是臺灣文學史上最豐碩的收穫之一，在描寫日本統治時期 50 年的臺灣民眾生活的許多小說之中，這本小說不但是重要的歷史見證之一，而且是藝術技巧極優美的鉅作。²⁴

《在地上爬的人》，文中張文環藉由陳啓敏這位人物呈現出日本統治時期的梅仔坑人民間艱苦的生活與奮鬥。而很可貴的是文章中所提到的場景，例如公賣市場、輕便車等情景都是張文環根據對梅山故鄉真實的回憶所寫成，實為台灣鄉土與寫實文學結合的重要作品。²⁵

今日，文化的呈現界定不再只是存在於音樂廳、戲劇院中精緻的層面上了，

²²〈傳下這把香火：「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聯合報》，1978 年 10 月 23 日。

²³〈作家專題報導之五-1978 年臺灣充滿挑戰張文環民族人道思想合流〉，《聯合報》，1988 年 7 月 2 日。臺中縣文化中心更於民國 89 年舉辦「日據時期作家張文環紀念展」更突顯張文環對文學的成就。

²⁴葉石濤：〈論張文環的《在地上爬的人》〉，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張文環》，（臺南市：台灣文學館，2011.03），頁：130~131。

²⁵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695。

文化應該是包含居民現在進行式中豐富生活面貌在內。文化藝術之所以能夠展現令人深刻的感動力量，正是起源於對真實生活的關懷與對人性的洞察，而文化、民俗恰如筋骨相連源似，連結著人民彼此生活的關係。於是，在梅山地區開始有一些具備洞察力的文化文學的工作者開始認真思索，如何才能找出符合梅山發展需求的文化政策，來啟動社區重造的機制。作為梅山文化教育的先鋒--「梅山文教基金會」在《梅鄉叢談》就說：「文學作為地方的一種文化產業，是當前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中，一項很有意義的發展方針。願覺醒的梅山人能珍惜這一位文學瑰寶，體會張文環先生的一顆為愛鄉護土而創作的心。也願梅山人以張文環先生在台灣文學成就為傲，進深一層滋生經營地方文學及鄉土文化的願景，將太平村及梅山鄉營造成文學村或文學故鄉。」²⁶

緣此觀察，所幸在梅山、太平地區社會團體組織中始自 1994 年起，在一群與張文環口喝同河井、眼看同山林，甚至筋脈流同血的梅山有志之士，瞭解到梅山一些早期的傳統習俗、祖先奮鬥的歷程、甚具特色的地方民藝及特殊文化，均逐漸消失在歷史的洪流。甚至有些神奇的古老技藝，甚至還乏人問津與無人傳承的窘境；也擔心在張文環筆下所描述的珍貴文化資產日益為人所淡忘，不復為人所重視。對於早期祖先披荆斬棘，克服困難與大自然搏鬥的歷史，漸為生長在此的新子民所遺忘，深恐在不可預期的將來，這些珍貴地方文化，逐漸掩埋在蔓草荒煙中。這些有識之士為免人生憾事，因此在政府法令及政策下群策群力組成社區團體組織運用發展，將珍貴的張文環文學生命延續。茲先將梅山日治時期與今日之社區團體組織發展概況先予論述：

一、日治時期梅山、太平社會團體組織概況

梅山地區有關社會團體性質的組織，大致可溯及大正六年（1916）日人在臺建立的「鄰保事業」與大正 12 年（1923）的「方面委員會」。²⁷當時嘉義地區僅有嘉義市設有「嘉義市方面委員助成會」²⁸，而「鄰保事業」主以鄰保制度（保甲制度）為骨幹，主要任務在於教化大眾，舉辦符合社區性質的社會事業，以鄰保館、方面委員會及保甲制度來推行此業務。到了昭和 15 年（1940），當年在梅仔坑仍無鄰保館，但已有方面委員助成會。昭和 15 年（1940）4 月 1 日梅仔坑正式實施方面委員制度，設置半官方性質的「方面委員會」（福利委員會），調查及辦理該地區社會事業。方面委員計有 24 名²⁹，其中 15 名有個別負責區域，另 9

²⁶沈耀宜等撰稿：《梅鄉叢談》，（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發行，嘉義市：蜂鳥出版，民 91），頁：163。

²⁷林萬億：《臺灣全志·社會志，社會福利篇》，（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年），頁：348。

²⁸引自楊弘任纂修：《嘉義縣志·卷五，社會志》，（嘉義縣大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134。「嘉義市方面委員助成會設於嘉義市役所內，以嘉義市尹為代表，會員組織，以會費捐款充經費，資產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八元餘，以協助方面委員之活、生產貸款及調查研究委員制度為宗旨。昭和五年(1930)以後，每逢紀元節日，均有皇室捐助。」

²⁹<昭和 15 年度小梅庄方面委員概況>，大坪區：大坪、梨園寮，委員姓名：張為政【筆者註：應與張文環有親戚關係，待查】，資料來源：臺南州，《昭和十五年九月方面委員要覽》，（臺南：

名則負責全庄社會事業，每月 19 日定期召開月例會，討論業務執行狀況。此外，另成立「小梅庄方面委員助成會」，協助方面委員會提供相關社會服務。³⁰這是梅山地區社區營造發展，在日治時期的概況，當時，此類型社會團體組織可視為地區性綜合社會教化事業，以社會互助精神，增進社區民眾公共福利，服務內容涵蓋民眾指導、職業介紹、助產、寄宿、救貧、兒童保護、醫療、社會教化及習俗改善等³¹。尚未對文學、文化保存、發展有任何文獻記錄可考。

二、現今社區團體組織運用發展

翻閱人類生活文化發展史，「家」是人生活最重要的領域，而由眾多家所形成的社區，則是大家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單元。部落群聚所衍生的文化發展必須回到社區生根，才能有開花結果的一天。所以民眾也必須共同建立共同體的社區意識，進而鼓勵大家要先從關心自己的家園做起，願意共同協力經營社區，社區才能永續發展，也才能看見社區的生命。

1994 年 1 月時任行政院長連戰提出「十二項建設計畫」作為施政重點。文建會乃積極結合了文化行政工作人員與學者專家，完成計畫內容的定位和執行方向。經過一番研究和討論，於 1994 年 10 月，文建會正式決定以「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名詞來統合這些新的觀念和操作方式，期盼從文化建設的角度切入，建立台灣基層社區的共同體意識。希望不論是在城市或鄉村，生活環境、美學品味、社區秩序或是產業型態，都可以為台灣基層社區帶來一個全新的風貌。³²也在社區的總體營造下，具有濃厚的社會性，使該政策存於重塑及激發社區居民的文化性格與內涵上，基本精神並非僅以改進社區空間或提昇產業建設，而是在轉變整體價值觀。³³據此，在同年 10 月 24 日，梅山太平就成立了「梅山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³⁴，這也開啓了太平社區張文環文學價值觀的整體再造與運用的發展。

梅山鄉也在 1994 年的教師節成立「梅山文教基金會」，先於 1994 年 6 月 5 日，由一群熱愛梅山文化、張文環鄉土文學的人士召開籌備大會，成立第一屆董事會，選舉沈耀相為第一任董事長。同年 8 月 5 日完成法人登記。同年 9 月 28 日，於梅山國小育樂堂舉行成立大會。創立之宗旨「文化梅山：締造梅山新風貌；藝文梅山：充實精神內涵；環保梅山：維護自然生態；志工梅山：人人奉獻家鄉」。³⁵這宗旨又與文化環境基金會自 1994 年起在國內呼籲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該州廳，1940 年），頁：5、24、81-82、122。

³⁰ 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387~388。

³¹ 林萬億，《臺灣全志·社會志，社會福利篇》，頁：348。

³² 蘇昭英、蔡季勳主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文化環境基金會，（台北市：文建會，1999），頁：20~21。

³³ 陳坤一編，《在地文化·社區之華--85 年全國在地文劃設團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研討會紀實》，（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年），頁：12~13。

³⁴ 筆者田野調查：〈太平社區發展協會立案證書〉，（嘉義縣政府-府社行字第 0940050265 號）。成立日期：中華民國 83 年 10 月 24 日，會址所在地：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 43 號。2013.06.10。

³⁵ 參見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581。

希望藉由文化藝術的角度切入，凝聚社區意識，改善社區生活環境，建立社區文化特色，由點而線至面，循序完成打造新故鄉，形塑新文化的理想。」³⁶不謀而合。

1994年起，當文化是從「地方的文化」走向國家政策時，大家談到「文化政策」時候，就比較不再以為那是一種政治勢力介入藝文生態的干預；而國家的文化政策有害文化藝術的發展的質疑似乎變少了。這種不安的論調多少是反應了過去台灣社會在威權統治下文化人的疑慮。進入80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束縛台灣四十年的戒嚴令終在1987年解除，人民可以開始自由組織政黨，社會上也從不同部門以不同形式充分展現各種力量出來。這些改變無可避免的改變到文化發展模式的論述經驗。

事實上，1987年前台灣社會過去因為政治的壓制，台灣人民很少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所能擁有的認識社會力量並不夠成熟。如要寄望社區居民能夠即刻地熟悉公共事務領域，成爲一個完整的社會公民，似乎也不合於實際。因此，由文建會所發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是一種文化生活的學習運動，相關計畫的推動就是要創造一個讓居民可以學習處理公共事務的機會。真正可以實現的民眾自發自主地「自下而上」的參與在地文化目標。這也是梅山、太平地方民間文化力量自1994年起至今的社區營造的目標。

第三節 張文環鄉土文學創作在梅山、太平地區的具體運用成效

1994年10月起，文建會正式決定以「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名詞，期待從地方文化角度切入，建立台灣基層社區的共同體意識。此時的社區總體營造，不但是包括了軟硬體方面的強化，更重要的是政策上改變了過去由上而下的施政，強調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運作。³⁷當時的副主委陳其南和學者專家群也分別到各地從事理念的傳播和宣導，並扶植和推動各社區的在地工作。對此陳其南先生曾提起他到梅山從事理念的傳播和宣導，並扶植和推動社區的在地工作的往事：「太平是一個不大的村落，十多年前我還在文建會擔任副主委的時候在梅山鄉舉行「梅山汗路」文藝活動，當時叫爲全國文藝季³⁸，就常常來梅山、太平這邊，當時就知道張文環是太平人…運用張文環的文學光環，使太平在地的文學文化重新興盛起來。…此活動讓張文環文學重新在地化，成爲太平的文化資產，這是很重要的，也期望變成全台灣的文化發展中心。」³⁹

³⁶參見蘇昭英、蔡季勳主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文化環境基金會，（台北市：文建會，1999），頁：5。

³⁷參見蘇昭英、蔡季勳主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文化環境基金會，（台北市：文建會，1999），頁：21。

³⁸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頁：582。「承辦民國84年(1995)全國文藝季梅山汗路尋根系列活動。」

³⁹【筆者註：此段文字爲筆者田野調查資料，活動名稱：太平社區舉辦，「2013太平產業活化」，2013.10.19，陳其南先生參加活動錄音，筆者音譯。】

1994 年後，來自地方的居民支持源源不絕，充分展現了梅山人對於這塊土地的熱愛與認同。沈耀相曾說：「梅山文文教基金會，八十三年創會，其宗旨在締造「文化梅山」讓梅山展現新風貌，使文化氣息瀰漫在這一片好山好水之間。」⁴⁰由於透過張文環筆下的文學場景描述，使得梅仔坑的民俗、文化、山川美景及在日治殖民政權下，先民披荆斬棘、克服困難奮鬥生存的在地精神得以重現，更加凝聚了梅山、太平社區共同意識。而這種所謂的「社區」（或是「共同體」）意識，究竟對於地方的發展，有著什麼樣的關係？為什麼社區共同體概念對於文化建設乃至於國家發展都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聯？根據陳其南「公民國家意識與台灣政治發展」一書解釋，在西方的民主政治概念中，所強調的個人與社會之間權力與義務關係，乃是透過一層「社會契約」的形式來搭建起個人（個體公民）與社會整體間的關聯。也就是經由社會契約對於個體的制約，而建立起一個強固的社會團體或是國家共同體的關係。「共同體」意涵了強韌團結的內聚力，甚至以「法人」的形式來代表其共同體的人格，這也就是近代政治國家形成的基礎。

41

所以近年來，梅山、太平社區也再由農村再生計劃與在地產業的活化，在各級政府與學者積極擔任領頭羊的努力下，各地方社區發展組織紛紛成立，民眾開始願意走出家門，主動去參與關心社區的人、事、物，使得社區的生活變得更為豐富進步。再就其具體運用張文環文學成果，分別區分一、梅山文教基金會。二、梅山社區總體營造。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三方面敘述如下：

一、梅山文教基金會

梅山文教基金會的成立緣由，源於陳良鉛、陳瑞庭、林有平、莊鑽燈等人，有感於社會快速變遷，經濟發展遠勝於精神文化建設，年輕人對於鄉土文化缺乏認識，因此有成立基金會之構想。創立「文化梅山、藝文梅山、環保梅山」為宗旨目標。基金會為永續發展會務、提供藝文活動、社區交流的空間，於民國 86 年（1997）第二屆第一次董事會決議募款興建會館。至民國 88 年（1999）4 月，土地購置完成，面積約 75 坪，購地總經費為 587 萬，隨即成立營繕小組，規劃建館。會館樓高 4 層，樓地板面積 200 坪，經費 1'334 萬。會館一樓為辦公區、接待區、閱覽區，二樓為階梯教室與研習教室，三樓為展覽場，四樓為視聽室，主建築旁另有藝術工作室。基金會與會館的建設經費，主要來民間捐款約 1'200 萬、另有建館藝術品義賣、建館義賣園遊會。會館之興建，實為梅山人重視藝文的具體展現。⁴²

⁴⁰江茂男等撰稿：《梅山地名誌》，（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民 96），頁：2。沈耀相時任梅山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⁴¹參見蘇昭英、蔡季勳主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文化環境基金會，（台北市：文建會，1999），頁：17。

⁴²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581。

1995年，由文建會推動的全國文藝季，梅山以「梅山汗路」為題，喚起鄉民重視古道。而「汗路」兩字所指是在日治末期前，梅山山區部落互相往來並無平坦牛車道或碎石路可行，唯有依靠先民以雙手鋪設石板塊堆砌而成的階梯石路做為人與產物的交通運輸通道。由於梅山海拔落差極大，住民散居其間，對外靠著由石頭所砌成的通道而行，才能把所種的農產品等一擔擔地擔到有聚落市集的地方販賣⁴³梅山鄉海拔落差雖大，但因位處平原和山區交接，自古即為商旅必經之道，古道的密度非常高，多達百餘處，且都有一兩百年的歷史。早期因交通不便，為了買賣與各部落之間的往來就地取材，以石板或石塊木條做路坎，形成以梅山老街為中心，向四方延伸出的古道網，構成獨特的汗路文化。先民為了生活，無畏山勢險惡，披荆斬棘，開墾通商而闢，此「汗路」是為梅山鄉重要的文化資產與精神。⁴⁴在沒有機械可以協助造路的年代裡，靠著人定勝天的理念，這些通道，條條得來皆辛苦。因為多山，所以這些道路成為梅山的特色，「汗路」古道，象徵先民艱辛開墾討生活的歷史。對此，張文環在其文學創作中也有多處描述，如〈地方生活〉就有描述到澤和父親到R部落，就有提起徒步汗路前去的情節：

晚餐的時候，母親跟父親商量明天去山裏的路程。（〈地方生活〉，卷3，頁10）

在〈闖雞〉一文中的月里回娘家後，趁天黑前獨自在山區小徑徒步又趕回婚家：

明里便踏著夕陽的蔭處，趕回婚家。曾經坐過轎經過的路，月里看著岡上的草木追憶過去。…月里就是邊走路邊想，走三個多小時的時間。（〈闖雞〉，卷2，頁173）

〈過重〉一文中張文環又描述了健與母親，從山上部落的家扛著香蕉與背著弟弟源仔，徒步走「汗路」要去山下街上賣香蕉的情節：

「母親便謹慎地，把前的背端綁好一個結，再提起扁擔，稍為屈身扛起了兩籠放滿香蕉的蕃薯籃仔，大約有六十斤吧。…爬到坡上需要喘一口氣而不得不休息一下，從肩膀卸下貨物，就看了山坡下面想看到母親的身影」（〈過重〉，卷1，頁94～95）

〈故鄉在山裏〉一文中張文環就把澤父親對山中幾千石階的「汗路」交通山徑喻

⁴³參見網搜：〈文化部地方文化館〉，
http://superspace.moc.gov.tw/hall/local_culture_page.aspx?oid=d773b069-d354-43ba-81f6-5ff67134e835，
2013.04.05。

⁴⁴鍾鳴時總編輯：《發現嘉義·導覽解說手冊》，（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觀光旅遊局，2009.05），頁：94。

為對舊傳統的懷念：

「現在，什麼都用火車搬運，所以這條路都很少有人走了」父親講了那些，真的這是鋪上幾千石階的山路當時開闢這一條路的老百姓的勞苦真令人懷念。「以往往來這條路的人很多。楊思廷叔父也是每天走這一條路去 T 部落上學的。」（〈故鄉在山裏〉，卷 3，頁 55）

俯瞰生養我們的鄉土，要用心尋回昔日原本就有生活元素，再經由今日文化活動入手，顯然更容易進入民眾日常生活領域，發揮凝聚民眾生活意識與共同體意識的效能，「全國文藝季」活動經驗是最好的說明⁴⁵。所以梅山文教基金會基金會，先對梅山在地深藏於山區的山路歷史作探討，挖掘已然被淡忘的生活經驗，重訪消失於草叢中的古道山徑。如同張文環文學作品中所描述：「鋪上幾千石階的山路，當時開闢這一條路的老百姓的勞苦真令人懷念。」，畢竟這「山路」是梅山、太平地方的人民文化根基所在之一。雖然在有車四處通的今日，古道早已被忘卻，但梅山文教基金會成立「梅鄉山路藝文生態館」，紀錄、踏察這些已經有部分已傾廢的古道，重新建立起梅山古道發展史，也是張文環筆下梅山史另一個小縮影。

梅山文教基金會所推動的文教活動甚多，傳承下張文環對鄉土感情元素的發掘重現。概舉如下：1、發掘民番界碑：建立鄉民對古文物保存的觀念。2、整修山路古道，結合健身休閒，並宣導生態保育的觀念。3、舉辦「認識古蹟日」活動，美化梅山唯一的阿里山鐵道舊車站，增添新景點。4、配合或協辦梅山鄉辦理的文化藝術節。

除外，靜態的展覽活動也具多樣性，如：梅鄉藝術家聯展、梅山古道展、保育生態藝術特展、全省名家書法收藏展、諸羅文物典藏展、蔣青融八十回顧展等等。此外，梅山文教基金會亦同張文環當年致力文學創作發表意志一般，積極出版前述梅山相關的文史書籍。另外，梅山文教基金會也效學張文環的《台灣文學》出刊精神，堅守台灣人尊嚴，發揚台灣鄉土文化的文學精神，發行《梅山文教通訊》季刊，現已出刊五十餘期（2014.4 止）。這些執行成果也受到公部門的肯定與讚揚，如在 1996 年獲社教館表揚為推展社教有功團體；1997 年獲臺灣省文化處表揚推展社教有功團體；1998 經文建會評為改善城鄉風貌績優單位；2003 年嘉義縣政府評選為社教有功團體，並再被推薦參選全國社教有功團體得獎。進一步為延續張文環愛鄉土、文化的文學精神於 2002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中，提出「地方文化館計畫」，以期延續社區總體營成果、振興觀光產業、發展地方休閒文化。終有「梅鄉山路藝文生態館」於 2003 年 10 月 27 日正式啓用，梅山

⁴⁵參見蘇昭英、蔡季勳主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文化環境基金會，（台北市：文建會，1999），頁：19。

文教基金會以延續張文環文學價值，營造出梅山鄉汗路休閒、文化產業的生命，這是值得記錄與讚賞。

梅山文教基金會，傳承張文環對鄉土感情元素所推動的文教活動中，發掘民番界碑，建立鄉民對古文物保存的觀念，筆者田野調查中認為是值得研究的。目前梅山地區留存以日治前之年限的古碑依序排列為：1、1768年（乾隆33年）：「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漢番界碑），住置：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坪路162甲公路11公里550公尺處。2、1844年（道光24年）：「元宵香燈石碑記」，位置：玉虛宮(梅山鄉中山路72號)。3、1871年（同治10年）：「太興岩牌記」，位置：梅山鄉太興村4鄰4號泰興巖。4、1911年（明治44）：「梅山崁頭厝械鬥和解契約碑記」，位置：玉虛宮(梅山鄉中山路72號)。⁴⁶

其中歷史最悠久的「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又被稱為漢番界碑，最能印證記錄梅山地區先民開墾的歷史古蹟。位於於梅山平村162甲公路11公里550公尺處上，為36彎道中，第32彎的地標文物，從32彎入口步道前進，不久便可見到一塊長者青苔的大石，即是此界碑。⁴⁷本件碑記係清乾隆33年(1768)，諸羅縣笨港縣丞李倓給示，重申「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的舊令，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用以區別民番界限。本碑以巨石雕鑿，並立山林之中，頗具因地取材的特色。⁴⁸原文全部是刻在長：166公分、寬：70公分的大石頭上。因長期受風雨浸蝕，故亦曾多次整修，梅山文教基金會並豎立原碑文在一旁，供大家觀看。碑文內容：

諸羅分縣李 准、本縣正堂陶 關移奉、本縣正堂鄒 憲票遵即檢查、前縣徐 堪詳原案大湖、頂寮、三渡水、蟾蜍嶺、奇里岸、奄古坑等處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請豎界碑區別民番界限等，因准此合行豎立界碑，以杜匠民越界私墾須至界碑者。

乾隆參拾參年參月 日立⁴⁹

梅山在先民開墾之前，原住民就在此處生活，後來隨著漢人的開墾，原住民才漸往深山發展，不過也因此衍發出許多漢番間的紛爭，所以在清乾隆33年(1768)3月就設有民番界碑，來杜絕漢番越界引起紛爭，目前有鑑於歷史文化的保護，梅山文教基金會將在太平村遺留下一塊清乾隆年間的民番界碑，予以整理維護，使得張文環筆下的梅山、太平歷史文化由日治時期往前推到更久遠的清乾隆。

⁴⁶【資料來源：筆者依文獻，《嘉義縣志》，卷1，地理志，頁：859～861；與《梅山鄉誌》，頁：130～138，統計簡述】

⁴⁷嘉義縣梅山鄉太平社區事長嚴賀、總幹事王明芳編輯：《雲端太平藝文飄香》，(民101.12)，頁：40。

⁴⁸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133。

⁴⁹陳文尙，陳美鈴纂修：《嘉義縣志》，卷1，地理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98.12)，頁：860。

二、梅山社區總體營造

梅山發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契機，主要在張文環逝世後的第 16 年展開，1994 年 9 月代表嘉義縣籌備 84 年度全國文藝季活動開始。在文建會的指導下，在此次文藝季舉辦多項活動，總括成果統計包含：1、由中正大學學生調查而成的「梅仔坑的故事」。2、「梅鄉古道」則讓鄉民體認先人開山闢土、不謂艱難的精神。3、「糜的饗宴」讓民眾瞭解梅山鄉的由來，並大嚐口福。4、「梅山竹史」讓民眾親身體驗竹紙製造過程，活化本鄉即將失傳的傳統技藝。其中「梅山竹史」活動讓張文環文學創作內容更得以有更具體化呈現。

首先談竹--森如綠玉，琅玕青碧，竹為美的極致。勁節高風，清潔自勵，喻為全德君子。在景物配置上竹、松、梅為歲寒三友。又竹在嫵媚中帶有挺秀，猷勁中顯得蕭灑，表現出來爽朗的性格與和諧的韻緻。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竹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似乎是一開始就建立了超逸的風格，盛美的韻緻和完好的形像。⁵⁰竹之地理分佈範圍廣大，遍及全球，就自然分佈而言，自熱帶、亞熱帶以迄溫帶。換言之，自北緯 46 度，迄南緯 47 度，而栽培種更遠達英國蘇格蘭等地區，即北緯 56 度。在此廣大區域內，計有 65 屬，1'250 種。主要分佈地區是在南回歸線與北回歸線之間，亦即為世界上竹類分佈最多及竹林資源最豐地帶。通常竹類混生於潤針葉樹林中，或自成純林，自平地以迄高山峻嶺，垂直分佈最高達海拔 4'200 公尺。⁵¹在文獻調查嘉義縣內的種竹分布範圍來談，在民國五十年代時，以竹崎鄉、梅山鄉就是主要分布地區，所以嘉義縣內竹筍的種植在全臺當中是舉足輕重的，山區以桂竹為主，丘陵區以烏殼綠竹、麻竹為主。⁵²再看張文環以故鄉這麼美的竹為主角，在文學創作內容有更具體化的成效的，如書寫以竹片編成的房屋家門，在〈夜猴子〉就有這描寫：

「連用竹片編織的門神的紅紙。這幢深山獨屋一瞬間充滿了新春的氣氛，家屋內外看起來很熱鬧。」（〈夜猴子〉，卷 2，頁 74）

竹子利用情況廣泛，依竹之特性可列舉如下：1、利用其「割裂性」之產品：梳、櫛、燈籠、扇骨、傘骨、竹籠、竹筐、竹籃、竹箱、竹簾等。2、利用其「負荷力」之產品：屋椽、曬竿、擔架、竹梯、竹床、竹桌、竹椅等。3、利用其「彈力」之產品：弓、釣竿等。4、利用其「抵抗力」之產品：床柱、手杖、傘柄、撐柱、竹釘等。5、利用其「中空」之產品：笙、簫、管、笛及其他樂器等。6、利用其「畸形及花紋」之產品：竹製屏聯及筆桿、吸煙管等。至於竹材利用之廣，大如房屋，小至玩具，莫不需用。⁵³如張文環〈夜猴子〉文中所述：

⁵⁰梁鶚主編：《竹書》，（台北市：財團法人豐年社，民 71 年 9 月），頁：123。

⁵¹同上註，頁：12。

⁵²張峻嘉纂修：《嘉嘉義縣志》，卷六-農業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449。

⁵³劉必先編著：《竹的栽培與利用》，（台北市：五洲出版，民 76 年 9 月），頁：339。

「然後父親說，要做抓老鼠的竹筒挾。這話使阿民他們樂開了。」
(〈夜猴子〉，卷 2，頁 75)

「他使用竹製圈套捕捉老鼠的時候，卻比阿民阿哲還更敏捷，又會察看老鼠愛走的路」(〈夜猴子〉，卷 2，頁 78)

這是在太平的童年生活中，張文環將竹子可運用在捕捉打牙祭的山鼠陷阱物具中的記述。另在〈夜猴子〉也對太平從事竹紙工場有很詳細的描述，也為太平在日治時期的竹紙產業生產留下歷史的記錄：

「不久，編織乾筍用竹片板子的老工人來了。就把石壁工場的家清掃乾淨。」
(〈夜猴子〉，卷 2，頁 77)

「農曆二月要完成洗竹作業，三月三日清明節過後，製造竹紙工場就要動工。」(〈夜猴子〉，卷 2，頁 77)

「走去水池邊看浸水的竹子，計算浸多少的竹子和製造出竹紙的數量」(〈夜猴子〉，卷 2，頁 79)

竹，在我國歷史文化傳遞的工作上有其顯赫的功績。在紙還沒有發明之前，古代的一切記事書契都是寫在竹片(或木片)上的。將竹桿截成一節節的竹筒，再剖開劈為竹片，這便是通稱的簡或札。把多數簡片用素絲串連起來，即成為冊。重要的冊，必須加以保存的則稱為典。⁵⁴世界上用竹材造紙最早當推我國。自宋(公元 960 年)以來，竹紙生產日益發達。我國用竹材造紙，在千年前即已開始。其造紙法如下：砍伐初苞嫩竹，去皮，截成長八尺之段，捆束浸漬於水中或石灰水中，取出用大鑊蒸煮十餘日。如尚未成料，則用低溫再煮數日，以纖維分解為度。再用石臼搗碎成漿，然後撈紙。此法過程共需時數月。⁵⁵以張文環故鄉竹為書寫的作品到梅山發展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一氣呵成的連於出梅山太平竹產業文化的風華。

梅山發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執行文學文化生命再生的活動還有「梅嶺啖茶」、「春梅飄香」、「玉虛宮巡禮」等動靜態活動。位於太平村三元宮後方的梅花路，全長約 800 公尺，沿途遍植梅樹，每當冬末初春時節，梅花遍開，花香撲鼻最是迷人。⁵⁶在〈地方生活〉文中有一段梅花盛開的季節描述：

⁵⁴梁鵬主編：《竹書》，(台北市：財團法人豐年社，民 71 年 9 月)，頁：95。

⁵⁵劉必先編著：《竹的栽培與利用》，(台北市：五洲出版，民 76 年 9 月)，頁：360。

⁵⁶嘉義縣梅山鄉太平社區事長嚴賀、總幹事王明芳編輯：《雲端太平藝文飄香》，(民 101.12)，頁：30。

「婉仔娘家的雙親，到了新曆過年才夫妻一起來。種在庭院的梅花也開了。」
(〈地方生活〉，卷3，頁35)

梅山鄉早期雖有大量種植麻竹筍，但在「梅嶺啖茶」與「春梅飄香」的活動呈現出梅山現今特用作物包括茶葉、菸草、甘蔗、落花生、苧麻、黃麻、咖啡、愛玉等精緻農業文化。其中以茶葉最為重要。梅山鄉茶葉以高山茶聞名，高山茶為梅山鄉深山七村（太平、太興、龍眼、碧湖、瑞峰、瑞里、太和）的主要經濟來源。梅山高山茶不僅產量高，佔大阿里山茶系中的最大宗，而且品質更是高居全國之冠，連年獲得全國及全縣茶葉比賽的冠軍，其他獎項更是不計其數，能有這樣亮眼的成績，要歸功於張文環筆下梅山的優越山川地理環境與氣候。另外在深山地區，梅山專門以梅做為原料的蜜餞加工廠很多，大都外銷日本為主，但自民國80年代以後，由於工資與成本的提高，不敷成本，因此不是遷廠至大陸，就是關廠。⁵⁷但在梅山發展社區總體營造活動推波助瀾下，已有地方企業家於2006年在梅山街上設立「梅問屋」食品公司，將製作梅子的成果榮耀回歸鄉里，並選擇在企業創立的家鄉源頭--梅山為總部，專營國內梅子市場之行銷，將有意身體健康的梅子介紹給國內消費者。⁵⁸筆者田野調查入內參觀並聽取簡介後，心情彷彿真的如張文環書寫：「新曆過年了」，看到「種在庭院的梅花也開了。」的快樂心情。另梅山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中，在「玉虛宮巡禮」等動靜態展示中，則再度重現張文環在〈闖雞〉其小說中提到的宗教文化活動記敘：

「在一年當中 SS 庄的行事裏，最熱鬧的是農曆三月三日。這一天是清明節，同時也是宗族神 S 廟的祭典日。」(〈闖雞〉，卷2，頁159)

這是由「玉虛宮巡禮」為題，展開宗教尋根探源的活動。主要藉由先民來台拓墾，所供奉的神尊--玄天上帝神蹟下之宗教聖地--梅山玉虛宮為起點，讓鄉民能深刻瞭解先民在此地拓墾歷史經過。凝聚地方情感之向心力，建構起鄉民對於社區總體營造共識與理念。進而營造推展梅山鄉一村一特色的環境，以各村里、社區活動中心來結合居民力量，運用社團、劇團或樂團等展演，凝聚各村共識，達到文化產業化、產業企業化，最後臻至活化各村歷史文化鵠的。讓所有梅山地區在張文環文學作品中所記載的「一年當中梅仔坑的行事裏，最熱鬧的是農曆三月三日。這一天也是玉虛宮神廟的祭典日。」永遠不止息的將此宗教、民俗、戲曲文化傳承下去。

⁵⁷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245～262。

⁵⁸筆者2014.04.06田野調查。參見網搜：〈梅問屋〉http://plummyume.com.tw/about_us.aspx。

梅山社區總體營造活動獲得各界一致好評，並使文建會選定梅山鄉做為全國推定社區總體營造的重點示範鄉鎮。⁵⁹藉由張文環所書學梅山、太平場景的文學創作，讓梅山地區的人民引以為傲學的文學故鄉再生。

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論語·里仁篇》上說「里仁為美」⁶⁰，這即是社區發展所要達致之境界。人的生活不能離開環境，環境包括有形的建築與無形的風氣。因此，選擇居處時，如果忽略附近的人文生態，未能考慮心靈的需要，那又怎能算是聰明呢？首先，要由自己率先奉行仁義之道，敦親睦鄰，守望相助，逐步改善社區的風氣。同時，還須熱心參與公益活動，把大家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因此不妨特別看重仁德之風，共同走向仁義之道。⁶¹

太平社區位於嘉義縣梅山鄉是張文環出生的故鄉，全社區海拔平均達一千公尺，由梅山市區去社區的縣 162 甲道沿途道路有 36 個髮夾彎，地勢陡峭異常，雲海、日出、夜景等壯觀景色都盡收眼簾。此處也因氣候涼爽，所以今日以高山茶產業為主，當雲霧繚繞時，整個社區宛如仙境。在 2013 年（102 年度），被選列為嘉義縣生態社區，依田野調查對太平今日社區生態景象資源成果，概略記錄彙整如下：

1、形成社區特色：為阿里山國家公園之北道入口，因 36 彎景觀道路之景色壯麗特殊，動植物生態資源豐富，且山區氣候涼爽，是發展休閒觀光的優質據點。社區內昆蟲與蛙類族群眾多，也能看到許多中海拔鳥類，因鄰近獨立山步道，生態資源極其豐富。

2、生態調查教育：在社區生態調查，目前約有 26 目 52 科 89 種的物種紀錄。由於太平社區屬於一成熟型社區，許多建置項目皆已成熟，因此社區有能力辦理生態課程方面的推廣教育為主。

3、實踐成果：社區主要完成「生態意象製作」的設計。邀請了社區駐村藝術家，取材自社區本地的枯枝木料，設計出社區入口的生態意象。」⁶²

由上述，即知今日太平地區要呈現張文環筆下的山林生態之美與田園鄉土之蛻變⁶³仍不斷努力中，在 2013 年，因太平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與社區居民共同予參與，筆者於 2012.04 月至 2014.03 月田野調查中更發現太平社區以張文環出生與其文學的故鄉--太平為主軸，所推展的各項成果，正如張文環在〈夜猴子〉文中所敘述：

⁵⁹參見顏尚文主編：《彩繪嘉義新故鄉—嘉義縣社區總體營造教材》，（嘉義：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頁：73。

⁶⁰王甦審校：《新註新譯四書讀本》，（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民 76.7 月），頁：127。

⁶¹參見傅佩榮著：《四書小品》，（台北市：業強出版，1991.05），頁：150~151。

⁶²2013.09.15 田野調查及參見林良懋總編輯：《生態在我嘉--102 年度嘉義縣生態社區社區成果》，（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出版，2013.12），頁：22~27。

⁶³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自然環境與時空描繪〉已有述及。

「夕陽光線轉弱了，油蟬啼鳴的聲音吱吱吱吱像著火般地響起。」（〈夜猴子〉，卷2，頁84）

真如「油蟬啼鳴的聲音吱吱吱吱像著火般地響起。」如此一般充滿文學朝氣與活力。先述今日太平社區（村）鄰戶與人口數之統計如下：共10鄰、206戶、人口數：594人（男：346、女：248）⁶⁴。梅山鄉公所於2009年推出三年為期（2009～2012），以張文環文學為中心的一系列的「梅山文學計劃」，當年確立將張文環文學生活化⁶⁵，所以推動第一階段規劃：1、文學劇場賞析。2、文學讀書會。3、文學產創作談會。4、太平老街文學活化。四大主軸來激發梅山鄉民對張文環文學的熱愛。⁶⁶而對孕育文學家張文環成長的故鄉--太平，也開始具體在張文環文學作品內，去擷取地景空間元素與認識到與太平聚落的關係。以張文環文學為基礎，找出文學句落，設下文創蹲點。將太平社區內各地、各組織、團體、單位整合，連結起大家對這片文學聖地的情感與愛。⁶⁷

茲將太平社區（村）至今的執行概況在筆者2012年10月起至2014年4月止，田野調查所獲資料彙整區分如下分述之：

（一）社區整合及參與方式

太平社區目前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主體，上對梅山鄉公所，下結合社區內其他各組織，計有：1、媽媽教室2、義警義消3、環保義工隊4、太平國小5、三元宮管理委員會6、梅山農會太平辦事處7、阿里山風景區管理委員會等七個團體。（另有多位文學家與藝術家駐村創作，為太平社區未來發展共同努力著）依中央所制定之農村再生培根計劃⁶⁸，凝聚長久以來義工、社區媽媽、社區幹部間的默

⁶⁴網搜：〈梅山戶政〉：<http://meishan-hro.cyhg.gov.tw/population/index.asp?Parser=99,6,37>，2014.04.18

⁶⁵參見網搜：〈嘉義縣梅山鄉地方文化館（第二期）--文學梅鄉計劃〉，<http://www.youtube.com/watch?v=AuJLFMwz0Uo>，2014.02.10

⁶⁶劉宏文發行：〈梅山文學計劃〉·DVD，（嘉義縣梅山鄉：梅山鄉公所，2012.9錄製發佈。），2013.12.10 田野調查訪問梅山鄉公所。

⁶⁷田野調查訪問彙整，受訪人：太平村長（社區理事長）嚴清雅。2013.10.19。

⁶⁸網搜資料：「農村再生條例經總統99年8月4日公布施行正式上路，為朝向社區自主目標，且符合擬訂農村再生計畫前，應先接受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訓練規定（條例第三十條），本局遂擬定培根計畫，以「農村再生、先做培根、培根做好、根留農村」為培訓目標，期望能達成「由下而上、計畫導向、社區自治、軟硬兼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執行「培根計畫」因台灣農村特色不同，培根計畫訓練透過為農村社區量身打造的課程設計。

<http://empower.swcb.gov.tw/introduction.aspx>，（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目前農村面臨人口外流、競爭力減弱的問題，為了在維護農村環境的前提下改善農村生活、創造農村經濟活力，政府推動了「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截至102年10月底止，全國共有2141個社區、116594人接受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培訓，受訓社區已超過全國總數之半，其中460個社區已完成4階段培訓，陸續提出農村再生計畫。

http://news.ey.gov.tw/Dictionary_Content.aspx?n=45F3FC218B1872B8&sms=D8F3EB15472D7847&s=39D67559042A3BF1（政院e點通新聞網）。

契，落實在社區茶宴席活動、媽媽教室、社區綠美化點等工作執行中，並藉由社區會議、社區工作坊等推演逐步討論出太平社區的發展與再生。

(二) 藝文資源調查整合運用：

在太平社區內尋求張文環文學場景中加以整理：

1、地理地名歷史尋根：太平村取名於最大聚落大坪，自乾隆年間先民到此開墾山林因見到廣大平坦的山區平地，而稱之。清代時已形成大坪莊、茅仔埔莊，現聚落分佈，有太平、平路、茅仔埔、大龍山。2、社區文學家與藝術家的定位：張文環、王瓊玲⁶⁹之外尚有駐村陶藝、國畫家--謝宗興⁷⁰、何秀媛⁷¹。陶藝家--謝宗興帶領社區義工們一起彩繪並綠美化太平村 6 個閒置或荒廢據點，有廢豬舍、公共廁所等，每個據點都變成一幅幅彩色圖畫。裝置藝術家--王文志⁷²、蔡美文。藝術家王文志義務協助，在社區三元宮廣場旁以一棵榕樹為中心，和社區義工們完成 4、5 公尺高的大型竹編裝置藝術。畫家--李國聰⁷³在太平老街的巷弄間，彩繪 10 餘公尺長的牆面「梅山早期婚俗」呈現張

⁶⁹「王瓊玲，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也是出生於梅山鄉的文學家。他的小說著作，多以梅山山區的風土民情為主，也突顯出對於早期山區生活的回憶。以梅山的風土人情為時空，寫出小說《美人尖—梅仔坑傳奇》，(三民書局)。民國 2009 年 1 月 17 日，曾於梅山文教基金會舉行新書發表會，小說分為四篇，短篇〈含笑〉、〈美人尖〉、〈良山〉、〈老張們〉三中篇。時代背景從日治到戰後，在政經環境、社會風俗的變遷中，刻畫出人性的變與不變。小說中的點點滴滴，如同張文環文學也是近代梅山縮影。2011 年又出版了《駝背漢與花姑娘--汗路傳奇》，汗路為早期梅山山區往街上的步道，早期交通不方便，汗路可以說是太平居民主要的聯外道路。這本書就是以早期汗路為背景，說明山區交通困難與地方上百姓生活的故事。〈美人尖〉在被拍攝期間，多在太平附近取景，王瓊玲教授將其對山區的回憶於此表現出來，多次在太平社區演講張文環文學故事，獲得當地居民熱烈迴響，對於梅山地區的文學創作極有貢獻。」，田野調查：2014.02.24。

⁷⁰「1951 年出生於彰化縣芳苑鄉，東海大學美術系油畫研究班畢業，是位寫實派的畫家，對人間所有美的事物，追求不遺餘力。2002 年曾以作品「祈福」於法國巴黎皇宮展出，2007 年再次以作品「古蹟斜陽」參與法國皇宮展出，可見其作品亦受到國際的肯定。謝宗興老師也對手捏壺創作極有心得，也在太平 162 甲線第 28 彎開設「阿嬤咖啡」，平時會定期開課，教導太平村民製作手捏壺，也會協助太平社區從事藝術創作與綠美化。謝宗興老師的手捏壺，也提供社區做為展覽，成為社區重要的收藏藝術品。」，田野調查：2014.02.24。

⁷¹「何秀媛老師為謝宗興老師夫人，專攻國畫尤以山水畫為其擅長，目前何老師在茶杯上手繪的山水畫極為著名。」，田野調查：2014.02.24。

⁷²「嘉義縣人，出生於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1990 年至法國巴黎遊學 4 年，取得法國藝術家身分。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創作以雕塑、公共藝術及裝置藝術為主。多次參與國內外重要的藝術展尤其連續連續二屆獲日本水土藝術季和瀨戶內國際藝術季邀請，前往日本小豆島中山村創作「小豆島之光」。基於在地的感情與對梅山的熱情，王文志多次協助太平村的藝術創作，指導村上志工製作三元宮的壽桃花燈，還有 2013 年的小龍花燈，這兩個大型花燈裝置，也成為了太平村目前的地標。」，田野調查：2014.03.08。

⁷³「生於嘉義梅山，1973 年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1993 年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1997 年國立師範大美術研究所結業、全省美展入選、全省學生美展大專組優選、1999 年嘉義美術一百年特展邀請展。由於生長山區，對於梅山山區習俗頗為熟悉，因此為太平社區牆面美化創做了一幅山區早期婚禮圖於太平社區往三元宮的巷道中。」，田野調查：2014.03.08。

文環筆下早年熱鬧的迎親隊伍。畫家陳明志⁷⁴也在太平國小對面彩繪「太平風情」。

（三）農村再生文化願景

太平社區文化保存與活用整體發展構想為「啟動文學造村」--美好大坪，文學地景再現。重新以文學串連過去與現在的太平山城文學生活，透過文學造村結合民眾參與過程，在保存重要文化有形財產（界碑、電信站、製紙廠、堆肥場）的前提下，重新將張文環文學之美呈現於現在太平之中，結合太平現有文化儀式（上中下元節、普渡冬收平安活動）等活動活絡村內活力，並創新新活動（無形公共藝術，如大型藝術燈會、品茶活動、閱讀山城文學獎、攝影獎等）活動吸引外來遊客，以各種形式（寫作、攝影、山城 FB）重新紀錄及書寫的太平，促成再現文學地景的盛況。透過各種平台重新呈現山城新貌，重新揉合新舊文化元素展現太平文學地圖新風貌。

以張文環文學為中心，利用文學元素融入公共空間藝術、文學，再現二〇年代的大坪，進行視覺上的連結，創造出獨特的大坪山城，能夠真實的感覺到建築物與舊記憶融合，讓觀察者接收場所的情感，重新詮釋地方的特質，營造出再創作的空間。重新以文學串連過去與現在的太平山城生活與文化，文學故事、電影情節、社區故事繪本等鋪排太平文化村的特色，並置入台灣陣頭文化的故事，把張文環文學中每個故事轉述出來，讓台灣傳統文化的多元與豐富，因為太平的加入會逐漸發光與獨具特色。

（四）太平老街及社區工藝

1、太平老街，見證山村開發史，開發至今已兩百餘年，村落集中，街道整齊，社區入口前 36 彎道路旁仍保有乾隆時期民番界碑為台灣三級古蹟。2、太平社區這塊淨土沒有因它的開發與進步，而讓文明的喧擾阻隔民俗技藝的承傳，地方人士反而更積極致力民俗技藝再傳承⁷⁵，以喚起更多的人融入鄉土成長的動脈，熱衷於鄉土的學習，促進社區文化的提昇。目前太平社區民俗文物館蒐集本地各種民俗器物樣與梅山國小竹琴技藝的演奏是展現地方特色，社區內處處可見編製精巧可愛的竹器，琳瑯滿目，充分說明張文環以竹寫入文學作品的淵源。

⁷⁴「北港高中畢業後入陸軍官校就讀，歷經 20 年軍旅生涯退伍。作品曾獲入選「第 1 屆交趾陶藝術新人獎」、「苗栗縣第 1 屆中港溪全國創作美展第二名議長獎」、「第五屆葉王獎交趾陶創作競賽優選」、「96 年雲林文化藝術美術獎油畫佳作」、「南投縣第 9 屆玉山美展油畫入選」。2011 年中埔鄉嘉檳文化館「陳明志西畫展」，也是太平村駐村藝術家，協助村民從事社區藝術與美化工作。」田野調查：2014.03.29。

⁷⁵2013.12.01 田野調查：以太平老街上，來來茶園-陳再添先生（太平 31 號），即為竹藝創作家，在地素畫家，作品最為豐富多樣；亦曾獲中國時報（2012.11.03 雲嘉新聞/C2）及聯合報記者熊迺祺於 2013.10.24 專題報導（2013.10.24 聯合報/B2 版，嘉義縣市地方新聞）。

（五）社區發展願景

以張文環的豐富文學資產為主體，建構出以文學為中心所延伸的文化、生態、休閒、觀光養生、渡假、藝術及千歲幸福的社區。以太平村優異的氣候、美麗的自然景觀、豐富的生態資源、悠久的文化歷史內容及遼闊的視野、自然純樸的居民透過農村再造計劃，提升觀光品質產業行銷，改善生活環境，帶動商機，活化社區，依其雲端山城、藝文飄香的概念，因而衍生了太平老街藝文區、太平古道生態旅遊區、太平產業發展區、雲梯觀景區。

（六）社區發展目標

在生活雲端、人居寶地的架構下，太平擁有獨特雲端景色、山中有張文環文學藝術，營造人居美好、幸福太平之象。亦因為本身優異氣候、美麗景觀、又有豐富生態資源，悠久文化歷史、資源，遼闊視野、樸真大坪居民足以發展為文學大坪幸福山城。以下則再分述太平社區在張文環文學為主題所發展願景目標：

1. 目標一：文學巷弄場景

在日據時代的張文環文學為主體，與太平駐村小說家中正大學王瓊玲教授，串連成塑太平為文學村。其中張文環作家作品〈滾地郎〉、〈闖雞〉已編成戲曲。王瓊玲教授的「美人尖」編成豫劇，在國家劇院及全國公演。另外作品將編成歌仔戲及即將拍成電影，希望豐富多元的山居文化及影像呈現國人面前。

2. 目標二：藝術生活

太平已有多位藝術家長期駐村，有陶藝家謝宗興與國畫家何秀媛長期擔任義工帶村民彩繪綠美化社區；王文志、蔡義文指導裝置藝術，希望引進國際藝術家進駐作美化及裝置藝術為文學藝術村。

3. 目標三：產業平台

太平有清新的空氣，涼爽的氣候。配合太平雲梯的興建，農村再生計畫的落實引進觀光人潮，再有規劃的民宿及觀光飯店興建使太平在地產業可以藉由此機會，直接將產地最優質產品介紹給消費者。

4. 目標四：多元生態

以太平位於黃金緯度 23.5 度，北迴歸線及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山盆地的地理條件，有豐富多元的動植物生態景觀如能加以有計畫的保育、復育、推廣、展示，將使太平成為生態的天堂與最佳的教育參觀展市場。重現張文環文學山林生態之美。今日在太平國小任職的許瑞明老師⁷⁶協助成立之昆蟲教室，已是太平社區介紹生態重要舞台。⁷⁷其中大坪老茶樹、牛樟、金銀花、高山杜鵑、芙蓉、百合花等豐富珍貴的原生種植物分佈社區四周。另外動物昆蟲如八色鳥、五色鳥、夜梟、鷓、藍腹鷓、長臂金龜、彩虹叩頭蟲、獨角仙、螢火蟲、鳳蝶、樹蛙、蜻蜓蝴蝶，其中甚多為保育及的珍貴生態。

5. 目標六：宗教文化

社區內宗教中心--三元宮，主祀三官大帝，並為全國三官大帝總廟中心，每年上元、中元、下元節香客絡繹不絕。三元宮祭典儀式是太平社區擁有的特色資源，因此建置祭典儀式的保存與記錄，架構出象徵意義的有趣故事，豐富文學家著作中特有的情境，讓參訪文學村者有更深入奇境之感。

6. 目標七：千歲幸福

太平村為集中部落，居住集中、民風純樸、關懷互助，近半年成立老人關懷互助站，宛如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希望以後能擴大長期實施成為一個溫馨的大家庭，重現張文環筆下和樂、樸真的「太平」世界。

(七) 張文環文學生命重生與文學文化活動、建設具體執行：

在田野調查中，依年別先後，分述彙整活動、內容、談論如下：

1、三元宮培育百株茶花，點綴太平社區：

2012 年 4 月，以太平社區三元宮為主體，培育出上百株茶花點綴太平社區，三元宮寺廟與社區整體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梅山太平的三元宮，培育上百株的茶花盆栽，而今茶花盛開，除了接供前來參拜的信徒可以觀賞之外，也將茶花盆栽提供乎社區美化、活動，重現出張文環筆下的茶花故鄉場景。

⁷⁶「為嘉義縣竹崎鄉人，目前梅山鄉太平國小老師，對於生態與藝術都有相當的研究。協助太平國小辦理生態教室，培育昆蟲活體、還有相關昆蟲標本製作，也對於太平社區的生態教育貢獻頗大除此之外，許瑞明老師也是藝術家，曾協助太平社區「獨嘉好茶」文創茶杯的創作，還協助社區生態路燈的規劃工作。許瑞明老師，也常指導校內師生製作花燈，在 2013 年新竹燈會中，所製作的花燈，還獲得評審青睞，榮獲親子組第一名與燈王的榮耀。」田野調查：2014.04.12。

⁷⁷參見 102.6.10 嘉義世新新聞報導：〈老師愛蟲帶進教室，許瑞期圓童年夢〉

<http://www.cyccatv.com.tw>。

2、張文環文學作品廟口演，梅北國小用戲劇幽默表現文學：

2012年10月31日晚上，梅北國小在太平三元宮廟口前，以張文環作品〈論語與雞〉幽默登場，改編太平出生的文學家張文環的文學作品，以木偶與學生兒童劇用著趣味的劇情搬上舞台之戲劇，在太平三元宮完成首次演出，得到民眾熱烈的好評，更讓人看見梅山太平，推展張文環的文學在地文化和傳承的輝煌成果。當天太平社區嚴理事長：「期待太平社區能透過張文環文學，重現出張文環文學地景的風華」。嘉義縣文化觀光局吳芳銘局長：「張文環的文學未來，不管在產業方面或經驗方面，藉由更進一步的交流，提昇地方文化在國際上的視野」。華梵大學賴維鈞老師：「透過跨地域的國際性對話，展現嘉義山區的文化成果，連日本學者都深具感動，能感動別人，也就能鼓勵自己繼續往前走。」

3、文學養分向下紮根，張文環精神滿梅山：

2012年11月1日嘉義縣文化觀光局辦理「在地文化國際文學論壇」，在太平社區由梅北國小用戲劇，與仁和國小用漫畫的方式，太興國小用文學音樂，來重新表現張文環的文學作品，獲得文學界與文創界的注目。梅山鄉公所自2009年即開始推展維期三年的「文學梅山計劃」，推動鄉內各國中、小學生閱讀張文環的文學作品，與太平社區、教育部門連結起來，讓張文環的文學走進國小學童的身上，成為教育下一代的文學養分。

4、迎接雲梯觀光人潮太平社區改造街坊：

2012年11月4日為重塑張文環文學村景與迎接雲梯觀光人潮，太平社區改造老街街坊巷道。太平社區以農村發展計畫規劃出太平老街的整建工程，準備用著太平的文化元素--文學家張文環筆下的文學場景，包括以茶花、竹業、自然生態等為主題元素，加入8條太平社區小巷仔的整建當中，並在2013年3日的完工。

5、興建全台最高吊橋太平雲梯，吸引更多人來認識張文環文學：

2012年11月6日，全台最高吊橋太平雲梯將發包。自南投天空之橋啓用後，人潮不斷帶動商機，看好這股吊橋觀光熱，觀光局計畫投入1億5千萬，在嘉義梅山太平興建一座全長281公尺，是未來全台最高、最長的天梯「太平雲梯」，預計2015年就可以完工。將能讓張文環的故鄉太平能吸引更多人來認識張文環文學。

6、太平村規劃高山燈塔開啓張文環筆下的太平文學場景新亮點：

2013年1月12日太平村規劃高山燈塔，開啓嘉義新亮點活動。梅山太平社區有一座海拔1100公尺於民國50年代由國防部和中華電信興建的電信塔，是多年來為南部地區的電信訊號，接送的重要中繼基地，但隨著衛星科技發達，重要性漸漸消失，而太平社區是向中華電信申請改造為台灣第一座高山燈塔，為張文環筆下的太平文學場景添增一處亮點。

7、三元宮文化節廟口傳統點亮太平，重現張文環文學中民俗節慶的熱鬧場景：

2013年2月24日梅山太平三元宮在元宵節前夕，舉行宗教文化節活動，除了有宗教的傳統儀式，廟方和社區，也恢復過去的廟口平安餐、點電土燈、猜燈謎等活動，要將消失的文化找回來，是讓三元宮的廣場重現張文環文學中民俗節慶的熱鬧場景。

8、老師愛蟲入教材，許瑞明圓夢，呈現出張文環筆下的太平田園生態之美：

2013年06月10日太平國小有一位老師許瑞明，在小時候的時候就喜愛昆蟲，一直到在梅山太平國小擔任教職開始，發現學校附近的生態豐富，從2004年前開始利用休假時間，蒐集昆蟲，自費制作標本，甚至成立昆蟲教室，已是太平社區介紹生態重要舞台，用心保存呈現出張文環筆下的太平田園生態之美。

9、太平國小 DOC 啓動，紀錄產業文化，延伸出張文環文學故鄉的科技風潮：

2013年06月10日太平國小 DOC 啓動，紀錄太平產業文化自己來。位在梅山太平國小的數位機會中心，在2013年5月揭牌啓用，民眾從電腦基本操作到自己紀錄茶等產業文化，和地方產業密切的結合，延伸出張文環文學故鄉的科技風潮。

10、華裔青年返台作志工，熱情感染太平茶鄉，也把張文環文學帶到美國：

2013年07月08日上午正式展開梅山太平國小一連兩週海外志工服務營，由6位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青年志工，帶來趣味的英語教學，而課程也融合太平的文學、茶文化。在志工老師帶領下，來讓太平的文學與茶產業有了異國風味。

11、梅山國小暑期動畫營-〈闖雞〉製作，透過網路，擴展張文環文學至各地：

2013年7月15日至8月9日，為期12堂課共10位四年級學生參與製作改編自文學家張文環著作〈闖雞〉。由梅山國小主計畫，協作指導為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將張文環文學著作帶入學童教育中，啟發未來張文環文學的光輝。現又將其製作成果透過網路傳送，擴展張文環文學至各地。

12、太平村文學地景計畫，張文環小說造景：

2013年09月梅山鄉太平村準備利用文化部計畫，將文學家張文環的作品裡面，對過去太平村的描寫地景，重新呈現在老街門面，將原本雜亂的老厝重新改造，要讓老街充滿文學藝文的氣氛，辦理文化活動。

13、周末玩太平，品茶咖啡走文學老街：

2013年10月19~20兩日，太平品茶、咖啡，走文學老街。太平社區於2013年10月19~20日星期周末，兩天均準備舉辦盛大的產業活化活動，而除了有茶和咖啡製作的體驗DIY，今年社區也展出豐富的文創商品，都是以文學家張文環文學為創作核心，要讓來到這裡遊客再次動容於本土作家張文環的文學中。

14、太平國小與台北太平國小等待10年，終締結姊妹校；期望台北太平國小學生喜愛與瞭解張文環文學：

2013年10月24日梅山太平國小與台北太平國小等待了10年終締結姊妹校。台灣有兩間太平國小，分別位在梅山鄉和台北市；2003年間，梅山太平國小曾經前往台北太平國小交流，當時雙方口頭提到兩校要來締結姊妹學校，但經過10年，台北市太平國小終於由校長游鴻池帶領95位五年級同學來梅山太平國小締結姊妹學校的音樂文學活動，並由太平社區嚴理事長，介紹太平為張文環文學故鄉，期望台北太平國小學生喜愛與瞭解張文環文學。

14、感恩朝夕節，太平36彎送夕陽，演繹張文環作品，告別2013：

2013年12月31日，舉辦「太平感恩朝夕節」，在海拔1000公尺的太平「送夕陽、迎朝日」，度過沒有煙火的新年。太平社區理事長嚴清雅指出：2013最後一天黃昏，邀請民眾在海拔1000公尺的望風台欣賞嘉南平原日落美景，並邀請全台唯一純「竹樂器」樂團演奏，陪伴遊客度過2013年最後一夜。他對來採訪記者說：「太平村是台灣文學家張文環的故鄉，2013年最後一天，將邀請梅山出身的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瓊玲，演繹張文環作品「夜猿」、「闖雞」等小說。」當晚於太平社區活動中心由王瓊玲老師與梅北國小林益年老師演繹張文環作品

「夜猿」、「闖雞」等小說。讓太平 2013 最後一天的夜裏充滿張文環文藝文學的月夜。

16、梅山太平晨曦音樂會，文學音樂齊飛揚，展開 2014 年第一個張文環文學文藝的音樂饗宴：

2014 年 1 月 1 日，台灣太平感恩朝夕節--梅山太平晨曦音樂會演出，文學音樂齊飛揚，太平社區理事長嚴清雅說：「夕陽、雲海、迴旋三十六彎，是別人拿不走的資產」，「太平是茶鄉，也是台灣文學家張文環的故鄉，所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傍晚在太平老街舉辦「感恩朝夕音樂會」，在落日與星空下，透過悠揚絲竹樂，搭配文學說書，營造文藝氣氛，送走 2013 最後一天，隔天元旦清晨，絲竹樂團再移至碧湖觀光茶園，以音樂迎接新年第一道曙光」。由台灣夢想家樂團應邀參加演出，指導老師：周俊賢，團長兼吉他手：陳明德，副團長兼薩克斯風手：陳銘斌，鍵盤：許素琴，吉他手：楊韋榕，貝斯手：姜鳳嬌，薩克斯風：王敬農，單簧管：吳昭志，擔任演出。展開 2014 年第一個張文環文學文藝的音樂饗宴。

17、杜正盛導演拍攝梅山春，外景隊挑戰太平村古汗路。期待能如 kano 電影一般向全世界人告知偉大文學家張文環與其故鄉梅山、太平的故事：

2014 年 3 月 3 日臺灣豫劇團的《梅山春》外景隊，於 3 月 3 日清晨摸黑浩浩蕩蕩出發，大清早抵達美麗的太平村，他們不是賞花的遊客，而是由國際名導林正盛率領的精銳外景大隊，要為觀眾們補捉梅仔坑村婦挑擔走汗路的驚險畫面！編劇劉慧芬教授巧妙的將王瓊玲教授暢銷小說集《梅仔坑傳奇》與《汗路傳奇》，剪裁融合創作為新編劇目《梅山春》，描寫嘉義梅仔坑的感人故事。為了提昇《梅山春》演出效果，王瓊玲教授特地發動故鄉父老參與這項外景拍攝活動，太平村嚴清雅村長一大早就率領當地村民組成志工團，隆重迎接外景隊，並期待張文環文學故事也可作為國際名導林正盛拍攝創作題材。期待能如 kano 電影一般，將台灣嘉農棒球隊打進甲子園決賽的光榮棒球史第一章故事向全世界人告知，告知日治時代台灣嘉義除有棒球的驕傲外，還有一位引以為傲的偉大文學家張文環與其故鄉梅山、太平的故事。

（七）其他

1、夜間照明設置

因社區內的駐村藝術家在許多地方留下許多彩繪作品，可惜夜間無法展示給大家觀賞，則以張文環筆下眾多之太平竹鄉描述文學地景為藍圖，製作孟宗竹造形路符合太平文學山景，值得肯定。

2、太平文學空間元素、文化資材之研用

以張文環文學作品所描述的 1920 年代的梅山太平為研究場域。將其作品中的空間場域，故事情節與人物刻劃的生活經驗來進行書寫。將文學作品〈地方生活〉、〈部落的慘劇〉、〈閩雞〉、〈夜猿〉、《滾地郎》中的建築用語抽出調查，並將所彙得的建築用語表，包含家具、建築結構、建物、庭院、都市設施、交通機關等空間元素進行分析，使得空間元素與張文環文學中呈現的情感記憶連結。

再以文學地景調查結果，繪製出張文環文學文本中空間的情感深度分析表，做為張文環作品與太平空間場域之對話基礎。將文學作品作為一個文本閱讀，張文環文本空間所呈現的地方想像，勾勒出記憶中的生活情境。

在文學裏所有的梅山、太平場景回溯中，無論是書塾、公學校、阿里山鐵道，都是那個時代的背景故事與真實的生活經驗呈現。也因為都曾真實地存在於張文環生活中，所以文學內有份涵養著張文環與梅山、太平土地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程。

而張文環生活空間（場景）的文化場域，曾是轉化成提供了張文環創作靈感泉源。今日擬以在梅山、太平空間的田野調查，轉為梅山、太平社區文化資本。也想要將所得之意義與文化價值，再回塑到張文環文學內在深層的意境中，如與學生們重新檢視太平老街格子窗意象、懷舊雜貨店及太平空間走讀地圖做為文學地景的呈現等，在文學文獻的研析探究外，能形塑出太平成為張文環文學的一種文化再生產的場域之價值。⁷⁸

太平社區由張文環文學村的場景構思成立至今，筆者田野調查心得認為，所謂「社區總體營造」思想，最核心的部分是在於執行過程中有關社區的各種公共事務，都應該由社區居民來共同參與和關心。「如果一切事情都由政府部門在主導，而居民只是被動地在接受援助和建設，那就不叫社區總體營造。」⁷⁹也就是說，不論社區內垃圾問題、孩子上學的安全問題或是社區文化產業和形象的營造，都需要社區居民一起來提出貢獻與服務，協助解決問題。學習產生共識的方法，最後才能使地方建設與發展成為居民自身的認同和驕傲，並且自發地永續經營。

⁷⁸ 2012.12.01 筆者與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系學生：王奕茹、陸芷婕、黃子銘、陳世康、吳沛瑩太平聚落、老街田園調查，並感謝蘇綠蘋老師指導。蘇綠蘋老師現為財團法人文化環境基金會執行長，任教於中興大學景觀設計講師，專長為社區營造、社區規劃與產業與行銷策劃。輔導太平社區農村再生課程與相關執行規劃，協助太平社區順利通過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再生審查，其輔導團隊積極從事輔導太平產業行銷與包裝，還有各項的文化創作，對於太平社區整體規劃有重大的貢獻。

⁷⁹ 參見文化環境基金會：《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台北市：文建會，1999），頁：92。

總之，今日太平社區在連結、運用張文環文學價值是值得鼓勵與支持的，而我將不缺席置身其中盡出一份心力。



第六章 結論

重新回顧，大體而言從日據時代生活過來的人，體會過被殖民與戰爭生活之艱難困苦，較心存厚道。而戰後成長的一代，背景各異，有台灣人，有隨著父母從中國大陸來台的人，對於日治時期文學也有各種歧異的看法，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戰後的日本，對於殖民台灣時代的皇民文學，也是眾說紛紜，沒有一致的看法。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更不用說了，凡是反映皇民時代文學就是「奴化文學」的同義詞，而不再加以辨別¹。只是在這種中、日戰爭仇恨與長期殖民統治刺激混雜下的台灣，卻也自然產生出多樣豐富、姿態萬千的台灣文學。

首先，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的第二十五年，於 1920 年 7 月 16 日在東京的「新民會」，發行的《台灣青年》創刊號〈卷頭之辭〉中，發表出以世界大戰之後的觀點，充滿感性的文學話調在號召台灣青年覺醒與奮起：

從這種絕大的不幸當中，能得保全性命的全人類，業已由既往的情眠覺醒了。覺醒了討厭黑暗，追慕光明；覺醒了反抗橫暴，服從正義；覺醒了擯除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野蠻生活；企圖共存的、犧牲的文化運動。你看！國際聯盟的成立，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等，沒有一項不是大覺醒所賜與的結果。台灣的青年呀！高砂島的健兒呀！還可以不奮起嗎？²

這是意味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已經能夠「放眼世界、心懷故土」。開始知道要從文化、文學方面著手診視、改變台灣弱小民族的命運。而此時《台灣青年》的呼籲號召，也獲得日本大正民主運動下開明學者的支持與認同，如明治大學校長木下友三郎反對表象的「同化主義」³。另外，明治大學教授泉哲更強調「台灣非總督府之台灣，實為台灣島民之台灣。」⁴又有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吉野作造針對此時的文化運動中提出這是「自主性」的觀點：「惟此種之運動，若就個人之意識，或民族之意識而言，苟非出於自主之決，非真正之運動也。」⁵凡此種種之言論，皆有助於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只是自 1920 年至 1925 年，台灣新文學猶處於剛在萌芽的階段，尚無文學的結社，因此創作方

¹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藝》雙月刊創新號第 16 號（總號 - 136 期），1993.5.1 出刊，（台北市：前衛出版），頁：35。

²《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07.16），頁：1。原文係日文，此處採用黃得時之譯文，參見〈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上）〉，《台北文物》，3 卷 2 期，頁：14。

³參見〈對於台灣人及內地人之希望〉一文，木下氏在文中說：「將使台灣漢民族之言語、習慣、宗教等，盡撲滅之，代以日本之言語、習慣、宗教等，以日本化之事，視為同化主義之本領，為是等之解釋者，實繁有徒，竊以為誤解之甚者也。」王敏川譯：《漢文之部》，頁：20。

⁴林瑞明著：〈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文學結社及其精神〉，《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市：允晨文化，民 85），頁：3

⁵《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07.16），〈祝辭〉，頁：17。

面也僅有零星星的少數作品而已。但到了 1932 年 3 月 20 日，留日學生張文環與吳坤煌、巫永福、蘇維熊與王白淵等人組織「台灣人文化サークル」（「台灣人文化圈」），隔年三月改組為「台灣藝術研究會」，7 月 15 日發行《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台灣人日文作家才有明確的文學結社。⁶從此，台灣土地上的作家紛紛採取有意識的積極行動，文學的結社一波又一波相繼而起，作品的質與量均遠盛於 1931 年以前，將台灣新文學運動推向了高潮期。但是到了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殖民地政府開始對台強制禁用漢文，也加強對台灣文化界的壓迫。雖然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宣佈投降前，台灣的文學運動仍持續進行著，然而在政治統制文藝的措施下，台灣本地作家的聲音，是比 1937 年七七事變之前，稍顯微弱些，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的團體，如「台灣詩人協會」或「台灣文藝家協會」下，在皇民文學當道之下，有勇氣決心的台灣作家也只能迂迴前進，或在藝術性的追求裡完成自我了。

但是，在 1941 年 5 月，張文環與王井泉、黃得時等人卻脫離西川滿控制下的《文藝台灣》，另外成立「啓文社」，刊行《台灣文學》十一期⁷。對張文環成立「啓文社」，刊行《台灣文學》，也活躍於當時文壇的黃得時曾在〈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文中一針見血的指出：「《台灣文學》因為從頭到尾極力堅持寫實主義，顯得非常野性，充滿了「霸氣」與「堅強」。⁸

雖然，從「台灣文學奉公會」、到「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到「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張文環與《台灣文學》的文學同仁仍不免是在壓力下與會，但畢竟這是任誰也無法擺脫的時代命運。可是他們的文學作品仍是繼承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精神而來⁹，也發揮了台灣文學作家堅持要反映記錄戰爭與皇民運動下，台灣人的苦悶與不安之文學使命。

台灣的文學歷史在日治殖民統治的末期，所幸還有張文環及其所堅持要以寫實主義為主的《台灣文學》，得以許多新文學作家可以在這個「合法」的文藝園地，創作出了許多在表現台灣民族意識的作品，以收不斷喚醒廣大台灣人民對土地的摯愛與熱情之功效。如張文環的《藝姐之家》、《論語與雞》、《夜猿》、《閩雞》，呂赫若的《財子壽》、《風水》、《月夜》、《玉蘭花》，楊達的《無醫村》，巫永福的《欲》，龍瑛琮的《蓮霧之庭》等，均先後在該刊發表。¹⁰張文環這一堅持的文學意志，是傳承下了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雖然無法抗拒的「皇民文學」時代命運的扭曲，但其堅持以台灣民族的文學創作的精神，畢竟是相傳下來。最後，要總結本論文張文環鄉土文學與日治時期梅山太平地區民俗、文化研究，謹以張文環文學中所呈現之價值區分三點：一、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二、延續傳統

⁶林瑞明著：〈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文學結社及其精神〉，《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市：允晨文化，民 85），頁：7。

⁷可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二、乘風破浪--《台灣文學》創刊的意義，中有詳述其過程。

⁸黃得時：〈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台灣文學》，2 卷 4 號，（1942.10.19），頁：8。

⁹林瑞明著：〈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文學結社及其精神〉，《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市：允晨文化，民 85），頁：27~28。

¹⁰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 著：《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縣：新莊市，稻禾出版社，民國 81 年 3 月），頁：28。

台灣鄉土文化與民俗風華。與最後能期待梅山、太平地區官、產、學界與人民都能以張文環文學文化資產充分運用發揮，臻至啓動張文環文學生命的力量，厚植地方與國家文化的根基上，分別提出結論。

一、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

張文環在留日期間接觸到民族自決、殖民地解放等思想。當時的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時代」後期，而這些思想也成爲他日後文學創作的理念。張文環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先後成立「台灣文化サークル」(1932)、「台灣藝術研究會」(1933)，創文學刊物《福爾摩沙》，並發表台灣文學史上有名的《福爾摩沙》發刊宣言，強調要以「文藝運動」來提昇台灣人的精神生活。昭和十三年(1938)偕妻回台，昭和十六年(1941)有感於當時由日人西川滿主編下的《文藝台灣》，無法表達台灣人的想法，反而頗有御用的氣味，遂於同年創刊《台灣文學》，而《台灣文學》也成爲戰時唯一的台灣人文學雜誌，爲台灣文學爭取到一片園地。¹¹

「死有輕如鴻毛，也有重如泰山」。天下萬物都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只是芸芸眾生的社會裏，爲何有些人出類拔萃，可以承擔重大任務？這些人天生就是豪傑嗎？或者，他們是歷經艱難的考驗，才成爲英雄的？孟子的看法十分清楚，他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原來人的才幹是在身心飽受磨鍊之後，才得以充分發展的。就像煉鐵成鋼，若不在火中煎熬錘打，終究還是廢鐵一堆。但是，只要通過試煉，就可以脫胎換骨，成爲經久耐用的利器。¹²如被尊喻爲臺灣新文化運動之父的蔣渭水先生，於1921年7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時候，一開頭就說：「我生為台灣人，要感謝神。」這是一句涵意深遠的話。作爲一個被殖民的台灣人民，其實是相當痛苦的，但也是光榮的。只要把握方向努力奮鬥，能夠成就無限的可能。¹³張文環於1909年生於現今之嘉義梅山，是日據時代深具代表性的日文作家之一，他的小說以寫實的手法鋪陳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風土與人物，儘管沒有激昂的反帝、反封建呼號，但那由農民、小人物的悲喜交錯及命運多舛迸發出的韌性，卻深深打動了每一位讀者的心。張文環在作品中大量融入了台灣固有的風俗習慣與俚諺，無可諱言的是讓作品更具有親和力，小說的背景亦多設定於出生的鄉土上，這更證明他對於孕育自己成長的這片土地懷有炙烈的情感在。這種情感反應到小說中，便散發出一股濃厚的人道主義關懷。與張文環同時代的重要小說家龍瑛宗推崇他爲李白型的天生文學家，筆下盡是臺灣鄉土的地景人物。他以嘉義梅山鄉的山村爲經，以臺灣人的風民情、生

¹¹王俊昌、馬有成、鍾智誠撰文：《寫真懷舊：梅仔坑影像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2），頁：141。

¹²參見傅佩榮著：《四書小品》，（台北市：業強出版，1991.05），頁：164。

¹³林瑞明著：〈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精神〉，《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市：允晨文化，民85），頁：35。

活習慣及民間故事為緯，風格近於自然主義的寫實，洋溢著民間的想像力。¹⁴綜觀張文環的文學生涯，無論是在創作方面，抑或是在雜誌編輯方面，都留下極為可觀的貢獻，實為台灣新文學史上的一顆明星。

張文環在文學中不斷以在梅山、太平，平凡的百姓生活故事來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王慧芬把張文環筆下的梅山、太平鄉土文學，稱為「救贖心靈的天堂」¹⁵。張文薰說「故鄉嘉義梅山為張文環作品之重要舞台」。¹⁶陳萬益也析論張文環筆下的梅山、太平鄉土文學：「描畫活生生的人心底深處的聲音」與「藉「民俗風」作品創造另類空間以延續其控訴」。¹⁷張文環文學創作在殖民政府霸權的統治與監視下，日本的殖民統治的屈辱與侮辱強，總會加諸於每位像張文環相同理想的作家身上，猶如鍾肇政在《台灣作家全集》「總序」表題所說的「血淚的文學、掙扎的文學」¹⁸。

但是，儘管大環境不利於作家自由表達文學意志，只能無聲以對著深沉的哀痛。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S.A. Kierkegaard）在他探討懺悔與信仰的名著《恐懼與顫怖》（*Fear and Trembling*）曾經說過這麼一句：「眼淚和哭泣能緩和感情，但無聲的嘆息卻最為痛苦」，這是面對生命無聲以對的深沉哀痛，給予悲劇勾勒出最簡潔，也最原始的形貌。¹⁹但張文環永不放棄探尋生命、追求人生存在的光輝。他總在平鋪直述的文學作品中，期望台灣人民藉此思考人的存在的價值。他透過文學創作堅決理念與強烈使命感的執著，在殖民時代的生存壓抑中，突現台灣人的意識及強韌生命力，導引出生命存在的意義，進而肯定彰顯出艱苦生活下的每一個台灣人生命存在的價值。

二、延續傳統文化與民俗風華

張文環的文學創作小說對梅山、太平在日治時期的習俗、器物、服飾、宗教、農村生活等的描寫顯得幾近細膩，但若仔細去探索，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另一番苦心。張文環有意透過這些細節，保存住台灣文化的精緻面，再藉由民俗文化這個角度，記錄、導引讀者認識歷史與文化的真跡、進而凝聚本土情感與區隔異族的目的。在張文環文學作品中，與梅山地區最有關係的就是《爬在地上的人》，這篇小說是以其故鄉--梅山為場景，他的好友劉捷回憶說：「文環兄年久不返台灣，

¹⁴江寶釵纂修；張屏生，蕭藤村分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98.12），頁：276。

¹⁵引自王慧芬：〈張文環小說中鄉土世界的探究〉，《仁德學報》2期，2004年，頁：172。

¹⁶張文薰：〈「故鄉」：記往與想像的敘事學--論張文環文學之梅山地區書寫〉，柳書琴、張文薰編選《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頁：339。

¹⁷陳萬益：〈一個殖民地少年的啟蒙之旅--析論張文環的小（重荷）〉，柳書琴、張文薰編選《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6，張文環》，（臺南市：臺灣文學館），頁：172~175。

¹⁸參見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從文學讀台灣》，（台北市：前衛，1997），頁：57。

¹⁹林瑞明著：《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市：允晨文化，民85），頁：153。

他想念父母及故鄉村莊的一切。有時候他會想起童年時爬上屋頂上滑落下來的故事，令人發笑。」因此，在封筆二十餘年後重新執筆創作即以梅山為故事發生地，是他熱愛家鄉的一種表現吧！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他那特有的鄉土情懷與人道關懷。當我們在閱讀這部長篇小說之時，又彷彿置身於日治時期的梅仔坑，和主角一起見證了梅仔坑的發展，例如電力方面，昭和二年（1927）梅仔坑庄開始有了電燈；交通方面，街路中間鋪著輕便軌道，聯絡梅山大林間製糖會社鐵路；梅仔坑至大林及竹崎州公路的鋪設，汽車公司的成立等，這些設施皆使庄民生活變得更為方便快捷。此外，我們也能夠體驗到農村的人民生活腳步，市場的趕集、廟會活動、風俗民情等等，一一展現在我們眼前。而在戰爭時期，人力的動員包括軍屬的徵調、陸海軍志願兵的從軍、徵兵制的實施、奉公人力的徵用，以及經濟統制包括物價與物資的管制、配給制的實施、經濟警察的設立，歷歷在目。又如小說中曾描述一段男女主角的心境：「他們儘管被逼供出米、繳稅、租佃、空襲、物價管制、公定價格、黑市、勞動服務，等被種種事追趕著，還是從陽曆過年迎接農曆的過年」，作者就是藉這段描述清楚地表達出梅山人的韌性，而這不也正是台灣人的堅強所在。²⁰相信嘉義梅山地區的人讀完這一部長篇小說之後，更會比其他人對於家鄉有一番特別的情懷與體認才是。

張文環的文學作品除 1944 年 11 月，刊載《台灣文藝》的短篇小說〈在雲中〉外，大部份都是取材於梅山、太平鄉村，以報導文學似的手法來描寫記錄日治時期嘉義梅山、太平的風俗、文化習慣。因此，閱讀他的作品彷彿都可嗅到濃厚的鄉土味道，所以張文環他的文學作品中，都活生生的孕含鄉土的芳香與鄉土的血脈。而這種書學的方式與內容，也讓活生生人民心底深處的靈魂，延續出控訴大時代的悲情空間。張文環從日本返鄉回台，置身在殖民戰爭體制歷史年代中，以梅山、太平地區為背景舞台的文學創造豐富，他的作品朝向鄉土文學的道路邁進，作品的主題雖然有所不同，也少有任何情節涉及反殖民批判與大和民族主義。這些小說都在描述台灣百姓的平民情感，家庭的倫理關係，反映台灣人的人格與性格，內容的民俗色彩非常豐富。

人民生活步調的步調，隨著季節嬗遞而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歲歲循環、週而復始，生活作息單調乏味。於是乎祖先們即依節氣，創出歲時節慶，用以調劑生活；台灣的節日，也是漢民族文化的一部份，先民們對宇宙天地的敬畏與崇拜，衍生出許多傳說與神話，進而挑選特定的日子祭祀膜拜以求福避凶，在對梅山、太平的各項歲時節慶，張文環具體呈現的民間信仰裏，蘊涵著安定人心、凝聚地方的力量。這份鄉土文化的傳統精神，支持陪伴梅山、太平先民度過日治時代艱苦生活，並成為最強勁的精神支柱。其實，張文環之所以要具體呈現的傳統文化與民俗風華的歲時節俗，都是要在日復一日的年歲中，經歷過一段時間之後，能再回到一個新的開始，帶給所有的人一些新的動力與希望。在一年漫長的歲月中，當每經歷了一段時間，就能再有一些不同的改變，讓人們求得在土地

²⁰王俊昌、馬有成、鍾智誠撰文：《寫真懷舊：梅仔坑影像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2），頁：142。

上得以安身立命之後，又可獲得全家人喜樂與歡愉心情，獲得再出發的勇氣。除外，張文環的文學作品也呈現不少的陋規習俗，藉此讓大家能反省檢視，體悟出社會陋規習俗，而有所改變後進步。

當然，所有文化現象都是經由人所創造而出，之後也必要回歸到人的心靈精神中。而張文環其作品即是將日治時期，傳承在梅山、太平人民生命的真善美民俗文化、藝術戲劇元素，注入在文學生命中，再又從文學生命中反映出廣大人民現實生活的文學。黃石輝，他在《伍人報》9至11號上發表了《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的長篇文章，對鄉土文學的含義和建立鄉土文學的必要性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文中指出：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橡健筆，生蕊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²¹

張文環的文學生涯開始於留學日本時期，而當張文環那枝生蕊的彩筆，要去寫出台灣的文學時，又正是日本瘋狂展開戰爭之日，於是他以梅山、太平地區人民生活的民俗文化為文學書寫特點，以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殖民統治下的社會問題與家庭問題，對弱小人民的不幸寄以深厚的人道主義同情²²，並使讀者能在生養自己土地上的節慶、宗教、民俗、文化身影中，深切感受到其創作內容所蘊藏的力量。把先民遺留之傳統民俗文化為珍貴的精神資材，將傳統農業社會之良風美俗蘊藏之豐厚文化意義，加以淬鍊，兼具出知性與感性的感受。發揚台灣鄉土文化根源，深喚社會大家來共同關心本土民俗文化的延續重要。使張文環筆下梅山、太平地區醇厚樸實之善良風俗，能在台灣歷史文化的長河中源遠流長永不消失。

三、啟動文學生命的力量厚植國家文化的根基

文學是挖掘人間的真實，呈現各種生命景象的力量之一，深究其中，大多是文學家都會以「探索真象意義」為職志。所以作家在詮釋個人創作理念時，通常都會往返至歷史的文化脈絡中，以印證出世代相傳的情感與思維模式。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文學與民俗是相通的，皆傳達了作家與群體民眾在現實生活中對自身的存在，以及其存在狀態的知覺。²³楊照也說：「我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看，文學如果要重拾活力，並不是要走一個新的菁英取向的路，相反地，可能要從恢

²¹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 著：《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縣新莊市：稻禾出版，民81年3月），頁：22。

²²參見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 主編：《台灣文學史》（上卷），（福建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06），頁：570。

²³參見鄭志明：《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9年），頁：11。

復或創造這一個大眾文學傳統的基礎開始，讓它和現在的社會有一個很堅實的自主性的連接。然後，再從大眾文學這樣一個普遍性的基礎上，建立高質文學。」

24

若返至歷史的文化脈絡中得知，自明朝末年起，漢人已經到臺灣拓墾，清代《臺灣外記》、《諸羅縣志》皆有明朝天啓年間漢人拓墾臺灣之記錄²⁵。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克塽降清，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梅山鄉早期的移民拓墾最明確的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間，名為詹陞者，於康熙 47 年（1708）申請開發梅仔坑荒埔，並留有墾照紀錄。自康熙年間詹陞入墾以來至光緒的將近兩百年間，梅仔坑已遍佈小聚落的型態，然而在開墾的過程，自然會遭逢不少的阻力，此時神明信仰的力量便對聚落產生很強的向心力與信心，家家戶戶幾乎都有神靈崇拜的情況，一塊田必立石廟奉祀山神土地，若一旦形成了小聚落，接下來就必須建築一座廟宇，這也是梅山鄉較具規模的「廟」都是創建於光緒以前的歷史源由²⁶。也是張文環筆下的文學描述中所要表達的凝聚先民精神靈魂的力量根基。

今日梅山、太平是一片豐饒大地，但在清朝梅山早期先民的移民拓墾時，此地地處山區且偏僻，地勢險峻，交通又不便，水源較不集中，很難發展成農耕，當然不被先期從大陸移入之先民所重視。後來隨著移入之先民漸多，較晚來的先民不能佔取肥沃的土地，因而不得不入墾於這一帶容易與番人發生糾紛的山區入墾。這是經過了多少先民們重重艱困辛難，才漸成一片豐饒大地，而這也是台灣不可抹滅的歷史。現今台灣社會已由日治時代農業為主的型態，逐漸轉為工商、科技掛帥的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受到極大的考驗，不但只反應在歲時節俗上的遺落，許多歲時節俗也被斥為無稽之談或視為迷信了。

事實上，所有的歲時節俗都是先民生活經驗所反芻衍生的結果，更是先民和天地大自然和諧相處所映現的真實生命。在表面看似只是迷信天地大自然力量而產生的歲時祭典，竟能精準地表現出每年歲時的秩序與大自然氣候的循序變化所蘊含的豐厚智慧與生命哲學。更重要地，歲時節俗反應出先民對於天、地、人之間，最本始的和諧相處、共存共榮的觀念。這些觀念與智慧，也是先民得以在地球上，存活幾千年最大經驗累積的資源。但祖先留下的智慧和經驗，是無窮的珍貴寶藏，我們要學會放下自大的身段，謙卑地與大自然溝通、尊重與學習。重新思考或演繹出符合國家、社會時代需要的文化。渺小的人類，只能順應自然環境而求取生存之道，在台灣後代的子孫更永遠要向張文環文學筆下的大自然文化學習不盡的智慧。

人在生活中與土地展開了情感互動後，才逐漸對生長的地方產生認同感。認識生命與認同鄉土情感，有了這種血濃於水的認同動力，溯源追本去探究土地發生的每一件事。思考自己來自何方，進而願意為這塊土地努力，最後建立「在地認同」的決心。而張文環在日治時代艱困的文學創作環境，他仍回到文學的初衷與理想抱負只想做為台灣精神文化的一個士兵，跟大家一起忠實地工作。使他不

²⁴王淑雯執行編輯、莊紫蓉整理：台灣筆會座談〈當前台灣文學問題--創作、閱讀、出版、研究〉，《台灣文藝》創新號第十七期，1993.6.15 出刊，（台北市：前衛出版），頁：35。主持人：李敏勇（台灣筆會會長）、張恆豪（台灣筆會文研會召集人）。主談人：白萩（笠詩刊主編）、陳萬益（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教授）、彭瑞金（文學台灣主編）、楊照（作家）、林文欽（前衛出版社發行人）、林文義（自立晚報本土副刊主編）。時間：1993 年 5 月 9 日十四時~十七時。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 A 室。

²⁵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三，住民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民 98.12），頁：15。

²⁶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 99.01），頁：52~56。

肯屈服於嚴苛冷峻的「皇民化」文學創作逆境中，擔負的新文學運動的「開路先鋒」。因為張文環如此的文學意志決心與信心來源就是他「深愛台灣鄉土、人民」的初衷，而他也堅信在太平私塾教育所學的倫語儒學中：「德不孤，必有鄰」的價值，而文學的荊棘道路永不寂寞。

因此，《台灣文學》是皇民化時期張文環與一群堅持台灣人尊嚴的文學尖兵，重新啟動了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生命的力量。由張文環代表台灣人，勇敢面對殖民統治者所設下的荊棘框架，高擎文學生命韌性的精神旗幟去面對決戰時期艱難又黑暗的壓迫。此份刊物珍貴保存記錄下了台灣社會的傳統文化、藝術所蘊藏的民俗風情。在皇民化運動的洪流中，《台灣文學》可說是台灣人用文學生命型態去展現人民悲憤心聲的圖騰印記，也是對殖民者的傲慢侮辱與台灣人的威武不懼最好的歷史時間的紋路痕跡。在那殘酷的精神考驗年代，張文環讓台灣文學維護下了應有的尊嚴。

張文環在日治艱困的時代中，努力在鄉土情懷中耕耘屬於台灣人的文學。藉由梅山太平的平凡百姓的故事，去引伸出台灣先民生活原鄉及擁有美好的鄉土的世界。逐漸喚醒在異族統治下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而其文學的價值是保存當時台灣民族意識的最後的灘頭堡。張文環憑藉在日求學所立下「愛鄉愛土」的心志，一步一步往文學家的責任使命前進，帶領台灣人在日治生存壓抑中找到另一個靈魂精神的出口。如同蔡源煌說：小說的目的是在「提供人物心靈一個指標」²⁷一般。

張文環與全體台灣人吳越同舟的共同命運體、共同命運觀啟動了文學生命的力量；以台灣鄉土意識所形成的文學力量，則厚植了今日國家文化的根基的成就。也許如果沒有二二八事件的衝擊，張文環或許會有更多的作品，文學成就更不僅於此²⁸。但是筆者堅信張文環決不後悔文學創作生命的抉擇，因為他永遠是日治時代的歷史記錄與見證者，其筆下的文字也永遠是國家文化之根基磚石，更是民族命脈延續的所在。

²⁷參見蔡源煌：〈人格的萎縮與膨脹〉，《當代文學論集》，（台北：書林出版社，1986年），頁：286。

²⁸參見顏尙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縣梅山鄉公所，民99.01），頁：546。

【附錄】：

張文環文學創作年表、創作內容與梅山太平地區主題關連列表：

編號	作品發表之 中文篇名 ----- (日文篇名) (日文原作後註)	發表年、月、 日期 ----- 發表地點	發表之刊 物中文名 稱、(日文 書寫名稱)	作品內容 與梅山太 平地區之 關連分析 (文獻出處)	作品類別區 分	備 考
1	<落 蕾> ----- <落蕾L O. UMG> (1933.6.11)	1933.07.15 ----- 日 本	《福爾摩 沙》(フオ ルモサ)創 刊號	無	小 說 集 (中、短篇)	
2	<貞 操> ----- <みさを> (つ0く)	1933.12.30 ----- 日 本	《福爾摩 沙》(フオ ルモサ)2 號	無	小 說 集 (中、短篇)	
3	《福爾摩 沙》編輯後 記 ----- 《フオルモ サ》編輯後 記 ()	1933.12.30 ----- 日 本	《福爾摩 沙》(フオ ルモサ)2 號	無	編輯後記	
4	《福爾摩 沙》編輯後 記	1934.06.15 ----- 日 本	《福爾摩 沙》(フオ ルモサ)3 號	無	編輯後記	
	----- 《フオルモ サ》編輯後 記 ()		號	無		

5	<p><父親的顔面)> <u><父の顔></u> ()</p>	<p>1935.01 ----- 日 本《中央論》50卷1號</p>	<p>入選日本 《中央公論》小説徵文選外佳作</p>	<p>郷土記憶</p>	<p>小説集 (中、短篇)</p>	<p>原稿未刊出、已佚</p>
6	<p><說自己的壞話> ----- <u><自分の悪口></u> (1935.01.15)</p>	<p>1935.03.05 ----- 日 本</p>	<p>《台灣文藝》2卷3號</p>	<p>無</p>	<p>隨筆雜文</p>	
7	<p><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次茶話會> ----- <u><台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u> (終り)</p>	<p>1935.04.01 ----- 日 本 1935.02.05 下午7時於東京市新宿椰魯碟陸(エルテル)</p>	<p>《台灣文藝》2卷4號(出席者：賴水龍、賴貴富、雷石榆(中國詩人)、張文環、楊杏庭、陳傳纘、吳天賞、翁鬧、吳坤煌、賴明弘)</p>	<p>無</p>	<p>座談會記錄</p>	
8	<p><道歉> ----- <u><謝る></u> (3月28日於東京)</p>	<p>1935.05.05 ----- 日 本</p>	<p>《台灣文藝》2卷5號</p>	<p>無</p>	<p>隨筆雜文 (本文講述<父の顔>發表後感言與種種謙卑之語)</p>	
9	<p><哭泣的女人> ----- <u><泣いてゐた女></u> (了)</p>	<p>1935.05.05 ----- 日 本</p>	<p>《台灣文藝》2卷5號</p>	<p>無</p>	<p>小説集 (中、短篇)</p>	
10	<p><臺灣文壇之創作問題> ----- <u>< ></u> ()</p>	<p>1935.05 ----- 日 本</p>	<p>《雜文》 [「左聯」東京分盟刊物]第1期</p>	<p>無</p>	<p>評論專題</p>	<p>光碟、書？</p>

11	<p><父親的要求> ----- <父の要求> (1934.9月作 35.8 改作)</p>	<p>1935.09.24 ----- 日 本</p>	<p>《台灣文藝》2卷10號</p>	<p>生活習俗 郷土記憶 (卷1， 頁：61、85、 88、91)</p>	<p>小説集 (中、短篇)</p>	
12	<p><過重> ----- <過重> (1935.11.29)</p>	<p>1935.12.28 ----- 日 本</p>	<p>《台灣新文學》創刊號</p>	<p>生活習俗 郷土記憶 (卷1， 頁：94、96、 98~102)</p>	<p>小説集 (中、短篇)</p>	
13	<p><明信片> ----- <明信片> (東京・張文環)</p>	<p>1936.04.01 ----- 日 本</p>	<p>《台灣新文學》第1卷第3號</p>	<p>無</p>	<p>隨筆雜文</p>	
14	<p><部落的元老> ----- <部落の元老> (完)</p>	<p>1936.04.20 ----- 日 本</p>	<p>《台灣文藝》3卷4、5號</p>	<p>生活習俗 郷土記憶 生命禮俗 (卷1， 頁：104~ 125)</p>	<p>小説集 (中、短篇)</p>	
15	<p><被強制的題目> ----- <強ひられた題目> (二、五)</p>	<p>1936.05.29 ----- 日 本</p>	<p>《台灣文藝》3卷6號</p>	<p>無</p>	<p>隨筆雜文</p>	
16	<p><臺灣文學當的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會> ----- <臺灣文學當的諸問題：文聯東京支部座談</p>	<p>1936.08.28 ----- 日 本 6月7日、場所： 東京市新宿明治 製菓</p>	<p>《台灣文藝》3卷7、8號合併(出席者： 莊天祿、賴貴富、田島讓、張星建、劉捷、曾石火、翁鬧、陳遜仁、溫兆滿、</p>	<p>無</p>	<p>座談會記錄</p>	

	會> (。)		陳瑞榮、陳遜章、吳天賞、顏水龍、郭一舟、鄭永言、張文環、楊基椿、吳坤煌)			
17	<豬的生產> ----- <豚のお産> (完二、十)	1937.03.06 ----- 日 本	《台灣新文學》2卷3號	生活習俗 鄉土記憶 民俗技藝 (卷1， 頁：137、 139、142~ 144、148)	小 說 集 (中、短篇)	
18	<教育和娛樂>(上) ----- <教育と娛樂>(上)	1937.11.30 ----- 日 本	《台灣日日新報》	無	隨筆雜文	
19	<教育和娛樂>(下) ----- <教育と娛樂>(下)	1937.12.04 ----- 日 本	《台灣日日新報》	無	隨筆雜文	
1938年04月偕妻與堂弟張鈞漢一同乘船由日返臺						
20	<《可愛的仇人》譯者的話> ----- <參見本文：註10> ()	1938.06.15 ----- 臺 灣	《風月報》 66期	無	隨筆雜文	
21	《可愛的仇人》 ----- 《可愛の仇	1938.08.01(昭和13年)發行 ----- 臺 灣	發賣所：株式會社 臺灣新民報社販賣部(全島各	無	翻譯小說 (由中翻成日文) 區分：	

	人》 ()	發行所：株式會社 臺灣大成映畫公 司	地書店・臺灣 新民報取次 店)		第一章：18 節 第二章：32 節 第三章：29 節 第四章：13 節 第五章：10 節 第六章：7 節	
22	<文章和生活 活> ----- <文章と生 活> (十三、七、十 九) ()	1938.08.01 ----- 臺 灣	《風月報》 69 期	生活習俗 鄉土記憶 歲時節慶 生命禮俗 民俗技藝 民間醫療 舊規陋習 俚語俗諺	隨筆雜文	
23	<和文編輯 後記> ----- <和文編輯 後記> (十三、七、十 九) (。)	1938.08.15 ----- 臺 灣	《風月報》 70 期	無	編輯後記	
24	<和文編輯 後記> ----- <和文編輯 後記> (張)	1938.09.15 ----- 臺 灣	《風月報》 72 期	無	編輯後記	
25	<先覺者的 悲哀> ----- <先覺者の 悲哀> (。) ()	1938.09.15 ----- 臺 灣	《風月報》 72 期	無	隨筆雜文	
26	<兩個新娘 > -----	1938.10.01 ----- 臺 灣	《風月報》 73 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小 說 集 (中、短篇)	

	<p><二人の花嫁> (完)</p>			<p>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27	<p><給和文讀者> ----- <和文讀者に送る> (十三、十、十二)</p>	<p>1938.10.15 ----- 臺 灣</p>	<p>《風月報》 74 期</p>	無	編輯後記	
28	<p><大稻埕雜感> (上) ----- <大稻埕雜感> (上) (。)</p>	<p>1938.12.25 ----- 臺 灣</p>	<p>《台灣日日新報》</p>	<p>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隨筆雜文	
29	<p><大稻埕雜感> (中) ----- <大稻埕雜感> (中) (。)</p>	<p>1938.12.26 ----- 臺 灣</p>	<p>《台灣日日新報》</p>	<p>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隨筆雜文	
30	<p><大稻埕雜感> (下) ----- <大稻埕雜感> (下) (。)</p>	<p>1938.12.27 ----- 臺 灣</p>	<p>《台灣日日新報》</p>	<p>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隨筆雜文	
31	<p><背野羊的女人> ----- <野羊を背負ふ女> (小説家 張文)</p>	<p>1939.04.01 ----- 臺 灣 (陳萬益主編： 「張文環日本語 作品及び草稿全</p>	<p>《台灣日日新報》</p>	無	隨筆雜文	

	環) (。)	編」光碟・DISC-2- 「隨筆雜文」原文 載爲：1969.4.1 台 灣日日新報 應爲 誤植。)				
32	<論臺灣的 戲劇問題> (上) ----- <台湾の演 劇問題に就 いて> (上) (。)	1939.07.29 ----- 臺 灣	《台灣日 日新報》	無	隨筆雜文	
33	<論臺灣的 戲劇問題> (下) ----- <台湾の演 劇問題に就 いて> (下) (。)	1939.08.01 ----- 臺 灣	《台灣日 日新報》	無	隨筆雜文	
34	<基督和閻 羅王> (上) ----- <キリスト と閻魔王> (上) (。)	1939.11.15 ----- 臺 灣	《台灣日 日新報》	無	隨筆雜文	
35	<基督和閻 羅王> (中) ----- <キリスト と閻魔王> (中) (。)	1939.11.16 ----- 臺 灣	《台灣日 日新報》	無	隨筆雜文	

36	<p><基督和閻羅王> (下)</p> <p>-----</p> <p>臺 灣</p> <p><キリストと閻魔王></p> <p>(下)</p> <p>(。)</p>	<p>1939.11.19</p> <p>-----</p> <p>臺 灣</p>	<p>《台灣日日新報》</p>	無	隨筆雜文	
37	<p><走在街頭巷尾--觀察選舉情形></p> <p>-----</p> <p><巷を歩きて、選舉風景を見る></p> <p>(筆者は小説家)</p>	<p>1939.12.05</p> <p>-----</p> <p>臺 灣</p>	<p>《台灣日日新報》</p>	無	隨筆雜文	
38	<p><獨特的存在--今年也要奮鬥></p> <p>-----</p> <p><獨特なきもの存在--今年は大いにやろう></p> <p>(。)</p>	<p>1940.01.01</p> <p>-----</p> <p>臺 灣</p>	<p>《台灣新民報》</p>	無	隨筆雜文	
39	<p><山茶花></p> <p>-----</p> <p><山茶花></p> <p>()</p>	<p>1940.01.23</p> <p>至</p> <p>1940.05.14</p> <p>-----</p> <p>臺 灣</p>	<p>《台灣新民報》，共111回</p>	<p>生活文化</p> <p>自然生態</p> <p>田園樂趣</p> <p>歲時節慶</p> <p>舊規陋習</p> <p>民間習俗</p> <p>戲劇藝術</p>	長篇小說	
40	<p><論臺灣文學的將來></p> <p>-----</p> <p><台湾文學の將來に就</p>	<p>1940.03.04</p> <p>-----</p> <p>臺 灣</p>	<p>《臺灣藝術》創刊號</p>	無	評論專題	

	いて> (。)					
41	<我的身影> ----- <私の姿> (。)	1940.04.01 ----- 臺 灣	《臺灣藝術》第2號	無	隨筆雜文	
42	<辣蕪罈子> ----- <辣蕪の壺> (完)	1940.04.01 ----- 臺 灣	《臺灣藝術》第2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說集 (中、短篇)	
43	<懷念平林彪吾> ----- <平林彪吾の思ひ出> (。)	1940.04.13 ----- 臺 灣	《台灣新民報》	無	隨筆雜文	
44	<憂鬱的詩人> ----- <憂鬱な詩人> (。)	1940.05.01 ----- 臺 灣	《文藝臺灣》第1卷 第3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說集 (中、短篇)	
45	<吾友側影> ----- <我が友の横顔> (。)	1940.07 ----- 臺 灣	《臺灣藝術》第5號	無	隨筆雜文	光碟、書？
46	<大稻程女服務生，藝妓座談會> ----- <大稻程女	1940.08.15 ----- 臺 灣	《臺灣藝術》第6號 (出席者：張文環、秋子、椿、初江、鶯	無	座談會記錄	

	給・藝者の 座談會>(七 月二十四日、月 光莊に於て) (。)		鶯、瀧子、陽 子、胡蝶、小 美、菊龍、本 雜誌記者三 名)			
47	<回顧昭和 十五年的臺 灣文壇> ----- <昭和十五 年度の台湾 文壇を顧み て> (。)	1940.09.☆ ----- 臺 灣	《臺灣藝 術》第9號 ☆	無	座談會記錄	書 ?
48	<論臺灣的 音樂與戲劇 > ----- <台湾の音 樂と演劇に 就いて> ()	1940.11.13 ----- 臺 灣	《臺灣藝 術》第8號 ☆	無	評論專題	光碟 、 書 ?
49	<檳榔籃> ----- <檳榔籠> (。)	1940.12.01 ----- 臺 灣	《文藝臺 灣》第1卷 第6號	生活文化 歲時節慶 民間習俗	小 說 集 (中、短篇)	
50	<從事文學 的心理準備 > ----- <文學心す るものの心 構へ> ()	1941.01.01 ----- 臺 灣	《台灣新 民報》	無	隨筆雜文	
51	<酒是雅 氣?還是邪	1941.05.20 -----	《文藝臺 灣》第2卷	無	隨筆雜文	

	氣? > ----- <酒は稚氣 か邪氣か> (。)	臺 灣	第 2 號			
52	<藝姐之家 > ----- <藝姐の家 > (終)	1940.05.27 ----- 臺 灣	《臺灣文 學》創刊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 說 集 (中、短篇)	
53	<《臺灣文 學》編輯後 記> ----- <編輯後記 > (張文環)	1940.05.27 ----- 臺 灣	《臺灣文 學》創刊號	無	編輯後記	
54	<情報管控 座談會> ----- <デム防止 座談會> ()	1940.05.☆ ----- 臺 灣	臺灣總督 府臨時情 報部《機關 報》	無	座談會記錄	光碟 、 書 ?
55	<本島人的 衣著> ----- <本島の衣 を張文環氏 の話> ()	1940.06.09 ----- 臺 灣	《週刊朝 日》第 39 卷第 26 號	無	隨筆雜文	光 碟 、 書 ?
56	<台灣的衣 食住--桃色 內衣> ----- <台灣の衣 食住--桃色	1940.06.15 ----- 臺 灣	《週刊朝 日》第 39 卷第 27 號	無	隨筆雜文	

	の肌著> (。)					
57	<三種喜 悦：張文環 先生談話> ----- <三つの喜 び：張文環 氏談> (。)	1940.06.21 ----- 臺 灣	《朝日新 聞》臺灣版	無	發言記錄	
58	<臺灣文學 的自我批判 > ----- <台湾文學 の自己批判 > (。)	1940.08.01 ----- 臺 灣	《新文化》 8月號(早 稻田大學 刊物)	無	評論專題	
59	<部落的慘 劇> ----- <部落の慘 劇> (完)	1941.09.01 ----- 臺 灣	《臺灣時 報》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 說 集 (中、短篇)	
60	<論語與雞 > ----- <論語と雞 > (をはり)	1941.09.01 ----- 臺 灣	《臺灣文 學》第1卷 第2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 說 集 (中、短篇)	
61	<媽祖娘娘 的親事> ----- <媽祖さま の縁談> (。)	1941.09.20 ----- 臺 灣	《民俗台 灣》第1卷 第3號	無	隨筆雜文	

62	<p><文化會館></p> <p>-----</p> <p>臺 灣</p> <p><文化會館></p> <p>(張文環氏は皇民奉公會台北州支郡參與)</p>	<p>1941.10.08</p> <p>-----</p> <p>臺 灣</p>	<p>《朝日新聞》臺灣版</p>	無	隨筆雜文	
63	<p><在田地裡></p> <p>-----</p> <p>臺 灣</p> <p><田圃のなか></p> <p>()</p>	<p>1941.10.15</p> <p>-----</p> <p>臺 灣</p>	<p>《臺灣》第2卷第9號</p>	無	隨筆雜文	光碟？
64	<p><團體行動與個人生活的交流></p> <p>-----</p> <p><團體行動と個人生活の交流></p> <p>(。)</p>	<p>1941.11.01</p> <p>-----</p> <p>臺 灣</p>	<p>《臺灣時報》1941年11月號</p> <p>(はかき回答)</p>	無	發言記錄	書？
65	<p><宿營印象記></p> <p>-----</p> <p><舍營印象記></p> <p>(。)</p>	<p>1941.11.26</p> <p>-----</p> <p>臺 灣</p>	<p>《朝日新聞》臺灣版</p>	無	隨筆雜文	
66	<p><宿營印象記></p> <p>-----</p> <p><舍營印象記></p> <p>(未完)筆者・小説家・皇民奉公會台北州參與</p>	<p>1941.12.01</p> <p>-----</p> <p>臺 灣</p>	<p>《臺灣時報》1941年12月號</p>	無	隨筆雜文	
67	<p><論皇民奉公運動與指</p>	<p>1941.12.01</p> <p>-----</p>	<p>《臺灣地方行政》第</p>	無		光碟

	<p>導者></p> <p>-----</p> <p><皇民奉公運動と指導者に就いて></p> <p>></p> <p>()</p>	<p>臺 灣</p>	<p>7 卷第 9 號</p>			<p>、書？</p>
68	<p><夜猿></p> <p>-----</p> <p><夜猿></p> <p>(完)</p>	<p>1942.02.01</p> <p>-----</p> <p>臺 灣</p>	<p>《臺灣文學》第 2 卷第 1 號</p>	<p>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p>小 說 集 (中、短篇)</p>	
69	<p><小老爹></p> <p>-----</p> <p><小老爹></p> <p>(。)</p>	<p>1942.02.01</p> <p>-----</p> <p>臺 灣</p>	<p>《臺灣文學》第 2 卷第 1 號</p>	<p>無</p>	<p>隨筆雜文</p>	
70	<p><《臺灣文學》編後記></p> <p>-----</p> <p><編輯後記></p> <p>></p> <p>(張文環)</p>	<p>1942.02.01</p> <p>-----</p> <p>臺 灣</p>	<p>《臺灣文學》第 2 卷第 1 號</p>	<p>無</p>	<p>編輯後記</p>	
71	<p><一群鴿子></p> <p>-----</p> <p><一群の鳩></p> <p>></p> <p>(。)</p>	<p>1942.02.07</p> <p>-----</p> <p>臺 灣</p>	<p>《臺灣時報》1942 年 2 月號</p>	<p>無</p>	<p>隨筆雜文</p>	
72	<p><關於臺灣話></p> <p>-----</p> <p><台灣語について></p> <p>(完)</p>	<p>1942.02.09</p> <p>-----</p> <p>臺 灣</p>	<p>《興南新聞》</p>	<p>無</p>	<p>隨筆雜文</p>	
73	<p><頓悟></p>	<p>1942.03.30</p>	<p>《臺灣文</p>	<p>生活文化</p>	<p>小 說 集</p>	

	----- <頓悟> (。)	----- 臺 灣	學》第2卷 第2號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中、短篇)	
74	<《臺灣文學》編後記> ----- <編輯後記> > (張文環)	1942.03.30 ----- 臺 灣	《臺灣文學》第2卷 第2號	無	編輯後記	
75	<無可救藥的人們> ----- <救はれぬ人人> (。)	1942.06.05 ----- 臺 灣	《民俗台灣》第2卷 第6號	無	隨筆雜文	
76	<風水學> ----- <地相學> (。)	1942.06.05 ----- 臺 灣	《民俗台灣》第2卷 第6號	無	隨筆雜文	
77	<例會的妙味> ----- <常会のうまみ> ()	1942.06.10 ----- 臺 灣	《臺灣時報》1942 年6月號	無	隨筆雜文	
78	<親切運動之必要> ----- <親切運動の必要就いて> (。)	1942.06 ----- 臺 灣	《台灣公論》1942 年6月號	無	評論專題	
79	<閩雞> -----	1942.07.11 -----	《臺灣文學》第2卷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小說集 (中、短篇)	林秋博 改編為

	<闖雞> (一七、六、十七日)	臺 灣	第 3 號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舞台劇
80	<關於女性的問題> ----- <女性問題に就いて> (完)	1942.08. ----- 臺 灣	《台灣公論》1942年 8 月號	無	隨筆雜文	
81	<名士感談集> ----- <名士感談集> ()	1942.09.01 ----- 臺 灣	《南方》第 160 期	無	隨筆雜文	光碟？
82	<> ----- <臺灣代表候補に龍、張兩氏抱負と決意を交マ語る> ()	1942.09.03 ----- 臺 灣	《台灣日日新報》	無	隨筆雜文	書？
83	<露路> ----- <露路> ()	1942.09 ----- 臺 灣	《台灣公論》1942年 9 月號	無	隨筆雜文	書？
84	<關於臺灣文學獎> ----- <台灣文學賞に就いて> ()	1942.10.19 ----- 臺 灣	《臺灣文學》第 2 卷第 4 號	無	隨筆雜文	
85	<地方生活>	1942.10.19 -----	《臺灣文學》第 2 卷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小 說 集 (中、短篇)	

	----- <地方生活 > ()	臺 灣	第 4 號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86	<《臺灣文學》編後記 > ----- <編輯後記 > (張文環)	1942.10.19 ----- 臺 灣	《臺灣文學》第 2 卷 第 4 號	無	編輯後記	
87	<台灣代表的作家--文藝座談會> ----- <台湾代表的作家の文藝を語る> ()	1942.11.01 ----- 臺 灣	《臺灣藝術》第 3 卷 第 11 期 (出席者： 小說家：《台灣文學》編輯。 張文環、詩人： 《文藝台灣》 編輯、西川滿、 小說家：台北 一高女教諭。 濱田隼雄、 小說家：《皇民 新聞》記者： 龍瑛宗、本社： 江、大江山、 田--三記者	無	座談會記錄	
88	<知識階級的使命> ----- <智識階級の使命> (。)	1942.11.03 ----- 臺 灣	《興南新聞》	無	隨筆雜文	
89	<對日本印象座談會> -----	1942.11.07-08 ----- 臺 灣	《朝日新聞》	無	座談會記錄	

	<p><日本の印象を語る」座談會> (終)</p>					
90	<p><親切和笑臉> ----- <親切とにここに> (。)</p>	<p>1942.11. ----- 臺 灣</p>	<p>《台灣公論》1942年11月號</p>		隨筆雜文	



91	<p><座談會:大東亞戰爭和東京臺灣留學生的動向></p> <p>-----</p> <p><「大東亞戰爭と在京台湾學生の動向」座談會></p> <p>(十一月八日, 在日比谷法曹會館)</p>	<p>1942.12.05</p> <p>-----</p> <p>臺 灣</p>	<p>《臺灣時報》1942年12月號</p> <p>(主持者:張文環、龍瑛宗)</p> <p>出席者:岡島弘、王克爽、郭德焜、王育霖、蔡慶榮、杜世杉、香村博正一、張有忠</p> <p>列席者:戶川貞雄、北村研、井上正男、中山貞夫</p> <p>本刊特約:佐藤敏行)</p>	無	座談會記錄	
92	<p><土浦海軍航空隊></p> <p>-----</p> <p><土浦海軍航空隊></p> <p>()</p>	<p>1942.12.25</p> <p>-----</p> <p>臺 灣</p>	<p>《臺灣文藝》第5卷第3號</p>	無	隨筆雜文	
93	<p><感謝從軍作家></p> <p>-----</p> <p><從軍作家に感謝></p> <p>(五日午後發言)</p>	<p>1942.12.25</p> <p>-----</p> <p>臺 灣</p>	<p>《臺灣文藝》第5卷第3號</p>	無	座談會記錄	
94	<p><從內地回來></p> <p>-----</p> <p><内地より歸りて></p> <p>(。)</p>	<p>1943.01.31</p> <p>-----</p> <p>臺 灣</p>	<p>《臺灣文學》第3卷第1號</p>	無	隨筆雜文	
95	<p><感謝從軍</p>	<p>1943.01.31</p>	<p>《臺灣文</p>	無	座談會記錄	與 92

	作家> ----- <從軍作家 に感謝> (五日午後發 言)	----- 臺 灣	學》第3卷 第1號			同文
96	<臺灣民謠: 關於呂泉生 氏的蒐集> ----- <台灣民謠: 呂泉生氏の 蒐集に就 いて> ()	1943.01.31 ----- 臺 灣	《臺灣文 學》第3卷 第1號	無	隨筆雜文	
97	<《臺灣文 學》編輯後 記> ----- <編輯後記 > (張文環)	1943.01.31 ----- 臺 灣	《臺灣文 藝》第3卷 第1號	無	編輯後記	
98	<評選小說 > ----- <小説を選 して> ()	1943.02.01 ----- 臺 灣	《文藝臺 灣》第5卷 第4號 (張文環、西 川滿、濱田隼 雄、龍瑛宗)	無	評論專題	
99	<小學的回 憶--慶賀義 務教育的實 施> ----- <義務教育 の施行を祝 ふ--公學校 の思ひて> ()	1943.04.04 ----- 臺 灣	《興南新 聞》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隨筆雜文	

100	<p><角是狗的 > ----- <角は犬 カもの> (筆者は小説 家、臺北市大稻 程在住)</p>	<p>1943.04.05 ----- 臺 灣</p>	<p>《民俗台 灣》第3卷 第4號</p>	無	隨筆雜文	
101	<p><羅漢堂雜 記> ----- <羅漢堂雜 記> (張文環)</p>	<p>1943.04.28 ----- 臺 灣</p>	<p>《臺灣文 學》第3卷 第2號</p>	無	隨筆雜文	
102	<p><臺灣文學 雜感> ----- <台湾文學 雜感> (終)</p>	<p>1943.05.01 ----- 臺 灣</p>	<p>《臺灣公 論》5月號</p>	無	評論專題	
103	<p><決戰下臺 灣的言論.座 談會> ----- <「決戰下 台湾の言論 方途」座談 會> 4日:(次號は 新聞について) 5月:(終り)</p>	<p>1943.05.01 ----- 臺 灣</p>	<p>《臺灣時 報》1943 年4、5月 號(3月1日 下午5時,在 台北市公會 堂)</p>	無	座談會記錄	
104	<p><迎接始政 48週年:談 戰時臺灣的 「臺灣一 家」> ----- <「台湾一</p>	<p>1943.06.01 ----- 臺 灣</p>	<p>《新建設》</p>	無	評論專題	光 碟 、 書 ?

	<p><u>家」で戦ふ</u> <u>台湾を語る:</u> <u>始政 48 週年</u> <u>を迎へて></u> ()</p>					
105	<p><海軍特別 志願兵制紀 念座談會-- <「海軍與 本島青年前 進」座談會 > ----- <海軍特別 志願兵制紀 念座談會-- <「海軍と 本島青年の 前進」座談 會> (於台北海軍武 官府應接室)</p>	<p>1943.06.10 ----- 臺 灣</p>	<p>《臺灣時 報》1943 年 6 月號 ----- 另又於 1943.07.01 刊載《臺灣 公論》。 (出席者：台 北海軍武官府 參謀 菊池中 佐、實業家 辜振甫、同 松岡少佐、作 家 張文環、 台北海軍武官 府 影井中 尉、律師 黃啓 瑞、商人 林龍 標、司會・輯 部)</p>	無	座談會記錄	
106	<p><不沉沒的 航空母艦臺 灣:論海軍特 別志願兵> ----- <沈まぬ航 空母艦臺灣: 海軍特別志 願兵に就い て></p>	<p>1943.07.01 ----- 臺 灣</p>	<p>《臺灣公 論》1943 年 7 月號</p>	無	隨筆雜文	

	()					
107	<p><繪畫通訊 --多賀谷於 伊德氏的突 飛猛進></p> <p>-----</p> <p><繪の便り --多賀谷伊 德氏の精進 ぶり></p> <p>()</p>	<p>1943.07.05</p> <p>-----</p> <p>臺 灣</p>	《興南新聞》	無	隨筆雜文	
108	<p><迷失的孩子></p> <p>-----</p> <p><迷兒></p> <p>()</p>	<p>1943.07.30</p> <p>-----</p> <p>臺 灣</p>	《臺灣文學》第3卷 第3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說集 (中、短篇)	又收入 《台灣 小說 選》， 1943.11 月，大 木書房 出版。
109	<p><荆棘之道的 繼續者></p> <p>-----</p> <p><思ひ出の 處女作(一) 茨の道は續 く></p> <p>(完) 次回は呂 赫若氏</p>	<p>1943.08.16</p> <p>-----</p> <p>臺 灣</p>	《興南新聞》	無	隨筆雜文	
110	<p><從編輯者 的立場看文 學昂揚的基 礎工作></p> <p>-----</p> <p><編輯者の 立場から文 學昂揚の基 礎工事></p> <p>()</p>	<p>1943.09.13</p> <p>-----</p> <p>臺 灣</p>	《興南新聞》	無	隨筆雜文	

111	<p><我的文學心></p> <p>-----</p> <p><私の文學する心></p> <p>(完)</p>	<p>1943.09.15</p> <p>-----</p> <p>臺 灣</p>	<p>《臺灣時報》1943年9月號</p>	無	隨筆雜文	
112	<p><燃燒的力量--訪問松岡曹族的基礎工作></p> <p>-----</p> <p><燃え上る力:松岡曹長の遺家族を訪ねて></p> <p>()</p>	<p>1943.10.</p> <p>-----</p> <p>臺 灣</p>	<p>《新建設》本誌特派張文環</p>	無	隨筆雜文	
113	<p><老娼撲滅論></p> <p>-----</p> <p><老娼撲滅論></p> <p>(筆者は小説家)</p>	<p>1943.11.01</p> <p>-----</p> <p>臺 灣</p>	<p>《民俗台灣》第3卷第11號</p>	無	評論專題	
114	<p><媳婦></p> <p>-----</p> <p><媳婦></p> <p>()</p>	<p>1943.11.17</p> <p>-----</p> <p>臺 灣</p>	<p>《臺灣小說集》第1輯(<迷兒>亦同發表)</p>	<p>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p>小說集 (中・短篇)</p>	<p>東京大木書房出版.</p>
115	<p><寄給朝鮮作家></p> <p>-----</p> <p><朝鮮の作家に寄せて></p> <p>()</p>	<p>1943.12</p> <p>-----</p> <p>臺 灣</p>	<p>《台灣公論》12月號</p>	無	隨筆雜文	

116	<p><父親的送行></p> <p>-----</p> <p><父に送られて></p> <p>()</p>	<p>1943.12.02</p> <p>-----</p> <p>臺 灣</p>	<p>《興南新聞》(筆劍進軍)</p>	<p>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p>小說集 (中、短篇)</p>	
117	<p><臺灣戲劇紀錄之一></p> <p>-----</p> <p><台湾演劇の一つの記録></p> <p>(。)</p>	<p>1943.12.25</p> <p>-----</p> <p>臺 灣</p>	<p>《臺灣文學》第4卷 第1號</p>	無	隨筆雜文	
118	<p><征向野戰></p> <p>-----</p> <p><戰野に征く></p> <p>()</p>	<p>1944.01.01</p> <p>-----</p> <p>臺 灣</p>	<p>《臺灣藝術》第5卷 第1號</p>	無	隨筆雜文	
119	<p><高級娛樂的停止--追求不自覺的人們></p> <p>-----</p> <p><高級娛樂の停止--自覺しない人達を突止めよ></p> <p>(三、二)</p>	<p>1944.03.02</p> <p>-----</p> <p>臺 灣</p>	<p>《興南新聞》</p>	無	隨筆雜文	
120	<p><座談一談美術以臺陽展爲論述中心></p> <p>-----</p> <p><「台陽展</p>	<p>1944.03.03</p> <p>-----</p> <p>臺 灣</p>	<p>《台灣美術》第4、5合併號</p>	無	座談會記錄	光碟、書？

	を中心にと 美術を語 る」(座談) > ()					
121	<養女的躍 進> ----- <養女の飛 躍> (をはり)	1944.04.14 ----- 臺 灣	《臺灣新 報》台北州 版(生活隨 想)	無	隨筆雜文	
122	<《臺灣文 藝》編輯後 記> ----- <後記> (張文環)	1944.05.01 ----- 臺 灣	《臺灣文 藝》創刊號	無	編輯後記	
123	<跟伊藤金 次郎氏論要 塞臺灣的文 化座談會> ----- <伊藤金次 郎氏を圍ん で、要塞台 灣の文化を 語> (文責郭記者)	1944.06.01 ----- 臺 灣	《臺灣藝 術》第5卷 第6號 (出席者：文 藝家濱田隼 雄、文藝家張 文環、文藝家 龍瑛宗、台北 帝大教授中村 哲、台灣時報 編輯長植田富 士太郎、評論 家黃得時)	無	座談會記錄	
124	<戰爭> ----- <戰爭> ()	1944.06.13 ----- 臺 灣	《臺灣新 報》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隨筆雜文	
125	<臨戰決意	1944.06.14	《臺灣文	無	隨筆雜文	

	> ----- <臨戰決意 > ()	----- 臺 灣	藝》第 1 卷 第 2 號			
126	<土地的香味> ----- <土の匂ひ > (註 41 頁の.. 過去の同.. 雜誌 であ)	1944.07.01 ----- 臺 灣	《臺灣文 藝》第 1 卷 第 3 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 說 集 (中・短篇)	
127	<真正忍耐 貧困的活、 一心一意增 產、山中的 勞動者> ----- <真に耐乏 生活、増産 一路、山に 働く人> ()	1944.07.22 ----- 臺 灣	《臺灣新 報》7 月號 (另刊載 於： 1944.07.23《臺 灣新報》台南 州版 1944.07.23 《臺灣新報》 高澎版)	無	座談會記錄	
128	<年輕的指 導者> ----- <若き指導 者> (。)	1944.07.29 ----- 臺 灣	《臺灣新 報》(文化家 庭)	無	隨筆雜文	
129	<増産戦線 > ----- <増産戦線 > ()	1944.08.13 ----- 臺 灣	《臺灣文 藝》第 1 卷 第 4 號	無	隨筆雜文	
130	<責任生産 制與増産>	1944.09. -----	《臺灣時 報》1944	無	座談會記錄	

	----- <責任生產 制と増産> (了)	臺 灣	年 9 月號 (8 月 14 日自 下午 3 時、台 中州教化會 館)			
131	<在雲中> ----- <雲の中> (情報課委囑作 品) ()	1944.11.01 ----- 臺 灣	《臺灣文 藝》第 1 卷 第 4 號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 說 集 (中・短篇)	
132	<早晨> ----- <朝> ()	1944.11.08 ----- 臺 灣	《臺灣新 報》(決戰日 記)	無	隨筆雜文	
133	<林爽文與 大理庄的土 地問題> ----- <> ()	1944.12.25 ----- 臺 灣	《政經報》 1 卷 5 號	無	隨筆雜文	原作 為中 文
134	<告本省青 年> ----- <本省青年 に与ふ> ()	1946.04.17 ----- 臺 灣	《臺灣新 生報》社論	無	評論專題	原作 中、 日文 均有
135	<從農村看 省參議會> ----- <> ()	1946.05.21 ----- 臺 灣	《新生報》	無	隨筆雜文	原作 為中 文
136	<論臺灣文 學> ----- <台湾文學 に就いて>	1946.05.21 ----- 臺 灣	《和平日 報》	無	評論專題	

	()					
137	<臺拓的土地問題> ----- <> ()	1946.08.19 ----- 臺 灣	《新生報》	無	隨筆雜文	原作為中文
138	<《人魚的悲戀》序> ----- <> ()	1955.12.01 ----- 臺 灣	收入江燦琳譯《人魚的悲戀》(臺北:中央書局,1955年12月1日)。	無	隨筆雜文	原作為中文
139	<談當前臺語片的問題> ----- <> ()	1957.11.05 ----- 臺 灣	《影劇內幕》第2號(台北市,藝苑畫報社、黃宗葵發行、黃鴻藤社長)	無	隨筆雜文	原作為中文
140	<《鳳儀亭》序> ----- <> ()	1958.06.03 ----- 臺 灣	收入林搏秋,《鳳儀亭》(臺北:主峰影業公司,1958年)。 參見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頁44。	無	隨筆雜文	原作為中文
141	<難忘的回憶> ----- <> ()	1960.12 ----- 臺 灣	收入《林獻堂先生集3.追思錄》	無	隨筆雜文	原作為中文
142	<難忘當年事> ----- <>	1960.10 ----- 臺 灣	《臺灣文藝》第9期。(文末自署撰於七日	無	隨筆雜文	原作為中文

	()		廿七日)			
143	<p><日月潭羅曼史(一)> 【A 稿之一】</p> <p>-----</p> <p><日月潭ロ マーンズ> (五九、十一、 卅一)</p>	<p>1970.11.21</p> <p>-----</p> <p>臺 灣</p>	<p>作者手稿, 文末自署 寫作日期, 作於 1970 年 11 月 21 日。</p>	無	<p>草 稿</p> <p>【未刊稿】</p>	<p>原稿 以四 百字 稿紙 共寫 11 張</p>
144	<p><日月潭羅曼史(二)> 【A 稿之二】</p> <p>-----</p> <p><日月潭ロ マーンズ> (完)</p>	<p>作者手稿,未 署寫作年月, 應作於<日 月潭羅曼史 (一)>之後。 即 1970 年 11 月 21 日之後。</p> <p>-----</p> <p>臺 灣</p>		無	<p>草 稿</p> <p>【未刊稿】</p>	<p>原稿 以四 百字 稿紙 共寫 11 張</p>
145	<p><日月潭羅曼史> 【B 稿】</p> <p>-----</p> <p><日月潭ロ マーンズ> (。)</p>	<p>作者手稿,未 署寫作年月, 應作於<日 月潭羅曼史 (一)>之後。 即 1970 年 11 月 21 日之後。</p> <p>-----</p> <p>臺 灣</p>		無	<p>草 稿</p> <p>【未刊稿】</p>	<p>原稿 以四 百字 稿紙 共寫 20 張</p>
146	<p><爬在地上 的人></p> <p>-----</p> <p><地に這う もの> (1974.11.20)</p>	<p>1970.09.15</p> <p>-----</p> <p>日 本</p>	<p>原作《地 0 這 000》 1975 年 9 月,由東京 現代文化 社出版</p>	<p>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p>	<p>小 說 集 (長 篇) 文末註: (1974.11.20)</p>	
	<p><爬在地上 的人></p>	<p>1976.06.12</p> <p>-----</p>	<p>中譯《滾地 郎》由台</p>		<p>小 說 集 (長 篇)</p>	<p>廖清 秀中</p>

	----- <地に這う もの> (1974.11.20)	臺 灣	北:鴻儒堂 出版.由廖 清秀譯.			譯為: 《滾 地 郎》
147	<讀震瀛追 思錄有感> ----- <> ()	1977.06.? ----- 臺 灣	《臺灣文 藝》第 55 期與《夏 潮》第 4 卷 第 4 期	無	隨筆雜文	原作 為中 文

1978年2月12日清晨5時因心臟病於睡夢中長逝，2月16日安葬於台中市郊四張犁公墓。

148	<雜誌《台 灣文學》的 誕生> ----- <雜誌《台 灣文學》の 誕生> ()	1979.08.30 ----- 臺 灣	原載於台 灣近現代 史研究會 編《台灣近 現代史研 究》第 2 號.	無	隨筆雜文	
149	<張文環先 生書簡> ----- <> ()	1978.04.? ----- 臺 灣	《夏潮》第 4 卷第 4 期	無	隨筆雜文 文末註: (1977.09.16)	原作 為中 文

以下為家屬提供，張文環先生晚年日文手稿（撰寫時間欠詳），且為未刊稿之作品

150	<故鄉在山 裏> ----- <里は山の なか> (完)	作者手稿,寫 作時間不詳 ----- 臺 灣	按:此篇即 <地方生 活>參見 本表號:84 《張文環全 集》卷 3， 陳千武譯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小 說 集 (中、短篇)	原稿 以四 百字 稿紙 共寫 52 張
151	<地平線的 燈> ----- <地平線の	作者手稿,寫 作時間不詳 ----- 臺 灣	陳明台譯: 《張文環 全集》卷 3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小 說 集 (中、短篇)	原稿 以四 百字 稿紙

	燈> (終了)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共寫 215 張
152	<> ----- <田舎者> ()	作者手稿,寫 作時間不詳 ----- 臺 灣	生前未發 表,家屬提 供,撰稿時 間不詳.爲 最後發現 之手稿.	生活文化 自然生態 田園樂趣 歲時節慶 舊規陋習 民間習俗 戲劇藝術	無	原稿 以四 百字 稿紙 共寫 25 張
手稿【訂正稿】						
01 憂鬱な詩人 註:(十五年三月)						
02 部落の挿話 (400字稿紙36頁)						
03 夜猿【A稿】						
04 夜猿【B稿】						
05 闖雞【A稿】(400字稿紙88頁)						
06 闖雞【B稿】(400字稿紙5頁)						
07 闖雞【C稿】(400字稿紙60頁)						

本表依據:

- 1、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1～卷8，（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3月）。
- 2、2001.08《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全集》DISC-1、DISC-2、DISC-3。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 3、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 2011.03《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臺南市：臺灣文學館。

(本表爲筆者自製)

【筆者註：文獻誤勘部份】：

- 1、2001.08《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全集》DISC-2 中內<發言記
錄>08--<台湾代表的作家の文藝を語る>，發表日期：1941.11.01《台灣藝術》第3卷1號。應爲1942.11.01《台灣藝術》第3卷11號；同文於主要文獻中，陳萬益主編之：《張文環全集》•卷7，頁143，亦應爲1942.11.01《台灣藝術》第3卷11號。
- 2、2001.08《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全集》，DISC-2 中內<發言記

錄>04--<昭和十五年度の台湾文壇を顧みて>，發表日期：1941.11.01。應為 1942.11.01。

3、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 2011.03《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文學年表>，頁：51 中，1927 年（大正 16 年）大學專門部倫理學東洋哲學科第一部中途退學。後與定兼波子(張芙美)結婚。1927 年（大正 16 年），應為 1927 年（大正 15 年）。

4、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 2011.03《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文學年表>，頁：58 中，漏載張文環有發表於 1942.09.03《台灣日日新報》<臺灣代表候補に龍、張兩氏抱負と決意を交マ語る>一文。

5、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 2011.03《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文學年表>，頁：58 中，漏載張文環有發表於 1943.12《台灣公論》12 月號<朝鮮の作家に寄せて>一文。

6、

【文獻待查部份】：

1. 上表編號：59，<部落的慘劇>於《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全集》DISC-1（小說：12<部落の慘劇>）及主要文獻《張文環全集》• 卷 2，頁：19，均刊載發表日期：1941.8.01《臺灣時報》8 月號；而主要文獻《張文環全集》• 卷 2，頁 130，刊載發表日期：1941.9.01《臺灣時報》，以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文學年表>，頁：57，刊載發表日期：1941.9.01《臺灣時報》。
2. 備考欄：「光碟？或書？」-表示發表的作品於主要參考文獻與光碟中並無收錄於內，待查。

主要參考書目(以出版時間先後排序)

一、 主要文本：

張恆豪編/張文環作：《張文環集》，鍾肇政、鄭清文、李鴛英翻譯。台北市：前衛出版。1991年。

陳萬益編《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び草稿全編」光碟全集》DISC-1-- DISC-2-- DISC-3。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1年。

陳萬益主編：《張文環全集（卷1）～（卷8）》，陳千武、陳明台翻譯。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

二、 中文專書

（一）史傳方志

邱奕松纂修，吳錦明、沈豐茂主編：《嘉義縣志·卷四，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信道彩色印刷。1991、06。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臺北市：文建會。2005。

江茂男等撰稿：《梅山地名誌》，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2007年。

雷家驥總纂修：《嘉義縣志·卷首》，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陳文尚，陳美鈐纂修：《嘉義縣志·卷一，地理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民2009.12。

阮忠仁纂修：《嘉義縣志·卷二，沿革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林德政纂修：《嘉義縣志·卷三，住民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陳淳斌纂修：《嘉義縣志·卷四，政事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楊弘任纂修：《嘉義縣志·卷五，社會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張峻嘉纂修：《嘉義縣志·卷六，農業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張建球纂修：《嘉義縣志·卷七，經濟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李奉儒纂修：《嘉義縣志·卷八，教育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顏尚文纂修：《嘉義縣志·卷九，宗教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江寶釵纂修：《嘉義縣志·卷十，文學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李淑卿纂修：《嘉義縣志·卷十一，藝術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 楊維真纂修：《嘉義縣志·卷十二，人物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二) 地方文獻

- 林增益總編輯：〈值得熱情擁抱的國花之都--梅山鄉〉，《鄉土情--嘉義采風》。嘉義縣：嘉義縣政府。1992.09。
- 施懿林、鍾美芳、楊翠 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1993 年。
- 施懿林、許俊雅、楊翠 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1995 年。
- 張清池主編：《梅山地名溯源》，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民 1997.06。
- 顏新珠編著：《嘉義風華：嘉義縣老照片精選集（1895～1945）》，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文化局。1997 年。
- 張清池主編：《梅仔坑民間宗教信仰》，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1999.08。
- 葉佳慧主任編輯：《嘉義縣梅山鄉農會文化館 導覽手冊》（梅鄉汗路現風華），臺北市：文建會。2001.12。

陳勝三、洪伯暉、盧彥伶主編：《嘉義縣文獻》第 30 期。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2.06。

沈耀宜等撰稿：《梅山叢談》，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嘉義市：蜂鳥出版。2003 年。

王俊昌，馬有成，鍾智誠撰文：《寫真懷舊：梅仔坑影像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義縣梅山鄉公所。2003。

吳錦明、侯桂森主編：《嘉義縣文獻》第 25 期。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5.12。

顏尚文總編纂：《梅山鄉誌》。嘉義縣梅山鄉：嘉義縣梅山鄉公所。2010.01。

(三) 研究專著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1972.07。

張勝彥等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縣：蘆洲市，國立空大出版。1996。

林衡道 主編：《台灣史》。台北市：眾文圖書出版。1977.04。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4》（詩選集）。台北市：明潭出版社。1979.03。

曹永和 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1979 年 7 月。

曾昭旭著：《性情與文化》。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1980。

關山情主編：《台灣三百年》鄉土系列 B2。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1981 年 2 月。

鍾孝上編著：《臺灣先民奮鬥史·下》。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1982.08。

- 曾永義：《台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台北市：聯經出版。1988。
- 劉接賈、洪禎徽、張蔚炎等編輯：《臨床實用彩色中藥大典》。1988.08。
- 劉接寶等著：《彩色中藥大典》。台北市：益大書局出版。1988.08。
- 鈴木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9年。
- 鄭元春著：《臺灣自然觀察圖鑑 5・野菜（二）》。台北市：渡假出版。1990.12。
- 林鬱 主編：《巴爾札克語錄》。台北市：智慧大學出版。1991.04。
- 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主編：《臺灣文學史・上卷》。福建省福州市：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06。
- 李原白著：《年節尋根》。臺北市：臺灣書店。1991。
- 邱坤良 著：《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1992。
- 林百鍊編著：《中國節日風物誌》。板橋市：三豐出版。1992。
- 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著：《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縣新莊市：稻禾出版，1992年3月。
- 吳雪媛編輯：《實用生活叢書・園藝系列 13・藥用蔬果》。台北市：渡假出版。1994.04。
- 陳耕・曾學文著：《百年坎坷歌仔戲》。台北市：幼獅出版。1995。
- 康原 撰文、許蒼澤 攝影：《懷念老台灣》。台北市：玉山出版。1995。
- 陳清敏、黃昭仁、施志輝 著：《認識台灣》。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1996。
- 張勝彥等 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縣：蘆洲市：國立空大出版，1996。
- 游勝冠著：《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市：前衛出版。1996。

- 邱坤良著：《台灣戲劇現場》。台北市：玉山社出版。1997。
- 容世誠：《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台北市：麥田出版。1997。
- 曾永義：《我國的傳統戲曲》。新北市汐止區：漢光文化出版。1998。
- 劉自荃譯：《逆寫帝國：殖民地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駱駝。1998。
- 楊馥菱著：《台灣歌仔戲》。台北市：漢光文化出版。1999。
- 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
- 葉龍彥 著：《春花夢露：正宗台語電影興衰錄》。台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1999。
- 李幸祥著：《臺灣藥草事典》。台北市：旺文社出版。1999。
- 莫光華著：《台灣各類型地方戲曲》。台北市：南天出版。1999。
- 陳昭瑛 著：《台灣與傳統文化》。台北市：台灣書店出版。1999.07。
- 洪英聖編著：《畫說乾隆臺灣輿圖》。南投縣南投市：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年。
- 趙芳仁：《文化與宗教》。趙芳仁著作、出版，台北縣樹林市育英街 135 巷 1 弄 5 號。嘉義縣中埔鄉圖書館藏書。2000。
- 陳月文 著：《植物的故事》。台北市：聯經出版。2000。
- 林茂賢編：《福爾摩沙之美--台灣傳統戲劇風黃》。台中市：文建會中辦室。2000。
- 李天民、余國芳著：《台灣傳統舞蹈》。台北市：藝術館出版。2001。
- 鄭志明著：《台灣神明的由來》。台北市：中華道統出版。2001.09。
- 江文瑜編：《阿媽的故事》。玉山社。2001。
- 曾永義、游宗蓉、林明德著：《台灣傳統戲曲之美》。台北市：晨星出版。2002。

黃金田 圖、鄧文淵、李淑玲 文：《台灣古早生活圖繪》。台北市：玉山社出版。2002。

陳柔森 總編輯：《台灣的火車母圖鑑·台灣的鐵道年表》。台北縣新店市：遠足文化出版。2002.07。

呂赫若 著作、陳萬益主編：《呂赫若日記(1942~1944)》。台南市：國家文學館。2004.12。

陳文棋著：《嘉義諸羅紀》。台北市：愛書人雜誌有限公司出版。200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古情綿綿：老臺灣箬仔店特展專輯》。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5年。

陳柔縉作：《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

彭瑞金：《臺灣文學 50 家》。臺北市：玉山。2005年。

黃金財 總編輯：《生活文化遺產--梅山鄉傳統行業風貌--阿公的謀生之道》。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2005.12。

鄭定國等著：《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詩家三編》，臺北市：文史哲。2005年。

蔡錦堂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市：日創社文化。(青少年台灣文庫·歷史讀本；4) 2006.10。

李露露著：《中國節：圖說民間傳統節日》。臺北市：台灣麥克。2007。

盧泰賓等編輯：《梅山國小百年校慶特刊》。嘉義縣梅山鄉：梅山國小。2007年。

鍾永豐總編輯：《凝視：嘉義縣百年影像》。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8.01。

顏尚文主編：《嘉義研究--社會、文化專輯》。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08.01。

陳龍廷 著：《聽布袋戲：一個台灣口頭文學研究》。高雄市：春暉。2008.01。

黃金財 總編輯：《往日情懷--阿公的謀生之道》。嘉義縣梅山鄉：梅山文教基金會。2008.12。

鍾鳴時總編輯：《發現嘉義·導覽解說手冊》。嘉義縣朴子市：嘉義縣觀光旅遊局。2009.05。

葉益青撰：《嘉義縣地方文化館的故事》。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09.12。

紀慧玲 著：《凍水牡丹 廖瓊枝》。新北市中和區：INK 印刻出版。2009.12。

王乙芳著：《燒香拜好神--台灣的祭祀文化與節慶禮俗》。台北市：台灣書房出版。2010。

宋兆麟編著：《圖說中國二十四節氣》。台北市：世界。2010.04。

薛化元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市：三民。2011。

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10月。

簡榮聰等撰稿：《台灣傳統家具鑑賞與保存》。台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2.12。

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臺北市：致良。2012.10。

蔡淑玲 總編輯：《山海的歌詩》。嘉義縣太保市：嘉義縣政府。2013.02。

三、 論文著作

(一) 研討會論文

徐國章：〈臺灣日治時期「警察政治」體制之建立〉，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0.06.07。

溫國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法規史料一考察〉，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0.06.08。

顏義芳：〈砂糖消費稅對日本治台之影響〉，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

議論文。2000.06.09。

栗原純（東京女子大學教授），鍾淑敏翻譯：〈臺灣籍民和國籍問題〉，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0.06.0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梅山鄉分組座談紀錄〉，《嘉義縣鄉土史料》--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八年度嘉義縣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2000.10.30。

簡義明：〈「鄉土」作為一種文學史理解的視角—一八、九〇年代台灣文學性質的商議〉，《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南：成功大學。2002年。

野間信幸：〈張文環作品裡所表現的漢文教養〉，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3.10.18。

趙勳達：〈帝國觀點與左派思考的衝突—論《台灣新文學》(1935-1937)台、日籍作家對「殖民地文學」的歧見〉，《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10.18

陳建忠：〈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論張文環小說中「成長」主題〉，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3.10.18

橋本恭子：〈試論張文環的小說書寫—以〈閩雞〉為例〉，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3.10.18

張文薰：〈風俗小說的迷思〉，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3.10.18。

彭瑞金：〈張文環在決戰時期的文學發言與創作〉，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3.10.19。

趙勳達：〈帝國觀點與左派思考的衝突—論〉，《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03年10月。

野間信幸：〈張文環與兩座太平山—封閉的作品舞台〉，《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

張文環：〈我的文學心思〉，柳書琴、張文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

(二) 專書論文

柳書琴、張文薰 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6，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03。

(三) 學位論文

張光明：《張文環研究》。台北市：東吳大學碩士論文，1992年。

森相由美子：《日據時代文-張文環〈山茶花〉作品論》，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新竹市：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0年。

吳麗櫻：《張文環小說中女性題材之研究》。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鄭昱蘋：《張文環的文學世界》。台中市：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王萬睿：《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08。

蔣萊春：《新劇《閹雞》之研究--1940年代與1990年代演出活動之比較》。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2006年。

吳明軍：《張文環小說人物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學碩士論文。2007.01。

鍾惠芬：《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其小說主題意涵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07。

童怡霖：《張文環小說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蔡瑩慧：《從張文環的『山茶花』中顯現的女性形象—順從和抵抗之間》。台北：銘傳大學應用日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曾慧敏：《張文環小說中的鄉土民俗書寫》。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06。

陳英仕：《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0年。

鄭紹敏：《戰後跨時代作家的台灣餘生錄--張文環《地に這うもの》與龍瑛宗《紅塵》合論》。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年。

周佩蓉：《來自土地的力量—張文環《爬在地上的人》研究》。嘉義：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李妍慧：《張文環小說中的女性、孩童與故鄉書寫--以長篇小說〈山茶花〉和《爬在地上的人》為中心》。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01。

廖盈茹：《試論張文環的作品--夫婦關係為中心》。台北市：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1年。

張曼瑄：《文化的想像與生產--以張文環的文學地景為對象》。台中市：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2012年。

葉咨琪：《張文環的文學之路與女性書寫》。桃園：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2012年。

黃貴蘭：《張文環小說之男性書寫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2年。

期刊論文

龍瑛宗：〈南方的作家們〉，《文藝台灣》3卷6號，1942年。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文星》雜誌，1965年。

莊國土：〈海貿與移民互動〉：十七～十八世紀閩南人移民臺灣原因--兼論漳泉籍移民差異〉，《臺灣文獻》第 51 卷 02 期，2000 年 6 月。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臺灣文獻》第 51 卷 02 期，民 2000 年 6 月。

蔡相輝：〈近代化與臺灣的民間信仰〉，《臺灣文獻》第 51 卷 02 期，2000 年 6 月。

傅朝卿〈嘉義縣日治時期建築的調查研究〉，《臺灣文獻》第 52 卷 01 期，2010 年 3 月。

李若文：〈清代臺灣社會史研究與嘉義地區〉，《嘉義文獻》第 27 期，1997 年 12 月。

梁志輝：〈環境與生存：沿山鄉庄梅仔坑開發史〉，《嘉義文獻》第 27 期，1997 年 12 月。

曾秋桂：〈一部張文環自傳性、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滾地郎》--眾生相、自在觀境界的極致〉，《淡江外語論叢》NO.14，2009 年。

陳翠英計畫主持〈張文環的文學世界〉精簡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編號：NSC92-2411-H-002-090，2005 年。

胡慧玲訪問：〈1990 文學紀事之二訪問篇 藝術家的政治初探--謝里法的自話像〉，《台灣文藝》123 期，雙月刊創新號第 3 期。1991 年。

胡民祥：〈台灣文學成長與民族國家經濟發展關係之定性觀察〉，《台灣文藝》123 期，雙月刊創新號第 3 期。1991 年。

黃文雄：〈台灣人的價值觀--第六講「異端思想」的基礎力學〉，《台灣文藝》123 期，雙月刊創新號第 3 期。1991 年。

星名宏修著，涂翠花譯〈「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台灣文藝》132 期，雙月刊創新 12 號，1992 年。

林瑞明著：〈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藝》136 期，雙月刊創新 16 號，1993 年。

垂水千惠 著、涂翠花譯〈戰前「日本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台灣文藝》136期，雙月刊創新16號，1993年。

莊永明 著〈〈奔流〉的時代見證〉，《台灣文藝》136期，雙月刊創新16號，1993年。

四、 網路資料

翁智琦撰，2009.10.20〈夜猴子如何寂寞〉，(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http://tai.tl.nthu.edu.tw/intranet/viewtopic.php?CID=29&TOPIC-ID=63&no=0>，2013年10月8日讀取。

張育薰，2009.10.15〈張文環小說中的兒童之眼〉，(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http://tai.tl.nthu.edu.tw/intranet/viewtopic.php?CID=29&TOPIC-ID=63&no=0>，2013年10月8日讀取。

碩一 碧秀，2009.10.15〈皇民化下的鄉土意識--台灣鄉土風俗書寫中的抵抗空間〉，(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http://tai.tl.nthu.edu.tw/intranet/viewtopic.php?CID=29&TOPIC-ID=63&no=0>，2013年10月8日讀取。

阿草，2009.10.15〈無法隱藏的情感：日文作家的鄉土世界〉，(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http://tai.tl.nthu.edu.tw/intranet/viewtopic.php?CID=29&TOPIC-ID=63&no=0>，2013年10月8日讀取。

關首奇，2009.10.15〈論張文環與呂赫若小說中的「鄉土」、「女性」、「孩童」〉，(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http://tai.tl.nthu.edu.tw/intranet/viewtopic.php?CID=29&TOPIC-ID=63&no=0>，2013年10月8日讀取。

呂政冠，2009.10.14〈故鄉的空間：談張文環「闍雞」與「夜猴子」〉，(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http://tai.tl.nthu.edu.tw/intranet/viewtopic.php?CID=29&TOPIC-ID=63&no=0>，2013年10月8日讀取。

王佩真，2009.10.15〈沒有他方，那想故鄉？〉，(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http://tai.tl.nthu.edu.tw/intranet/viewtopic.php?CID=29&TOPIC-ID=63&no=0>，2013
年 10 月 8 日讀取。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Nov 26 Wed 2008 張文環：《地に這うもの》
<http://herzen.pixnet.net/blog/post/23624200>，2013 年 7 月 12 日讀取。

梅山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太平社區新聞〈太坪山城文藝飄香冠軍的故鄉〉
<http://www.taiping.com.tw/modules/tadnews/page.php?nsn=1>，2013.10.22 讀取。

五、 其他

《美哉嘉義·上集》，不著出版者，出版時間(推估：1990.06)。頁 72 記載捐印
行號五家。嘉義縣大林鎮圖書館藏書，書碼 677.965/8444，登錄號 22238。

《鄉土采風--美哉嘉義·續集》，不著出版者，出版時間(推估：1990.09)。頁
126 記載捐印行號六家。嘉義縣大林鎮圖書館藏書，書碼 677.965/8444，登錄號
22238。

《美哉嘉義·下集》，不著出版者，出版時間。頁 72 記載捐印行號五家。嘉義縣
大林鎮圖書館藏書，書碼 677.965/8444，登錄號 22238。

《雲端太平藝文飄香》，不著出版時間，(推估：2012.12)。首頁記載：著作權頁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辦公室。

《雲端太平藝文飄香-三元宮文化宮保存與活用》，不著出版時間，(推估：2013.12)。
封面底頁記載：嘉義縣梅山鄉太平社區、太平三元宮、梅山文教基金會。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嘉義縣梅山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2012.01